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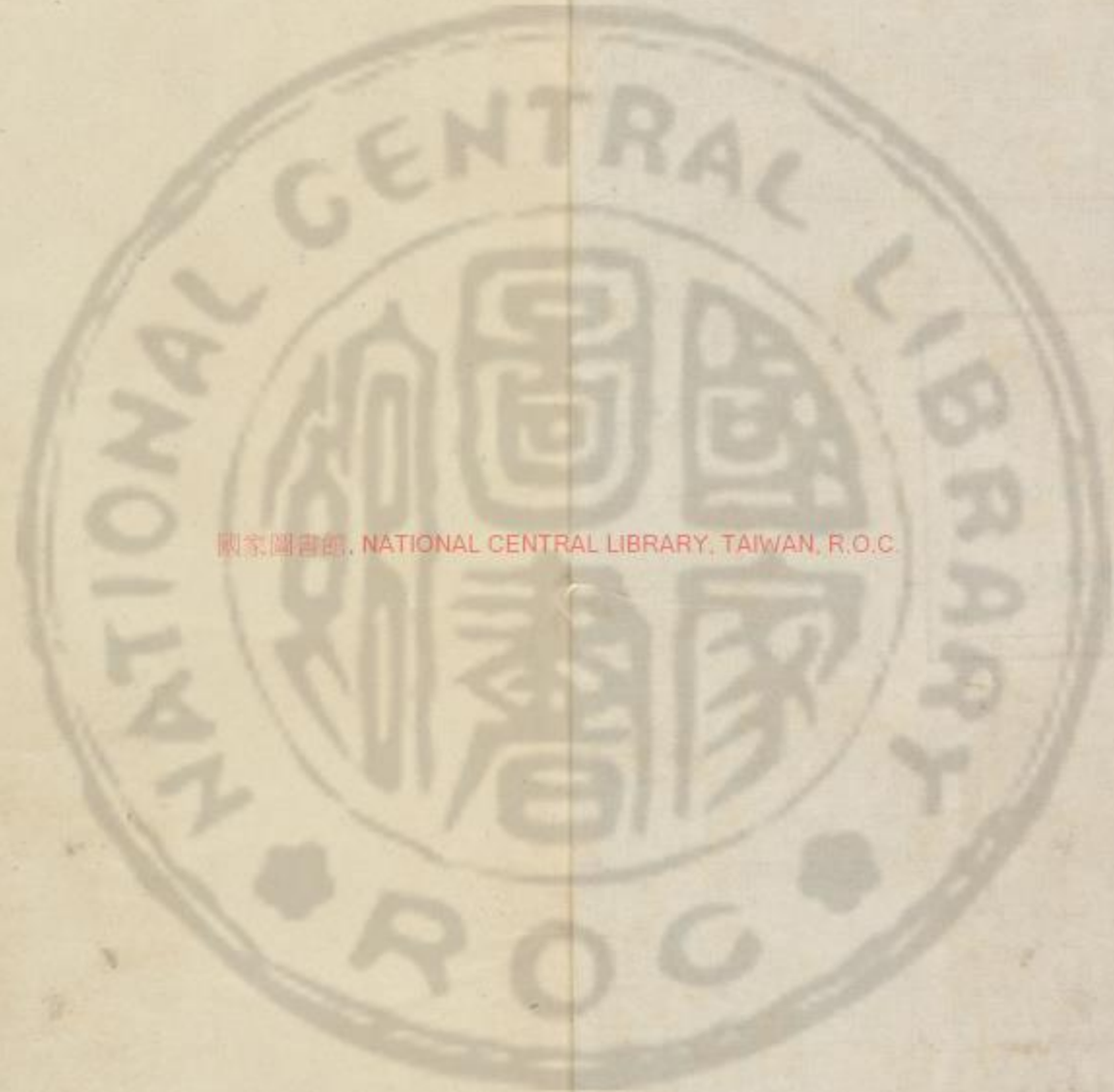
© 2014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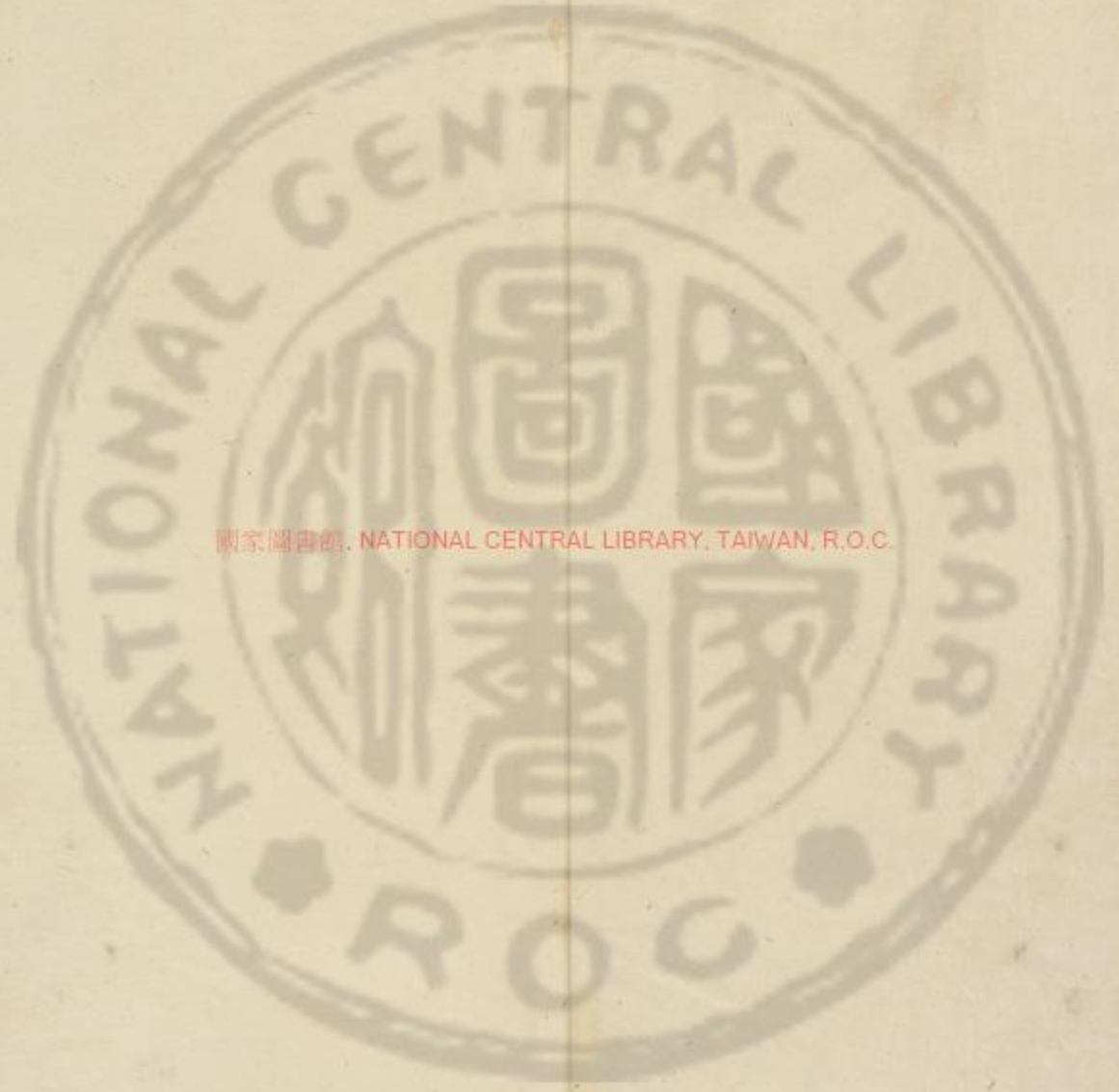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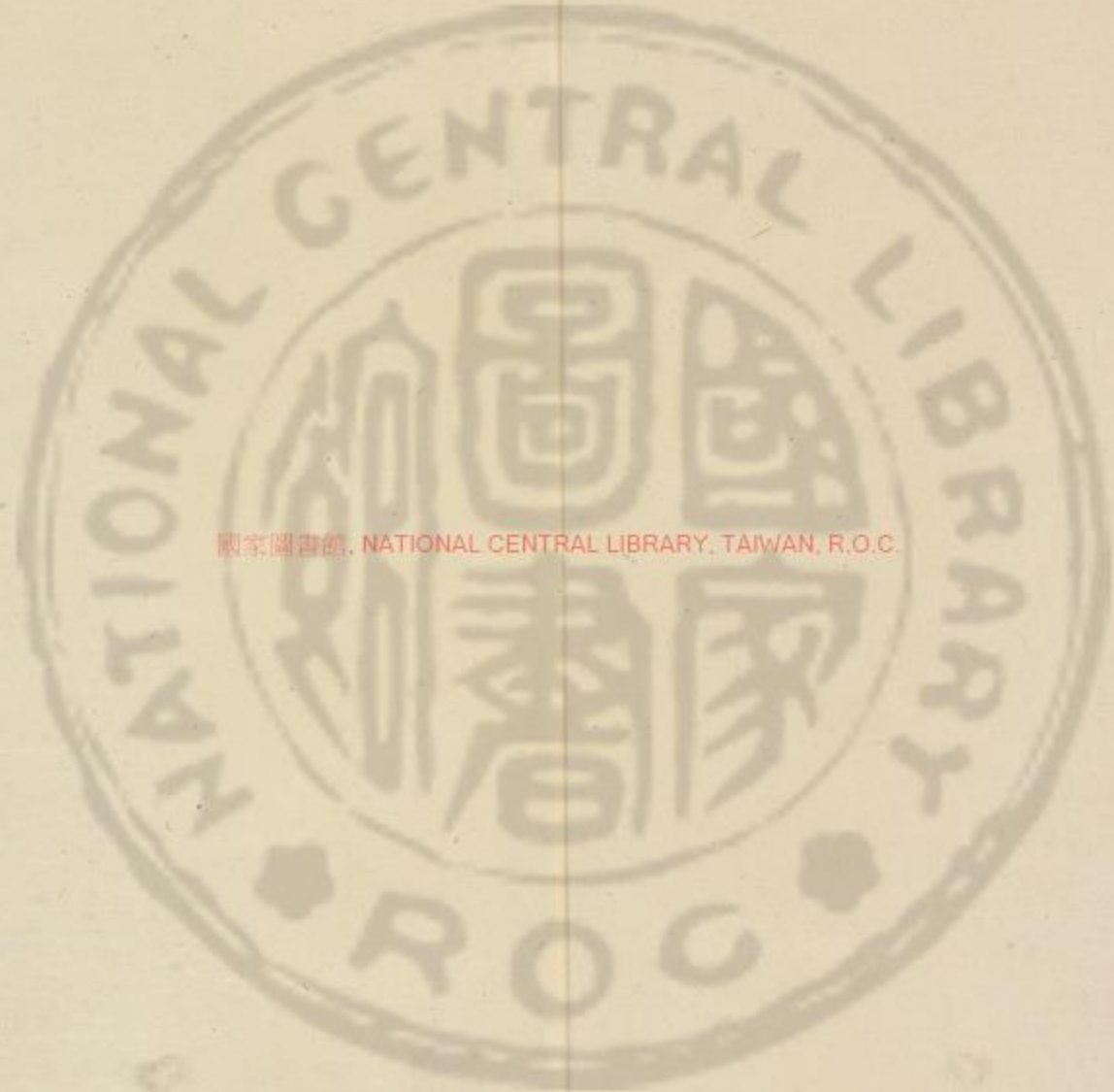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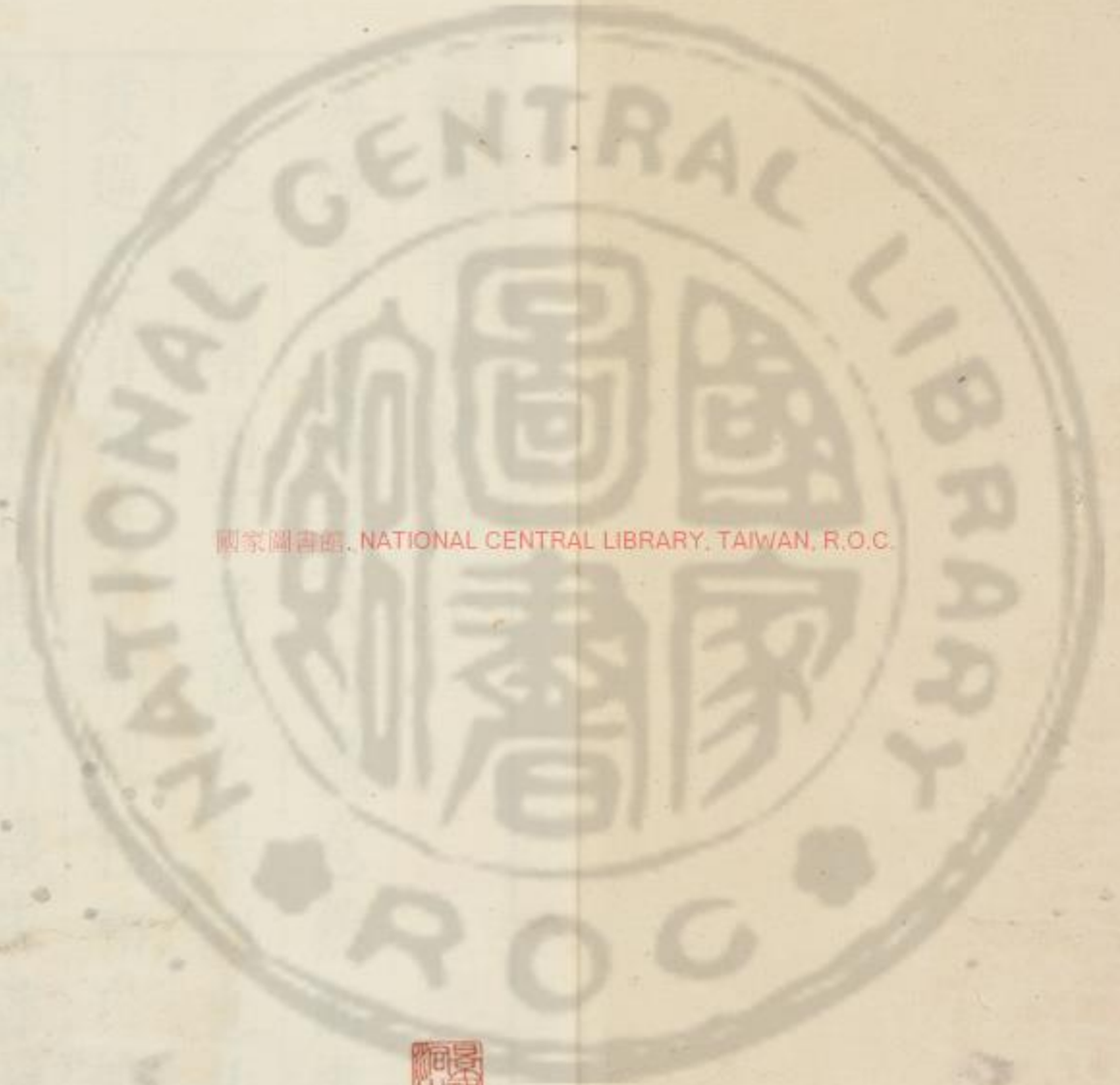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495590 v.1



批點世說新語序

易稱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書者  
言之餘響而言者意之景也也是以  
莫逆之肯綮在乎相視相柏之齋無  
與於心傳由百世之下讀其書而欲  
想見其為心不亦遠乎此立言者之  
所以難也晉人雅尚清譚風流跌宕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批點世說新語序



易稱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書者  
言之餘響而言者意之景測也是以  
莫逆之旨恒存乎相視糟粕之喻無  
與於心傳由百世之下讀其書而欲  
想見其爲心不亦遠乎此立言者之  
所以難也晉人雅尚清譚風流睽於

後世而臨川王生長晉末沐浴浸漑  
述爲此書至今諷習之者猶能令人  
舞蹈若親覩其獻酬儻在當時聆樂  
衛之韶音承殷劉之潤響引宮刻羽  
貫心入脾尚書爲之含笑平子由斯  
絕倒不亦宜乎蓋晉人之譚所謂言  
之近意而臨川此書抑亦書之近言

者也余幼而酷嗜此書中年彌甚恒  
著巾箱鉛槧數易韋編欲絕第其句  
或勾棘語近方言句深則難斷語異  
則難通積思累校小獲疏明終乎闢  
疑以遵聖訓至於孝標一註博引芴  
綜前無古人裴松之三國志註差得  
比肩而頗爲俗夫攬入叔世之譚恨

不能盡別淄澠時一標出以洗卯金  
氏之寃初雖闕之帳中旣欲公之灸  
嗜而叅知喬公見之丞相賞譽卽授  
梓人爰綴末章敘所繇梓是編也成  
吾豈敢謂二氏之忠臣抑庶幾不爲  
風雅之臯人乎  
吳鼐王世懋撰



舊序

晉人樂曠多奇情故其言語文章別是一色世  
說可覩已說爲晉作及於漢魏者其餘耳雖典  
雅不如左氏國語馳騫不如諸國策而清微簡  
遠居然玄勝槩舉如衛虎度江安石教兒機鋒  
似沈滑稽又冷類入人夢思有味有情喫之愈  
多嚼之不見蓋于時諸公剗以一言半句爲終  
身之目未若後來人士俛焉下筆始定名價臨

川善述更自高簡有法反正之評戾實之載豈不或有亦當頌之使與諸書竝行也晚後淺俗奈解人正不可得於戲人言江左清談遺事槃槃一老出其遊戲餘力尚足辦此百萬之敵茲非談之宗歟抑吾取其文而非論其人也丙戌長夏病思無聊因手校家本精刻其長註間疏其滯義明年以授梓人乃五月旣望梓成耘廬劉應登自書其端是爲序

嘗攷載記所述晉人話言簡約玄澹爾雅有韻世言江左善清談今閱新語信乎其言之也臨川撰爲此書採掇綜叙明暢不繁孝標所注能收錄諸家小史分釋其義詁訓之賞見於高似孫緯略余家藏宋本是放翁校刊本謝湖躬耕之暇手披心寄自謂可觀爰付梓人傳之同好因歎昔人論司馬氏之祚亾於清談斯言也無乃過甚矣乎竹林之儔希慕沂樂蘭亭之集詠

歌堯風陶荊州之勤敏謝東山之恬鎮解莊易  
則輔嗣平叔擅其宗析梵言則道林法深領其  
乘或詞冷而趣遠或事瑣而意奧風旨各殊人  
有興託王茂弘祖士雅之流才通氣峻心翼王  
室又斑斑載諸冊簡是可非之者哉詩不云乎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余以瑯琊王之渡江諸賢  
弘贊之力爲多非強說也夫諸晤言率遇藻裁  
遂爲終身品目故類以標格相高玄虛成習一

時雅尚有東京厨俊之流風焉然曠達拓落濫  
觴莫拯取譏世教撫卷惜之此於諸賢不無遺  
憾焉耳矣刻成序之嘉靖乙未歲立秋日也吳  
郡表襲撰

西晉士風號稱簡禮甚矣而暮功絲竹尚蒙史  
氏之譏至其推明老莊之旨諸爲譚辯渺漭無  
根猶時時爲理屈也吾觀今世儒者皆知宗孔  
氏而其說未曾不奇于玄空乃若薦紳守禮之

家不見譏于史氏者能幾何哉吾是以知西晉之士未爲甚詭于先聖其風猶有可存者是書爲臨川王所著而孝標之註往往補其闕而剔其訛足備一代之言顧其說時相牴牾又或不可句解者尚多也督學麟洲王公該洽今古于是書尤爲篤嗜時有批評竄點覃精絕韋不自知其用心之勤矣余幸而獲觀焉闡幽發隱睦耳慝心致足樂也遂請而俾諸梓烏乎極晉人

立言之意所謂蕩而有歸者參之以次公之論庶幾其意可求于以翼世教者非銳矣若曰苟資譚說而已則豈深于是書者哉萬曆辛巳之夏月雲間喬懋敬允德甫撰

舊題

見高氏緯略

宋臨川王義慶采擷漢晉以來佳事佳話爲世  
說新語極爲精絕而猶未爲竒也梁劉孝標注  
此書引援詳確有不言之妙如引漢魏吳諸史  
及子傳地理之書皆不必言只如晉氏一朝史  
及晉諸公列傳譜錄文章凡一百六十六家皆  
出於正史之外記載特詳聞見未接寔爲注書  
之法

世說舊題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舊跋

右世說三十六篇世所傳釐爲十卷或作四十五篇而末卷但重出前九卷中所載余家舊藏蓋得之王原叔家後得晏元獻公手自校本盡去重複其注亦小加剪裁最爲善本晉人雅尚清談唐初史臣修書率意竄定多非舊語尚賴此書以傳後世然字有譌舛語有難解以它書證之間有可是正處而注亦比晏本時爲增損

至於所疑則不敢妄下雌黃姑亦傳疑以俟通博紹興八年夏四月癸亥廣川董斧題

郡中舊有南史劉賓客集版皆廢于火世說亦不復在游到官始重刻之以存故事世說最後成因併識于卷末淳熙戊申重五日新定郡守笠澤陸游書

余弱冠時幸睹王次公批點世說一書發明詳備可稔鉅觀以刻自豫章藩司中不能家傳戶誦爲恨壬



午秋嘗命之梓殺青無幾惜板忽星失余唯是有志而未逮也嗣後家弟初成得馮開之先生所秘辰翁應登兩家批註本刺之為鼓吹欣然曰向年蠹簡殘編已成煨燼今獲摺據其全良為快事行之已久獨失載圈點未免有遺珠之嘆予復合三先生手澤耘廬綴以黃涇溪綴以藍敬美綴以硃分次井然庶覽者便于別識云

吳興凌瀛初識



世說名字異稱

武帝操字孟德

亦稱曹公

魏武



文帝丕字子桓

亦稱文帝

魏文帝

陳思王植字子建

亦稱東阿

臨淄侯

歸命侯皓字元宗

附 一名彭祖

文王師字子元

亦稱司馬景王

景王昭字子上

亦稱司馬文王

簡文帝昱字道萬

亦稱簡文

會稽王

世說名字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司馬晞字道升

亦稱太宰 武陵王

會稽王道子

亦稱太傅

愍王承字元敬

亦稱譙王

荀淑字季和

亦稱朗陵

陳寔字仲弓

亦稱太丘

張昭字子布

亦稱輔吳

陳羣字長文

亦稱司空

顧榮字彥先

亦稱驃騎 元公

鄧攸字伯達

亦稱僕射

王廙字世將

亦稱平南

王昶字文舒

亦稱司空

裴徽字文季

亦稱冀州 使君

裴頠字逸民

亦稱僕射 成公 裴公

陸機字士衡

亦稱平原

陸雲字士龍

亦稱清河

蔡洪字叔開

亦稱秀才

世說名字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羊祐字叔子

亦稱羊公

太傅

王乂字叔元

亦稱平北

王衍字夷甫

亦稱太尉

阮籍字嗣宗

亦稱步兵

阮公

嵇康字叔夜

亦稱中散

嵇公

王戎字濬仲

亦稱安豐

阿戎

山濤字巨源

亦稱司徒

山公

裴楷字叔則

亦稱裴令

令公

樂廣字彥輔

亦稱樂令

荀勗字公曾

亦稱濟北

謝鯤字幼輿

亦稱豫章

賀邵字興伯

亦稱太傅

賀循字彥先

亦稱司空

賀生

王澄字平子

亦稱阿平

王敦字處仲

亦稱阿黑

大將軍

王導字茂弘

亦稱河龍

丞相

王公

世說名字

三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庾亮字元規

亦稱庾公

文康

太尉

祖納字士言

亦稱光祿

王湛字處沖

亦稱汝南

溫嶠字太真

亦稱溫公

忠武

諸葛恢字道明

亦稱諸葛令

謝裒字幼儒

亦稱尚書

卞壺字望之

亦稱卞令

庾敳字子嵩

亦稱中郎

庾璠字子躬

亦稱庾公

祖逖字士稚

亦稱車騎

衛玠字叔寶

亦稱虎  
洗馬

周顛字伯仁

亦稱僕射  
周侯

周謨字叔治

亦稱阿奴

陶侃字士行

亦稱陶公

相彝字茂倫

亦稱廷尉  
常侍

殷羨字洪喬

亦稱豫章

褚裒字季野

亦稱褚公

殷融字洪遠

亦稱太常

劉惔字真長

亦稱劉尹

王承字安期

亦稱東海

韓伯字康伯

亦稱豫章

太常

許詢字玄度

亦稱阿訥

許掾

顧和字君孝

亦稱司空

郗鑒字道徽

亦稱太尉

太傅

司空

王恭字孝伯

亦稱甯

謝尚字仁祖

亦稱鎮西

堅石

謝奕字無奕

亦稱安西

晉陵

謝奉字弘道

亦稱安南

謝安字安石

亦稱太傅  
僕射 侍中

謝公

文靖

謝萬字萬石

亦稱阿萬

中郎

高崧字茂琰

亦稱阿鄆  
高靈

侍中

王述字懷祖

亦稱藍田

宛陵

王胡之字修齡

亦稱阿齡 司州

王濛字仲祖

亦稱阿奴 長史

張湛字處度

亦稱驎

江彪字思玄

亦稱僕射

裴遐字叔道

亦稱散騎

王微字幼仁

亦稱荆產

孫綽字興公

亦稱長樂

郗愔字方回

亦稱司空 郗公

相溫字元子

亦稱相公 征西 太司馬 宣武 荆州

王羲之字逸少

亦稱右軍 臨川

荀羨字令則

亦稱中郎

庾翼字穉恭

亦稱征西 小庾 小征西

何充字次道

亦稱驃騎 揚州

蔡謨字道明

亦稱蔡公 司徒

阮裕字思曠

亦稱光祿 阮公 主簿

庾冰字季堅

亦稱司空

世說名字

陶範字道則

亦稱胡奴

袁宏字彥伯

亦稱虎

栢沖字玄叔

亦稱車騎

栢遐字伯道

亦稱石頭

殷浩字淵源

亦稱阿源

揚州

中軍

陸玩字士瑤

亦稱太尉

卞範之字敬祖

亦稱鞠

吳坦之字處靖

亦稱道助

吳隱之字處默

亦稱附子

郗曇字重熙

亦稱中郎

栢歆字叔道

亦稱式

王修字敬仁

亦稱荀子

劉淮字伯濟

亦稱河內

孔坦字君平

亦稱廷尉

阮共字伯彥

亦稱衛尉

王蘊字叔仁

亦稱阿興

光祿

庾友字惠彥

亦稱玉臺

王爽字季明

亦稱曙

謝玄字幼度

亦稱遏 車騎 孝

謝韶字穆度

亦稱末

謝淵字叔度

亦稱胡

謝琰字瑗度

亦稱末婢 望蔡

王恬字敬豫

亦稱王螭 阿螭

李康字玄胄

亦稱秦州

王洽字敬和

亦稱領軍 車騎

王蒼字敬文

亦稱小奴 衛軍

劉麟之字子驥

亦稱遺民

孔羣字敬休

亦稱中丞

謝朗字長度

亦稱胡兒 東陽

孔愉字敬康

亦稱車騎

王舍字處弘

亦稱光祿

袁喬字彥升

亦稱羊



相伊字叔夏

亦稱子野 護軍

孔安國字安國

亦稱僕射

戴逵字安道

亦稱戴公

劉瑾字仲璋

亦稱太常

謝據字立道

亦稱虎子 中郎

曹茂之字永世

亦稱蝮

王凝之字叔平

亦稱江州

王徽之字子猷

亦稱黃門

郗超字景興

亦稱嘉賓

郗恢字道胤

亦稱尚書 雍州 阿乞

王禕之字文劭

亦稱僧恩

王坦之字文度

亦稱中郎 安北

王獻之字子敬

亦稱阿敬 王令

王臨之字仲產

亦稱東陽 阿林

張玄之字祖希

亦稱冠軍 吳興

王楨之字公幹

亦稱侍中 思道 王簿

王詢字元琳

亦稱法護

東亭

阿瓜

王珉字季琰

亦稱僧彌

阿彌

王彌

庾倩字少彥

亦稱倪

王愉字茂和

亦稱僕射

褚爽字茂弘

亦稱期生

王忱字元達

亦稱佛大

王大

阿大

許璪字思文

亦稱侍中

栢玄字敬道

亦稱靈寶

南郡

義興

庾羲字叔和

亦稱道思

范甯字武子

亦稱豫章

江鼓字仲凱

亦稱盧奴

王廞字伯輿

亦稱長史

庾會字會宗

亦稱阿恭

裴榮字榮期

亦稱裴郎

王熙字叔和

亦稱齊

庾玄之字仲真

亦稱園客

栢嗣字恭祖

亦稱豹奴

張鎮字義遠

亦稱蒼梧

郝融字景山

亦稱倉

王肅之字幼恭

亦稱咨議

王彭之字安壽

亦稱虎狔

王彪之字叔虎

亦稱虎犢

王虔之字文將

亦稱阿智

鄧遐字應玄

亦稱竟陵

衛展字道舒

亦稱江州

何澄字子玄

亦稱僕射

應詹字思遠

亦稱鎮南

庾統字長仁

亦稱赤玉

李重字茂重

亦稱平陽

孫騰字伯海

亦稱僧奴

王謚字雅遠

亦稱武罔

孔囁字彭祖

亦稱西陽

世說名字

孔淳之字克深

亦稱隱士

謝混字叔源

亦稱益壽 望蔡

竺法汰

亦稱汰法師

竺法深

亦稱深公

支遁字道林

亦稱林公 支公 支法師

尸黎密

本稱高坐道人

竺德

本稱道壹道人

惠遠

姓賈本稱遠公

同姓名

袁宏字彥伯

亦稱虎

袁宏字奉高

郝隆字佐治

郝隆字弘始

王渾字玄沖

亦稱司徒

王渾字長原

王愷字君夫

世說名字

王愷字茂仁

一人兩名

荀爽字慈明

一名諡

鄧艾字士載

一名範字士則

趙至字景真

一名翼字陽

名與字同

殷仲文字仲文

孔安國字安國

世說新語目錄

卷一

德行

卷二

言語

卷三

政事

文學

世說目錄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三

方正

雅量

卷四

卷四

賞譽

品藻

規箴

捷悟

夙惠

豪爽

卷五

容止

自新

企羨

傷逝

世說目錄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排調  
輕詆  
假誦  
黜免  
儉嗇  
汰侈  
忿狷  
讒險

卷六

棲逸  
賢媛  
術解  
巧藝  
寵禮  
任誕  
簡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尤悔  
紕漏  
惑溺  
仇隙

世說新語

德行

陳仲舉言為士則行為世範登車攬轡有澄清

劉會孟曰世說所載多無人所不謂古今不可謂無叔自未可弃耳

天下之志汝南先賢傳曰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有室荒蕪不掃除曰大丈夫當

為國家掃天下值漢桓之末閣豎用事外戚豪橫及拜太傅與大將軍竇武謀誅宦官反為所

害為豫章太守海內先賢傳曰蕃為尚書以忠正忤貴戚不得在臺遷豫章太

守至便問徐孺子所在欲先看之謝承後漢書曰徐穉字孺

子豫章南昌人清妙高躋超世絕俗前後為諸公所辟雖不就及其死萬里赴吊常預炙雞一

世說卷一

德行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尤悔  
紕漏  
惑溺  
仇隙

世說新語

德行

陳仲舉言為士則行為世範登車攬轡有澄清

劉會孟曰世說所載多無識語然皆今人所不之則古今不可謂無叔自亦可弃耳

天下之志汝南先賢傳曰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有室荒蕪不掃除曰大丈夫當

為國家掃天下值漢桓之末閣豎用事外戚豪橫及拜太傅與大將軍竇武謀誅宦官反為所

害為豫章太守海內先賢傳曰蕃為尚書以忠正忤貴戚不得在臺遷豫章太守

守至便問徐孺子所在欲先看之謝承後漢書曰徐穉字孺

子豫章南昌人清妙高躋超世絕俗前後為諸公所辟雖不就及其死萬里赴吊常預炙雞一

世說卷一

德行

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劉應登曰  
謂陳欲便  
看孺子而  
注簿欲其  
候入解後

隻以綿漬酒中暴乾以裹雞徑到所赴冢隧外  
以水漬綿斗米飯白茅為藉以雞置前爵酒畢  
留謁即去  
不見喪主  
主簿白羣情欲府君先入解陳曰武

王式商容之間席不暇煖許叔重曰商容殷之賢人老子師也車上

跪曰式吾之禮賢有何不可袁宏漢紀曰蕃在豫章為穉獨設一榻去

則懸之見禮如此

周子居常云吾時月不見黃叔度則鄙吝之心

已復生矣子居別見典畧曰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時論者咸云顏子復生而族

出孤鄙父為牛醫穎川荀季和執憲手曰足下吾師範也後見袁奉高曰卿國有顏子寧知之

乎奉高曰卿見吾叔度邪戴良少所服下見憲則自降薄悵然若有所失母問汝何不樂乎復從牛醫兒所來邪良曰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所謂良之師也

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續漢書曰郭泰字宗林太原介休人泰少

王敬美曰叔度直是難窺究竟雅量第一

孤年二十行學至城阜屈伯彥精廬乏食衣不益形而處約味道不改其樂李元禮一見稱之曰吾見士多矣無如林宗者也及卒蔡伯喈為作碑曰吾為人作銘未嘗不有慚容唯為郭有道碑頌無愧耳初以有道君子徵泰曰吾觀乾象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遂辭以疾汝南先賢傳曰袁宏字奉高慎陽人友黃叔度車不停於童齒薦陳仲舉於家巷辟大尉掾卒

乾驚不輟輒詣黃叔度乃彌日信宿人問其故

不濁易見不  
清難知叔是  
能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本語云奉高  
清而易挹四  
字有味不單  
去

此後何德行

林宗曰叔度汪汪如萬頃之陂澄之不清擾之  
不濁其器深廣難測量也秦別傳曰薛恭祖問  
之秦曰奉高之器譬  
諸汎濫雖  
清易挹也

李元禮風格秀整高自標持欲以天下名教是

非為已任薛瑩後漢書曰李膺字元禮潁川襄  
城人抗志清妙有文武儁才遷司隸

校尉為黨後進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為登龍  
事自殺

門三秦記曰龍門一名河津去長安九百里  
水懸絕龜魚之屬莫能上上則化為龍矣

李元禮嘗歎荀淑鍾皓先賢行狀曰荀淑字季  
和潁川潁陰人也所拔

帝弱芻牧之中執案刀筆之吏皆為英彥舉方

正補朗陵侯相所在流化鍾皓字季明潁川長  
社人父祖至德著名皓高風承世除

林慮長不之官人位不足天爵有餘曰荀君清  
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

陳穉叔潁陰荀淑長社鍾皓少府李膺宗此  
三君常言荀君清識難尚陳鍾至德可師

陳太丘詣荀朗陵貧儉無僕役  
陳寔傳曰寔字

人為聞喜令太乃使元方將車  
先賢行狀曰陳

丘長風化宣流紀字元方寔長  
子也至德絕俗與寔高名並著而弟謹又配之

每宰府辟召羔鴈成羣世號三君百城皆圖畫  
季方持杖後從長文尚小載箸車中既至荀使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元註有五百里內後不可少

意是目覺此語為煩

叔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張璠漢紀曰淑有八子儉

鯤靖燾汪爽肅敷淑居西豪里縣令苑康曰昔高陽氏有才于八人遂署其里為高陽里時人

號曰文若亦小坐箸鄰前于時太史奏真人東

行檀道鸞續晉陽秋曰陳仲弓從子姪造荀

客有問陳季方海內先賢傳曰陳謀字季方寔

微不足下家君太丘有何功德而荷天下重名

季方曰吾家君譬如桂樹生泰山之阿上有萬

仞之高下有不可測之深上為甘露所霑下為淵

泉所潤當斯之時桂樹焉知泰山之高淵泉之深不知有功德與無也

陳元方子長文有英才魏書曰陳羣字長文祖寔謂人曰此兒必與吾

宗及長有識度與季方子孝先陳氏譜曰謀子忠字孝先州辟

不各論其父功德爭之不能決咨于太丘太丘

曰元方難為兄季方難為弟一作元方難為弟季方難為兄

荀巨伯遠看友人疾荀氏家傳曰巨伯漢桓帝時人也亦出潁川未詳其

始值胡賊攻郡友人語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

世說卷一 德行 四

家前語

巨伯固高此賦入德行之選與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賊語亦佳

寫得可觀

去巨伯曰遠來相視子令吾去敗義以求生豈  
荀巨伯所行邪賊既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  
盡空汝何男子而敢獨止巨伯曰友人有疾不  
忍委之寧以我身代友人命賊相謂曰我輩無  
義之人而入有義之國遂班軍而還一郡竝獲  
全

華歆遇子弟甚整雖閒室之內巖若朝典魏志曰歆字子魚平原高唐人魏略曰靈帝時與北海郡原管寧俱遊學相善時號三人為一龍謂歆為

龍頭寧為龍腹原為龍尾陳元方兄弟恣柔愛之道而二門  
之裏兩不失雍熙之軌焉

管寧華歆共園中鋤菜傅子曰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齊相管仲之後也見地有片金管揮鋤與瓦石不異華捉而擲

去之又嘗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寧讀如  
故歆廢書出看寧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魏略

日寧少恬靜常笑郝原華子魚有仕宦意及歆  
為司徒上書讓寧寧聞之笑曰子魚本欲作老  
吏故榮之耳

世說卷一

德行

五

捉擲未害甚  
真強生優劣  
其優劣不在  
此  
廢書出觀  
後方當見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王朗每以識度推華歆。魏書曰朗字景興東海郟人魏司徒歆蜡日。禮記曰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蜡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五經要義曰三代名臘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總謂之臘晉博士張亮議曰蜡者合聚百物索饗之也祭則新故交接也秦漢已來臘之明日為祝歲古之遺語也。嘗集子姪燕飲王亦學之有人向張華說此事張曰王之學華皆是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遠。王隱晉書曰張華字茂先范陽人也累遷司空而為趙王倫所害華歆王朗俱乘船避難有一人欲依附歆輒難

聞世而後知其類類有此語

管勝華、後以無辨勝王人不可

之朗曰幸尚寬何為不可後賊追至王欲舍所攜人歆曰本所以疑正為此耳既已納其自託寧可以急相棄邪遂攜拯如初世以此定華王之優劣。華嶠譜叙曰歆為下邳令漢室方亂乃與同志士鄭太等六七人避世自武關出道遇一丈夫獨行願得與俱皆哀許之歆獨曰不可今在危險中禍福患害義猶一也今無故受之不知其義若有進退可中棄乎眾不忍卒與俱行此丈夫中道墮井皆欲棄之歆乃曰已與俱矣棄之不義卒共還出之而後別王祥事後母朱夫人甚謹。晉諸公贊曰祥字休徵琅邪臨沂人祥世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家曰祥父融娶高平薛氏生祥繼室以廬江朱氏生覽晉陽秋曰後母數譖祥屢以非理使祥弟覽輒與祥俱又虐使祥婦覽妻亦趨而共之母患方盛寒冰凍母欲生魚祥解衣將剖冰求之會有處水小解魚出蕭廣濟孝子傳曰祥後母忽欲黃雀炙祥念難卒致須臾有數十黃雀飛入其幕母之所須必自奔家有一李樹結子走無不得焉其誠至如此

殊好母恒使守之時風雨忽至祥抱樹而泣蕭廣濟孝子傳曰祥後母庭中有李始結子使祥晝視鳥雀夜則趨鼠一夜風雨大至祥抱泣至曉

起空斫得被既還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請死母見之惻然祥嘗在別牀眠母自往闇斫之值祥私

六十而仕不官為太保

母於是感悟愛之如已子虞預晉書曰祥以後母故陵遲不仕年六

十刺史呂虔檄為別駕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寔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累遷太保

嘗臧否人物魏書曰文王諱昭字子上宣帝第

曉達之人而稱其至慎老賊後自有見也

陳留尉氏人阮瑀子也宏達不羈不拘禮俗交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得與言昶愧歎之自以不能測也口不論事自然高邁李康家誠曰昔嘗侍坐於先帝時有三長史俱見臨辭出上曰為官長當清當慎當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並受詔上顧謂吾等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或對曰清固為本復問吾對曰清慎之道相須而成必不得已慎乃為大上

世說卷一

德行

七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又與忤物註  
憎新鍾會意  
別

曰卿言得之矣可舉近世能慎者誰乎吾乃舉  
故太尉荀景倩尚書董仲達僕射王公仲上曰  
此諸人者温恭朝夕執事有恪亦各其慎也然  
天下之至慎者其唯阮嗣宗乎每與之言言及  
玄遠而未嘗評論時事  
臧否人物可謂至慎乎

王戎云與嵇康居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慍之色

康集敘曰康字叔夜譙國鉅人王隱晉書曰嵇  
本姓溪其先避怨徙上虞移譙國鉅縣以出自  
會稽取國一支音河本奚焉虞預晉書曰鉅有  
嵇山家於其側因氏焉康別傳曰康性含垢藏  
瑕愛惡不爭於懷喜怒不寄於顏所知王濬沖  
在襄城面數百未嘗見其疾聲朱顏此亦方中  
之美範人倫之勝業也文章敘錄曰康  
以魏長樂亭主婿遷郎中拜中散大夫

言其骨立

王戎和嶠同時遭大喪俱以孝稱王鷄骨支牀

和哭泣備禮

晉諸公贊曰戎字濬沖琅邪人太  
保祥宗族也文皇帝輔政鍾會薦

之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即俱辟為掾晉踐祚  
累遷荊州刺史以平吳功封安豐侯晉陽秋曰  
戎為豫州刺史遭母憂性至孝不拘禮制飲酒  
食肉或觀碁奕而容貌毀悴杖而後起時汝南  
和嶠亦名士也以禮法自持處大憂  
量米而食然顛頓哀毀不逮戎也  
武帝謂劉

仲雄曰

王隱晉書曰劉毅字仲雄東萊掖人漢  
城陽景王後也亮直清方見有不善必

評論之王公大人望風憚之僑居陽平太守杜  
恕致為功曹沙汰郡吏三百餘人三魏僉曰但  
聞劉功曹不聞杜府君  
卿數省王和不聞和哀  
累遷尚書司隸校尉

世說卷一

德行

八



此語可入佛  
經註疏第已  
奉不是中表  
混偏

苦過禮使人憂之仲雄曰和嶠雖備禮神氣不  
損王戎雖不備禮而哀毀骨立臣以和嶠生孝  
王戎死孝陛下不應憂嶠而應憂戎

梁王趙王

朱鳳晉書曰宣帝張夫人生梁孝王  
彤字子徽位至太宰桓夫人生趙王

倫字子爨

國之近屬貴重當時裴令公  
晉諸公

楷字叔則河東聞喜人司空秀之從弟也父徽  
冀州刺史有俊識楷特精易義累遷河南尹中  
書令

歲請二國租錢數百萬以恤中表之貧者  
卒或譏之曰何以乞物行惠裴曰損有餘補不足

天之道也

名士傳曰楷行已取與任心而  
動毀譽雖至處之晏然皆此類

王戎云太保居在正始中不在能言之流及與  
之言理中清遠將無以德掩其言

晉陽秋曰  
祥美德行

形容甚至

王安豐遭艱至性過人裴令往弔之曰若使一  
慟果能傷人濬冲必不免滅性之譏

曲禮曰居  
喪之禮毀

瘠不形視聽不衰不勝喪乃比於不慈  
不孝孝經曰毀不滅性聖人之教也

王戎父渾有令名官至涼州刺史

世語曰渾字  
長原有才望

歷尚書涼  
州刺史

渾薨所歷九郡義故懷其德惠相率

世說卷一

德行

九

我從組語似  
同時

晚節乃握牙  
藝鑽李核

致賻數百萬戎悉不受

虞預晉書曰戎由是顯名

劉道真嘗為徒

晉百官名曰劉寶字道真高平人徒罪役作者

扶風王

駿

虞預晉書曰駿字子臧宣帝第十七子好學至孝晉諸公贊曰駿八歲為散騎常侍侍魏

齊王講晉受禪封扶風王鎮關中為政最美薨贈武王西土思之但見其碑贊者皆拜之而泣

其遺愛

以五百疋布贖之既而用為從事中郎

當時以為美事

王平子胡母彥國諸人皆以任放為達或有裸

體者

晉諸公贊曰王澄字平子有達識荆州刺史永嘉流人名曰胡母輔之字彥國泰山

奉高人湘州刺史王隱晉書曰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頭散髮裸袒箕踞其後貴游子弟阮瞻王澄謝鯤胡母輔之徒皆祖述於籍謂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幘脫衣服露醜惡同禽獸甚者名之為通次者名之為達也

為乃爾也

樂廣笑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

郝公值永嘉喪亂在鄉里甚窮餒鄉人以公名

德傳共飴之公常攜兄子邁及外生周翼二小

兒往食鄉人曰各自饑困以君之賢欲共濟君

耳恐不能兼有所存公於是獨往食輒舍飯箸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兩頰研著能  
幾足哺二兒  
兒非甚小在  
穀氣不飽耳  
衰哉

不可謂無

謂以酒食  
請之

兩頰邊還吐與二兒後竝得存同過江郗鑒別傳曰鑒

字道徽高平金鄉人漢御史大夫郗慮後也少

有體正毓思經籍以儒雅著名永嘉末天下大

亂銳鋒相望冠帶以下皆割已之資供鑿元皇

徵為領軍遷司空太尉中興書曰鑒兄子邁字

思遠有幹世才畧郗公亡翼為剡縣解職歸席

累遷少府中護軍

苦於公靈牀頭心喪終三年周氏譜曰翼字子

谷太守父優車騎咨議歷剡令

青州刺史少府卿六十四而卒

顧榮在洛陽嘗應人請覺行炙人有欲炙之色

因輟已施焉同坐嗤之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

不知其味者乎後遭亂渡江每經危急常有一

人左右已問其所以乃受炙人也文士傳曰榮

人其先越王勾踐之支庶封於顧邑子孫遂氏

焉世為吳著姓大父雍吳丞相父穆宜都太守

榮少朗俊機警風韻標傲歷廷尉正曾在省與

同僚共飲見行炙者有異於常僕乃割炙以噉

之後趙王倫篡位其子為中領軍逼用榮為長

史及倫誅榮亦被執凡受戮等輩十有餘人或

有救榮者問其故曰榮省中受炙臣也榮悟

而歎曰一餐之惠恩今不忘古人豈虛言哉

祖光祿少孤貧性至孝常自為母炊爨作食王

晉書曰祖納字士言范陽道人九世孝廉納諸

母三兄最治行操能清言歷太子中庶子廷尉

世說卷一 德行 七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詳時人之戲  
以王平北用  
二婢換得一  
奴故光祿戲  
答如此始雖  
稱祖孝行既  
乃入於排調

卿避地江南温嶠  
薦為光祿大夫

王平北聞其佳名以兩婢餉

之因取為中郎

王又別傳曰又字叔元琅邪臨沂人時蜀新平二將作亂文帝

西之長安乃徵為相國司馬遷大尚書出督幽州諸軍事平北將軍

有人戲之者

曰奴價倍婢祖云百里奚亦何必輕於五羖之

皮邪

楚國先賢傳曰百里奚字井伯楚國人少仕於虞為大夫晉欲假道於虞以伐虢諫

而不聽奚乃去之說苑曰秦穆公使賈人載鹽於虞諸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羊皮穆公觀鹽怪

其牛肥問其故對曰飲食以時使之不暴是以肥也公令有司沐浴衣冠之公孫支讓其卿位

號曰五羖大夫

周鎮罷臨川郡還都未及上住泊清溪渚

永嘉流人

名曰鎮字康時陳留尉氏人也祖父和故安令父震司空長史中興書曰鎮清約寡欲所在有

異績王丞相往看之丞相別傳曰王導字茂弘琅邪人祖覽以德行稱父裁侍

御史導少知名家世貧約恬暢樂道未嘗以風塵經懷也時夏月暴雨卒至

舫至狹小而又大漏殆無復坐處王曰胡威之

清何以過此即啟用為吳興郡

晉陽秋曰胡威字伯虎淮南人

父質以忠清顯質為荊州威自京師往省之及告歸質賜威絹一匹威跪曰大人清高於何得

此質曰是吾奉祿之餘故以為汝糧耳威受而去每至客舍自放驢取樵爨食畢復隨旅進

世說卷一

德行

十三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取自畏人知  
耳善推其父

謂繫兒樹上  
者喜談全怪  
而甚之也使  
其退及任所  
能行何事於  
繫言繫者謬  
罪繫又非

道質帳下都督陰齋糧要之因與為伴每事相  
助經營之又進少飯威疑之密誘問之乃知都  
督也謝而遣之後以白質質杖都督一百除其  
吏名父子清慎如此及威為徐州世祖賜見與  
論邊事及平生帝歎其父清因謂威曰卿清孰  
與父對曰臣清不如也帝曰何以為勝汝邪對  
曰臣父清畏人知臣清畏  
人不知是以不如遠矣

鄧攸始避難於道中棄已子全弟子

晉陽秋曰攸字伯道

平陽襄陵人七歲喪父母及祖父母持重九年  
性清慎平簡鄧粲晉紀曰永嘉中攸為石勒所  
獲召見立幕下與語談之坐而飯焉攸車所止  
與胡人鄰轂胡人失火燒車營勒吏案問胡胡  
誣攸攸度不可與爭乃日向為老姥作粥失火  
延逸罪應萬死勒知遺之所誣胡厚德攸遺其

世難萬不兩  
全勢不周旋  
則可何為苦  
繫之樹必欲  
殺之本欲領  
鄧公高諱乃  
令成一大志  
人中與書於  
是為不情矣

驢馬護送令得逸至隱晉書曰攸以路遠斫壞  
車以牛馬負妻子以叛賊又掠其牛馬攸語妻  
曰吾弟早亡唯有遺民今當步走儋兩兒盡死  
不如棄已兒抱遺民吾後猶當有兒婦從之中  
與書曰攸棄兒於草中兒啼呼追之至莫復及  
攸明日繫兒於樹而去遂渡江至尚書左僕射  
卒弟子綏服既過江取一妾甚寵愛歷年後訊  
其所由妾具說是北人遭亂憶父母姓名乃攸  
之甥也攸素有德業言行無玷聞之哀恨終身  
遂不畜妾

王長豫為人謹順事親盡色養之孝

中興書曰王愔字長



豫丞相導長子也。丞相見長豫輒喜見敬豫輒

仕至中書侍郎。嗔文志曰王恬字敬豫導次子也少卓犖不

藝善隸書與濟陽江彪以善奕聞長豫與丞相語恒以慎密為

端丞相還臺及行未嘗不送至車後恒與曹夫

人併當箱篋長豫亡後丞相還臺登車後哭至

臺門曹夫人作籠封而不忍開王氏譜曰導娶

淑彭城曹韶女名

桓常侍聞人道深公者輒曰此公既有宿名加

先達知稱又與先人至交不宜說之桓彞別傳曰彞字茂

倫譙國龍亢人漢五更桓榮十世孫也父穎有

高名彞少孤識鑒明朗避亂渡江累遷散騎常

侍借法深不知其俗姓蓋衣冠之胤也道徽高

扇譽播山東為中州劉公弟子值永嘉亂投迹

楊土居止京邑內持法網外允具瞻弘道之法

師也以業慈清淨而不耐風塵考室剡縣東二

百里岬山中同遊十餘人高棲浩然支道林宗

其風範與高麗道人書稱其德行年七十有九

終於山中

庾公乘馬有的盧晉陽秋曰庾亮字元規潁川

雅有德量時人方之夏侯太初陳長文之倫侍

謂不欲人名  
六父交非也  
意必有長短  
之論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生字作主

之者數人而已。累遷征西大將軍荊州刺史。伯樂相馬經曰：馬白頷入口至齒者，名曰榆廐。一名的盧，奴乘客死。或語令賣去。語林曰：殷浩勸公賣馬。云賣之，必有買者。即復害其生，寧可不安已而移於他人哉？昔孫叔敖殺兩頭蛇，以為後人古之美談。賈誼新書曰：孫叔敖為兒時，出道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見其母泣，問其故。對曰：夫見兩頭蛇者必死，今出見之，故爾。母曰：蛇今安在？對曰：恐後人見殺而埋之矣。母曰：夫有陰德，必有陽報。爾無憂後。遂興於楚朝，及長為楚令尹。效之不亦達乎？阮光祿在剡，曾有好車，借者無不皆給。有人葬

母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後聞之，嘆曰：吾有車而

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為？遂焚之。阮光祿別傳曰：裕字思曠，陳留

尉氏人。祖畧，齊國內史。父顛，汝南太守。裕淹通有理識。累遷侍中，以疾築室會稽剡山，徵金紫

光祿大夫，不就。年六十一卒。

謝奕作剡令。中興書曰：謝奕字無奕，陳郡陽夏人。祖衡，太子少傅。父衷，吏部尚書。

奕少有器鑒，辟太尉掾。剡令，遷豫州刺史。有一老翁犯法，謝以醇酒

罰之，乃至過醉而猶未已。太傅時年七八歲，箸

青布袴，在兄鄰邊坐，諫曰：阿兄老翁可念，何可

此不當入風  
惠耶然在兒  
年故為盛德

謂外雖不言而未嘗中無分別即陽秋之意

作此奕於是改容曰阿奴欲放去耶遂遣之

謝太傅絕重褚公常稱褚季野雖不言而四時

之氣亦備

文字志曰謝安字安石奕弟也世有學行安弘粹通遠温雅融暢桓彞見

其四歲時稱之曰此兒風神秀徹當繼蹤王東

海善行書累遷太保錄尚書事贈太傅晉陽秋

日褚哀字季野河南陽翟人祖碧安東將軍父

治武昌太守哀少有簡貴之風冲默之稱累遷

江充二州刺史贈侍中太傅

劉尹在郡臨終錦綉聞閣下祠神鼓舞正色曰

莫得淫祀

劉尹別傳曰憐字真長沛國蕭人也漢氏之後真長有雅裁雖華門陋巷

晏如也歷司徒左長史侍中丹陽尹外請殺車

為政務鎮靜信誠風塵不能移也

中牛祭神真長答曰丘之禱久矣勿復為煩

論語曰禱請也孔安國曰孔子素行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

使人想見其度益嘆其真後人矜歸曠庶皆當媿死

謝公夫人教兒問太傅那得初不見君教兒答

曰我常常自教兒

謝氏譜曰安娶沛國劉耽女按太尉劉子真清潔有志操行已

以禮而二子不才並瀆貨致罪子真坐免官客

日子奚不訓導之子真曰吾之行事是其耳目

所聞見而不放效豈嚴訓所變邪安石之肯同子真之意也

晉簡文為撫軍時

續晉陽秋曰帝諱昱字道萬中宗少子也仁聞有智度穆



此後何足與  
于德行正應  
彈鼠不應彈  
人

解誤可嘆

帝幼冲以撫軍輔政大司馬桓温所坐牀上塵  
廢海西公而立帝在位二年而崩不聽拂見鼠行跡視以為佳有叅軍見鼠白日  
行以手板批殺之撫軍意色不說門下起彈教  
曰鼠被害尚不能忘懷今復以鼠損人無乃不  
可乎

范宣年八歲後園挑菜誤傷指大啼人問痛邪  
答曰非為痛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是以啼耳宣別  
傳曰宣字子宣陳留人漢萊蕪長范丹後也年  
十歲能誦詩書兒童時手傷改容家人以其年

幼皆異之徵太學博士散騎常侍一無所就年五十四卒宣潔行廉約韓豫

章遺絹百匹不受

中興書曰宣家至貧罕交人

不完欲為改室宣固辭羨愛之以宣貧加年饒  
疾疫厚餉給之宣又不受續晉陽秋曰韓伯字  
康伯潁川人好學善言理歷豫章太守領軍將軍

是減半遂至一匹既終不受韓後與范同載就

車中裂二丈與范云人寧可使婦無憚邪范笑

而受之

王子敬病篤道家上章應首過問子敬由來有

世說卷一

德行

十七

此得入德行  
者見子敬生  
平無隱惡耳  
離婚以奉詔

情真語快

尚王子敬嘗  
有書遺故婦  
辭甚楚宋弘  
律之不得為  
無過  
人生至此足  
稱冥遇更以  
尚主為嫌耳  
少五盃即不為

何異同得失子敬云不覺有餘事唯憶與郗家

離婚王氏譜曰獻之娶高平郗曇女名道茂後

之右將軍咸寧中詔尚  
餘姚公主遷中書令卒

殷仲堪既為荊州值水儉食常五盃盤外無餘

肴飯粒脫落盤席間輒拾以噉之雖欲率物亦

緣其性真素每語子弟云勿以我受任方州云

我豁平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

得登枝而捐其本爾曹其存之晉安帝紀曰仲堪陳郡人太常

賦孫也車騎將軍謝玄請為長史孝武說之俄

為黃門侍郎自殺袁悅之後上深為晏駕後計

故先出王恭為北蕃荊州刺史  
王恠死乃中語用仲堪代焉

初相南郡楊廣共說殷荊州宜奪殷覬南蠻以

自樹相靈寶別傳曰玄字敬道譙國龍亢人大

為嗣年七歲襲封南郡公拜太子洗馬義興太

守不得志少時去職歸其國與荊州刺史殷仲

堪素舊情好甚隆周祗隆安記曰廣字德度弘

農人楊震後也晉安帝紀曰覬字伯道陳郡人  
由中書郎出為南蠻校尉覬亦以率易才悟著  
稱與從弟仲堪俱知名中興書曰初仲堪欲起  
兵密邀覬覬不同楊廣與覬亦即曉其旨嘗因  
弟佺期勸殺覬仲堪不許

德行 十八

世說卷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如此去官六  
大善

行散率爾去下舍便不復還內外無預知者意

色蕭然遠同鬪生之無愠時論以此多之春秋傳曰

楚令尹子文鬪氏也論語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

王僕射在江州爲殷相所逐奔竄豫章存亡未

測徐廣晉紀曰王愉字茂和太原晉陽人安北將軍坦之次子也以輔國司馬出爲江州刺

俗人薄語正  
是不得不爾

史愉始至鎮而相玄楊佺期舉兵以應王恭乘流奄至愉無防惶遽奔臨川爲玄所得玄篡位

遷尚書左僕射王綏在都既憂憾在貌居處飲食每事

有降時人謂爲試守孝子中興書曰綏字彥猷愉子也少有令譽自

謂未測其  
父存亡而  
先爲喪容  
故曰試守

王渾至坦之六世盛德綏又知名于時冠冕莫與爲比位至中書令荊州刺史相玄敗後與父

愉謀反  
伏誅

相南郡玄既破殷荊州收殷將佐十許人咨議

羅企生亦在焉玄別傳曰玄克荊州殺殷道護及仲堪參軍羅企生鮑季禮皆

仲堪所親仗也相素待企生厚將有所戮先遣人語云

若謝我當釋罪企生答曰爲殷荊州吏今荊州

奔亡存亡未判我何顏謝相公中興書曰企生字宗伯豫章人

殷仲堪初請爲府功曹相玄來攻轉咨議參軍仲堪多疑少決企生深憂之謂其弟遵生曰殷

世說卷一

德行

十九

矣仁而無斷爭必無成成敗天也吾當死生以  
之及仲堪走文武並無送者唯企生從焉路經  
家門遵生給之曰作如此分別何可不執手企  
生回馬授手遵生便牽下之謂曰家有老母將  
欲何行企生揮泣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  
奉養不失子道一門之內有忠與孝亦復何恨  
遵生抱之愈急仲堪於路待之企生遙呼曰今  
日死生是同願少見待仲堪見其無脫理策馬  
而去俄而玄至人士悉詣玄企生獨不往而營  
理仲堪家或謂曰玄性猜忌未能取卿誠節若  
遂不諳禍必至矣企生正色曰我殷侯吏見遇  
以國士不能共殄醜逆致此奔敗何面目就相  
求生乎玄聞怒而收之謂曰相遇如此何以見  
負企生曰使君口血未乾而生此姦計自傷力  
劣不能剪定凶逆我死恨晚爾玄既出市相又  
遂斬之時年三十有七衆咸悼之

四今

恨我此母六  
以足傳

遣人問欲何言答曰昔晉文王殺嵇康而嵇紹  
為晉忠臣王隱晉書曰紹字延祖譙國鉅人父  
康有奇才儁辯紹十歲而孤事母孝  
謹累遷散騎常侍惠帝敗於蕩陰百官左右皆  
奔散唯紹儼然端冕以身衛帝兵交御輦飛箭  
雨集遂以見害也從公乞一弟以養老母相亦如言宥  
之相先曾以一羔裘與企生母胡胡時在豫章  
企生問至即日焚裘

王恭從會稽還周祗隆安記曰恭字孝伯太原  
晉陽人祖父濛司徒左長史風  
流標望父蘊鎮軍將軍亦得世譽恭別傳曰恭  
清廉貴峻志存格正起家著作郎歷丹陽尹中  
世談卷一

德行

二十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無益無要有  
糕有度

書令出為五州都督前  
將軍青兗二州刺史  
王大看之王忱小字佛大晉安帝紀  
曰忱字元達平北將軍坦之第四子也甚得名  
於當世與族子恭少相善齊聲見稱仕至荊州  
刺史見其坐六尺簞因語恭卿東來故應有此物  
可以一領及我恭無言大去後即舉所坐者送  
之既無餘席便坐薦上後大聞之甚驚曰吾本  
謂卿多故求耳對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無長  
物

吳郡陳遺詳家至孝母好食鐺底焦飯遺作郡

主簿恒裝一囊每煑食輒貯錄焦飯歸以遺母

後值孫恩賊出吳郡晉安帝紀曰孫恩一名靈秀琅邪人叔父泰事五斗

米道以謀反誅恩逸逃於海上聚眾十萬人袁

攻沒郡縣後為臨海太守辛昺斬首送之

府君山松別見即日便征遺已聚斂得數斗焦飯未

展歸家遂帶以從軍戰於滬瀆敗軍人潰散逃

走山澤皆多饑死遺獨以焦飯得活時人以爲

純孝之報也

孔僕射為孝武侍中豫蒙眷接烈宗山陵孔時

如此細事寫  
得宛至更有  
不厭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本為二吳孝  
行而韓母在  
焉善觀人者  
也

為太常形素羸瘦著重服竟日涕泗流漣見者

以為真孝子續晉陽秋曰孔安國字安國會稽山陰人車騎愉第六子也少而孤

貧能善樹節以儒素見稱歷侍中太常尚書遷左僕射特進卒

吳道助附子兄弟居在丹陽郡後遭母童夫人

艱道助坦之小字附子隱之小字也吳氏譜曰坦之字處靖濮陽人仕至西中郎將功曹父

壑取東苑童僧女名秦姬朝夕哭臨及思至賓客弔省號踊

哀絕路人為之落淚韓康伯時為丹陽尹母般

在郡每聞二吳之哭輒為悽惻語康伯曰汝若

為選官當好料理此人康伯亦甚相知韓後果

為吏部尚書大吳不免哀制小吳遂大貴達鄭

孝子傳曰隱之字處默少有孝行遭母喪哀毀

過禮時與太常韓康伯鄰居康伯母揚州刺史

般浩之妹聰明婦人也隱之每哭康伯母輒輟

事流涕悲不自勝終其喪如此謂康伯曰汝後

若居銓衡當用此輩人後康伯為吏部尚書乃

進用之晉安帝紀曰隱之既有至性加以廉潔

奉祿頗九族冬月無被相玄欲革嶺南之敝以

為廣州刺史去州二十里有貪泉世傳飲之者

其心無厭隱之乃至水上酌而飲之因賦詩曰

石門有貪泉一飲重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

易心為盧循所攻還京師歷尚書領軍將軍晉

世說卷一

德行

隱之孝廉乃  
為相玄吏人  
無完行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隱之為刺史自酌貪泉飲之題石門為詩云云

言語上

邊文禮見袁奉高

闕也

失次序

文士傳曰邊讓字文禮陳留人才雋

辯逸大將軍何進聞其名召署令史以禮見之讓占對閒雅聲氣如流坐客皆慕之讓出就曹

時孔融王朗等並前為掾共書刺從讓讓平

衡與交接後為九江太守為魏武帝所殺

高曰昔堯聘許由面無忤色

皇甫謐曰由字武仲陽城槐里人也

堯舜皆師而學事焉後隱於沛澤之中堯乃致

天下而讓焉由為人據義履方邪席不坐邪饌不食聞堯讓而去其友巢父聞由為堯所讓以為汚已乃臨池洗耳池主怒曰何以汚我水由

奉高如此不足道

又添一怪

於是道耕於中嶽潁水之陽箕山之下終身無經天下色死葬箕山之顛在陽城之南十里堯因就其墓號曰箕山公神以配食五嶽世世奉祀至今不絕也先生何為顛倒

衣裳文禮答曰明府初臨堯德未彰是以賤民

顛倒衣裳耳按袁闕卒於太尉掾未嘗為汝南斯說謬矣

徐孺子釋也年九歲嘗月下戲人語之曰若令月

中無物當極明邪五經通議曰月中有兔蟾蜍者月陰也蟾蜍亦陰也而與

兔並明何陰繫於陽也徐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無

此必不明

此語極未易正是克勝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孔文舉也融年十歲隨父到洛時李元禮有盛名  
為司隸校尉詣門者皆僞才清稱及中表親戚  
乃通文舉至門謂吏曰我是李府君親既通前  
坐元禮問曰君與僕有何親對曰昔先君仲尼  
與君先人伯陽有師資之尊是僕與君奕世為  
通好也元禮及賓客莫不竒之太中大夫陳韙  
後至人以其語語之韙曰小時了了大未必佳  
文舉曰想君小時必當了了韙大踈踏續漢書曰孔融

証不如

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四世孫也高祖父尚  
鉅鹿太守父宙泰山都尉融別傳曰融四歲與  
兄食梨輒引小者人問其故答曰小兒法當取  
小者年十歲隨父詣京師河南尹李膺有重名  
融欲觀其為人遂造之膺問高明父祖嘗與僕  
周旋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  
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也眾坐  
莫不歎息僉曰異童子也太中大夫陳韙後至  
同坐以告韙曰人小時了了者長大未必能竒  
融應聲曰即如所言君之幼時豈實慧乎膺大  
笑顧謂融曰長大必為偉器

此兩段可稱  
夙慧未足當  
言語

孔文舉有二子大者六歲小者五歲晝日父眠  
小者牀頭盜酒飲之大兒謂曰何以不拜答曰



語自可傷

偷那得行禮

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時融兒大者九歲小者八歲二兒故琢釘戲了無遽容融謂使者曰冀罪止於身二兒可得全不見徐進曰大人豈見覆巢之下復有完卵乎尋亦收至魏氏春秋曰融對孫權使有誦謗之言坐棄市二子方八歲九歲融見收奕棋端坐不起左右曰而父見執二子曰安有巢覆而卵不破者哉遂俱見殺世語曰魏太祖以歲儉禁酒融謂酒以成禮不宜禁由是惑眾太祖收寘法焉二子齧趾見收顧謂二子曰何以不辟二子曰父尚如此復何所辟裴松之以為世

此論甚正可據

語云融兒不辟知必俱死猶差可安孫盛之言誠所未譬八歲小兒能懸了禍患聰明特達卓然既遠則其憂樂之情固亦有過成人矣安有見父被執而無變容奕棋不起若在暇豫者乎昔申生就命言不忘父不以已之將死而廢念父之情也父安尚猶若茲而况顛沛哉盛以此為美談無乃賊夫人之子與蓋由好奇情多而不知言之傷禮也

穎川太守髡陳仲弓

按寔之在鄉里州郡有疑獄不能決者皆將詣寔或

到而情首或中途改辭或託狂悖皆曰寧為刑戮所苦不為陳君所非豈有盛德感人若斯之甚而不自衛反招刑辟殆不然乎此所謂東野之言耳

容有問元方府君何如元方曰高明之君也足下家君何如曰忠

臣孝子也。客曰：易稱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

之言，其臭如蘭。王廙注繫辭曰：金至堅，大同心者其利無不入。蘭芳物也，無不

樂者言其同心者物無不樂也。何有高明之君而刑忠臣孝子

者乎？元方曰：足下言何其謬也。故不相答。客曰：

足下但因偃為恭而不能答。元方曰：昔高宗放

孝子孝已。帝王世紀曰：殷高宗武丁有賢子孝已，其母蚤歿，高宗感後妻之言，放之

而歿天。尹吉甫放孝子伯奇。琴操曰：尹吉甫周卿也，有子伯奇，母

友更娶後妻，生子曰伯邽，乃譖伯奇於吉甫，於是放伯奇於野。宣王出遊，吉甫從，伯奇乃作歌

以言感之。宣王聞之曰：此孝子之辭也。吉甫乃發，伯奇於野而射殺後妻。董仲舒放

孝子符起。未詳。唯此三君高明之君，唯此三子忠

臣孝子，客慚而退。

荀慈明與汝南袁閔相見。荀爽一名誦，漢南紀曰：誦文章典籍無不

法。時人諺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潛處篤志，徵聘無所就。張璠漢紀曰：董卓秉政，復徵爽，爽欲

遁去，吏持之急，起布衣。問潁川人士，慈明先及

諸兄，閔笑曰：士但可因親舊而已乎？慈明曰：足

下相難，依據者何經？閔曰：方問國士而及諸兄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接所斬切

是以尤之耳。慈明曰：昔者祁奚內舉不失其子，外舉不失其讐，以為至公。春秋傳曰：祁奚為中軍尉，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讐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其子也，君子謂祁奚可謂能舉善矣，稱其讐不為諂，立公旦，文王之詩：不論堯舜之德，而其子不為此。公旦，文王之詩：不論堯舜之德，而頌文武者，親親之義也。春秋之義，內其國而外諸夏，且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不為悖德乎？

漁陽摻搥淵淵有金石聲。四坐為之改容。典略曰：衡

只以世說自可增入脫本無害但覺度者在前極是幸若被鼓吏易衣豈必在前耶

字正平，平原般人也。文士傳曰：衡不知先所出，逸才飄舉，少與孔融作爾汝之交。時衡未滿二十，融已五十，敬衡才秀，共結殷勤，不能相違。以建安初北遊，或勸其詣京師，貴游者，衡懷一刺，遂至漫滅，竟無所請。融數與武帝賤稱其才，帝傾心欲見，衡稱疾不肯往，而數有言論，帝甚忿之。以其才名不殺，圖欲辱之，乃令錄為鼓吏。後至八月朝會，大閱試鼓節，作三重閣，列坐賓客，以帛絹製衣，作一岑牟，一單絞，及小幘。鼓吏度者，皆當脫其故衣，著此新衣。次傳衡，衡擊鼓為漁陽摻搥，蹋地來前，躡駁腳足，容態不常，鼓聲甚悲，音節殊妙。坐客莫不慷慨，知必衡也。既度，不肯易衣，吏呵之曰：鼓吏何獨不易服？衡便止。當武帝前，先脫幘，次脫餘衣，裸身而立。徐徐乃著岑牟，次著單絞，後乃著幘。畢，復擊鼓摻搥而去。顏色無作，武帝笑謂四坐曰：本欲辱衡，衡反

言語

三七

世說卷一

孔語爲平爲  
操掩羞固當  
有此

辱孤至今有漁陽慘樹  
自衡造也爲黃祖所殺  
不能發明王之夢  
孔融曰禰衡罪同胥靡  
皇甫謚帝王世紀曰武丁夢  
天賜已賢人使百工寫其像  
求諸天下見築者胥靡衣褐於傅巖之野是謂  
傅說張晏曰胥靡刑名胥相也靡從也謂相從  
坐輕刑也魏武慚而赦之

南郡龐士元聞司馬德操在潁川故二千里候  
之至遇德操采桑士元從車中謂曰吾聞丈夫  
處世當帶金佩紫焉有屈洪流之量而執絲婦  
之事蜀志曰龐統字士元襄陽人少時樸鈍未  
有識者潁川司馬徽有知人之鑒士元弱

冠往見徽徽采桑樹上坐士元樹下共語自晝  
至夜徽異之曰生當爲南州士人之冠冕由是  
漸顯襄陽記曰士元德公之從子也年少未有  
識者唯德公重之年十八使往見德操與語歎  
曰德公誠知人實盛德也後劉備訪世事於德  
操德操曰俗士豈識時務此間自有伏龍鳳雛  
謂諸葛孔明與士元也華陽國志曰劉備引士  
元爲軍帥中郎將從攻洛爲流矢所中卒時年  
三十  
德操曰司馬徽別傳曰徽字德操潁川陽  
翟人有人倫鑒識居荊州知劉表  
性暗必害善人乃括囊不談議時人有以人物  
問徽者初不辨其高下每輒言佳其婦諫曰人  
質所疑君宜辨論而一皆言佳豈人所以咨君  
之意乎徽曰如君所言亦復佳其婉約遜遁如  
此嘗有妄認徽豬者便推與之後得其豬叩頭  
來還徽又厚辭謝之劉表子琮往候徽遣問在  
世說卷一  
言語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不會微自鋤園。琮左右問司馬君在邪。微曰：我  
是也。琮左右見其醜陋，罵曰：死庸將軍。諸郎欲  
求見司馬君，汝何等田奴而自稱是邪。微歸，刈  
頭箸憤，出見琮。左右見微，故是向老翁，恐向琮  
道之。琮起，叩頭辭謝。微乃謂口：卿真不可。然吾  
甚羞之。此自鋤園，唯卿知之耳。有人臨蠶，求簇  
箔者，微自棄其蠶，而與之。或曰：凡人損已以贍  
人者，謂彼急我，緩也。今彼此正等，何為與人微  
曰：人未嘗求已，求之不與，將慚何有。以財物令  
人慚者，人謂劉表曰：司馬德操，奇士也。但未遇  
耳。表後見之曰：世間人為妄語，此直小書生耳。  
其智而能愚，皆此類。荆州破，為曹操所得。操欲  
大用，會其病，死。子且下車，子適知邪徑之速，不慮失道  
之迷。昔伯成耦耕，不慕諸侯之榮。

莊子曰：堯治天下，伯成子

高立為諸侯，禹為天子。伯成辭諸侯而耕於野，  
禹往見之，趨就下風而問焉。子高曰：昔堯治天  
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  
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夫子盍行邪，毋落吾  
事。原憲桑樞，不易有官之宅。

家語曰：原憲，字子思，宋人。孔子弟子。

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艸，蓬戶不完，桑樞而瓮  
牖。上漏下濕，坐而弦歌。子貢軒車不容巷，行見  
之曰：先生何病也。憲曰：憲聞無財謂之貧，學而  
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夫希世而行，  
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慝，與馬  
之飾，憲不忍為也。何有坐則華

屋行則肥馬，侍女數十，然後為奇。此乃許父  
巢父所以忼慨，夷齊所以長歎。

孟子曰：伯夷、叔齊，目不視惡色，耳不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聽惡聲與鄉人居若在塗炭蓋聖人之清也雖有竊秦之爵千駟之

富古史考曰呂不韋為秦子楚行千金貨於華陽夫人請立子楚為嗣及子楚立封不韋洛陽十萬戶號文信侯以詐獲爵故曰竊也論語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民無德而稱焉孔安國曰千駟四不足貴也士元曰僕生出邊垂寡見大

千匹義若不一叩洪鍾伐雷鼓則不識其音響也

劉公幹以失敬罹罪典略曰劉楨字公幹東平寧陽人建安十六年世子

為五官中郎將妙選文學使楨隨侍太子酒酣坐歡乃使夫人甄氏出拜坐上客多伏而楨獨平視他日公聞乃收楨滅灰輸作部文士傳曰楨性辯捷所問應聲而答坐平視甄夫人配輸

狂宜有此言公不得不問磨石甚奇匡坐似境說磨石甚有情致夫自責辭以教臣悖

注是

作部使磨石武帝至尚方觀作者見楨匡坐正色磨石武帝問曰石何如楨因得喻已自理跪而對曰石出荆山懸巖之巔外有五色之章內含卞氏之珍磨之不加瑩雕之不加文稟氣堅貞受之自然顧其理枉屈紆繞而不得申帝顧左右大笑即日赦之文帝問曰卿何以不謹於文憲楨答曰臣誠庸短亦由陛下

綱目不疎魏志曰帝諱丕字子桓受漢禪按諸書或云楨被刑魏武之世建安二十年病亡後七年文帝乃即位而謂楨得罪黃初之時謬矣

鍾毓鍾會少有令譽魏書曰毓字稚叔潁川長社人相國繇長子也年十四為散騎侍郎稅捷談笑有父風仕至車騎將軍年十三魏文帝聞之

世談卷一

言語

三

言

語

卷一

三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語其父鍾繇

魏志曰繇字元常家貧好學為周易老子訓歷大理相國遷太傅

曰可令二子來於是敕見毓面有汗帝曰卿面何以汗毓對曰戰戰惶惶汗出如漿復問會卿何以不汗對曰戰戰慄慄汗不敢出

鍾毓兄弟小時值父晝寢因共偷服藥酒其父時覺且託寐以觀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不拜

魏志曰會字士季繇少子也敏惠夙成中護軍蔣濟著論謂觀其眸子足以知人會年五歲繇遣見濟濟甚異之曰非常人也及壯有才數精練名理累遷黃門侍郎諸葛誕反文王征之會

謀居多時人謂之于房拜鎮西將軍伐蜀蜀平進位司徒自謂功名蓋世不可復為人下謂所親曰我淮南以來畫無遺策四海共知持此欲安歸乎遂謀反見誅時年四十既而問毓何以拜毓曰酒以成禮不敢不拜又問會何以不拜會曰偷本非禮所以不拜

魏明帝為外祖母築館於甄氏

魏末傳曰帝諱睿字元仲文帝

太子以其母廢未立為嗣文帝與俱獵見子母鹿文帝射其母應弦而倒復令帝射其子帝置弓泣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文帝曰好語動人心遂定為嗣是為明帝魏書曰文昭甄皇后明帝母也父逸上蔡令烈宗即位追封上蔡君嫡孫象襲爵象夢子暢嗣起大第車

六朝貴族每  
病輒云散動

駕親自臨之。既成自行視，謂左右曰：館當以何為名？侍中繆襲曰：文章叙錄曰：襲字熙伯，東海蘭陵人，有才學，累遷侍中，光祿勳。陛下聖思齊於哲王，罔極過於曾閔，此館之興，情鍾舅氏，宜以渭陽為名。秦詩曰：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於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按魏書：帝於後園為象母起觀，各其里曰渭陽。然則象母即帝之舅母，非外祖母也。且渭陽為館名，亦乖舊史也。

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覺神明開朗。

以為佳往往  
死而不惜蓋  
金石之毒也  
平叔實始作  
備  
不足辱言語  
之科

魏略曰：何晏字平叔，南陽宛人，漢大將軍進孫也。或云何苗孫也。尚主，又好色，故黃初時無所事任。正始中，曹爽用為中書主選舉，宿舊者多得濟拔，為司馬。宣王所誅，秦丞相寒食散論曰：寒食散之方，雖出漢代，而用之者寡，靡有傳焉。魏尚書何晏首獲神效，由是大行於世。服者相尋也。

嵇中散語趙景真。嵇紹趙至敘曰：至字景真，代

令新之官。至年十二，與母共道傍看母曰：汝先世非微賤家也。汝後能如此不？至曰：可爾耳。歸便求師誦書。蚤聞父耕叱牛聲，釋書而泣。師問之，答曰：自傷不能致榮華，而使老父不免勤苦。年十四，入大學觀。時先君在學，寫石經古文事訖去，遂隨車問先君姓名。先君曰：年少何以問

世談卷一

言語

三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世人但知蔡  
中郎石經不  
知有嵇中散  
此註具一大  
故事

為貪慕叔夜  
至此情痛可  
矜松招叙它  
感發去歷皆  
別此孺子忽  
忽過一生惜  
此

我至口觀君風器非常故問耳先君具告之至  
年十五陽病數數狂走五里三里為家追得又  
灸身體十數處年十六遂亡命徑至洛陽求索  
先君不得至鄴沛國史仲和是魏領軍史渙孫  
也至便依之遂名翼字陽和先君到鄴至具道  
大學中事便逐先君歸山陽經年至長七尺三  
寸潔白黑髮赤脣明目鬚鬚不多閒詳安諦體  
若不勝衣先君嘗謂之曰卿頭小而銳瞳子白  
黑分明視瞻停諦有白起風至論議清辯有從  
橫才然亦不以自長也孟元基辟為遼東從事  
在郡斷九獄見稱清當自痛棄親遠卿瞳子白  
游母亡不見吐血發病服未竟而亡

黑分明有白起之風

嚴尤三將敘曰白起平原  
君勸趙孝成王受馮亭王

對曰秦兵必至安君必將誰能當之者乎  
對曰澠池之會臣察武安君頭小而面狹瞳子

本語量佚文  
采支離可恨  
爾

白黑分明視瞻不轉小頭而面銳者敢斷決也  
瞳子白黑分明者見事明也視瞻不轉者執志  
強也可與持久難與爭鋒廉頗為入勇鷲而愛  
士知難而忍恥與之野戰則不如持守足以當  
之王從恨量小狹趙云尺表能審璣衡之度  
其計曰夏至北方二萬六千里冬至南方十三萬五  
千里日中樹表則無影矣周髀長八尺夏至日  
晷尺六寸髀股也晷勾也正南千里勾尺五  
五寸正北千里勾尺七寸周髀之書也寸管  
能測往復之氣呂氏春秋曰黃帝使伶倫自大  
生其竅厚薄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  
之管制十二筩以聽鳳凰之鳴雄鳴六雌鳴六  
以為律呂續漢書律曆志曰十二律之變至於  
六十以律候氣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墼  
世說卷一

言語

三三

必周密布緹慢以木為案加律其上以葭草何  
灰抑其內為氣所動者其灰散也以此候之  
必在大但問識如何耳

司馬景王東征

魏書曰司馬師字子元相國宣文侯張子也以道德清粹重於

朝廷為大將軍錄尚書事母丘儉反師自征之薨謚景王

取上黨李喜以為

從事中郎因問喜曰昔先公辟君不就今孤召

君何以來喜對曰先公以禮見待故得以禮進

退明公以法見繩喜畏法而至耳

晉諸公贊曰喜字季和上

黨銅鞮人也少有高行研精藝學宣帝為相國辟喜喜固辭疾景帝輔政為從事中郎累遷光

祿大夫特進贈太保

鄧艾口喫語稱艾艾

魏志曰艾字士載棘陽人少為農人養犢年十二隨

母至潁川讀故太丘長碑文曰言為世範行為士則遂名範字士則後宗族有同者故改焉每

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所時人多笑焉後見司馬宣王三辟為掾累遷征西將軍伐

蜀蜀平進位太尉為衛瓘所害 晉文王戲之曰卿云艾艾定是

幾艾對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

朱鳳晉紀曰文王諱昭字子上

宣帝次子也列仙傳曰陸通者楚狂接輿也好養性游諸名山嘗遇孔子而歌曰鳳兮鳳兮何

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後入蜀在峩眉山中

世說卷一

言語

八十四

倉卒對乃妙  
絕  
吐對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向之此語如  
負叔夜

嵇中散既被誅，向子期舉郡計入洛，文王引進，問曰：聞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對曰：巢許狷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咨嗟。向秀別傳曰：秀字子期，河內人，少為同郡山濤所知，又與譙國嵇康、東平呂安友善，並有拔俗之韻，其進止無不同，而造事營生，業亦不異，常與嵇康偶鍛於洛邑，與呂安灌園於山陽，不慮家之有無，外物不足佛其心，弱冠著儒道論，棄而不錄，有或存之，或云是其族人所作，困於不行，乃告秀欲假其名，秀笑曰：可復爾耳。後康被誅，秀遂失圖，乃應歲舉到京師，請大將軍司馬文王，文王問曰：聞君有箕山之志，何能自屈？秀曰：常謂被人不達堯意，本非所慕也。一坐皆說，隨次轉至黃門侍郎，散騎常侍。

晉武帝始登阼，探策得一。

晉世譜曰：世祖諱炎，字安宇，咸熙二年受

才故自應至此

禪王者世數繫此多少，帝既不說，羣臣失色，莫

能有言者。侍中裴楷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

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帝談，羣臣歎

服。王弼老子註云：一者數之始，物之極也，各是一物，所以為主，各以其一，致此清寧貞。

滿奮畏風，在晉武帝坐，北窻作琉璃屏，實密似

疎，奮有難色，帝笑之。

荀綽冀州記曰：奮字武秋，高平人，魏太尉寵之孫也。

性清平有識，自吏部郎出為冀州刺史，晉諸公贊曰：奮體量清雅，有曾祖寵之風，遷尚書令，為

世說卷一

言語

三五

謂其作勞過  
多畏見月疑  
日若見月而  
喘五常語耳

與前得一皆  
過本色

荀顗所害奮答曰臣猶吳牛見月而喘今之水牛唯生江淮間故

謂之吳牛也南土多暑而此牛畏熱見月疑是日所以見月則喘

諸葛靚在吳於朝堂大會晉諸公贊曰靚字仲思瑯邪人司空誕少

子也雅正有才望誕以壽陽叛遣靚入質於吳以靚為右將軍大司馬孫皓問卿

字仲思為何所思對曰在家思孝事君思忠朋

友思信如斯而已

蔡洪洪集錄曰洪字叔開吳郡人有才辯初仕吳朝太康中本州從事舉秀才王隱晉書

曰洪仕至赴洛洛中人問曰幕府初開羣公辟

命求英奇於仄陋采賢雋於巖穴君吳楚之士

亡國之餘有何異才而應斯舉蔡答曰夜光之

珠不必出於孟津之河舊說云隋侯出行有蛇

之蛇遂得生而去後銜明月珠以報其德光明照夜同晝因曰隋珠左思蜀都賦所謂隋侯鄙

其夜光也盈握之璧不必采於崑崙之山韓氏曰和氏之璧蓋

出於井里之中大禹生於東夷文王生於西羌按孟子曰舜生

於諸馮東夷人也文王生於岐周西戎人也則東夷是舜非禹也聖賢所出何

必常處昔武王伐紂遷頑民於洛邑尚書曰成周既成遷

殷頑民作多士孔安國注曰殷大夫心不則德義之經故徒於王都邇教誨也得無諸君是其苗裔乎按華令思舉秀才入洛與王武二人同有此辭疑世說穿鑿也

諸名士共至洛水戲

竹林七賢論曰王濟諸人嘗至洛水解禊事明日或

問濟曰昨游有

還樂令

廣也問王夷甫曰今日戲

樂乎

虞預晉書曰王衍字夷甫琅邪臨沂人司徒戎從弟父又平北將軍夷甫蚤知名以

清虛通理稱仕至

太尉為石勒所害王曰裴僕射善談名理混混

有雅致

晉惠帝起居注曰裴頠字逸民河東聞喜人司空秀之少子也冀州記曰頌弘

古本原作著  
字殆不可曉  
後皆倣此  
玄著猶沈著

濟有清識稽古善言名理履行高整自少張茂  
知名歷侍中尚書左僕射為趙王倫所害

先論史漢靡靡可聽晉陽秋曰華博覽洽聞無不貫綜世祖嘗問漢事及

建章千門萬戶華畫地成圖我與王安豐也說

應對如流張安世不能過也

延陵子房亦超超玄箸晉諸公贊曰夷甫好尚談稱為時人所宗

王武子晉諸公贊曰王濟字武子太原晉陽人司徒渾第二子也有雋才能清言起家

中書郎孫子荆文士傳曰孫楚字子荆太原中

終太僕資之孫南陽太守宏之子鄉人王濟豪俊公子

為本州大中正訪問宏為鄉里品狀濟曰此人

非鄉評所能名吾自狀之曰天才各言其土地

英特亮拔不羣仕至馮翊太守

註是也吳蜀  
當此語是本  
色按王孫同  
為太原人不  
當土風之異  
如此

人物之美王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  
廉且貞孫云其山崑巍以嵯峨其水泔渌而揚  
波其人磊砢而英多按三秦記語林載蜀人伊籍稱吳土地人物與此語同

樂令女適大將軍成都王穎虞預晉書曰樂廣字彥輔南陽人清

夷沖曠加有理識累遷侍中河南尹在朝廷用心虛淡時人重其貞貴代王戎為尚書令八王故事曰司馬穎字叔度世祖第十九子封成都王大將軍王兄長沙王執權於洛晉百官名曰司馬父字士度封長沙王八王故事曰世祖第十七子遂構兵

一語坦然敬服之

景得占對之  
妙言外謂下  
盟鼓後尚未  
以此第語深  
約可以意得  
難以後賞耳

相圖長沙王親近小人遠外君子凡在朝者人

懷危懼樂令既允朝望加有婚親羣小讒於長

沙嘗問樂令樂令神色自若徐答曰豈以五男

易一女晉陽秋曰成都王之起兵長沙王猜廣廣曰寧以一女而易五男又猶疑之遂

以憂卒由是釋然無復疑慮

陸機詣王武子晉陽秋曰機字士衡吳郡人祖遜吳丞相父抗大司馬機與弟

雲並有雋才司空張華見而說之曰平吳之利在獲二雋機別傳曰博學善屬文非禮不動人晉任著作郎武子前置數斛羊酪指以示陸曰至平原內史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極鄙而隱

俯仰情並

陽秋曰：顓有風流才氣，少知名，正體巖然，儕輩不敢媿也。汝南賁泰，淵通清操之士，嘗歎曰：汝穎固多賢士，自項陵遲，雅道始衰，今復見周伯仁、伯仁將祛舊風，清我邦族矣。舉寒素，累遷尚書僕射，為王敦所害。伯仁曰：君何所欣談而忽肥，庾曰：君復何所憂慘而忽瘦。伯仁曰：吾無所憂，直是清虛日來，滓穢日去耳。

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輒相邀新亭，藉卉飲宴。陽記曰：新亭，吳舊立，先基崩淪，隆安中，丹陽尹司馬恢之徙劍今地。周侯顓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皆相視流

淚。唯王丞相也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

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春秋傳曰：楚伐鄭，諸侯救之，鄭執鄭公鍾

儀獻晉，景公觀軍府，見而問之曰：南冠而縶者為誰，有司對曰：楚囚也。使稅之，問其族，對曰：伶人也。能為樂乎？曰：先父之職，敢有二事，與之琴操。南音，范文子曰：楚囚君子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君盍歸之，以合晉楚之成。

衛洗馬初欲渡江，形神慘頓，語左右云：見此芒

芒，不覺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遣此。

晉諸公贊曰：衛玠，字叔寶，河東安邑人，祖父瓘太尉，父恒，黃門侍郎。玠別傳曰：玠穎識通達，天

至今讀之欲絕，況在當時德音而聆者耶

世說卷一

言語

四十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似癡似懶似  
多似少轉使  
柔情易斷非  
丈夫語然非  
我輩未易能  
言

韻標令陳郡謝幼與敬以亞父之禮論者以為  
出王眉子平子武子之右世咸謂諸王三千不  
如衛家一兒娶樂廣女裴叔道曰妻父有冰清  
之姿皆有壁潤之望所謂秦晉之匹也為太子  
洗馬永嘉四年南至江夏與兄別於梁里澗語  
曰在三之義人之所重今日忠臣致身之道可  
不勉乎行至  
豫章乃卒

顧司空未知名詣王丞相丞相小極對之疲睡

顧思所以叩會之顧和別傳曰和字君孝吳郡人祖容吳荊州刺史父相晉

臨海太守和總角知名族人顧榮雅相器愛因  
曰此吾家之騏驎也必振衰族累遷尚書令

謂同坐曰昔每聞元公顧榮道公協贊中宗保全

偽言導病  
以發其對

江表鄧粲晉紀曰導與元帝有布衣之好知中國將亂勸帝渡江求為安東司馬改皆決

之號仲父晉中興體小不安令人喘息丞相因

之功導實居其首體小不安令人喘息丞相因

覺謂顧曰此子珪璋特達機警有鋒

會稽賀生體識清遠言行以禮賀循不徒東南

之美爾雅曰東南之美者實為海內之秀

劉琨雖隔閔寇戎志存本朝王隱晉書曰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

祖邁有經國之才父璠光祿大夫琨少稱雋朗  
累遷司徒長史尚書右丞迎大駕於長安以有  
殊勳封廣武侯年三十五出謂温嶠曰班彪識  
為并州刺史為段日磾所害

世說長處本  
寫一時以  
節次如見可  
想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劉氏之復興。馬援知漢光之可輔。漢書敘傳曰：彪字叔皮，扶風人，客於天水隴西，隗囂有窺覲之志，彪作王命論以諷之。東觀漢記曰：馬援字文淵，茂陵人。從公孫述，隗囂游，後見光武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寥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帝甚壯之。今晉阼雖衰，天命未改，吾欲立功於河北，使卿延譽於江南，子其行乎。溫曰：嶠雖不敏，才非昔人，明公以相文之姿，建匡立之功，豈敢辭命。虞預晉書曰：嶠字大真，太原祁人，少標俊清徹，英穎顯名，為司空劉琨左司馬。是時二都傾覆，天下大亂，琨聞元皇受命中興，恍惚幽朔，志存本朝，使嶠奉使，嶠喟

然對曰：嶠雖乏管張之才，而明公有相文之志，敢辭不敏，以違高旨。以左長史奉使勸進，累遷驃騎大將軍。

溫嶠初為劉琨使來過江，于時江左營建始爾，綱紀未舉，溫新至，深有諸慮，既詣王丞相，陳至，上幽越社稷焚滅，山陵夷毀之酷，有黍離之痛，溫忠慨深烈，言與泗俱，丞相亦與之對泣，敘情既畢，便深自陳，結丞相亦厚相酬納，既出，懽然言曰：江左自有管夷吾，此復何憂。史記曰：管仲夷吾者，潁上

此處大小坊

人相齊相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語林曰初温奉使勸進晉王大集賓客見之温公始入姿形甚陋合坐盡驚既坐陳說九服分崩皇室弛絕晉王君臣莫不歎欬及言天下不可以無主聞者莫不踴躍植髮穿冠王丞相深相付託温公既見丞相便游樂不住曰既見管仲天下事無復

夢  
王敦兄舍爲光祿勳

舍別傳曰舍字處弘琅邪臨沂人累遷徐州刺史光

祿勳與弟敦作逆伏誅敦既逆謀屯據南州舍委職奔姑

孰鄧粲晉紀曰初王導協贊中興敦有方面之功敦以劉隗爲間已舉兵討之故舍南奔武昌朝廷始王丞相請闕謝

警備也王丞相請闕謝中興書曰導從兄敦舉兵討劉隗導率子

弟二十餘人旦旦到公車泥首謝罪司徒丞相揚州官僚問訊倉

卒不知何辭顧司空時爲揚州別駕援翰曰王

光祿遠避流言明公蒙塵路次羣下不寧不審

尊體起居何如

郝太尉拜司空語同坐曰平生意不在多值世

故紛紜遂至台鼎朱博翰音實愧於懷漢書曰朱博字

子元杜陵人爲丞相臨拜延登受策有大聲如

鐘鳴上問楊雄李尋對曰洪範所謂鼓妖者也人君不聰空名得進則有無形之聲博後坐事自殺故序傳曰博之翰音鼓妖先作易中孚曰

世說卷一

言語

四十三

高坐寺名迄  
今無改

可以遠致

上九翰音登於天，貞凶，王弼注曰：翰，高飛也；飛者，音飛而實不從也。  
高坐道人，不作漢語，或問此意，簡文曰：以簡應對之煩。高坐別傳曰：和尚胡名尸黎密，西域人，傳云國王子，以國讓弟，遂為沙門。永嘉中，始到此土，止於大市中，和尚天姿高朗，風韻道邁，丞相王公一見，竒之，以為吾之徒也。周僕射領選，撫其背而歎曰：若選得此賢，令人無恨。俄而周侯遇害，和尚對其靈坐，作胡祝數千言，音聲高暢，既而揮涕收淚，其哀樂廢典，皆此類性。高簡不學晉語，諸公與之言，皆因傳譯，然神領意得，頓在言前。塔寺記曰：尸黎密冢曰高坐，在石子岡，常行頭陀，卒於梅岡，即葬焉。晉元帝於冢邊立寺，因名高坐。

隱字費解，不  
如註中蔭映

二字

應字作映

有未外味

周僕射雍容好儀形，詣王公，初下車，隱數人，王公含笑看之。既坐，傲然嘯詠。王公曰：卿欲希嵇阮邪？答曰：何敢近舍明公，遠希嵇阮。鄧粲晉紀：容弘偉，善於俛仰，應答精神，足以蔭映數人，深自持，能致人而未嘗往焉。  
庾公嘗入佛圖，見臥佛。涅槃經云：如來背痛，於之圖繪者。曰：此子疲於津梁。于時以為名言。  
擊瞻曾作四郡太守，大將軍戶曹參軍，復出作內史。擊氏世本曰：瞻，字景游，京兆長安人，太常

世說卷一

言語

四十四

家著作郎中朝亂，侯王敦為戶曹參軍，歷安豐、新蔡、西陽太守。見敦以故壞裘，賜老病，外部都督。瞻諫曰：「尊裘雖故，不宜與小吏。」敦曰：「何為不可？」瞻時因醉曰：「若上服皆可用，賜貂蟬亦可。賜下乎？」敦曰：「非喻所引，如此不堪。」二千石。瞻曰：「瞻視去西陽，如脫屣耳。」敦反，乃左遷隨郡內史。年始二十九，嘗別王敦。敦謂瞻曰：「卿年未三十，已為萬石，亦太蚤。」瞻曰：「方於將軍，少為太蚤。比之甘羅，已為太老。」故以此答敦。後知敦有異志，建興四年，與第五琦據荊州以距敦，竟為所害。史記曰：甘羅，秦相茂之孫也。年十二而秦相呂不韋欲使張唐相燕，唐不肯行，甘羅說而行之。又請車五乘，以使趙，還報秦秦封甘羅為上卿。

賜以計  
茂田宅

梁國楊氏子九歲甚聰惠，孔君平。王隱晉書曰：孔坦字君平。

會稽山陰人，善春秋有文辯。歷太子舍人，累遷廷尉卿。請其父，父不在，乃

呼兒出為設果。果有楊梅，孔指以示兒曰：「此是

君家果。」兒應聲答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

孔廷尉以裘與從弟沈。孔氏譜曰：沈，字德度，會稽山陰人。祖父奕，全椒

令。父羣，鴻臚卿。沈至琅邪，王文學。沈辭不受。廷尉曰：「晏平仲之

儉，祠其先人，豚肩不掩豆，猶狐裘數十年。」劉向別錄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謂玩虎於掌  
中耳  
今史虎是勒  
從子

曰晏平仲名嬰東萊夷維人事齊靈公莊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禮記曰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君子以為儉也又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晏子焉知禮注豚俎實也豆徑尺言併豚之兩肩不能掩豆喻少也卿復何辭此於是受而服之

佛圖澄與諸石遊

澄別傳曰道人佛圖澄不知何許人出於燉煌好佛道出家為沙門永嘉中至洛陽值京師有難潛遁草澤間石勒雄異好殺害因勒大將軍郭默略見勒以麻油塗掌占見吉凶數百里外聽浮圖鈴聲逆知禍福勒甚敬信之虎即位亦師澄號大和尚自知終日開棺無

屍唯架裳法服在焉林公曰澄以石虎為海鷗鳥趙書曰虎字季龍勒從弟也征伐每斬將奉旗勒歿誅勒諸兒襲位莊子曰海鳥之

人好鷗者每旦之海上從鷗游鷗之至者數百而不止其父曰吾聞鷗鳥從汝游取來玩之明日之海上鷗舞而不下

謝仁祖年八歲謝豫章

鯤子別見將送客爾時語已

神悟自參上流諸人咸共歎之曰年少一坐之

顏回仁祖曰坐無尼父焉有顏回

晉陽秋曰謝尚字仁祖陳

郡人鯤之子也齟齬喪兄哀慟過人及遭父喪溫嶠嗔之尚號咷極哀既而收涕告訴有異常童嶠奇之由是知名仕至鎮西將軍豫州刺史

陶公疾篤都無獻替之言朝士以為恨

陶氏敘目侃字

戲靡納像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表辭甚佳夫  
夫本志及履  
略盡漫何求  
我若以外臣  
願及君側有  
非可必於身  
後流俗近言  
非是宜  
似厚似識

士衡其先鄱陽人後徙尋陽侃少有遠槩綱維  
宇宙之志察孝廉入洛司空張華見而謂曰後  
來匡主寧民君其人也劉弘鎮沔南取為長史  
謂侃曰昔吾為羊太傅參佐見語云君後當居  
身處今相觀亦復然矣果遷湘廣荆三州刺史  
加羽葆鼓吹封長沙郡公大將軍贊拜不名劔  
履上殿進太尉贈大司馬謚桓公按王隱晉書  
載侃臨終表曰臣少長孤寒始願有限過蒙先  
朝歷世異恩臣年垂八十位極人臣啟手啟足  
當復何恨但以餘寇未誅山陵未復所以憤慨  
兼懷唯此而已猶冀犬馬之齒尚可少延欲為  
陛下北吞石虎西誅李雄勢遂不振良圖永息  
臨書振腕涕泗橫流伏願遴選代人使必得良  
才足以奉宣王猷遵成志業則雖死之日猶生  
之年有表若仁祖聞之曰時無豎刁故不貽陶  
此非無獻替

公話言

呂氏春秋曰管仲病桓公問曰子如不  
諱誰代子相者豎刁何如管仲曰自官  
以事君非人情必  
不可用後果亂齊  
時賢以為德音

竺法深在簡文坐劉尹問道人何以游朱門答

曰君自見其朱門貧道如游蓬戶高逸沙門傳曰法師居會

稽皇帝重其風德遣使迎焉法師暫出應命司  
徒會稽王天性虛澹與法師結殷勤之歡師雖  
升履丹墀出入朱邸泯

然曠達不異蓬宇也或云卞令見別

孫盛為庾公記室參軍中興書曰盛字安國太

著作郎瀏陽令庾亮為荊州原中都人博學強識歷  
以為征西主簿累遷秘書監從獵將其二兒俱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行。庾公不知，忽於獵場見齊莊。時年七八歲，庾謂曰：君亦復來邪？應聲答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於邁。

孫齊由、齊莊二人，小時詣庾公，公問齊由何字。

答曰：字齊由。公曰：欲何齊邪？曰：齊許由。

晉百官名曰孫

潛字齊由，太原人。中興書曰：潛，盛長子也。豫章太守殷仲堪下討王國寶，潛時在郡，逼為咨議參軍，固辭不就，遂以憂卒。齊莊何字？答曰：字齊莊。公曰：欲何齊？曰：齊莊。周、公曰：何不慕仲尼而慕莊周？對曰：

聖人生知，故難企慕。庾公大喜。小兒對。

孫放別傳曰：放

字齊莊，監君次子也。年八歲，太尉庾公召見之，放清秀，欲觀試，乃授紙筆令書，放便自疏名字，公題後問之曰：為欲慕莊周邪？放書答曰：意欲慕之。公曰：何故不慕仲尼而慕莊周？放曰：仲尼生而知之，非希企所及。至於莊周，是其次者，故慕耳。公謂賓客曰：王輔嗣應答，恐不能勝之。卒長沙王相。

張玄之、顧敷是顧和中外孫，皆少而聰惠，和竝

知之，而常謂顧勝，親重偏至，張頗不厭。

敷別見續晉陽

秋曰：張玄之，字祖希，吳郡太守澄之孫也。少以學顯，歷吏部尚書，出為冠軍將軍，吳興太守。會



不辨優劣令人自見註引經論又恰破  
被親不被親作彼親彼不親

稽內史謝玄同時之郡論者以為南北之望于  
玄之名亞謝玄時亦稱南北二玄卒於郡  
時張年九歲顧年七歲和與俱至寺中見佛般  
泥洹像弟子有泣者有不泣者和以問二孫玄  
謂被親故泣不被親故不泣敷曰不然當由忘  
情故不泣不能忘情故泣大智度論曰佛在陰  
卷羅雙樹間入般涅  
槃臥北首大地震動諸三學人僉然不樂  
郁伊交涕諸無學人但念諸法一切無常  
庾法暘造庾太尉握麈尾至佳公曰此至佳那  
得在法暘曰廉者不求貪者不與故得在耳法

氏族出未詳法所注人物論自敘其美云暘悟銳有神才辭通辯

庾穉恭為荊州庾翼別傳曰翼字穉恭潁川鄆陵人也少有大度時論以經略

許之兄太尉亮薨朝議推才以翼都督七州進征南將軍荊州刺史以毛扇上武

帝武帝疑是故物傳咸羽扇賦序曰昔吳人直截烏翼而搖之風不滅方圓

二扇而功無加然中國莫有生意者滅吳之後翁然貴之無人不用按庾懌以白羽扇獻武帝

帝嫌其非新反侍中劉劭曰文字志曰劭字彥祖彭城叢亭人祖

訥司隸校尉父松成臯令劭博識好學多藝能善艸隸初仕領軍叅軍太傳出東劭謂京洛必危乃單馬奔揚州栢梁雲構工匠先居其下管

歷侍中豫章太守

劉公幹答魏太子書云夏屋方成而大匠先立其下嘉禾始熟而農夫先嘗其粒邵語本此

駢語乃玄

弦繁奏鍾夔先聽其音鍾鍾期也夔舜樂正穉恭上扇以  
好不以新庾後聞之曰此人宜在帝左右  
何驃騎亡後何充別見徵褚公入既至石頭王長史  
劉尹同詣褚褚曰真長何以處我真長顧王曰  
此子能言褚因視王王曰國自有周公晉陽秋曰充之  
卒議者謂太后父哀宜秉朝政哀自丹徒入朝  
吏部尚書劉邀勸哀曰會稽王令德國之周公  
也足下宜以大政付之哀長史王  
胡之亦勸歸藩於是固辭歸京  
桓公北征經金城見前為琅邪時種柳皆已十

寫得沈至正  
在後八字耳

若心於相大  
口語安得如  
此接協

大都是王敦  
擊唾盡意

兩得詞休

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杖執條泫然  
流淚桓溫別傳曰溫字元子譙國龍亢人漢五  
更桓榮後也父彛有識鑒溫少有豪邁風  
氣為溫嶠所知果遷琅邪內史進征西大將軍  
鎮西夏時逆胡未誅餘燼假息溫親勒郡卒建  
旗致討清蕩伊洛展  
敬園陵夢謚宣武侯  
簡文作撫軍時嘗與桓宣武俱入朝更相讓在  
前宣武不得已而先之因曰伯也執爰為王前  
驅衛詩也爰長一  
丈二尺無刃簡文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  
于邁

世說卷一

言語

五十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顧悅與簡文同年而髮蚤白

中興書曰悅字君叙晉陵人初為殷

浩揚州別駕浩卒上疏理浩或諫以浩為太宗所廢必不依許悅固爭之浩果得申物論稱之後至尚書左丞簡文曰卿何以先白對曰蒲柳之姿望

秋而落松栢之質經霜彌茂

顧凱之為父傳曰君以直道陵遲於

世入見王王髮無二毛而君已斑白問君年乃曰卿何偏蚤白君曰松栢之姿經霜猶茂臣蒲柳之質望秋先零受命之異也王稱善久之

栢公入峽絕壁天懸騰波迅急

晉陽秋曰温以永和二年率所

領七千餘人伐蜀拜表輒行迺歎曰既為忠臣不得為孝子

如何

漢書曰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焚九折坂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以

病去官後王尊為刺史至其坂問吏曰非王陽所畏之道邪吏曰是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為孝子于尊為忠臣

初熒惑入太微尋廢海西

晉陽秋曰泰和六年閏十月熒惑守太微

端門十一月太司馬栢温廢帝為海西公晉安帝紀曰栢温於枋頭奔敗知民望之去也乃屠袁真於壽陽既而謂郗超曰足以雪枋頭之恥乎超曰未厭有識之情也公六十之年敗於大舉不建高世之勳未足以鎮厭民望因說温以廢立之事時温夙有此謀深納超言遂廢海西簡文登阼復入太微帝惡之  
徐廣晉紀曰咸安元年十二月熒惑

逆行入太微至二年七月猶在  
馬帝懲海西之事心甚憂之  
時郗超為中書  
在直也中典書曰超字景興高平人司空愔之子也少而卓犖不羈有曠世之度累遷中書郎司徒左長史  
引超入曰天命脩短故非所計政當無  
復近日事不超曰大司馬方將外固封疆內鎮  
社稷必無若此之慮臣為陛下以百口保之帝  
因誦庾仲初詩庾闡從征詩也曰志士痛朝危忠臣哀  
主辱聲甚淒厲郗受假還東帝曰致意尊公家  
國之事遂至於此由是身不能以道匡衛思患

預防愧歎之深言何能喻因泣下流襟

續晉陽秋曰帝

外壓疆臣憂憤不得志在位二年而崩

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

翳然林木便自有濠濮間想也

濠濮二水名也莊子曰莊子與

惠子游濠梁水上莊子曰儵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邪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之不知魚之樂也莊周釣在濮水楚王使二大夫造焉曰願以境內累莊子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者死已三千年矣巾笥而藏於廟此寧曳尾於塗偏寧留骨而貴乎二大夫曰寧曳尾於塗中莊曰  
子曰往矣吾亦寧曳尾於塗中  
覺鳥獸禽魚自

清言徑造

作不覺

目家漁倒憂  
及兒輩真鍾  
清語也此少  
有喻者

來親人

謝太傅語王右軍曰中年傷於哀樂與親友別

輒作數日惡王曰文字志曰王羲之字逸少琅邪臨沂人父曠淮南太守義

之少朗拔為叔父廩所賞善草隸累年在桑榆

遷江州刺史右軍將軍會稽內史自然至此正賴絲竹陶寫恒恐兒輩覺損欣樂

之趣

高視世外

支道林常養數匹馬或言道人畜馬不韻支曰

貧道重其神駿高逸沙門傳曰支遁字道林河內林慮人或曰陳留人本姓關

氏少而任心獨往風期高亮家世奉法嘗於餘  
杭山沈思道行泠然獨暘年二十五始釋形入  
道年五十三  
終於洛陽

泐於談者有  
深有淺其義  
常解不能盡

劉尹與桓宣武共聽講禮記相云時有入心處  
便覺咫尺玄門劉曰此未關至極自是金華殿

之語漢書敘傳曰班伯少受詩於師丹大將軍王鳳薦伯於成帝宜勸學召見宴暱拜為

言其講說  
可聽而未  
到至慶耳

中常侍時上方向學鄭寬中張禹朝夕  
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詔伯受之  
羊秉為撫軍參軍少亡有令譽夏侯孝若為之

敘極相讚悼羊秉敘曰秉字長達太山平陽人漢南陽太守續曾孫大父魏郡府

物字作親  
重一語以悲  
苦

君即車騎掾元子也。府君夫人鄭氏無子，乃養秉齧齧而佳，小心敬慎，十歲而鄭夫人薨，秉思容盡哀，俄而公府掾及夫人並卒，秉羣從父率禮相承，人不間其親，雍雍如也。任參撫軍將軍，事將奮千里之足，揮冲天之翼，惜乎春秋三十有二而卒，昔罕虎死，子產以為無與為善，自夫子之沒，有子產之歎矣。亡後有子男，又不育，羊是何行善而禍繁也，豈非司馬生之所惑歟。羊權為黃門侍郎，侍簡文坐，帝問曰：夏戾湛別作羊秉敘，絕可想，是卿何物，有後不。羊氏譜曰：權刺史悅之子也，權潛然對曰：亡伯令問夙彰而仕，至尚書左丞。無有繼嗣，雖名播天聽，然胤絕聖世，帝嗟慨久之。

能言

語大無當

王長史與劉真長別後相見。王長史別傳曰：濛人其先出自周室，經漢魏世為大族，祖父佐北軍中侯，父誦葉令，濛神氣清韶，年十餘歲，放邁不羣，弱冠檢尚風流，雅正外絕榮競，內寡私欲，辟司徒掾中書郎，以后父贈光祿大夫。王謂劉曰：卿更長進，答曰：此若天之自高耳。語林祖語真長曰：卿近大進，劉曰：卿仰看邪。王問何意，對曰：不爾，何由測天之高也。劉尹云：人想王荆產佳，此想長松下當有清風耳。荆產王微小字也，王氏譜曰：微字幼仁，琅邪人，祖父平北將軍，父澄，荊州刺史，微歷尚

世說卷一

言語

五十四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介葛盧能  
辨牛語謂  
畜語亦然

書郎右  
軍司馬

王仲祖聞蠻語不解，茫然曰：「若使介葛盧來朝，故當不昧此語。」春秋傳曰：介葛盧來朝，魯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杜預注曰：介，東夷國，葛盧其君名也。

劉真長為丹陽尹，許玄度出都就劉宿。續晉陽秋曰：許

詢字玄度，高陽人。魏中領軍允玄孫，總角秀惠，眾稱神童，長而風情簡素，司徒掾辟不就。蚤卒。牀帷新麗，飲食豐甘。許曰：若保全此處，殊勝東山。劉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不保此。春秋傳曰：

不謂真長玄  
度有此謬談

二君故復有  
此破綻耶

吉凶無門，唯人所召。王逸少在坐曰：「令巢許遇稷契，當無此言，二人並有愧色。」

王右軍與謝太傅共登冶城。場川記曰：冶城，吳時鼓鑄之所。吳平

猶不廢。王茂弘所治也。謝悠然遠想，有高世之志。王謂謝

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帝王世紀曰：禹治洪水，手足胼胝。世傳禹病偏

枯，足不相過。今稱禹步是也。文王盱食，日不暇給。尚書曰：文

于日昃，不遑殺食。今四郊多壘。禮記曰：四郊多壘，宜人

人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

此在謝自為  
德音然，王是  
救時急務

惟謝東山能  
為此言他人  
不近

有女子風致  
愈覺撒盪之  
侶

謝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戰國策曰衛商鞅諸庶孽子名鞅姓

公孫氏少好刑名學為秦孝公相封於商豈清言致患邪

謝太傅寒雪日內集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

驟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胡兄子胡兒曰

謝朗小字晉陽秋曰朗字長度安兄據長子安蚤知之文義豔發名亞於玄仕至東陽太守

撒鹽空中差可擬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公

大笑樂即公大兄無奕女左將軍王凝之妻也

王氏譜曰凝之字叔平右將軍義之第二子也  
歷江州刺史左將軍會稽內史晉安帝紀曰凝

之事五斗米道係思之攻會稽凝之謂民吏曰  
不須備防吾已請大道許遣鬼兵相助賊自破  
矣既不設備遂為思所害婦人集曰謝夫  
人名道蘊有文才所著詩賦誄頌傳於世

王中郎令伏玄度習鑿齒王中郎傳曰坦之字

東海太守丞清淡平遠父述貞貴簡正坦之器

度淳深孝友天至譽輯朝野標的當時累遷侍

中中書令領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中興書

曰伏滔字玄度平昌安丘人少有才學舉秀才

大司馬相温參軍領大著作掌國史游擊將軍

卒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少以文稱善尺牘相

温在荊州辟為從事歷論青楚人物滔集載其  
治中別駕遷滎陽太守論略曰滔  
以春秋時鮑叔管仲隰朋召忽輪扁甯戚麥丘  
人逢丑父晏嬰涓子戰國時公羊高孟軻鄒衍

世說卷一

言語

五十六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田單荀卿鄒奭莒大夫田子方檀子魯連淳于  
髡盼子田光顏歎黔子於陵仲子王叔卽墨大  
夫前漢時伏徵君終君東郭先生叔孫通萬石  
君東方朔安期先生後吳時大司徒伏三老江  
革逢萌禽慶承幼子徐防薛方鄭康成周孟玉  
劉祖榮臨孝存侍其元矩孫寶碩劉仲謀劉公  
山玉儀伯郎宗禰正平劉成國魏時管幼安郗  
根矩華子魚徐偉長任昭先伏高陽此皆青士  
有才德者也鑿齒以神農生於黔中邵南詠其  
美化春秋稱其多木漢廣之風不同雞鳴之篇  
子文叔敖羞與管晏比德接輿之歌鳳兮漁父  
之詠滄浪漢陰丈人之折子貢市南宜僚屠羊  
詠之不爲利回魯仲連不及老萊夫妻田光之  
於屈原鄧禹卓茂無敵於天下管幼安不勝龐  
公龐士元不推華子魚何鄧二尚書獨步於魏  
朝樂令無對於晉世昔伏羲葬南郡少昊葬長

沙舜葬零陵比其人則準的如此論其士則羣  
聖之所葬考其風則詩人之所歌尋其事則未  
有赤眉黃巾之賊此何如青州臨成以示韓康  
邪滔與相在反鑿齒無以對也

伯康伯都無言王曰何故不言韓曰無可無不

可馬融注論語曰唯義所在

劉尹云清風朗月輒思玄度晉中興士人書曰許珣能清言于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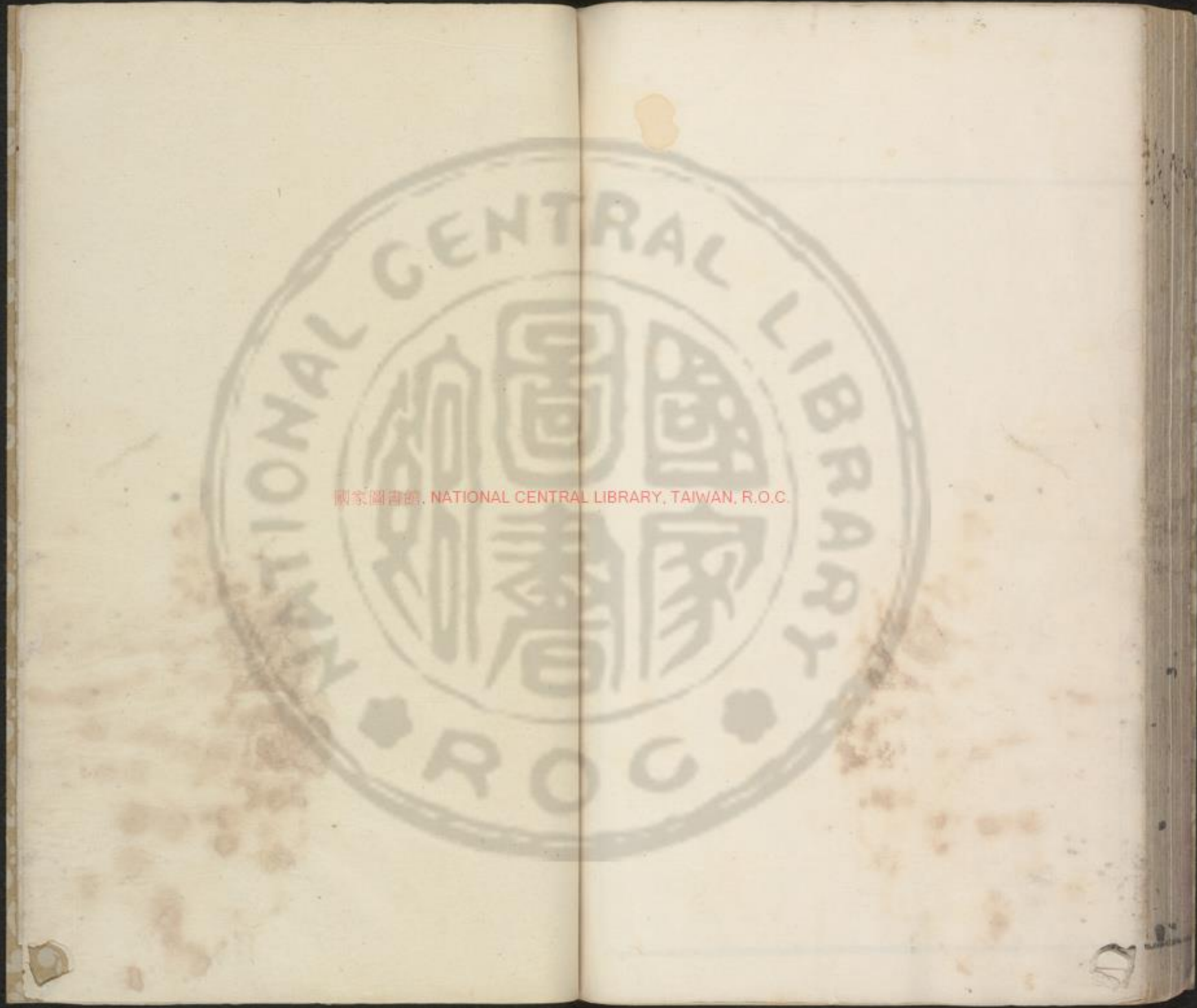
士人皆欽慕仰愛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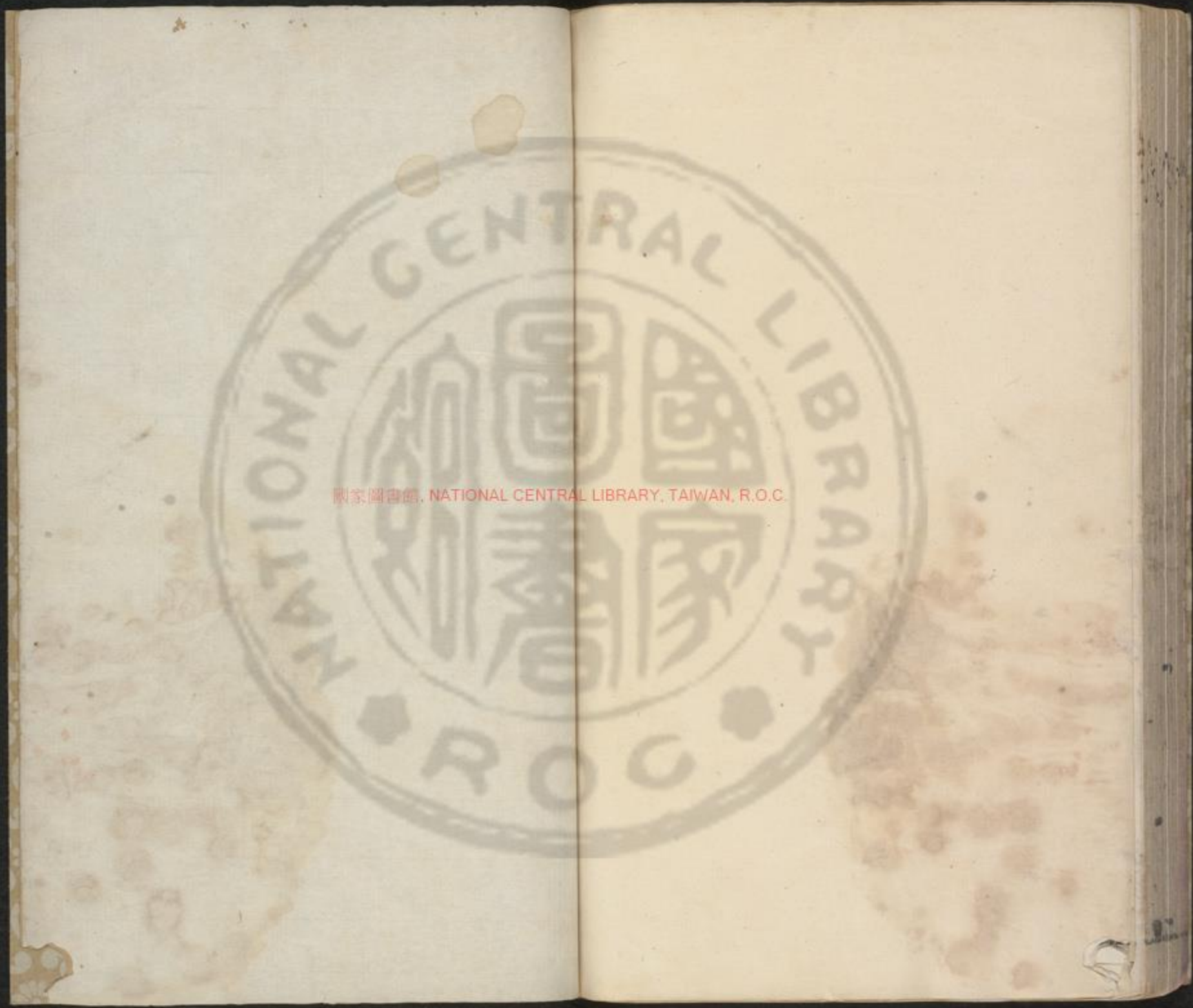
簡文在暗室中坐召宣武宣武至問上何在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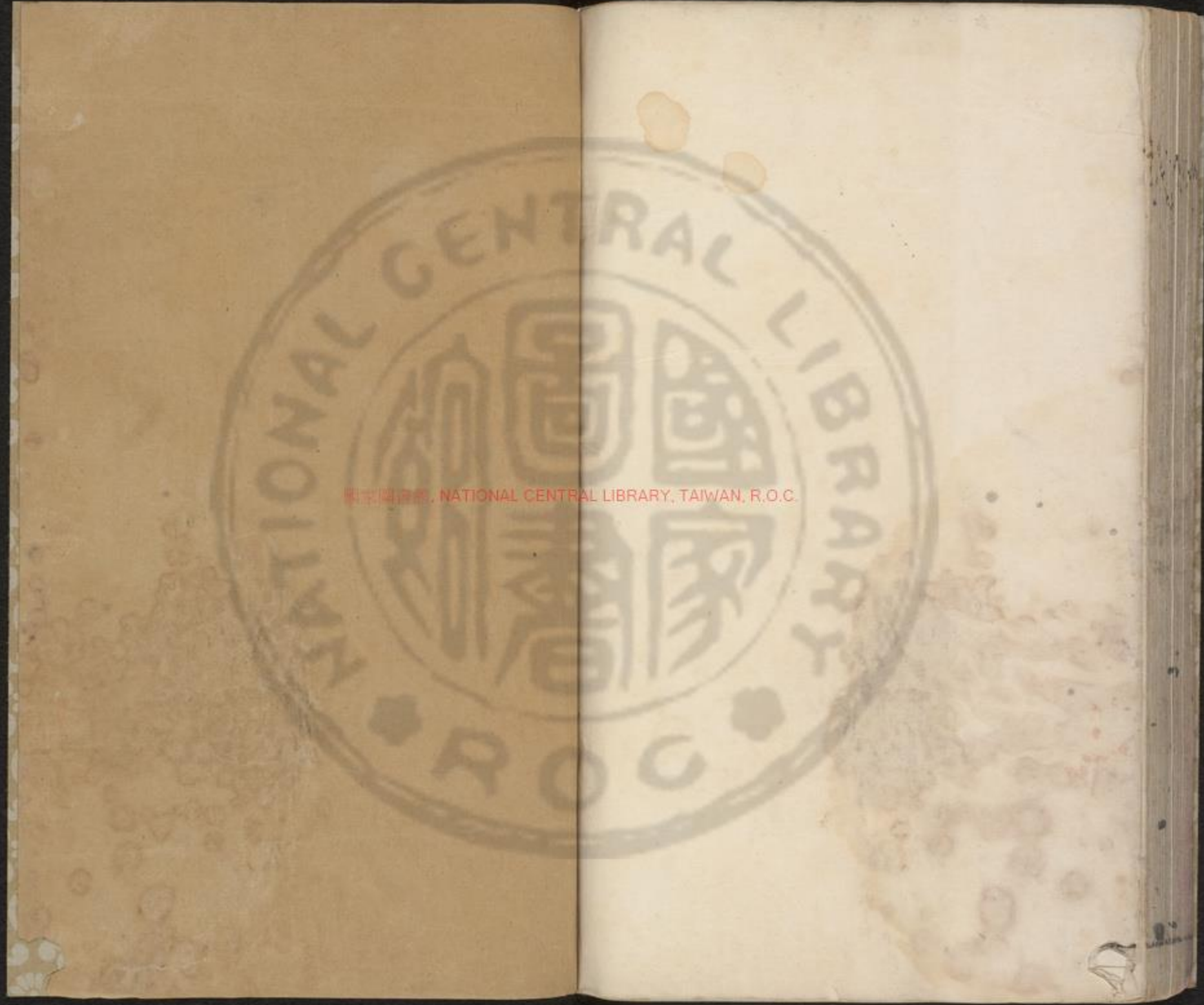
文曰某在斯時人以爲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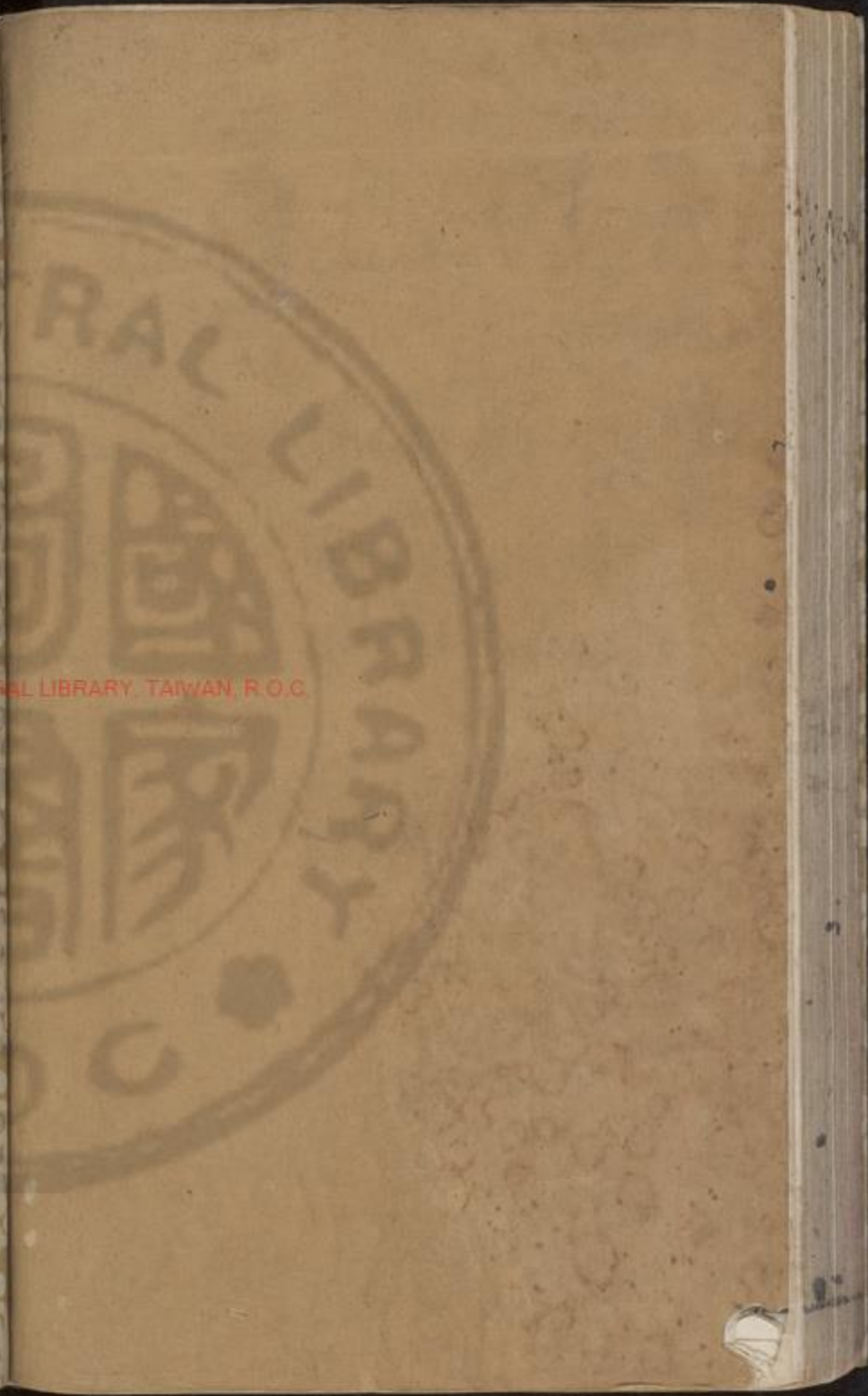
似機不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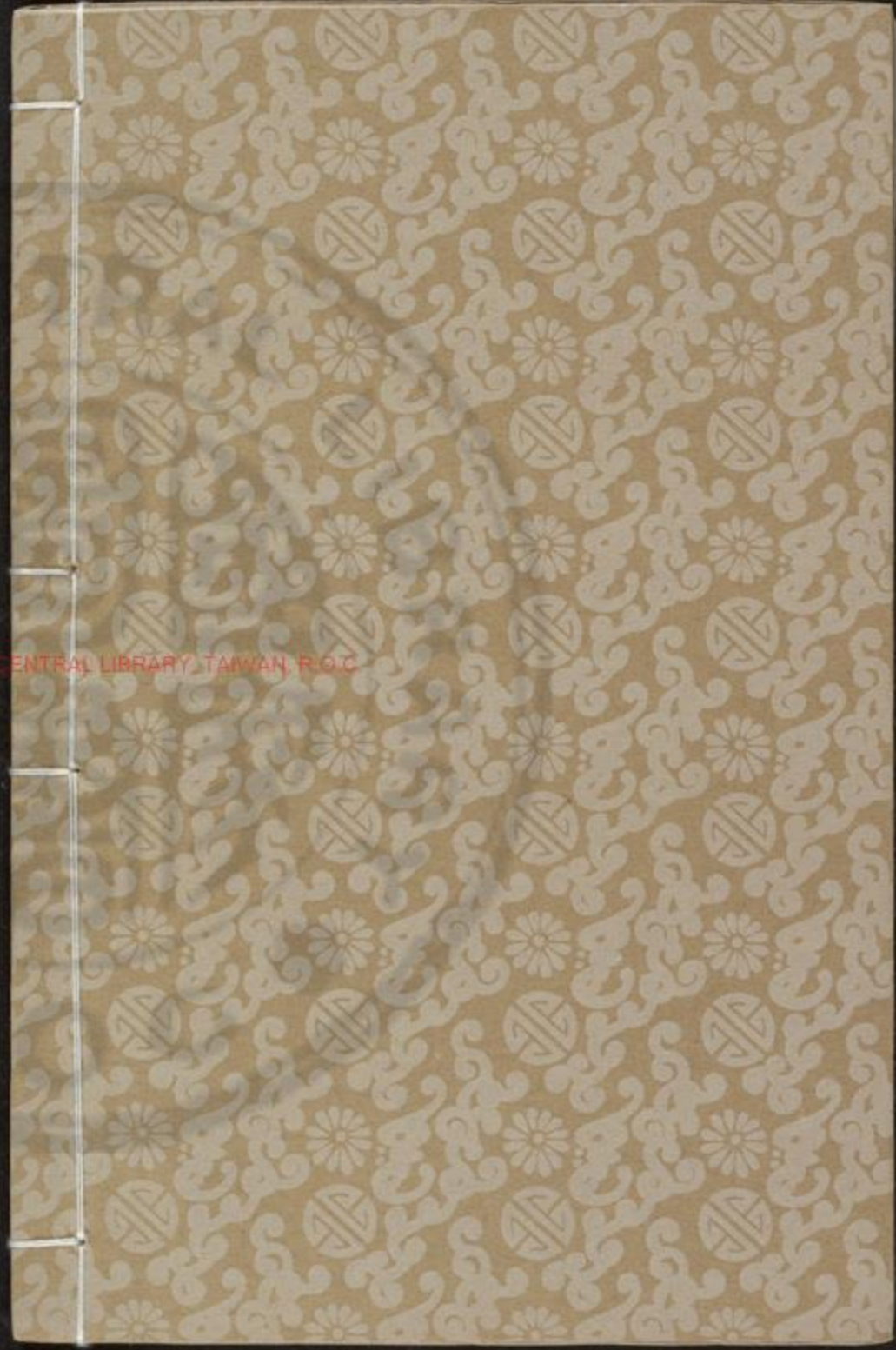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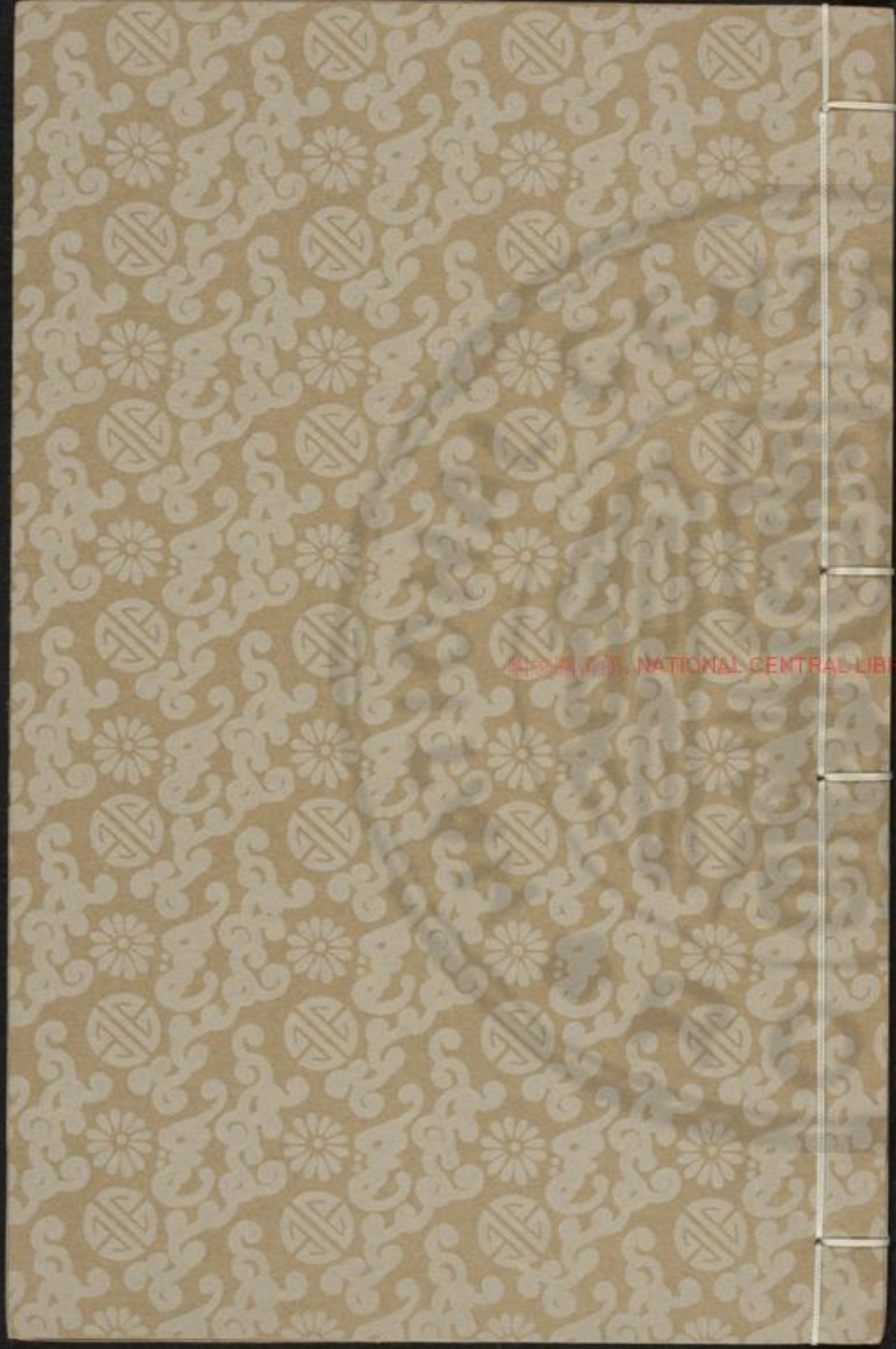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中央圖書館 國家中央圖書館





©2014, 201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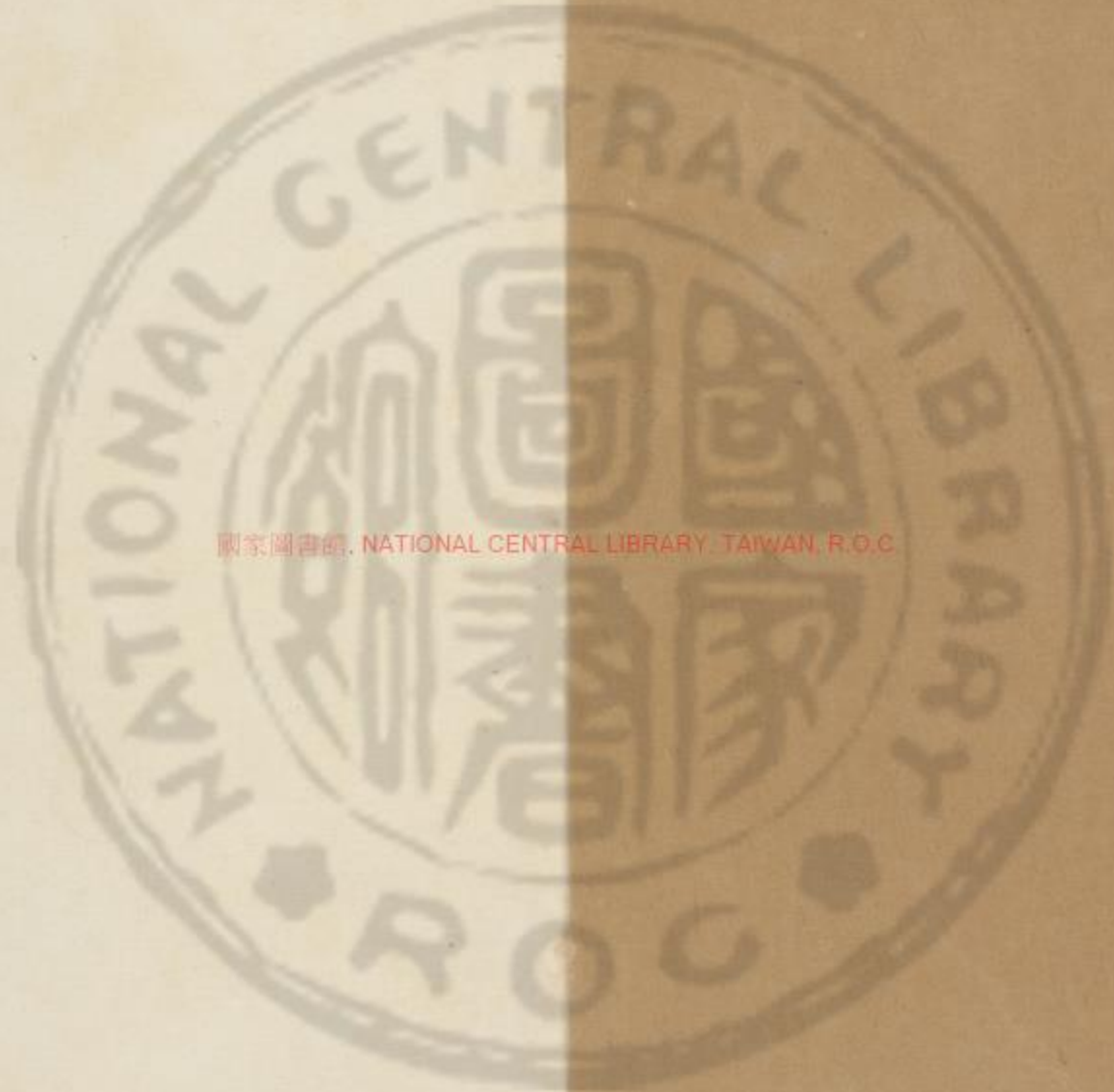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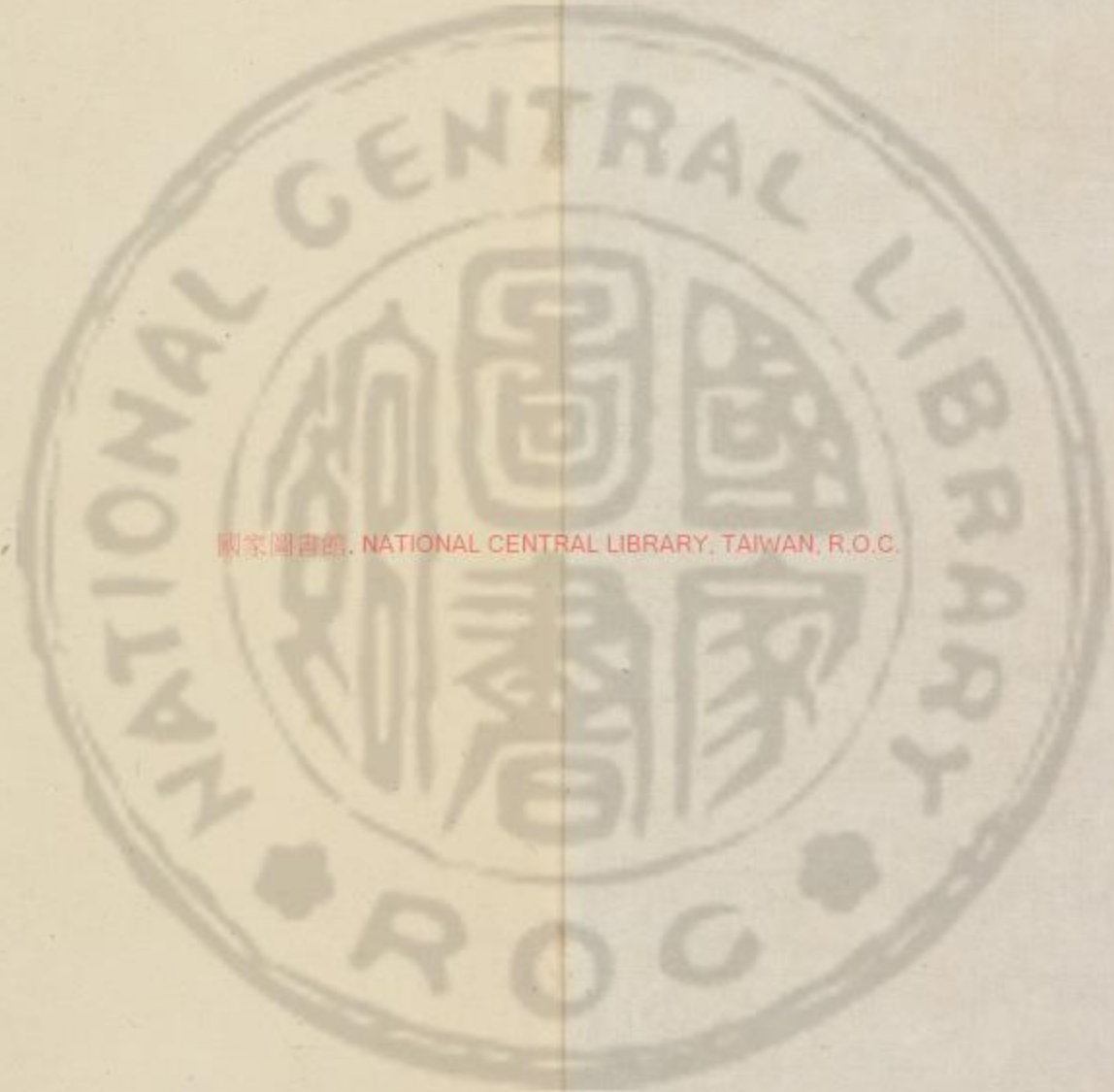


世說新語八卷六冊

宋劉義慶撰 梁劉孝標注 明王世懋批點  
明萬曆間吳興凌瀛初刊 朱墨黃藍四色套印  
本（西元一五七三—一六二〇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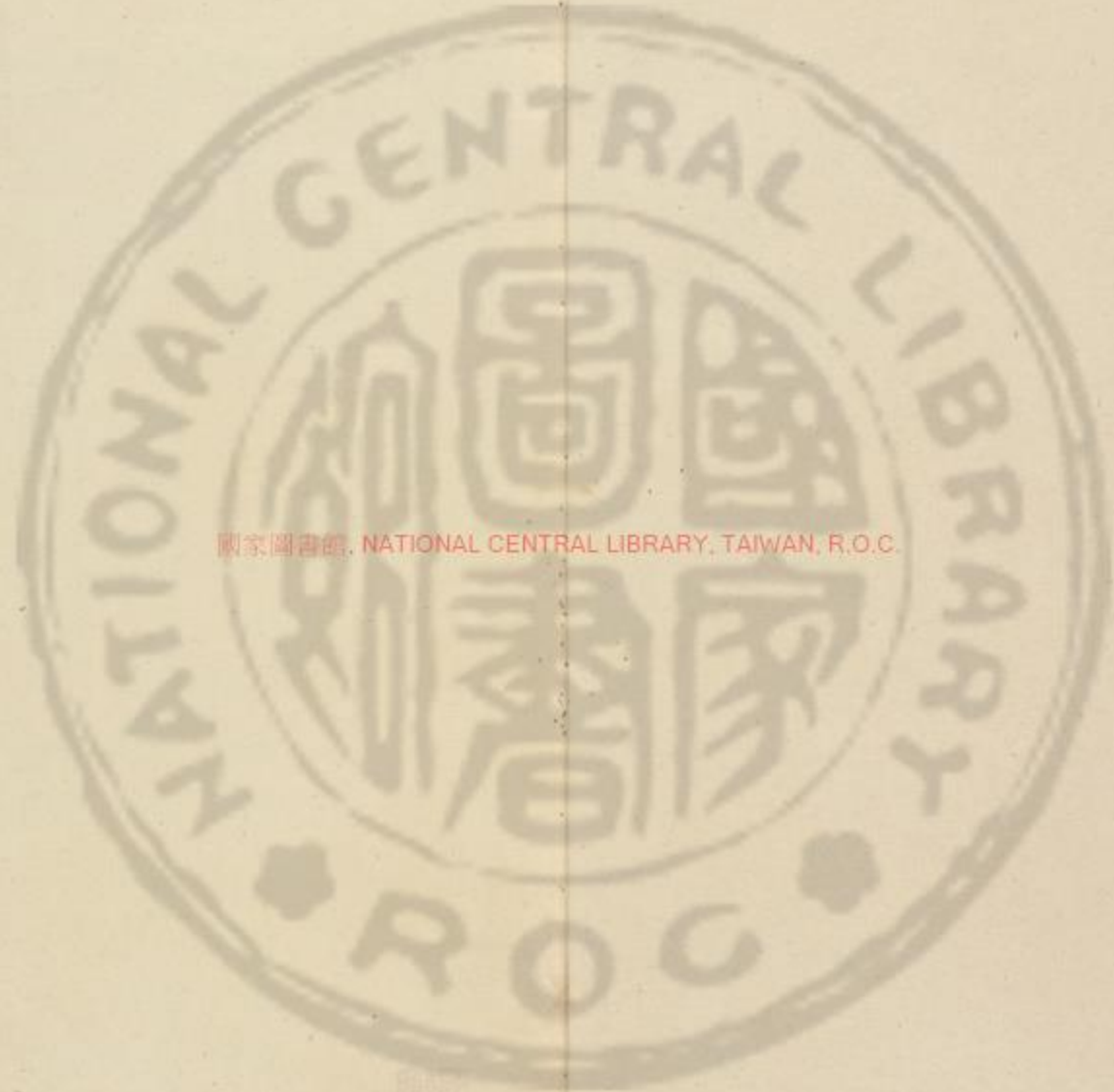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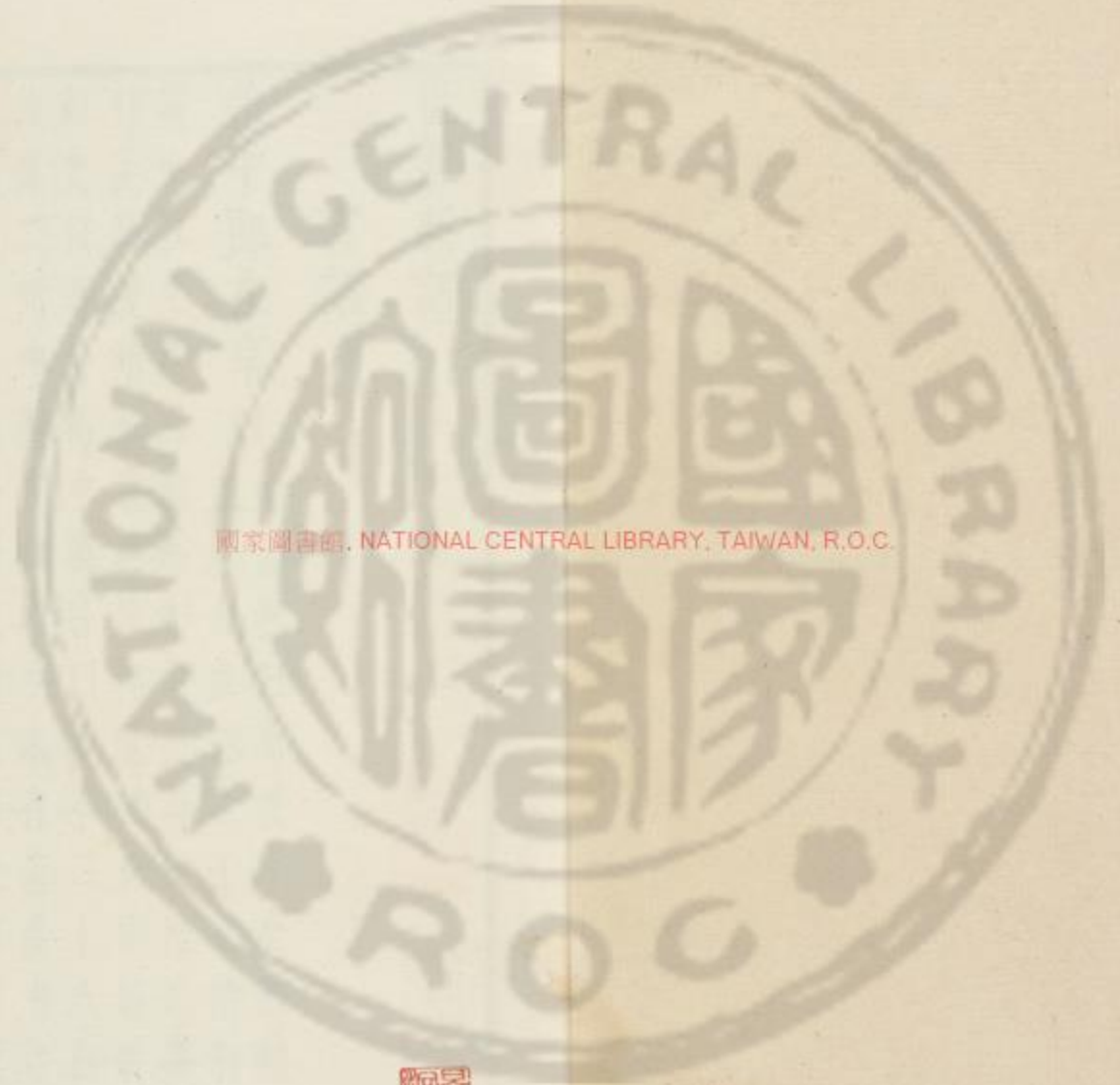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495591 v.2



世說新語

言語下

荀中郎在京口

晉陽秋曰荀羨字全則潁川人光祿大夫崧之子也清和有識

裁少以玉婿為駙馬都尉是時殷浩參謀百揆

引羨為援頻泄義興吳郡超授北中郎將徐州

刺史以蕃屏焉中興書曰羨年二十八出為

徐兖二州中興方伯之少未有若羨者也

北固望海云南徐州記曰城西北有別嶺入江

雖未覩三山便自使人有凌雲意若秦漢之君

必當褰裳濡足史記封禪書曰蓬萊方丈瀛洲

此三山世傳在海中去人不遠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嘗有至者言諸仙人不死藥在焉黃金白銀爲宮闕草物禽獸盡白望之如雲及至反居水下欲到卽風引船而去終莫能至秦始皇登會稽並海上冀遇三神山之奇藥漢武帝旣封泰山無風雨變至方士更言蓬萊諸藥可得於是上欣然東至海冀獲蓬萊者

謝公云賢聖去人其間亦邇子姪未之許公歎

曰若邠超聞此語必不至河漢超別傳曰超精於理義沙門支

道林以爲一時之俊莊子曰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怪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

支公好鶴住剡東岬山支公書曰山去會稽二百里有人遺

其雙鶴少時翅長欲飛支意惜之乃鍛其翮鶴軒翥不復能飛乃反顧翅垂頭視之如有懊喪意林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爲人作耳目近玩養令翮成置使飛去

謝中郎經曲阿後湖問左右此是何水中興書曰謝萬

字萬石太傅安弟也才氣高俊蚤知名歷吏部郎西中郎將豫州刺史散騎常侍答曰

曲阿湖太康地記曰曲阿本名雲陽秦始皇以有王氣鑿北阮山以敗其勢截其直道使其阿曲故曰曲阿也吳謝曰故當淵注停著還爲雲陽今復名曲阿

可謂知言

納而不流

晉武帝每餉山濤恒少謝太傅也安以問子弟車

騎也玄答曰當由欲者不多而使與者忘少謝車家

傳曰玄字幼度鎮西奕第三子也神理明俊善

微言叔父太傅嘗與子姪燕集問武帝任山公

以三事任以官人至於賜予不過

斤合當有肯不玄答有辭致也

謝胡兒語庾道季道季庾儼小字徐廣晉紀曰

率悟以文談致稱於時歷儼字道季太尉亮子也風情

仕至丹陽尹兼中領軍諸人莫當就卿談可

堅城壘庾曰若文度來我以徧師待之康伯來

濟河焚舟春秋傳曰秦伯伐晉濟

李弘度常歎不被遇中興書曰李充字弘度江

美名充初辟丞相掾夏郢人也祖康父矩皆有

以貧求剡縣遷大著作中書郎殷揚州殷浩知

其家貧問君能屈志百里不李答曰北門之歎

久已上聞衛詩北門刺窮猿奔林豈暇擇木遂

授剡縣

王司州至吳興印渚中看王胡之別傳曰胡之

王廙之子也歷吳興太守徵侍中丹陽尹秘書

監並不就拜使持節都督司州諸軍事西中郎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將司州刺史吳興記曰於潛縣東七十里有印  
渚渚傍有白石山峻壁四十丈印渚蓋衆溪之  
下流也印渚已上至縣悉石瀨惡道不可  
行船印渚已下水道無險故行旅集焉  
非唯使人情開滌亦覺日月清朗

謝萬作豫州都督新拜當西之都邑相送累日

謝疲頓於是高侍中往

中興書曰高崧字茂琰廣陵人父惺光祿大夫

崧少好學善史傳累遷吏部郎侍中以公累免官

徑就謝坐因問卿今

仗節方州當疆理西蕃何以爲政謝粗道其意  
高便爲謝道形勢作數百語謝遂起坐高去後

謝追曰阿鄴故麤有才具

阿鄴崧小字也

謝因此得終

坐

袁彥伯爲謝安南司馬

安南謝奉別見

都下諸人送至

瀨鄉將別既自悽惘歎曰江山遼落居然有萬

里之勢

續晉陽秋曰袁宏字彥伯陳郡人魏郎中令煥六世孫也祖猷侍中父勗臨汝

令宏起家建威參軍安南司馬記室太傅謝安  
賞弘機捷辯速自吏部郎出爲東陽郡乃祖之  
於冶亭時賢皆集安欲卒追試之執手將別顧  
左右取一扇而贈之宏應聲答曰輒當奉揚仁  
風慰彼黎庶合坐歎其要捷  
性直亮故位不顯也在郡卒

世說卷二

言語

四

顯然銷魂區  
是注情語耳  
未空能言



孫綽賦遂初築室畎川自言見止足之分中典書曰

綽字興公太原中都人少以文稱歷太學博士

大著作散騎常侍遂初賦敘曰余少慕老莊之

道仰其風流久矣卻感於陵賢妻之言悵然悟

之乃經始東山建五畝之宅帶長阜倚茂林孰

與坐華幕擊鍾鼓者齋前種一株松恒自手壅

同年而語其樂哉治之高世遠時亦鄰居世遠高柔語孫曰松樹

子非不楚楚可憐但永無棟梁用耳孫曰楓柳

雖合抱亦何所施

栢征西治江陵城甚麗盛弘之荆州記曰荆州城臨漢江臨江王所治

董、四字不  
並堪乎

王被徵出城北門而車軸折父老泣曰吾王去不還矣從此不開北門會賓僚出

江津望之云若能目此城者有賞顧長康時為

客在坐目曰遙望層城丹樓如霞栢即賞以二

婢

王子敬語王孝伯曰羊叔子自復佳耳然亦何

與人事晉諸公贊曰羊祐字叔子太山平陽人也世長吏二千石至祐九世以清德稱

為兒時遊汶濱有行父止而觀焉歎息曰處士

大好相善為之未六十當有重功於天下即富

貴無相忘遂去莫知所在累遷都督荆州諸軍

事自在南夏吳人說服稱曰羊公莫敢名者南

此正陸溪之  
言人不能識  
耳

世說卷二 言語 五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羊公盛德此語殊傷子敬之厚

此四字極似無謂亦有可思

便是虎頭画

州人聞公喪故不如銅雀臺上妓魏武遺令曰以吾妾與妓  
人皆著銅雀臺上施六尺牀總帷月朝十五日轉使向帳作伎  
林公見東陽長山曰何其坦迤會稽地志曰山靡迤而長  
顧長康從會稽郡還人有問山川之美顧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雲興霞蔚丘淵之文章錄曰顧愷之字長康晉陵人父悅尚書左丞愷之義熙初為散騎常侍簡文崩孝武年十餘歲立至暝不臨宋明帝文章志曰孝武皇帝諱昌明簡文第三子也初簡文觀識書曰晉氏祚盡昌明及帝誕育東方始明故因生

甚遠

時以為諱而相與忘告簡文問之乃以諱對簡文流涕曰不意我家昌明便出帝聰惠推賢任才年三十五崩左右啟依常應臨帝曰哀至則哭何常之有

摘句者摘其疑以問

孝武將講孝經謝公兄弟與諸人私庭講習續晉  
陽秋曰寧康三年九月九日帝講孝經僕射謝安侍坐吏部尚書陸納兼侍中卜耽讀黃門侍郎謝石吏部袁宏兼執經中書郎車胤丹陽尹王混摘句車武子難苦問謝車胤謂袁羊曰不問則德音有遺多問則重勞別見袁羊喬小字袁氏家傳曰喬字彥升陳郡二謝人父瓌光祿大夫喬歷尚書郎江夏相從

世說卷二

言語

六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對易問難他  
人無此情也

小兒學語  
極未成利難  
言察面目可  
惜

桓温平蜀封湘  
西伯益州刺史  
袁曰必無此嫌車曰何以知爾

袁曰何嘗見明鏡疲於屢照清流憚於惠風

王子敬云從山陰道上行會稽土地志曰邑山

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

為懷會稽郡記曰會稽境特多名山水峯崿崖

峻吐納雲霧松栝楓栢摧翰竦條潭壑鏡  
徹清流寫注王子敬見之曰  
山水之美使人應接不暇

謝太傅問諸子姪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正欲使

其佳諸人莫有言者車騎答曰謝譬如芝蘭王

樹欲使其生於階庭耳

道壹道人好整飾音辭王珣遊嚴陵瀨詩敘曰

道壹姓竺氏名德沙門

題目曰道壹文鋒富贍孫綽為之贊曰馳騁遊

說言固不虛唯茲壹公綽然有餘譬若春圃載

芬載敷條柯猗從都下還東山經吳中已而會

蔚枝翰扶疎雪下未甚寒諸道人問在道所經壹公曰風霜

固所不論乃先集其慘澹郊邑正自飄瞥林岫

便已皓然

世說卷二

言語

七

張天錫為涼州刺史稱制西隅既為符堅所禽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世乃有三字  
字不可曉後  
過江爲人所  
笑減一字

訛問者之  
嫉已

用爲侍中後於壽陽俱敗至都張資涼州記曰天錫字公純  
安定烏氏人張耳後也曾祖軌永嘉中爲涼州刺史值京師大亂遂據涼上天錫篡位自立爲涼州牧符堅使將姚萇攻沒涼州天錫歸長安堅以爲侍中比部尚書歸義侯從堅至壽陽堅軍敗遂南歸拜散騎常侍西平公中興書曰天錫後以貧拜廬江太守薨贈侍中爲孝武所器每入言論無不竟日頗有嫉已者於坐問張北方何物可貴張曰桑椹甘香鴟鴞革響詩魯頌曰翩彼飛鴞集于淳酪養性人無嫉心泮林食我桑椹懷我好音西河舊事曰河西牛羊肥酪過精好但寫酪置革上都解散也

向哭近駭答  
叔當俳

恨甚

顧長康拜相宣武墓作詩云山崩溟海竭魚鳥將何依宋明帝文章志曰愷之人問之曰卿憑爲相温參軍甚被親暱人問之曰卿憑重相乃爾哭之狀其可見乎顧曰鼻如廣莫長風眼如懸河決溜春秋考異郵曰距不周風四十五日廣莫風至廣莫者精大備也蓋北風也一日寒風或曰聲如震雷破山淚如傾河注海  
毛伯成既負其才氣常稱寧爲蘭摧玉折不作蕭敷艾榮征西寮屬名曰毛玄字伯成穎川人仕至征西行軍參軍

世說卷二

言語

八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代佛何歎以  
沙彌叔俊  
義甚佳

范甯作豫章

中興書曰甯字武子慎陽縣人博學通覽累遷中書郎豫章太守

入日請佛有板衆僧疑或欲作答有小沙彌在坐末曰世尊默然則爲許可衆從其義

司馬太傅齋中夜坐

孝文王傳曰王諱道子簡文帝第五子也封會稽

王領司徒揚州刺史進太傅爲相玄所害贈丞相

于時天月明淨都無

纖翳太傅歎以爲佳謝景重在坐

續晉陽秋曰謝重字景重

陳郡人父朗東陽太守重明秀有才會終驃騎長史

答曰意謂乃不如微

雲點綴太傅因戲謝曰卿居心不淨乃復強欲

滓穢太清邪

王中郎甚愛張天錫問之曰卿觀過江諸人經

緯江左軌轍有何偉異後來之彥復何如中原

張曰研求幽邃自王何以還因時修制荀樂之

風荀顛荀勗修定

王曰卿知見有餘何故爲符

堅所制

張資涼州記曰天錫明鑒穎發英聲少著

答曰陽消陰息故

天步屯蹇否剝成象豈足多譏

謝景重女適王孝伯見二門公甚相愛美

謝女譜曰

重女只鏡適謝為太傅長史被彈王即取作長  
于恭子惜之史帶晉陵郡太傅已構嫌孝伯不欲使其得謝  
還取作咨議外示繫維而實以乖間之及孝伯  
敗後太傅繞東府城行散丹陽記曰東府城西  
有簡文為會稽王時  
第東則孝文王道子府道子領僚屬悉在南門  
揚州仍住先舍故俗稱東府  
要望候拜時謂謝曰王甯異謀阿甯王恭  
小字也云是  
卿為其計謝曾無懼色歛笏對曰樂彥輔有言  
豈以五男易一女太傅善其對因舉酒勸之曰

故自佳故自佳

相玄義興還後見司馬太傅太傅已醉坐上多  
客問人云相溫來欲作賦如何晉安帝紀曰溫  
在姑孰諷朝廷  
求九錫謝安使吏部郎袁宏具其草以示僕射  
王彪之彪之作色曰丈夫豈可以此事語人邪  
安徐問其計彪之曰聞其疾已篤且可緩其事安從之故不行  
相玄仗不得起  
謝景重時為長史舉板答曰故宣武公黜昏暗  
登聖明功超伊霍紛紜之議裁之聖鑒太傅曰  
我知我知即舉酒云相義興勸卿酒相出謝過

超作越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檀道鸞論之曰道子可謂易於由言謝重能解紛紜矣

宣武移鎮南州制街衢平直人謂王東亭曰王

徒傳曰土珣字元琳丞相導之孫領軍洽之子也少以清秀稱大司馬相温辟爲主簿從討袁真封交趾望海縣東亭侯累遷尚書左僕射領選進尚書令丞相初營建康

無所因承而制置紆曲方此爲劣晉陽秋曰蘇峻既誅大事

克平之後都邑殘荒温矯議徙都豫章以卽豐全朝士及三吳豪傑謂可選都會稽王導獨謂不宜遷都建業往之林陵古者既有帝王所治之表又孫仲謀劉玄德俱謂是王者之宅今雖凋殘宜修勞來旋定之道鎮靜羣情且百堵皆作何患不克復乎終至康寧導之策也東

亭曰此丞相乃所以爲巧江左地促不如中國若使阡陌條暢則一覽而盡故紆餘委曲若不

可測相玄詣殷荊州殷在妾房晝眠左右辭不之通相後言及此事殷云初不眠縱有此豈不以賢

賢易色也孔安國注論語曰言以好色之心好賢人則善

相玄問羊孚羊氏譜曰孚字子道泰山人祖楷尚書郎父綏中書郎孚歷太學博士州別駕太尉參何以共重吳聲羊曰當以其

軍年四十六卒

既曰妖浮那得其重若謂輕誠則可耳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瑚璉者不惠  
不貴重有時  
不可無耳

妖而浮

謝混問羊孚何以器舉瑚璉晉安帝紀曰混字叔源陳郡人司空

琰少子也文學砥礪立名累遷中書令尚書左僕射坐黨劉毅伏誅論語子貢問曰賜也何如

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鄭玄注曰黍稷器夏曰瑚殷曰璉羊曰故當以

為接神之器

相玄既篡位後御牀微陷羣臣失色侍中殷仲

文進曰續晉陽秋曰仲文字仲文陳郡人祖融太常父康吳興太守仲文聞玄平京邑

棄郡投焉玄甚說之引為咨議參軍時王謚見禮而不親下範之被親而少禮其寵遇隆重兼

羣醜獻諛  
之嘔噦那得  
稱佳

於王下矣及玄篡位以佐命親貴厚自封崇輿馬器服窮極綺麗後房妓妾數十絲竹不絕音性甚貪吝多納賄賂家累千金常若不足玄既敗先投義軍累遷侍中尚書以罪伏誅

由聖德淵重厚地所以不能載時人善之

相玄既篡位將改置直館問左右虎賁中郎省

應在何處有人答曰無省當時殊忤旨問何以

知無答曰潘岳秋興賦敘曰余兼虎賁中郎將

寓直散騎之省岳別見其賦敘曰晉十有四年

余年三十二始見二毛以太尉掾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散騎之省高閣連雲陽景罕曜僕野人也猥廁朝列譬猶池魚籠鳥有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註為詳

江湖山藪之思。於是染翰操紙。慨然而賦。于時秋至。故以秋興命篇。玄咨嗟稱善。劉謙之晉紀曰。玄欲復虎賁中郎將。疑應直與不訪之僚佐。咸莫能定。參軍劉簡之對曰。昔潘岳秋興賦敘云。余兼虎賁中郎將。寓直于散騎之省。以此言之。是應直也。玄權然從之。此語微異。又答者未知姓名。故詳載之。

謝靈運好戴曲柄笠。丘淵之新集錄曰。靈運陳郡陽夏人。祖玄。車騎將軍。

父渙。秘書郎。靈運歷秘書監。侍中臨川內史。以罪伏誅。孔隱士謂曰。卿欲

希心高遠。何不能遺曲蓋之貌。宋書曰。孔淳之字彥深。魯國人。

少以辭榮就約。徵聘無所就。元嘉初。散騎郎徵不到。隱上虞山。謝答曰。將不畏

時不備將無也

影者。未能忘懷。莊子云。漁父謂孔子曰。人有畏影惡跡而去之。走者舉足逾數

而跡逾多。走逾疾。而影不離。自以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跡愚亦甚矣。子修心守真。還以物與人。則無異矣。不修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事者乎。

政事

陳仲弓為太丘長。時吏有詐稱母病求假。事覺

收之。令吏殺焉。主簿請付獄。考眾姦。仲弓曰。欺

君不忠。病母不孝。不忠不孝。其罪莫大。考求眾

姦。豈復過此。陳寔已別見。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謂生子不  
收育

必無父生稱  
先父之理未  
可修年十一  
叔去之此  
注書或誤未  
清

袁公培譯

賀公雅士恐  
不當爾

陳仲弓為太丘長有劫賊殺財主主者捕之未  
至發所道聞民有在草不起子者回車往治之  
主簿曰賊大宜先按討仲弓曰盜殺財主何如  
骨肉相殘按後漢時賈彪有此事不聞寔也

陳元方年十一時陳紀已見候袁公袁公問曰賢家

君在太丘遠近稱之何所履行元方曰先父在  
太丘彊者綏之以德弱者撫之以仁恣其所安  
久而益敬袁宏漢紀曰寔為太丘其政不嚴而治百姓敬之袁公曰孤

往者嘗為鄴令正行此事不知卿家君法孤孤

法卿父檢衆漢書袁氏諸公未知誰為鄴令故闕其文以待通識者元方曰

周公孔子異世而出周旋動靜萬里如一周公  
不師孔子孔子亦不師周公

賀太傅作吳郡初不出門吳中諸強族輕之乃

題府門云會稽雞不能啼環濟吳紀曰賀邵字興伯會稽山陰人祖

齊父景並歷美官邵歷散騎常侍賀聞故出行

出為吳郡太守後遷太子太傅至門反顧索筆足之曰不可啼殺吳兒於是至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謂此叔下  
却不成語

諸屯邸檢校諸顧陸役使官兵及藏逋亡悉以  
事言上罪者甚衆陸抗時爲江陵都督吳錄曰  
節吳郡人丞相遜子孫策外孫也抗字幼  
爲江陵都督累遷大司馬荊州牧故下請孫皓  
然後得釋

山公以器重朝望年踰七十猶知管時任虞預

稽阮以識惟  
山公此是也

曰山濤字巨源河內懷人祖本郡孝廉父曜冤  
句令濤蚤孤而貧少有器量宿士猶不慢之年  
十七宗人謂宣帝曰濤當與景文共綱紀天下  
者也帝戲曰卿小族那得此快人邪好莊老與  
嵇康善爲河內從事與石鑿共傳宿濤夜起蹋  
鑿曰今何等時而眠也知太傅臥何意鑿曰宰

此又似排調  
輕詆殊不與  
政事

相三日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君何慮焉濤曰咄  
石生無事馬蹄閒也投傳而去果有曹爽事遂  
隱身不交世務累遷吏部尚書僕射射貴勝年少  
太子少傅司徒年七十九薨謚康侯  
若和裴王之徒竝其宗詠有署閣柱曰閣東有  
大牛和嶠鞅裴楷鞅王濟剔鵬不得休王隱晉  
濤領吏部潘岳內非之密爲作謠曰閣東有大  
牛王濟鞅裴楷鞅和嶠刺促不得休竹林七賢  
論曰濤之處選非或云潘尼作之文士傳曰尼  
望路絕故貽是言字正叔榮陽  
人祖勗尚書左丞父滿平原太守並以文學  
稱尼負清才文詞溫雅初應州辟終太常卿  
賈充初定律令晉諸公贊曰充字公閭襄陵人  
父達魏豫州刺史充起家爲尚

世說卷二

政事

十五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書遷廷尉聽訟稱平晉受禪封魯郡公充有才  
 識明達治體加善刑法由此與散騎常侍裴楷  
 共定科令劉除密網王與羊祜共咨太傅鄭冲  
 以為晉律堯贈太宰隱晉書曰冲字文和榮陽開封人有核練才清虛  
 寡欲喜論經史草衣組袍不以為憂累遷司徒  
 太保晉受禪進太傅冲曰臯陶嚴明之百非僕闇懦所探  
 羊曰上意欲令小加弘潤冲乃粗下意續晉陽  
 文帝命荀勗賈充裴秀等分定禮儀律令皆先咨鄭冲然後施行也  
 山司徒前後選殆周遍百官舉無失才凡所題  
 目皆如其言唯用陸亮是詔所用與公意異爭

之不從亮亦尋為賄敗

晉諸公贊曰亮字長興河內野王人太常陸父

兄也性高明而率至為賈充所親待山濤為左  
 僕射領選濤行業既與充異自以為世祖所敬  
 選用之事與充咨論充每不得其所欲好事者  
 說充宜授心腹人為吏部尚書叅同選舉若意  
 不齊事不得諧可不召公與選而實得敘所懷  
 充以為然乃啟亮公忠無私濤以亮將與已異  
 又恐其協情不允累啟亮可為左丞相非選官  
 才世祖不許濤乃辭疾還家亮在職果不能允  
 坐事免官

嵇康被誅後山公舉康子紹為秘書丞

山公啟事曰詔

選秘書丞濤薦曰紹平簡溫敏有文思又曉音  
 當成濟也猶宜先作秘書郎詔曰紹如此便可  
 世說卷二

政事

六

也是語言不  
當入以事

為丞不足復為郎也。晉諸公贊曰：康遇事後二十年，紹乃為濤所拔。王隱晉書曰：時以紹父康彼法，選官不敢舉，年二十八，山濤啓用之。世祖發詔以為秘書丞。竹林七賢論曰：紹懼不自公曰：為君思之久矣。容將解褐，故咨之於濤。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况人乎？王隱晉書曰：紹字延祖，雅有文才。山濤啟武帝云云。

王安期為東海郡。名士傳曰：王承，字安期，太原晉陽人。父湛，汝南太守。承冲淡寡欲，無所循尚。累遷東海內史，為政清靜，吏民懷之。避亂渡江，是時道路寇盜，人懷憂懼。承每遇艱險，處之怡然。元皇為鎮東，引為從事中郎。小吏盜池中魚網紀

推之。王曰：文王之囿與眾共之。孟子曰：齊宣王問文王之囿，方

七十里有諸，若是其大乎？對曰：民猶以為小也。王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邪？孟子曰：文王之囿，芻蕘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今王之囿，殺麋鹿者如殺人罪，是以四十里為狹於國中，池魚復何足惜也。民以為大，不亦宜乎。

王安期作東海郡吏錄，一犯夜人來，王問何處來，云從師家受書還，不覺日晚。王曰：鞭撻甯越以立威名，恐非致理之本。呂氏春秋曰：甯越者，中牟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為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也。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以十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五歲人將休吾不敢休人將臥吾不使吏送令  
敢臥學十五歲而為周威公之師也  
歸家

成帝在石頭晉世譜曰帝諱衍字世根明帝太子年二十二崩任讓在

帝前戮侍中鍾雅晉陽秋曰讓樂安人諸任之後隨蘇峻作亂雅別傳曰雅

字彥胃潁川長社人魏太傅鍾繇弟仲常曾孫也少有才志累遷至侍中右衛將軍

劉超晉陽秋曰超字世踰琅邪人漢成陽景王六世孫封臨沂慈鄉侯遂家焉父徵為琅

邪國上將軍超為縣小吏稍遷記室掾安東舍人忠清慎密為中宗所拔自以職在中書絕不

與人交關書疏閉門不通賓客家無擔石之儲討王敦有功封零陽伯為義興太守而受拜及

在還朝莫有知者其慎帝泣曰還我侍中讓不

默如此遷右衛大將軍

奉詔遂斬超雅雅別傳曰蘇峻逼主上幸石頭雅與劉超並侍帝側巨衛與石

頭中人密期拔至尊出事實被害事平之後陶公與讓有舊欲

宥之許柳許氏譜曰柳字季祖高陽人祖允魏中領軍父猛吏部郎劉謙之晉紀曰

柳妻祖遜子漢女蘇峻招祖約為逆約遣柳以眾會峻既克京師拜丹陽尹後以罪誅兒

思妣者至佳諸公欲全之許氏譜曰永字思妣若全思妣

則不得不為陶全讓於是欲并宥之事奏帝曰

讓是殺我侍中者不可宥諸公以少主不可違

必與為佞  
是稱政事耶

并斬二人

王丞相拜揚州賓客數百人竝加霑接人人有

說色唯有臨海一客姓任語林曰任名顯時官在都預王公坐及

數胡人為未洽公因便還到過任邊云君出臨

海便無復人任大喜說因過胡人前彈指云蘭

閣蘭閣羣胡同笑四坐竝懽晉陽秋曰王導接誘應會少有惰者

雖疎交常賓一見多輸寫款誠自謂為導所遇同之舊暱

陸太尉詣王丞相咨事過後輒翻異王公怪其

如此後以問陸陸玩別傳曰玩字士瑤吳郡吳人祖瑁父英仕郡有譽玩器量

淹雅累遷侍中尚書左僕射尚書令贈太尉陸曰公長民短臨時不

知所言既後覺其不可耳

丞相嘗夏月至石頭看庾公庾公正料事丞相

云暑可小簡之庾公曰公之遺事天下亦未以

為允殷羨言行曰王公薨後庾冰代相網密刑峻羨時行遇收捕者於途慨然歎曰丙吉

問牛喘似不爾嘗從容謂冰曰卿輩自是綱目

不失皆是小道小善耳至如王公故能行無理

事謝安石每歎詠此唱庾赤玉曾問羨王公治

何似詎是所長羨曰其餘令績不復稱論然三

政事

十九



當其時或自有見以爲政事法則不可

捉三治三  
休三敗

丞相末年略不復省事正封錄諾之自歎曰人言我憤憤後人當思此憤憤徐廣歷紀曰導阿衡三世經綸夷險政務寬恕事從簡易故垂遺愛之譽也

陶公性檢厲勤於事晉陽秋曰侃練核庶事勤務稼穡雖戎陳武士皆勸

厲之有奉饋者皆問所由若力役所致權喜慰賜若他所得則呵還之是以軍民勤於農稼家給人足性纖密好問頗類趙廣漢嘗課營種柳都尉夏施盜拔武昌郡西門柳所種侃後自出駐車施門問此是武昌西門柳何以盜之施惶怖首伏三軍稱其明察侃勤而整自強不息又好

謂就連竹  
根用爲箭  
以代鐵足

督勸於人常云民生在勤大禹聖人猶惜寸陰至於凡俗當惜分陰豈可遊逸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又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而不敢行君子當正其衣冠攝以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邪中典書曰侃嘗檢校佐吏若得樗蒲博奕之具投之曰樗蒲老子入胡所作外國戲耳圍碁堯舜以教愚子博奕紂所造諸君國器何以爲此若王事之暇患邑邑者文士何不讀書武士何不射弓談者無以易也作荊州時敕船官悉錄鋸木屑不限多少咸不解此意後正會值積雪始晴聽事前除雪後猶濕於是悉用木屑覆之都無所妨官用竹皆令錄厚頭積之如山後相

非此解殆不  
喻

宣武伐蜀裝船悉以作釘又云嘗發所在竹篙  
有一官長連根取之仍當足乃超兩階用之  
何驃騎作會稽晉陽秋曰何充字次道廬江人  
思韻淹通有文義才情累遷會  
稽內史侍中驃騎將孫統虞存弟審作郡主簿存誅  
軍揚州刺史贈司徒敘曰存字道長會稽山陰人也祖陽散騎常侍  
父偉州西曹存幼而卓拔風情高逸歷衛軍長  
史尚書吏部郎范汪基品日審字道真仕至郡功曹以何見客勞損欲白  
斷常客使家人節量擇可通者作白事成以見  
存存時爲何上佐正與審共食語云白事甚好

語甚是絕  
非所謂故事

待我食畢作教食竟取筆題白事後云若得門  
庭長如郭林宗者當如所白泰別傳曰泰字林  
宗有人倫鑒識題  
品海內之士或在幼童或在里肆後皆成英彥  
六十餘人自著書一卷論取士之本未行遭亂  
亡失汝何處得此人審於是止

王劉與林公共看何驃騎驃騎看文書不顧之  
晉陽秋曰何充與王濛劉惔好尚不同由此見譏於當世王謂何曰我今故  
與林公來相看望卿擺撥常務應對玄言那得  
方低頭看此邪何曰我不看此卿等何以得存

簡文能言謝  
安石以為惠  
帝之流其當  
坐此

諸人以爲佳

栢公在荊州全欲以德被江漢耻以威刑肅物

溫別傳曰溫以永和元年自徐州遷荊州刺史在州寬和百姓安之令史受杖正

從朱衣上過栢式年少從外來式歆小字栢氏譜曰歆字叔道

溫第三子仕至尚書云向從閣下過見令史受杖上捎雲

眼下拂地足意識不著栢公云我猶患其重

簡文爲相事動經年然後得過栢公甚患其遲

常加勸勉太宗曰一日萬機那得速尚書臯陶謨一日萬

一日萬機云  
欲速

機孔安國曰幾微也言當戒懼萬事之微

山遐去東陽王長史就簡文索東陽云承藉猛

政故可以和靜致治東陽記云遐字彥林河內人祖濤司徒父簡儀同三

司遐歷武陵王友東陽太守江惇傳曰山遐爲東陽風政嚴苛多任刑殺郡內苦之惇隱東陽

以仁恕懷物遐感其德爲微損威猛

殷浩始作揚州浩別傳曰浩字淵源陳郡長平人祖識濮陽相父羨光祿勳浩

少有重名仕至揚州刺史中軍將軍中興書曰建元初庾亮兄弟何充等相尋薨太宗以撫軍

輔政徵浩爲揚州從民譽也劉尹行日小欲晚便使左右取

大星垂漢  
謂求爲代  
也

獲被也

世說卷二

政事

三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此語有不可游手尚  
可容軍取不可忽也

襍人問其故答曰刺史嚴不敢夜行

謝公時兵廝逋亡多近竄南塘下諸舫中或欲

求一時揆索謝公不許云若不容置此輩何以

為京都續晉陽秋曰自中原喪亂民離本域江  
左造創豪族并兼或客寓流離各籍不

立太元中外禦強氏蒐簡民實三吳頗加澄檢

正其里伍其中時有山湖遁逸往來都邑者後

將軍安方接客時人有於坐言宜亂舍藏之失

者安每以厚德化物去其煩細又以強寇入境

不宜加動人情乃答之云卿所憂在於

容耳然不爾何以為京都言者有慚色

王大為吏部郎王忱嘗作選草臨當奏王僧彌

來聊出示之僧彌王珉小字珉別傳曰珉字季

子有才藝善行書各出兄珣僧彌得便以已意

右累遷侍中中書令贈太常

改易所選者近半王大甚以為佳更寫即奏

王東亭與張冠軍善張玄王既作吳郡人問小

令曰續晉陽秋曰王獻之為中書令東亭作郡

風政何似答曰不知治化何如唯與張祖希情

好日隆耳

殷仲堪當之荊州王東亭問曰德以居全為稱

而得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仁以不害物爲名方今宰牧華夏處殺戮之職

與本操將不乖乎殷答曰臯陶造刑辟之制不

爲不賢

古史考曰庭堅號曰臯陶舜謀臣也舜舉之於堯堯令作士王刑

孔丘

居司寇之任未爲不仁

家語曰孔子自魯司空爲大司寇七日而誅亂

法大夫

少正卯

### 文學

鄭玄在馬融門下

融自敘曰融字季長右扶風茂陵人少而好問學無常師

大將軍鄧騭召爲舍人棄遊武都會羌虜起自關以西道斷融以謂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

圖而右手劔其喉愚夫不爲何則生貴於天下也豈以曲俗咫尺爲羞滅無限之身哉因往應之爲校書郎出

爲南郡太守 三年不得相見高足弟子傳授

而已嘗筭渾天不合諸弟子莫能解或言玄能

者融召令筭一轉便決衆咸駭服及玄業成辭

高士傳曰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入

世祖崇漢尚書玄別傳曰玄少好學書數十三誦五經好天文古候風雨隱術年十七見大風起詣縣曰某時當有火災至時果然智者異之年二十一博極羣書精歷數圖緯之言兼精筭術遂去吏師故兗州刺史第五元先就東郡張恭祖受周禮禮記春秋傳周流博觀每經歷山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其所以下退  
也其能如此  
欲知其死而  
不知其出於  
運道之術也

皆其門人互  
相神聖所傳  
不足多辨

註駁甚正

川及接頰一見皆終身不忘扶風馬季長以英  
儒著名玄往從之參考同異季長后戚嫗於待  
士玄不得見住左右自起精廬既因紹介得通  
時涿郡盧子幹為門人冠首季長又不解剖裂  
七事玄思得五子幹得三季長謂子幹曰吾與  
汝皆弗如也季長臨別執玄手曰大道東矣子  
勉之後遇黨錮隱居著述凡百餘萬言大將軍  
何進辟玄乃縫掖相見玄長八尺餘鬚眉美秀  
姿容甚偉進待以賓禮授以几杖玄多所匡正  
不用而退袁紹辟玄及去餞之城東欲玄必醉  
會者三百餘人皆離席奉觴自旦及莫度玄飲  
三百餘椀而溫克之容終日無怠獻帝在許都  
徵為大司農行至元城卒恐玄擅名而心忌焉玄亦疑有追  
乃坐橋下在水上據屐融果轉式逐之告左右

曰玄在土下水上而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玄

竟以得免

馬融海門大儒被服仁義鄭玄名列門人親傳其業何猜忌而行鴆毒乎

委巷之言賊夫人之子

鄭玄欲注春秋傳尚未成時行與服子慎遇宿

客舍先未相識服在外車上與人說已注傳意

漢南紀曰服虔字子慎河南滎陽人少行清苦為諸生尤明春秋左氏傳為作訓解舉孝廉為尚書郎九玄聽之良久多與已同玄就車與語

曰吾久欲注尚未了聽君向言多與吾同今當

盡以所注與君遂爲服氏注

鄭玄家奴婢皆讀書嘗使一婢不稱旨將撻之

方自陳說玄怒使人曳箸泥中須臾復有一婢

來問曰胡爲乎泥中

衛式微詩也毛公曰泥中衛邑名也

答曰薄

言在愬逢彼之怒

衛邶相舟之詩

服虔既善春秋將爲注欲參考同異聞崔烈集

門生講傳

摯虞文章志曰烈字威考高陽安平人駟之孫瑗之兄子也靈帝時官至

司徒太尉封陽平亭侯

遂匿姓名爲烈門人賃作食每當

至講時輒竊聽戶壁間既知不能踰已稍共諸

生敘其短長烈聞不測何人然素聞虔名意疑

之明蚤往及未寤便呼子慎子慎虔不覺驚應

遂相與友善

鍾會撰四本論始畢甚欲使嵇公一見置懷中

既定畏其難懷不敢出於戶外遙擲便回急走

魏志曰會論才性同異傳於世四本者言不性

同才性異才性合才性離也尚書傳般論同中書令李豐論異侍郎鍾會論合屯騎校尉王廣論合文多不載

世說卷二

文學

三六

令人畏至此  
那得不爲所  
中

何晏為吏部尚書有位望時談客盈坐文章敘錄曰晏能清言而當時權勢天下談士多宗尚之魏氏春秋曰晏少有異才善談易老王弼未弱冠往見之晏聞弼名弼別傳曰弼字輔嗣山陽高平人少而察惠十餘歲便好莊老通辯能言為傳聞所知吏部尚書何晏甚奇之題之曰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矣以弼補臺郎弼事功雅非所長益不留意頗以所長笑人故為時事所嫉又為人淺而不識物情初與王黎荀融善黎奪其黃門郎於是恨黎與融亦不終好正始中以公事免其秋遇癘疾亡時年二十四弼之卒也晉景帝嗟歎之累日曰天喪予其為高識悼惜如此因條向者勝理語弼曰此理僕以為極可得

復難不弼便作難一坐人便以為屈於是弼自為客主數番皆一坐所不及

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詣王輔嗣見王注精奇迺神伏曰若斯人可與論天人之際矣因以所注

為道德二論魏氏春秋曰弼論道約美不如晏自然出拔過之

王輔嗣弱冠詣裴徽永嘉流人名曰徽字文季河東聞喜人太常潛少弟

也仕至冀州刺史徽問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聖人

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何邪弼別傳曰弼父為尚書郎



昭明老莊此  
言似為退一  
舍恐非本色

裴微為吏部郎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  
微見異之故問

故言必及有老莊未免於有恒訓其所不足

傅蝦善言虛勝魏志曰蝦字蘭碩北地泥陽人

書蝦嘗論才性同異鍾會集而論之傅子曰蝦

既達治好正而有清理識要如論才性原本精

微鮮能及之司隸鍾會荀粲談尚玄遠粲別傳

年甚少蝦以明知交會曰粲字

奉備穎川穎陰人太尉或少子也粲諸兄儒術

論議各知名粲能言玄遠常以子貢稱夫子之

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然則六籍

雖存固聖人之糠粃能言者不能屈

每至共語有爭而不相喻裴冀州釋二家之義通彼我

之懷常使兩情皆得彼此俱暢

粲別傳曰粲太和初到京邑與

傅蝦談善名理而粲尚玄遠宗致雖同倉卒時

或格而不相得意裴微通彼我之懷為二家釋

頃之粲與蝦善管輅傳曰裴使

君有高才逸度善言玄妙也

何晏注老子未畢見王弼自說注老子旨何意

作但應之

多所短不復得作聲但應諾諾遂不復注因作

道德論

文章敘錄曰自儒者論以老子非聖人絕禮棄學晏說與聖人同著論行於世

也

中朝時有懷道之流有詣王夷甫咨疑者值王

昨已語多小極不復相酬答乃謂客曰身今少

惡裴逸民亦近在此君可往問晉諸公贊曰裴

甫不相推下

裴成公作崇有論時人攻難之莫能折唯王夷

甫來如小屈時人即以王理難裴理還復申晉

公贊曰自魏太常夏侯玄步兵校尉阮籍等皆著道德論于時侍中樂廣吏部郎劉漢亦體道而言約尚書令王夷甫講理而才虛散騎常侍戴奧以學道為業後進庾徵之徒皆希慕蘭曠頗疾世俗尚虛無之理故著崇有二論以折之才博喻廣學者不能究後樂廣與頗清閒欲說

理而頗辭喻豐博廣自以體虛無笑而不復言惠帝起君注曰頗著二論以規虛誕之弊文詞

精富為世名論

諸葛玄年少不肯學問始與王夷甫談便已超

詣王歎曰卿天才卓出若復小加研尋一無所

愧玄後看莊老更與王語便足相抗衡王隱晉書曰玄

字茂遠琅邪人魏雍州刺史緒之子有逸才仕至司空主簿

衛玠總角時問學令夢樂云是想衛曰形神所

不接而夢豈是想邪樂云因也未嘗夢乘車入

天字作大

激字作取

言其有疑  
必求剖釋  
不留以成  
疾

鼠穴擣螯噉鐵杵皆無想無因故也。周禮有六夢一日王  
夢謂無所感動平安而夢也。二曰噩夢謂驚愕而夢也。三曰思夢謂覺時所思念也。四曰寤夢謂覺時道之而夢也。五曰喜夢謂喜說而夢也。六曰懼夢謂恐懼而夢也。按樂所言想者蓋思夢也。因者蓋正夢也。衛思因經日不得遂成病樂聞故命駕為剖析之衛即小差樂歎曰此兒胸中當必無膏肓之疾。春秋傳曰晉景公有疾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刺之不可及藥不至焉公曰良醫也。注有隔也心下為膏

自是讀莊子

此時諸道人  
乃未知此  
我輩禪也  
違摩前

此皆禪札轉

註名理甚精

庾子嵩讀莊子開卷一尺許便放去曰了不異人意。晉陽秋曰庾敳字子嵩潁川人侍中峻弟三子恢廓有度量自謂是老莊之徒曰昔未讀此書意嘗謂至理如此今見之正與人意暗同仕至豫州長史客問樂令旨不至者樂亦不復剖析文句直以塵尾柄确几曰至不客曰至樂因又舉塵尾曰若至者那得去。夫藏舟潛往交臂相謝一息不其移馳車之輪曾不掩地是以去不去矣庸有至乎。至不至矣庸有去乎。然則前至不異後至。至各所以生前去不異後去。去各所以立今天下無去矣而去者非假哉。既為假矣而至者豈世說卷二

文學

三十一

為實 於是客乃悟服樂辭約而旨達皆此類

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於舊

注外為解義妙析奇致大暢玄風秀別傳曰秀與嵇康呂安

為友趣舍不同嵇康傲世不羈安放逸邁俗而

秀雅好讀書二子頗以此嗤之後秀將注莊子

先以告康安康安咸曰此書詐復須注徒棄人

作樂事耳及成以示二子康曰爾故復勝不安

乃驚曰莊周不死矣後注周易大義可觀而與

漢世諸儒互有彼此未若隱莊之絕倫也秀本

傳或言秀遊託數賢蕭屑卒歲都無注述唯好

莊子聊應崔譔所注以備遺忘云竹林七賢論

云秀為此義讀之者無不超然若已出塵埃而

窺絕冥始了視聽之表有神德玄哲能遺天下

外萬物雖復使動蕪之人顧觀 唯秋水至樂二

所徇皆悵然自有振拔之情矣 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義遂零落然猶有別本

郭象者為人薄行有儁才文士傳曰象字子玄河南人少有才理慕

道好學記志老莊時人咸以為王弼之亞辟司空掾太傅主簿見秀義不傳於

世遂竊以為已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

馬蹄一篇其餘衆篇或定點文句而已文士傳曰象作

莊子注最有清辭適旨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

其義一也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將無同正是  
一言耳何謂  
王

阮宣子有令聞太尉王夷甫見而問曰老莊與  
聖教同異對曰將無同太尉善其言辟之為掾  
世謂三語掾衛玠嘲之曰一言可辟何假於三  
宣子曰苟是天下人望亦可無言而辟復何假  
一遂相與為友名士傳曰阮脩字宣子陳留尉  
氏人好老易能言理不喜見俗  
人時誤相逢自舍去傲然無營家無儋石之儲  
晏如也琅邪王處仲為鴻臚卿謂曰鴻臚丞差  
有祿卿常無食能作不脩曰為  
復可耳遂為鴻臚丞太子洗馬  
裴散騎娶王太尉女婚後三日諸壻大會晉諸  
公贊

此豈王夷甫  
口中語可嘆  
可憎市門婦  
所不道

曰裴遐字叔道河東人父緝長水校尉遐少有  
理稱辟司空掾散騎郎永嘉流人名衍字夷甫  
第四女當時名士王裴子弟悉集郭子玄在坐  
適遐也挑與裴談子玄才甚豐贍始數交未快郭陳張  
甚盛裴徐理前語理致甚微四坐咨嗟稱快鄧  
粲  
晉紀曰遐以辯論為業善敘名理辭氣清曠  
冷然若琴瑟聞其言者知與不知無不歎服王  
亦以為奇謂諸人曰君輩勿為爾將受困寡人  
女壻

衛玠始渡江見王大將軍

敦別傳曰敦字處仲  
琅邪臨沂人少有名

部不呈看殺  
是極論

理累遷青州刺史避地江左歷侍中丞相大將軍揚州牧以罪伏誅  
因夜坐大將軍命謝幼輿晉陽秋曰謝鯤字幼輿陳郡人父衡晉碩儒鯤性通簡好老易善音樂以琴書為業避亂江東為豫章太守王敦引為長史鯤別傳曰鯤四十三卒贈太常 玠  
見謝甚說之都不復顧王遂達旦微言王永夕  
不得豫玠體素羸恒為母所禁爾夕忽極於此  
病篤遂不起玠別傳曰玠少有名理善易老自抱羸疾初不於外擅相酬對時友  
歎曰衛君不言言必入真武昌見  
大將軍王敦敦與談論咨嗟不已  
舊云王丞相過江左止道聲無哀樂嵇康聲無哀樂論略

曰夫殊方異俗歌笑不同使錯而用之或聞哭而懼或聽歌而戚然哀樂之情均也今用均同之情發萬殊之聲斯非音聲之無常乎  
養生嵇叔夜養生論曰夫強者頭而黑麝食柏而香頸處險而瘦齒居晉而黃豈唯蒸之使重無使輕芬之使香勿使延哉誠能蒸以靈芝潤以醴泉無為自得體妙心玄庶與羨 言盡意歐陽  
門比壽王喬爭年何為不可養生哉  
堅右言盡意論略曰夫理得於心非言不暢物定於彼非名不辨名逐物而遷言因理而變不得相與為二矣苟無其二言無不盡矣  
三理而已然宛轉關生無所不入

殷中軍為庾公長史

按庾亮僚屬名及中興書浩為亮司馬非為長史也

世護身字時  
或可歎

此言太祖且  
仲祖何肯談  
出相下

豈有所不可  
故爾形容不  
服善之態常  
有此

下都王丞相為之集相公王長史王藍田

王述別傳

日述字懷祖太原晉陽人祖湛父承並有高名述蚤孤事親孝謹簞瓢陋巷晏安永日由是為有識所知襲爵藍田侯

謝鎮西竝在丞相自起解帳帶塵尾語殷曰身今日當與君共談析理既共清言遂達三更丞相與殷共相往反其餘諸賢略無所關既彼我相盡丞相乃歎曰向來語乃竟未知理源所歸至於辭喻不相負正始之音正當爾耳明且相宣武語人曰昨夜聽殷王清言甚

佳仁祖亦不寂寞我亦時復造心顧看兩王掾

王濛王述並輒娶如生母狗馨為王導所辟

殷中軍見佛經云理亦應阿堵上

佛經之行中國尚矣莫詳

其始牟子曰漢明帝夜夢神人身有日光明日博問羣臣通人傅毅對曰臣聞天竺有道人號曰佛輕舉能飛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也於是遣羽林將軍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之大月氏國寫取佛經四十二部在蘭臺石室劉子政列仙傳曰歷觀百家之中以相檢驗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故撰得七十可以多聞博識者選觀焉如此即漢成哀之間已有經矣與牟子傳記便為不同魏略西戎傳曰天竺城中有臨兒國浮屠經云其國王生

浮圖浮圖者太子也父曰肩頭邪母曰莫邪浮屠者身服色黃髮如青絲瓜如銅其母夢白象而孕及生從右脅出而有髻墜地能行七步天竺又有神人曰沙律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慮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傳浮屠經曰復豆者其人也漢武故事曰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宮金人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唯燒香禮拜上使依其國俗祀之此神全類於佛豈當漢武之時其經未行於中土而但神明事之邪故驗劉向魚豢之說佛至自哀成之世明矣然則牟傳所言四十二者其文今存非妄蓋明帝遣使廣求異聞非是特無經也

謝安年少時請阮光祿道白馬論孔叢子曰公孫龍云白馬

謝公猶然况  
它人乎

褚北人孫  
南人

諸中窺日外  
面光顯處視  
月辨隱透

非馬馬所以命形白所以命色為論以示謝于夫命色非命形故曰白馬非馬時謝不即解阮語重相咨盡阮乃歎曰非但能

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得中典書曰裕甚精論難

褚季野語孫安國褚哀孫盛云北人學問淵綜

廣博孫答曰南人學問清通簡要支道林聞之

曰聖賢固所忘言自中人以還北人看書如顯

處視月南人學問如牖中窺日支所言但譬成孫褚之理也然

則學廣則難周難周則識闇故如顯處視月學寡則易覈易覈則智明故如牖中窺日也

世說卷二

文學

三五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此言戲劉雖善攻不能當已之墨守

劉真長與殷淵源談劉理如小屈殷曰惡卿不欲作將善雲梯仰攻墨子曰公輸般為高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楚王曰聞大王將攻宋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請令公輸般設攻宋之具臣請試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計墨子縈帶守之輸九攻之而墨子九卻之不能入遂輟兵

殷中軍云康伯未得我牙後慧浩別傳曰浩善伯浩甥也甚愛之

謝鎮西少時聞殷浩能清言故往造之殷未過

作此標榜又似可歎

此等政不必解註似癡人前說廖寧是孝標手段

有所通為謝標榜諸義作數百語既有佳致兼辭條豐蔚甚足以動心駭聽謝注神傾意不覺流汗交面殷徐語左右取手巾與謝郎拭面按

浩大謝尚三歲便是時流或當貴其勝致故為之揮汗

宣武集諸名勝講易易乾鑿度曰孔子曰易者

德為道包籥者易也其德也光明四通日月星辰布八卦序四時和也變也者天地不變不能成朝夫婦不變不能成家不易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故易者天地人道也鄭玄序易曰易之為各也一言而函三義簡易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世說卷二

孫謂禪家  
多難問今  
何不言

也繫辭曰乾坤易之蘊也易之門戶也又曰乾  
確然示人易矣坤賁然示人簡矣易則易知簡  
則易從此言其簡易法則也又曰其為道也屢  
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  
可以為典要唯變所適此則言其從時出入移  
動也又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  
位矣動靜有為剛柔斷矣此則言其張設布  
列不易也據此三義而說易之道廣矣大矣  
說一卦簡文欲聽聞此便還曰義自當有難易  
其以一卦為限邪

有北來道人好才理與林公相遇於瓦官寺講  
小品于時竺法深孫興公悉共聽此道人語屢

設疑難林公辯答清析辭氣俱爽此道人每輒

摧屈孫問深公上人當是逆風家向來何以都

不言庾法暢人物論曰法深學義淵博各聲蚤著弘道法師也深公笑而不

答林公曰白旃檀非不馥焉能逆風成實論曰波利質多天樹其香則逆風而聞

深公得此義夷然不屑

孫安國往殷中軍許共論往反精苦客主無間

左右進食冷而復煖者數四彼我奮擲塵尾悉

脫落滿餐飯中賓主遂至莫忘食殷乃語孫曰

尚是柯等淫  
凌傳之後世

何至作對焉

卿莫作強口馬，我當穿卿鼻。孫曰：卿不見決鼻

牛人當穿卿頰。

續晉陽秋曰：孫盛善理義，時中軍將軍殷浩擅名一時，能與劇

談相抗者，唯盛而已。

莊子逍遙篇舊是難處，諸名賢所可鑽味，而不

能拔理於郭向之外。支道林在白馬寺中，將馮

太常共語。

馮氏譜曰：馮懷，字祖思，長樂人，歷太常護國將軍。

因及逍遙

支卓然標新理於二家之表，立異義於眾賢之

外，皆是諸名賢尋味之所不得，後遂用支理。

向子

支論有初高  
妙而裕道甚  
至

此論亦新奇  
可備一種莊  
註

期郭子玄逍遙義曰：夫大鵬之上九萬尺，鷦之  
起榆枋，小大雖差，各任其性，苟當其分，逍遙一  
也。然物之芸芸，同資有待，得其所待，然後逍遙。  
耳。唯聖人與物冥而循大變，為能無待而常通。  
豈獨自通而已？又從有待者不失其所待，不失  
則同於六通矣。支氏逍遙論曰：夫逍遙者，明至  
人之心也。莊生建言大道，而寄指鷦鷯，以管  
生之路曠，故失適於體外。鷦以在近而笑遠，有  
矜伐於心內。至人乘天正而高興，遊無窮於放  
浪，物物而不物於物，則遙然不我，得玄感不為。  
不疾而速，則道然靡不適。此所以為逍遙也。若  
夫有欲當其所足，足於所足，快然有似天真，猶  
饑者一飽，渴者一盈，豈忘烝嘗於糗糧，絕觴爵  
於醪醴哉？苟非至足，豈所以逍遙乎？此向郭之  
注所  
未盡

世說卷二

文學

三六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四本論也

殷中軍浩也嘗至劉尹所清言良久殷理小屈遊

辭不已劉亦不復答殷去後乃云田舍兒強學

人作爾馨語劉惔已見

殷中軍雖思慮通長然於才性偏精忽言及四

本便苦湯池鐵城無可攻之勢神農書曰夫有石城七仞湯池

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者不能自固也

支道林造卽色論支道林集妙觀草云夫色之性也

色而空故曰色卽爲空色復異空論成示王中郎王坦之已見中郎

都無言支曰默而識之乎論語曰默而識之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王曰既無文殊誰能見賞維摩詰經曰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云何者是菩薩人不二法門時維摩詰默然無言文殊師利歎曰是真入不二法門也

王逸少作會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孫興公謂王

曰支道林拔新領異胸懷所及乃自佳卿欲見

不王本自有一往雋氣殊自輕之後孫與支共

載往王許王都領域不與交言須臾支退後正

值王當行車已在門支語王曰君未可去貧道

殆未是維摩詰也

領域未喻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意謂大乘與最上乘總是  
一乘故云正  
當得兩証似  
未喻

與君小語因論莊子逍遙遊支作數千言才藻  
新奇花爛映發王遂披襟解帶留連不能已支法  
師傳曰法師研十地則知頓悟於七住尋莊周  
則辯聖人之逍遙當時各勝咸味其音旨道賢  
論以七沙門比竹林七賢遁比向秀  
雅尚莊老二子異時風尚玄同也

三乘佛家滯義支道林分判使三乘炳然諸人  
在下坐聽皆云可通支下坐自共說正當得兩  
入三便亂今義弟子雖傳猶不盡得法華經曰  
三乘者一  
曰聲聞乘二曰緣覺乘三曰菩薩乘聲聞者悟  
四諦而得道也緣覺者悟因緣而得道也菩薩

者行六度而得道也然則羅漢得道全由佛教  
故以聲聞為名也辟支佛得道或聞因緣而解  
或聽環珮而得悟神能獨達故以緣覺為名也  
菩薩者大道之人也方便則止行六度真教則  
通修萬善功不為已志存  
廣濟故以大道為名也

許掾詢年少時人以比王荀子荀子王脩小字  
也文字志曰脩  
字敬仁太原晉陽人父濛司徒左長史脩明秀  
有美稱善隸行書號曰流莢清舉起家著作佐  
郎琅邪王文學轉中軍司馬未拜而卒時年二  
十四昔王弼之沒與脩同年故脩弟熙乃歎曰  
無愧於古人而  
許大不平時諸人士及於法師  
年與之齊也

並在會稽西寺講王亦在焉許意甚忿便往西

此亦可入賢  
媛

寺與王論理，共決優劣，苦相折挫，王遂大屈。許復執王理，王執許理，更相覆疏。王復屈，許謂支法師曰：弟子向語何似？支從容曰：君語佳則佳矣，何至相苦邪？豈是求理中之談哉？

林道人詣謝公，東陽時始總角，新病起，體未堪

勞，與林公講論，遂至相苦。

東陽謝朗也，已見中典書曰：朗博涉有逸

才善言玄理

母王夫人在壁後聽之，再遣信令還而

太傅留之，王夫人因自出云：新婦少遭家難，一

生所寄，唯在此兒，因流涕抱兒以歸。謝公語同

坐曰：家嫂辭情忼慨，致可傳述，恨不使朝士見

謝氏譜曰：朗父據取太康王韜女，名媛。

支道林許掾諸人，共在會稽王齋頭。

簡文支為法

師許為都講。

高逸沙門傳曰：道林時講維摩詰經。

支通一義，四坐

莫不厭心。許送一難，眾人莫不抃舞，但共嗟咏

二家之美，不辯其理之所在。

謝車騎在安西艱中。

安西謝奕已見

林道人往就語，將

理誠有之，各  
以辭勝偏曲  
未有不通也

此何足哉

夕乃退有人道上見者問云公何處來答云今日與謝孝劇談一出來玄別傳曰玄能清言善名理

支道林初從東出任東安寺中高逸沙門傳曰遁居會稽晉哀

帝欽其風味遣中使至東迎之遁遂辭丘壑高步大邑王長史宿構精理

并撰其才藻往與支語不大當對王敘致作數

百語自謂是名理奇藻支徐徐謂曰身與君別

多年君義言了不長進王大慚而退

殷中軍讀小品釋氏辨空經有詳者焉有略者焉詳者為大品略者為小品

豈無此等六  
微清派

這少護林公  
以此足稱  
門徒傳之  
嗟

下二百籤皆是精微世之幽滯嘗欲與支道林

辯之竟不得今小品猶存高逸沙門傳曰殷浩能言名理自以有所

不達欲訪之於遁遂邂逅不遇深以為恨其為

名識賞重如此之至焉語林曰浩於佛經有所

不了故遣人迎林公林乃虛懷欲往王右軍駐

之曰淵源思致淵富既未易為敵且已所不解

上人未必能通縱復服從亦名不益高若佻脫

不合便喪十年所保可不須往林公亦以為然

止遂佛經以為祛練神明則聖人可致釋氏經曰一切眾生皆有佛性但能修智慧斷煩惱萬行具足便成佛也簡文云不知便可登峰

精字恐當作積

精字作情

此亦豈是求理于談

造極不然陶練之功尚不可誣

于法開始與支公爭名後精漸歸支意甚不分  
遂遁跡剡下遣弟子出都語使過會稽于時支  
公正講小品開戒弟子道林講比汝至當在某  
品中因示語攻難數十番云舊此中不可復通  
弟子如言詣支公正值講因謹述開意往反多  
時林公遂屈厲聲曰君何足復受人寄載來名德  
沙門題目曰于法開才辯縱橫以數術弘教高  
逸沙門傳曰法開初以義學著名後與支遁有

競故遁居剡縣更學醫術

殷中軍問自然無心於稟受何以正善人少惡  
人多諸人莫有言者劉尹答曰譬如寫水著地  
正自縱橫流漫略無正方圆者一時絕歎以為  
名通莊子曰天籟者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  
郭子玄注曰無既無矣則不能生有有之  
未生又不能為生然則生生者誰哉塊然而自  
生耳非我生也我不生物物不生我則自然而  
已然謂之天然天然非為也故  
以天言之所以明其自然故也  
康僧淵初過江未有知者恒周旋市肆乞索以



楞嚴經中具  
明問答但以  
鏡答自明珠  
勝此論

自營忽往般淵源許值盛有賓客般使坐麤與  
寒溫遂及義理語言辭旨曾無愧色領略麤舉  
一往參詣由是知之僧淵氏族所出未詳疑是  
胡人尚書令沈約撰晉書  
亦稱其  
有義學

般謝諸人共集般浩謝安謝因問般眼往屬萬形萬

形來入眼不成實論曰眼識不待到而知虛塵  
假空與明故得見色若眼到色到

色間則無空明如眼觸目則不能見彼當知眼  
識不到而知依如此說則眼不往形不入遙屬  
而見也謝有問  
般無答疑闕文

一名言名言

有問般中軍何以將得位而夢棺器將得財而  
夢矢穢般曰官本是臭腐所以將得而夢棺屍  
財本是糞土所以將得而夢穢污時稱名通

般中軍被廢東陽浩黜廢  
事別見始看佛經初視維摩

詰僧肇注維摩經曰維摩詰者秦言淨名  
蓋法身之大士見居此土以弘道也疑般

若波羅密太多後見小品恨此語少波羅密此  
言到彼岸

也經云到者有六焉一曰檀檀者施也二曰毗  
黎毗黎者持戒也三曰羣提羣提者忍辱也四  
曰尸羅尸羅者精進也五曰禪禪者定也六曰  
般若般若者智慧也然則五者為舟般若為導  
世說卷二  
文學

作如此語更不成文

導則俱絕有相之流，升無相之彼岸也。故曰波羅密也。淵源未暢其致，少而疑其多，已而究其宗，多而患其少也。

支道林、殷淵源俱在相王許。簡文相王謂二人可

試一交言，而才性殆是淵源。嶠函之固。嶠謂二陵之地

函，函谷關也。並秦之險塞。王者之君左思魏都賦曰：嶠函帝王之宅。君其慎焉。支

初作改轍遠之數，四交不覺入其玄中。相王撫肩笑曰：此自是其勝場，安可爭鋒。

謝公因子弟集聚，問毛詩何句最佳。遏稱曰：謝玄

小字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公曰：訐謨定命，遠猷辰告。大雅詩也。毛萇注曰：詩大也。謀謨也。辰，時

也。鄭玄注曰：猷，圖也。大謀定命。謂此句偏有雅

謂正月始和，布政于邦，國都鄙人深致。

張憑舉孝廉，出都負其才氣，謂必參時彥。欲詣

劉尹，鄉里及同舉者共笑之。張遂詣劉，劉洗濯

料事處之，下坐。唯通寒暑，神意不接。張欲自發

無端，頃之，長史諸賢來清言，客主有不通處。張

多情性所近非謙公識量此語為尚施誰省

此纖悉曲折可尚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乃遙於末坐判之。言約旨遠，足暢彼我之懷。一坐皆驚，真長延之上坐，清言彌日。因留宿至曉。張遵劉曰：卿且去，正當取卿共詣撫軍。張還船，同侶問何處宿。張笑而不答。須臾，真長遣傳教覓張孝廉船，同侶惋愕，卽同載詣撫軍。至門，劉前進謂撫軍曰：下官今日爲公得一太常博士，妙選旣前，撫軍與之話言，咨嗟稱善。曰：張憑，勃窣爲理窟，卽用爲太常博士。

宋明帝文章志曰：憑，字長宗，吳郡人。

有意氣爲鄉閭所稱，學尚所得，敏而有文。太守以才選舉，孝廉試策高第，爲懷所舉，補太常博士。累遷吏部郎、御史中丞。

汰法師云：六通、三明、同歸，正異名耳。

安法師傳曰：竺法汰

者，體器弘簡，道情冥到。法師友而善焉。一說法汰卽安公弟子也。經云：六通者，三乘之功德也。一曰天眼通，見遠方之色；二曰天耳通，聞障外之聲；三曰身通，飛行隱顯；四曰它心通，水鏡萬慮；五曰宿命通，神知已往；六曰漏盡通，慧解累世。三明者，解脫在心，朗照三世者也。然則天眼、天耳、身通、宅心、漏盡，此五者皆見在心之明也。宿命則過去心之明也。因天眼發未來之智，則未來心之明也。同歸異名，義在斯矣。

漢父傷書何  
足千萬

支道林許謝盛德共集王家許詢謝安王濛謝顧謂諸人今日可謂彥會時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難常當共言詠以寫其懷許便問主人有莊子不正得漁父一篇莊子曰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榔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語曰彼何為者也曰孔氏曰孔氏何治子貢曰服忠信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孔氏之所治也曰有土之君歟曰非也漁父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孔子聞而求問之遂言八疵四病謝看題便各使四坐通支道林先以誠孔子

通作七百許語敘致精麗才藻奇拔衆咸稱善於是四坐各言懷異謝問曰卿等盡不皆曰今日之言少不自竭謝後麤難因自敘其意作萬餘語才峰秀逸文字志曰安神情秀悟善談玄理既自難于加意氣擬託蕭然自得四坐莫不厭心支謂謝曰君一往奔詣故復自佳耳

殷中軍孫安國王謝能言諸賢悉在會稽王許殷與孫共論易象妙於見形其論略曰聖人知觀器不足以達變

世說卷二

文學

四七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故表圓應於著龜。圓應不可為典要。故寄妙迹於六爻。六爻周流。唯化所適。故雖一畫而吉凶並彰。微一則失之矣。擬器託象而慶咎交著。繫器則失之矣。故設八卦者。蓋緣化之影迹也。天下者。寄見之一形也。圓影備未備之象。一形兼未形之形。故盡二儀之道。不與乾坤齊妙。風雨之變。不與巽坎同體矣。孫語道合。意氣干雲。一坐咸不安。

孫理而辭不能屈。會稽王慨然歎曰。使真長來。故應有以制彼。卽迎真長。孫意已不如真長。既至。先令孫自敘本理。孫麤說已語。亦覺殊不及。向劉便作二百許語。辭難簡切。孫理遂屈。一坐

同時拊掌而笑。稱美良久。

僧意在瓦官寺中。

未詳僧意氏族所出。

王荀子來。

荀子。王脩小字。

與共語。便使其唱理。意謂王曰。聖人有情。不王曰。無。重問曰。聖人如柱邪。王曰。如籌筭。雖無情。運之者有情。僧意云。誰運聖人邪。荀子不得答而去。諸本無僧意最後一句。意疑其闕。慶校衆本皆然。唯一書有之。故取以成其義。然王修善言理。如此論。特不近人情。猶疑斯文爲謬也。

司馬太傅問謝車騎。惠子其書五車。何以無一。

果然

四本疑為  
固本論

言入玄謝曰故當是其妙處不傳莊子曰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不中謂卵有毛雞三足馬有卵犬可為羊火不熱目不見龜長於蛇丁子有尾白狗黑連環可解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蓋辯者之囿也

殷中軍被廢徙東陽大讀佛經皆精解唯至事

數處不解事數謂若五陰十二入四諦十因緣五根五九七覺之聲遇見

一道人問所籤便釋然

殷仲堪精覈玄論人謂莫不研究殷乃歎曰使

我解四本談不翅爾周祗降安記曰仲堪好學而有理思也

殷荊州曾問遠公

張野遠法師銘曰沙門釋惠遠鴈門樓煩人本姓賈氏世

為冠族年十二隨舅令狐氏遊學許洛年二十

一欲南渡就范宣子學道阻不通遇釋道安以

為師抽簪落髮研求法藏釋曇翼每資以燈燭

之費誦鑿淹遠高悟冥曠安常歎曰道流東國

其在遠乎襄陽既沒振錫南遊結宇靈嶽自年

六十不復出山各被流沙彼國僧眾皆稱漢地

輒東向致敬年八十三而終易以何為體答曰

易以感為體殷曰銅山西崩靈鍾東應便是易

耶東方朔傳曰孝武皇帝時未央宮前殿鍾無故自鳴三日三夜不止詔問太史待詔王朔

朔言恐有兵氣更問東方朔朔曰臣聞銅者山之

之子山者銅之母以陰陽氣類言之子母相感

文學

四九

世說卷二

按易理精微  
廣大謂此非  
易不可執此  
言易又不可  
遠公所以笑  
而不答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不答景是

山恐有崩弛者故鐘先鳴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精之至也其應在後五日內居三日南郡太守上書言山崩延袤二十餘里樊英別傳曰漢順帝時殿下鐘鳴問英對曰蜀嶧山崩山於銅為母母崩子鳴非聖朝災後蜀果上遠公笑山崩日月相應二說微異故並載之而不答

羊孚弟娶王永言女孚弟輔也羊氏譜曰輔字幼仁泰山人祖楷尚書郎

父綏中書郎輔仕至衛軍功曹娶琅邪王訥之女字僧首及王家見壻孚送

弟俱往時永言父東陽尚在王氏譜曰訥之字永言琅邪人祖彪

之光祿大夫父臨之東陽太守訥之歷尚書左丞御史中丞殷仲堪是東陽

女壻亦在坐殷氏譜曰仲堪娶琅邪王臨之女字英彥孚雅善理義

乃與仲堪道齊物莊子篇也殷難之羊云君四番後

當得見同殷笑曰乃可得盡何必相同乃至四

番後一通殷咨嗟曰僕便無以相異歎為新拔

者久之

殷仲堪曰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舌本閒強晉安

帝紀曰仲堪有思理能清言

提婆初至為東亭第講阿毗曇出經敘曰僧伽提婆蜀賓人姓

言有怪偉至料及三四非強支持者却根牙傳

強作去聲如今俗語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此是僧彌難弟處

瞿曇氏，佛朗有深鑒，符堅至長安，出諸經，後渡江，遠法師請譯阿毗曇，遠法師阿毗曇敘曰：阿毗曇心者，三藏之要領，詠歌之微言，源流廣大，管綜衆經，領其宗會，故作者以心為名焉。有出家開士，字法勝，以阿毗曇源流廣大，卒難尋究，別撰斯部，凡二百五十偈，以為要解，號之曰心。蜀賓沙門僧伽提婆，少玩斯文，因請令譯焉。阿毗曇者，晉言大法也。道標法師曰：阿毗曇者，秦言無比。始發講坐，裁半，僧彌便云：都已曉，即於法也。

坐分數四，有意道人，更就餘屋自講。提婆講竟，東亭問法岡道人曰：弟子都未解，阿彌那得已解，所得云何？曰：大略全是，故當小未精。

兩語得反覆之妙

以上以玄理論文學文章，另出一條從魏始蓋一目，中復分兩目也。

覈耳，出經敘曰：提婆以隆安初遊京師，東亭侯王珣迎至舍，講阿毗曇。提婆宗致既明，振發義奧，王僧彌一聽，便自講，其明義易啟人心，如此未詳年卒。

相南郡與殷荊州共談，每相攻難，年餘後，但一兩番，相自歎才思轉退。殷云：此乃是君轉解。周祇

隆安記曰：玄善言理，棄郡還國，常與殷荊州仲堪終日談論不輟。

文帝嘗令東阿王七步中作詩，不成者行大法。應聲便為詩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為汁。其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其在天下  
豈在天下  
十字自然  
詩下句歌

筆平順  
必多謂  
筆因非  
神語心  
不當作

凡稱周公  
見即是居

帝深有慚色魏志曰陳思王植字子建文帝同母弟也年十餘歲誦詩論及辭賦  
數萬言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曰汝倩人邪植  
跪曰出言為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奈何倩人  
時鄴銅雀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之使各為  
賦植援筆立成可觀性簡易不治威儀與馬服  
飾不尚華麗每見難問應聲而答太祖寵愛之  
幾為太子者數矣文帝即位封鄴城侯後徙雍  
丘復封東阿植每求試不得而國  
西遷易汲汲無權年四十一薨

魏朝封晉文王為公備禮九錫文王固讓不受  
公卿將校當詣府敦喻司空鄭中中已見馳遣信  
就阮籍求文籍時在袁孝尼家袁氏世紀曰準字孝尼陳郡陽

夏人父渙魏郎中令準忠信居正不恥下問唯  
恐人不勝已也世事多險故恬退不敢求進著  
書十萬餘言荀綽兖州記曰宿醉扶起書札為  
準有儁才大始中位給事中  
之無所點定乃寫付使時人以為神筆顧愷之晉文章  
記曰阮籍勸進落落有宏致至轉詭徐而攝之  
也一本注阮籍勸進文略曰竊聞明公固讓中  
等眷眷實懷愚心以為聖王作制百代同風褒  
德賞功其來久矣周公藉已成之業據既安之  
勢光宅曲阜奄有龜蒙明  
公宜奉聖旨受茲介福也  
左太冲作三都賦初成思別傳曰思字大中齊國臨淄人父雍起於筆  
札多所掌練為殿中御史思蚤喪母雍憐之不  
甚教其書學及長博覽名文遍閱百家司空張  
世說卷二  
文學  
五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思三賦不朽  
士安非此序  
幾不傳時人  
薄思故肆說  
彈耳士安一  
序何足重思  
而時人傳乃  
爾孝標於是  
為無識矣

華辟為祭酒賈謐舉為秘書郎謐誅歸鄉里專  
思著述齊王問請為記室參軍不起時為三都  
賦未成也後數年疾終其三都賦改定至終乃  
上初作蜀都賦云金馬電發於高岡碧雞振翼  
而雲披鬼彈飛丸以礮礮火井騰光以赫曦今  
無鬼彈故其賦往往不同思為人無吏幹而有  
文才又頗以椒房自矜故齊人不重也時人互有譏訾思意不愜  
後示張公張華張曰此二京可三然君文未重  
於世宜以經高名之士思乃詢求於皇甫謐王隱  
晉書曰謐字士安安定朝那人漢太尉嵩曾孫  
也祖叔獻灞陵令父叔侯舉孝廉謐族從皆累  
世富貴獨守寒素所養叔母歎曰昔孟母以三  
徙成子曾父以享家存教豈我居不卜鄰何爾

魯之甚乎修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  
之流涕謐乃感激年二十餘就鄉里席坦受書  
遭人而問少有寧日武帝借其書二車遂謐見  
博覽太子中庶子議郎徵並不就終于家謐見  
之嗟歎遂為作敘於是先相非貳者莫不歛衽  
讚述焉思別傳曰思造張載問嶠蜀事交接亦  
疎皇甫謐西州高上摯仲治宿儒知名  
非思倫匹劉淵林衛伯輿並蚤終皆不為思賦  
序注也凡諸注解皆思自為欲重其文故假時  
人名  
姓也

劉伶著酒德頌意氣所寄名士傳曰伶字伯倫  
沛鄴人肆意放蕩以  
沛鄴人肆意放蕩以  
宇宙為狹常乘鹿車携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  
云死便掘地以埋土木形骸遨遊一世竹林七  
世說卷二

賢論曰。伶處天地間。悠悠蕩蕩。無所用心。嘗與俗士相忤。其人攘袂而起。欲必築之。伶和其色曰。雞肋豈足以當尊拳。其人不覺廢然而返。未嘗措意文章。終其世。凡著酒德頌一篇而已。其辭曰。有大人先生者。以天地爲一朝。萬椿爲須臾。日月爲扇。矚入荒爲庭。衢行無轍迹。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行則操卮執瓢。動則挈榼提壺。唯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縉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先生於是方捧罍承槽。銜杯漱醪。奮髯箕踞。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恍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見。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之擾擾。如江漢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螺贏之與螟蛉。

樂令善於清言。而不長於手筆。將讓河南尹。請

潘岳爲表。

晉陽秋曰。岳字安仁。滎陽人。夙以才穎發名。善屬文。清綺絕世。蔡邕未能

過也。仕至黃門侍郎。爲孫秀所害。

潘云可作耳。要當得君意。樂

爲述已。所以爲讓。標位二百許語。潘直取錯綜。便成名筆。時人咸云。若樂不假潘之文。潘不取樂之旨。則無以成斯矣。

夏侯湛作周詩成。

文士傳曰。湛字孝若。譙國人。魏征西將軍夏侯淵曾孫也。

有盛才。文章巧思。善補雅詞。名亞潘岳。歷中書侍郎。湛集載其敘曰。周詩者。南陔。白華。華黍。由



庚崇丘由儀六篇有其義而亡其辭湛續其亡故云周詩也示潘安仁安仁

曰此非徒溫雅乃別見孝悌之性其詩曰既般斯虔仰詭洪

恩夕定晨省奉朝侍昏宵中告退雞鳴在門孳孳恭誨夙夜是敦潘因此遂作

家風詩岳家風詩載其宗祖之德及自戒也

孫子荆除婦服作詩以示王武子孫楚集云婦胡母氏也其

詩日時邁不停日月電流神爽登遐忽已一周禮制有敘告除靈丘臨祠感痛中心若抽王

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覽之悽然增伉儷

之重

太叔廣甚辯給而摯仲治長於翰墨俱為列卿

每至公坐廣談仲治不能對退著筆難廣廣又

不能答王隱晉書曰太叔廣字季思東平人拜成都王為太弟欲使詣洛廣子孫多在

洛慮害乃自殺摯虞字仲治京兆長安人祖茂

秀才父模太僕卿虞少好學師事皇甫謐善校

練文義多所著述歷秘書監太常卿從惠帝至

長安遂流離鄂杜間性好博古而文籍蕩盡永

嘉五年洛中大饑遂饑而死虞與廣各位畧同

廣長口才虞長筆才俱少政事衆坐廣談虞不

能對虞退筆難廣廣不能答於是更相嗤笑

紛然於世廣無可記虞多所錄於斯為勝也

江左殷太常父子竝能言理亦有辯訥之異楊

浩長于談  
融長于筆  
也

此從莊子得  
來

州口談至劇太常輒云汝更思吾論中典書曰  
遠陳郡人相彙有人倫鑒見融甚歎美之著象  
不盡意大賢須易論理義精微談者稱焉兄子  
浩亦能清言每與浩談有時而屈退而著論融  
更居長為司徒左西屬飲酒善舞終日嘯詠未  
嘗以世務自嬰累遷  
吏部尚書太常卿卒  
庾子嵩作意賦成晉陽秋曰敬永嘉中為石勒  
所害先是敬見王室多難知  
終嬰其禍乃作  
意賦以寄懷  
從子文康見問曰若有意邪非  
賦之所盡若無意邪復何所賦答曰正在有意  
無意之間

八字慨然不  
必有所起不  
必有所指

泓崢蕭瑟乃  
不成語

郭景純詩云林無靜樹川無停流王隱晉書曰  
河東聞喜人父瑗建平太守璞別傳曰璞奇博  
多通文藻粲麗才學賞豫足參上流其詩賦誄  
頌並傳於世而訥於言造次詠語常人無異又  
不持儀檢形質積索縱情嫚惰時有醉飽之失  
友人于令升戒之曰此伐性之斧也璞曰吾所  
受有分恒恐用之不盡豈酒色之能害王敦取  
為參軍敦縱兵都輦乃吝以大事璞極言成  
敗不為回屈敦忌而害之詩璞幽思篇者  
阮孚云阮孚別見泓崢蕭瑟實不可言每讀此文輒覺  
神超形越  
庾闡始作揚都賦道温庾云温挺義之標庾作

竹按之備

民之望方響則金聲比德則玉亮庾公聞賦成  
求看兼贈賦之闡更改望為儁以亮為潤云中興  
書曰闡字仲初潁川人太尉亮之族也少孤九  
歲便能屬文遷散騎侍郎領大著作為揚都賦  
邈絕當時  
五十四卒

孫興公作庾公誄袁羊曰見此張緩于時以為

名賞袁氏家傳曰

庾仲初作揚都賦成以呈庾亮亮以親族之懷  
大為其名價云可三二京四三都於此人人競

此未詳恐有  
誤  
似謂此張狂  
耳

寫都下紙為之貴謝太傅云不得爾此是屋下

架屋耳事事擬學而不免儉狹王隱論楊雄太

妙非益也是以古  
人謂其屋下架屋

習鑿齒史才不常宣武甚器之未三十便用為

荊州治中鑿齒謝牋亦云不遇明公荊州老從

事耳後至都見簡文返命宣武問見相王何如

答云一生不曾見此人從此忤旨出為衡陽郡

性理遂錯於病中猶作漢晉春秋品評卓逸續

不常即非常

與姦雄培王  
自難然亦何  
至狂疾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此正不得以  
羽翼解鼓吹  
二字殊妙

陽秋曰鑿齒少而博學才情秀逸温甚奇之自  
州從事歲中三轉至治中後以忤旨左遷戶曹  
叅軍衡陽太守在郡著漢晉春秋斥温覬覦之  
心也鑿齒集載其論略曰靜漢末累世之交爭  
廓九域之蒙晦大定千載之盛功者皆司馬氏  
也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則不足有靜亂之功則  
孫劉鼎立共王秦政猶不見敘於帝王况暫制  
數州之衆哉且漢有係周之業則晉無所承魏  
之迹矣春秋之時吳楚稱王若推有德彼必自  
係於周不推吳楚也况長轡廟堂吳蜀兩定天  
下之功也

孫興公云三都二京五經鼓吹

言此五賦是  
經典之羽翼

謝太傅問主簿陸退

陸氏譜曰退字黎民吳郡  
人高祖凱吳丞相祖仰吏

濛脩父也

部郎父伊州主簿張憑何以作母誄而不作父

誄退答曰故當是丈夫之德表於事行婦人之

美非誄不顯陸氏譜曰  
退憑壻也

王敬仁年十三作賢人論長史送示真長真長

答云見敬仁所作論便足參微言修集載其論  
曰或問易稱

此等論在今  
世未免撫掌  
當時所請名  
理乃爾文章  
一大厄也

賢人黃裳元吉苟未能闡與理會何得不求通  
求通則有損有損則元吉之稱將虛設乎答曰  
賢人誠未能闡與理會當居然人從比之理盡  
猶一豪之領一梁一豪之領一梁雖於理有損  
不足以撓梁賢有情之至寡豪有形之至  
小豪不至撓梁於賢人何有損之者哉

文學

五六

註意引此以  
非簡文過許  
証理為得

孫興公云潘文爛若披錦無處不善續文章志曰岳為文  
選言簡章清綺絕倫陸文若排沙簡金往往見寶文章傳曰機善  
屬文司空張華見其文章篇篇稱善猶譏其作  
文大治謂曰人之作文患於不才至于為文乃  
患太多也

簡文稱許掾云玄度五言詩可謂妙絕時人續晉

陽秋曰詢有才藻善屬文自司馬相如王褒楊  
雄諸賢世尚賦頌皆體則詩騷傍綜百家之言  
及至建安而詩章大盛逮乎西朝之末潘陸之  
徒雖時有質文而宗歸不異也正始中王弼何  
晏好莊老玄勝之談而世遂貴焉至過江佛理  
尤盛故郭璞五言始會合道家之言而韻之詢

及太原孫綽轉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辭而詩  
騷之體盡矣詢綽並為一時文宗自此作者悉  
體之至義熙  
中謝混始改

孫興公作天台賦成以示范榮期中興書曰范

陽人父堅護軍啟以才云卿試擲地要作金石

聲范曰恐子之金石非宮商中聲然每至佳句  
赤城震起而建標瀑布飛  
流而界道此賦之佳處 輒云應是我輩語

桓公見謝安石作簡文謚議看竟擲與坐上諸

客曰此是安石碎金劉謙之晉紀載安議曰謹  
按謚法一德不懈曰簡道

世說卷二 文學 五九

此語無微不  
之文學亦在



德博聞曰文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觀乎人文化成天下儀之景行猶有彷彿宜尊號曰太宗謚曰簡

文  
袁虎少貧虎袁宏小字也嘗為人傭載運租謝鎮西經

船行其夜清風朗月聞江渚間估客船上有詠

詩聲甚有情致所誦五言又其所未嘗聞歎美

不能已即遣委曲訊問乃是袁自詠其所作詠

史詩因此相要大相賞得續晉陽秋曰虎少有逸才文章絕麗曾為

詠史詩是其風情所寄少孤而貧以運租為業鎮西謝尚時鎮牛渚乘秋佳風月率爾與左右

與黃公壚境不多爭

徵服泛江會虎在運租船中諷詠聲既清會附文藻拔非尚所曾聞遂往聽之乃遣問訊答曰是袁臨汝即誦詩即其詠史之作也尚佳其率有勝致即遣要迎談話申旦自此名日茂孫典公云潘文淺而淨陸文深而蕪

裴郎作語林始出大為遠近所傳時流年少無

不傳寫各有一通載王東亭作經王公酒壚下

賦甚有才情裴氏家傳曰裴榮字榮期河東人父稱豐城令榮期少有風姿才氣

好論古今人物撰語林數卷號曰裴子檀道鸞謂裴松之以為啟作語林榮儻別各啟乎

謝萬作八賢論與孫興公往反小有利鈍中興書曰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此語難解似  
理義亦算作  
相知者然不  
能為卿名也

諱文有法補  
句有佳

萬善屬文能談論萬集載其敘四隱四顯為八  
賢之論謂漁父屈原季主賈誼楚老龔勝孫登  
嵇康也其旨以處者為優出者為劣孫綽難  
之以謂體玄識達者出處同歸文多不載謝  
後出以示顧君齊顧氏譜曰夷字君齊吳郡人  
祖廐孝廉父霸少府卿夷辟  
州主簿顧曰我亦作知卿當無所名

相宣武命袁彥伯作北征賦續晉陽秋曰宏從  
溫征鮮卑作北征

賦宏文既成公與時賢共看咸嗟歎之時王珣  
之高者在坐云恨少一句得寫字足韻當佳袁即於坐  
攬筆益云感不絕於余心泝流風而獨寫公謂

王曰當今不得不以此事推袁宏集載其賦云  
聞所聞於相傳

云獲麟於此野誕靈物以瑞德奚授體於虞者  
悲尼父之慟泣似實慟而非假豈一物之足傷  
實致傷於天下感不絕於余心迥流風而獨寫  
晉陽秋曰宏嘗與王珣伏滔同侍溫坐溫令滔  
續其賦至致傷於天下於此改韻云此韻所詠  
慨深千載今於天下之後便移韻於寫送之致  
如為未盡滔乃云得益寫一句或當小勝相  
公語宏鄉試思益之宏應聲而益王伏稱善  
孫興公道曹輔佐才如白地明光錦曹毗字輔  
中興書曰  
佐譙國人魏大司馬休曾孫也好文籍  
能屬詞累遷太學博士尚書郎光祿勳  
版綉論語曰孔子式負版者鄭氏注曰  
版謂邦國籍也負之者賤隸人也裁為負  
非無文

世說卷二 文學 空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是謙公語別

謂一字不犯前本

采酷無裁製

袁彥伯作名士傳成

宏以夏侯太初何平叔王輔嗣為正始名士阮嗣宗

嵇叔夜山巨源向子期劉伯倫阮仲容王濬仲為竹林名士裴叔則樂彥輔王夷甫庾子嵩王安期阮千里衛叔寶

謝幼輿為中朝名士見謝公公笑曰我嘗與諸

人道江北事特作狡獪耳彥伯遂以箸書

王東亭到相公吏既伏閣下相令人竊取其白

事東亭即於閣下更作無復向一字

續晉陽秋曰珣學涉

通敏文高當世

相宣武北征

溫別傳曰溫以太和四年上疏自征鮮卑

袁虎時從被

責免官會須露布文喚袁倚馬前令作手不輟

筆俄得七紙殊可觀東亭在側極歎其才袁虎

云當令齒舌間得利

袁宏始作東征賦都不道陶公胡奴誘之狹室

中臨以白刃

胡奴陶範別見

曰先公勳業如是君作東

征賦云何相忽略宏窘蹙無計便答我大道公

何以云無因誦曰精金百鍊在割能斷功則治

按此語最深難解言袁有此才而官不利徒得東亭歎賞齒舌間得利而已何益於事自古文人同恨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人職思靖亂長沙之勳為史所讚續晉陽秋曰宏為大司馬  
記室參軍後為東征賦悉稱過江諸名望時相  
溫在南州宏語眾云我決不及相宣城時伏滔  
在溫府與宏善苦諫之宏笑而不答滔密以啟  
溫溫甚忿以宏一時文宗又聞此賦有聲不欲  
令人顯問之後遊青山飲酌既歸公命宏同載  
眾為危懼行數里問宏曰聞君作東征賦多稱  
先賢何故不及家君宏答曰尊公稱謂自非下  
官所敢專故未呈啟不敢顯之耳溫乃云君欲  
為何辭宏即答云風鑒散朗或摛或引身雖可  
亡道不可隕則宣城之節信為允也溫泫然而  
止二說不同故詳載焉

或問顧長康君箏賦何如嵇康琴賦顧曰不賞

者作後出相遺深識者亦以高奇見貴

中興書曰愷之

博學有才氣為人遲鈍而自矜尚為時所笑宋  
明帝文章志曰相溫云顧長康體中癡黠各半  
合而論之正平平耳世云有三絕畫絕文絕癡  
絕續晉陽秋曰愷之矜伐過實諸年少因相稱  
譽以為戲弄為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夜於月  
下長詠自云得先賢風制瞻每遙贊之愷之得  
此彌自力忘倦瞻將眠語槌腳人令  
代愷之不覺有異遂幾申旦而後止

殷仲文天才宏贍

續晉陽秋曰仲文雅有才藻著文數十篇

而讀書

不甚廣博亮歎曰

亮別見

若使殷仲文讀書半袁

豹丘淵之文章敘曰豹字士蔚陳郡人祖耽歷陽太守父質琅邪內史豹隆安中著作佐郎

世說卷二

文學

室

亮庚亮

未造理所

果遷太尉長史丹才不減班固續漢書曰固字孟堅右扶風人陽尹義熙九年卒幼有雋才學無常師善屬文經傳無不究覽

羊孚作雪贊云資清以化乘氣以霏遇象能鮮

卽潔成輝相胤遂以書扇中興書曰胤字茂祖譙國人祖冲太尉父

嗣江州刺史胤少有清操以恬退見稱仕至中書令玄敗徙安成郡後見誅

王孝伯在京行散至其弟王賄戶前賄王爽小字也中興

書曰爽字旣明恭第四弟也仕至侍中恭事敗贈太常問古詩中何句爲

最賄思未答孝伯詠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

散是五石散行散行藥也

此句爲佳

相玄嘗登江陵城南樓云我今欲爲王孝伯作

誄因吟嘯良久隨而下筆一坐之間誄以之成

此何難至粗達而已

晉安帝紀曰玄文翰之美高於一世玄集載其誄敘曰隆安二年九月十七日前將軍青兗二

州刺史太原王孝伯薨川岳降神哲人是育既爽其靈不貽其福天道茫昧孰測倚伏犬馬反噬豺狼翹陸嶺摧高梧林殘故竹人之云亡邦國喪牧予以誄之爰族芳郁文多不盡載

相玄初并西夏領荆江二州二府一國玄別傳曰玄旣

克殷仲堪後楊佺期遣使諷朝廷朝廷于時始以玄都督八州領江州荊州二刺史

世說卷二 文學 空同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謂蒼賀雪  
之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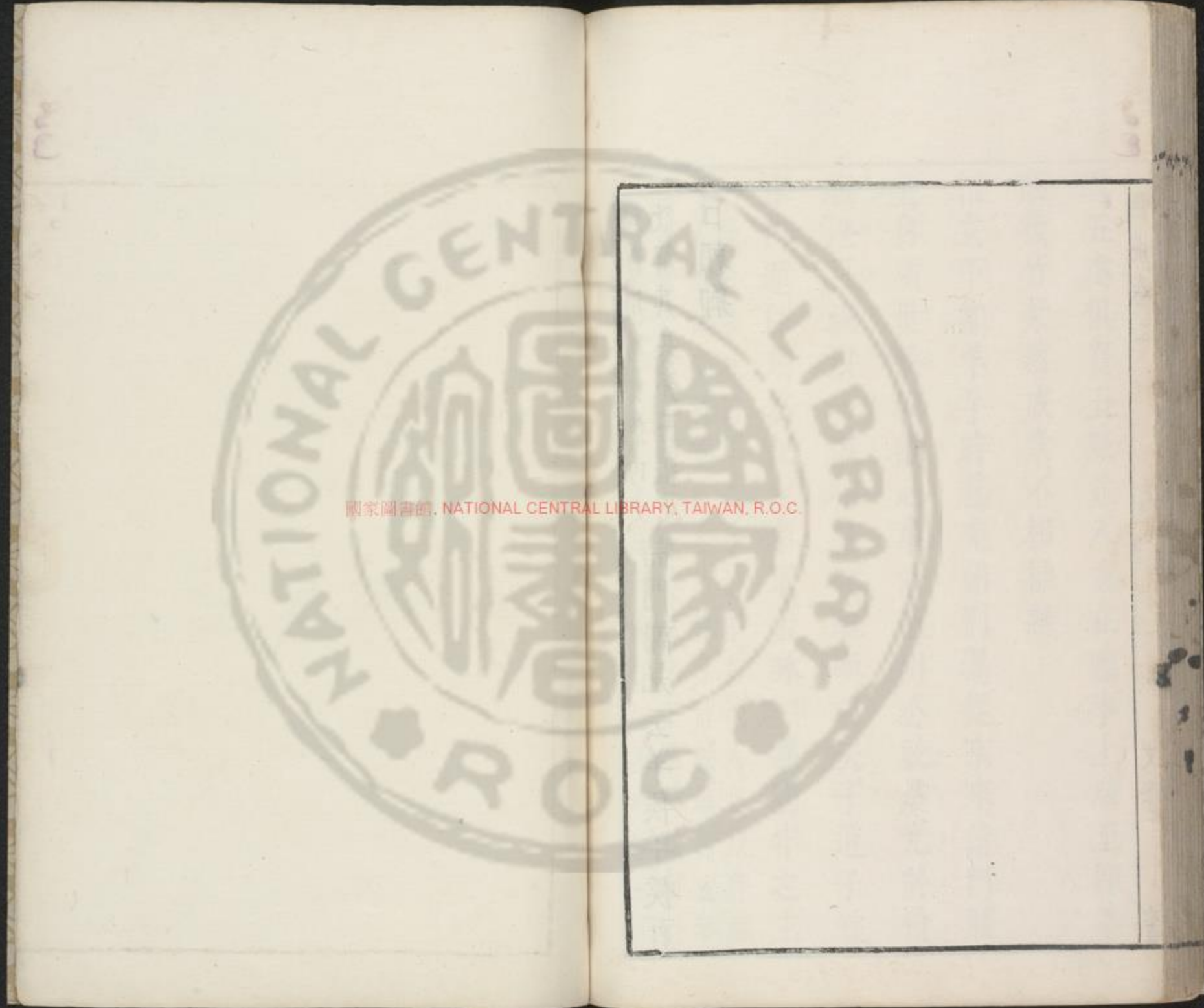
雪五處俱賀五版並入玄在聽事上版至即答  
版後皆粲然成章不相揉雜

相玄下都羊孚時為兗州別駕從京來詣門牋  
云自頃世故睽離心事淪蒞明公啟晨光於積  
晦澄百流以一流相見牋馳喚前云子道子道

來何遲即以為記室參軍孟咏別為劉牢之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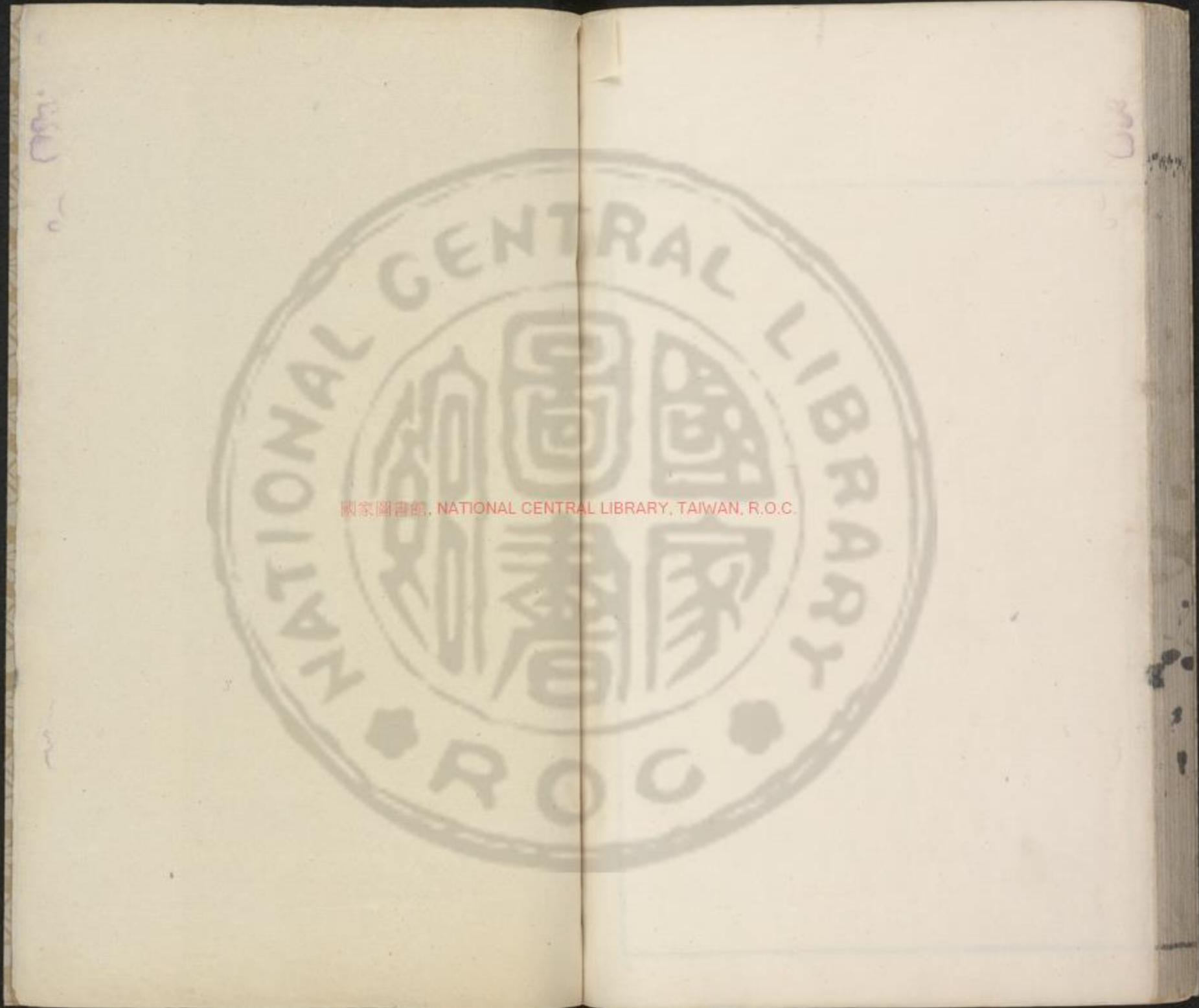
簿續晉陽秋曰牢之字道堅彭城人世以將顯  
父適征虜將軍牢之沈毅多計數為謝玄參  
軍符堅之役以驍猛成功及平王恭轉徐州刺  
史相玄下都以牢之為前鋒行征西將軍玄至

歸降用為會稽內史詣門謝見云羊侯羊侯百  
欲解其兵奔而縊死  
口賴卿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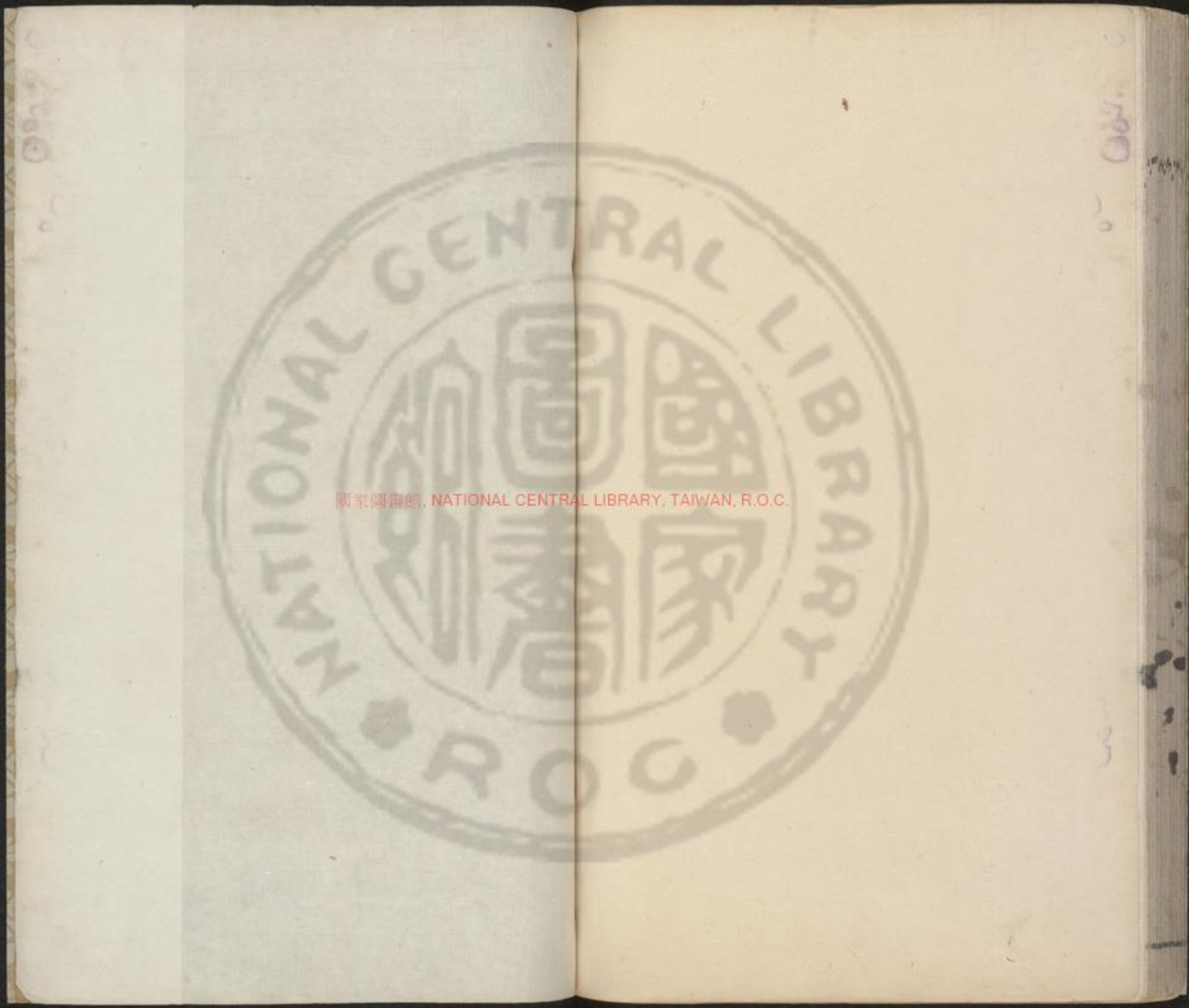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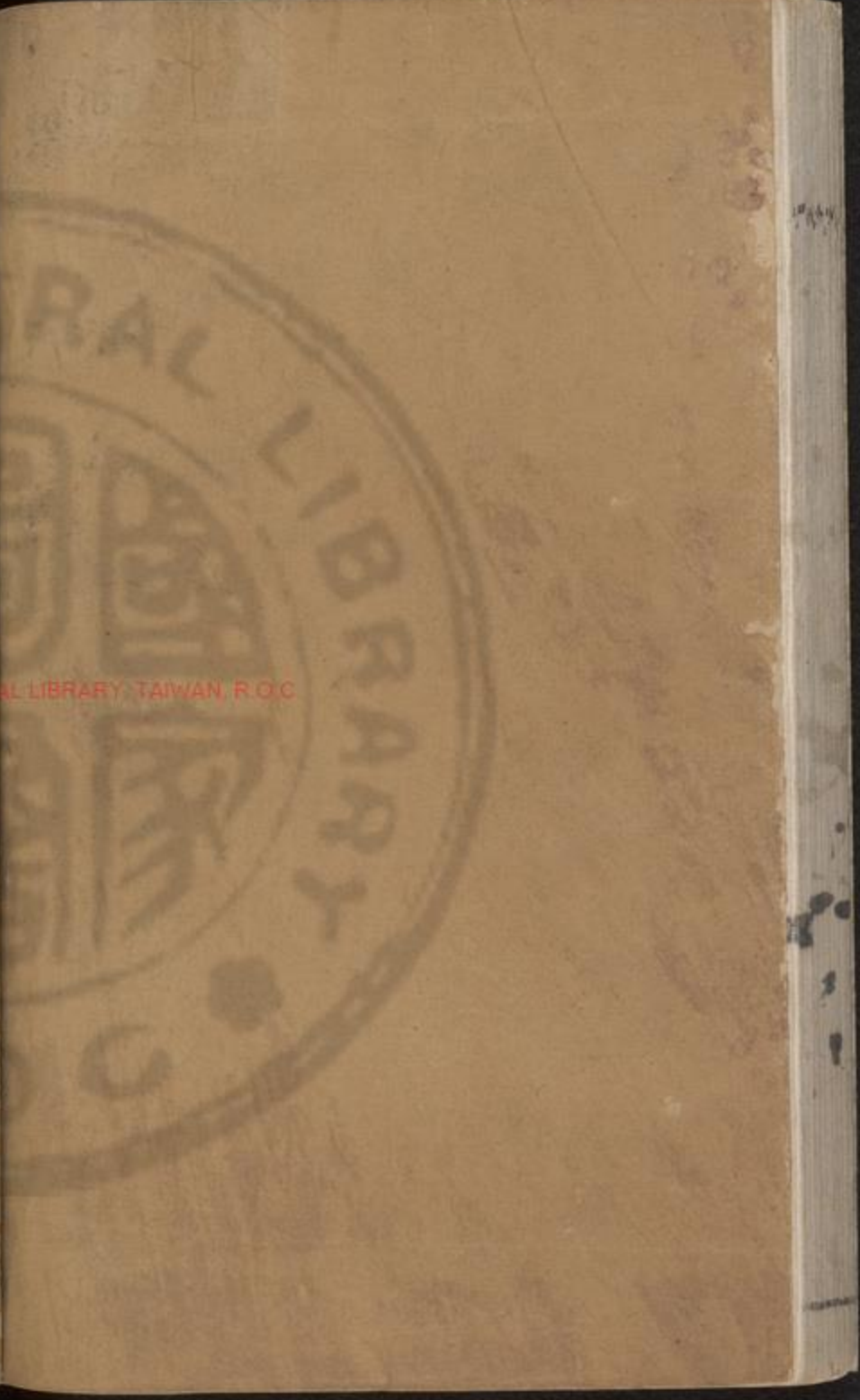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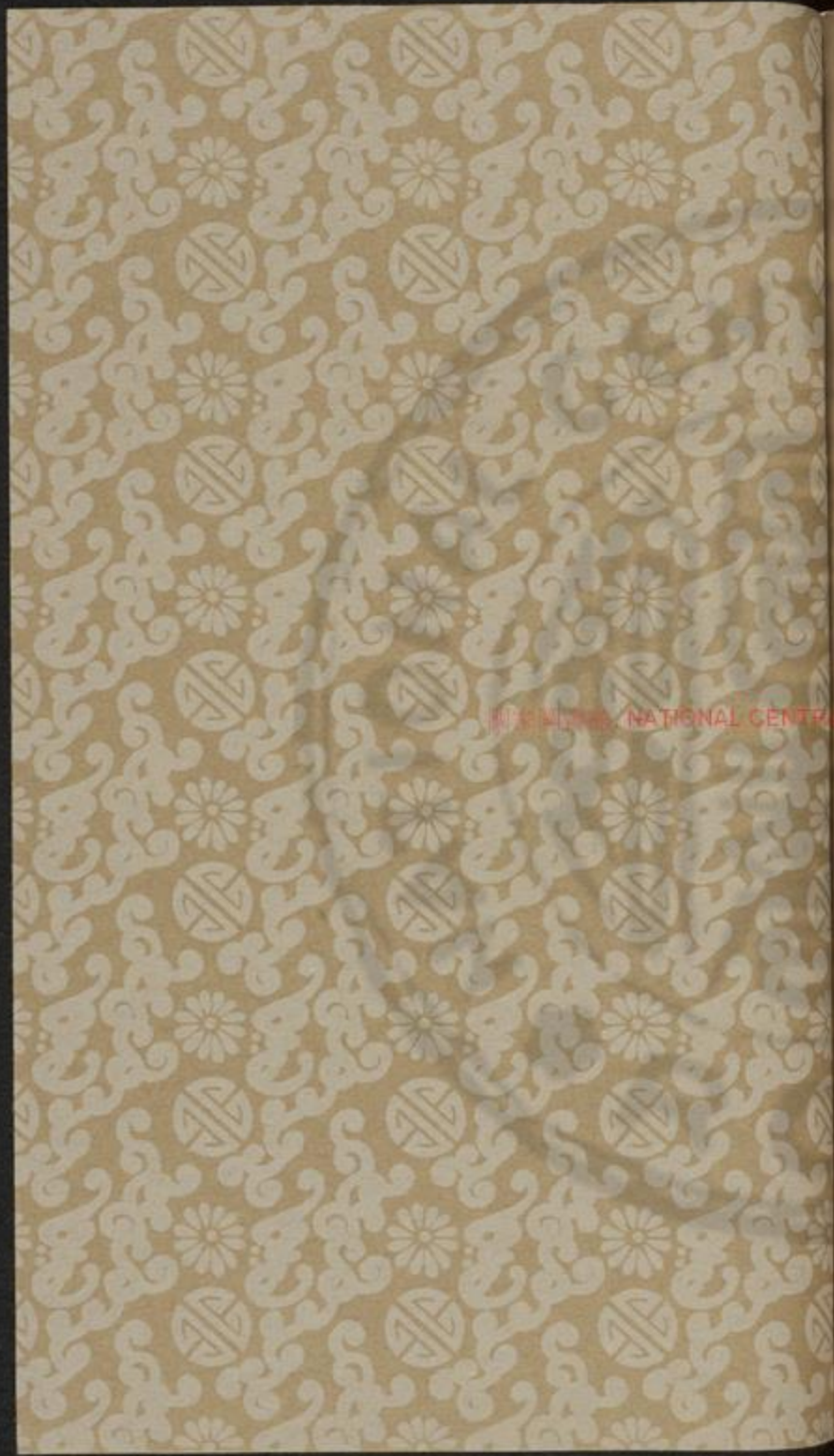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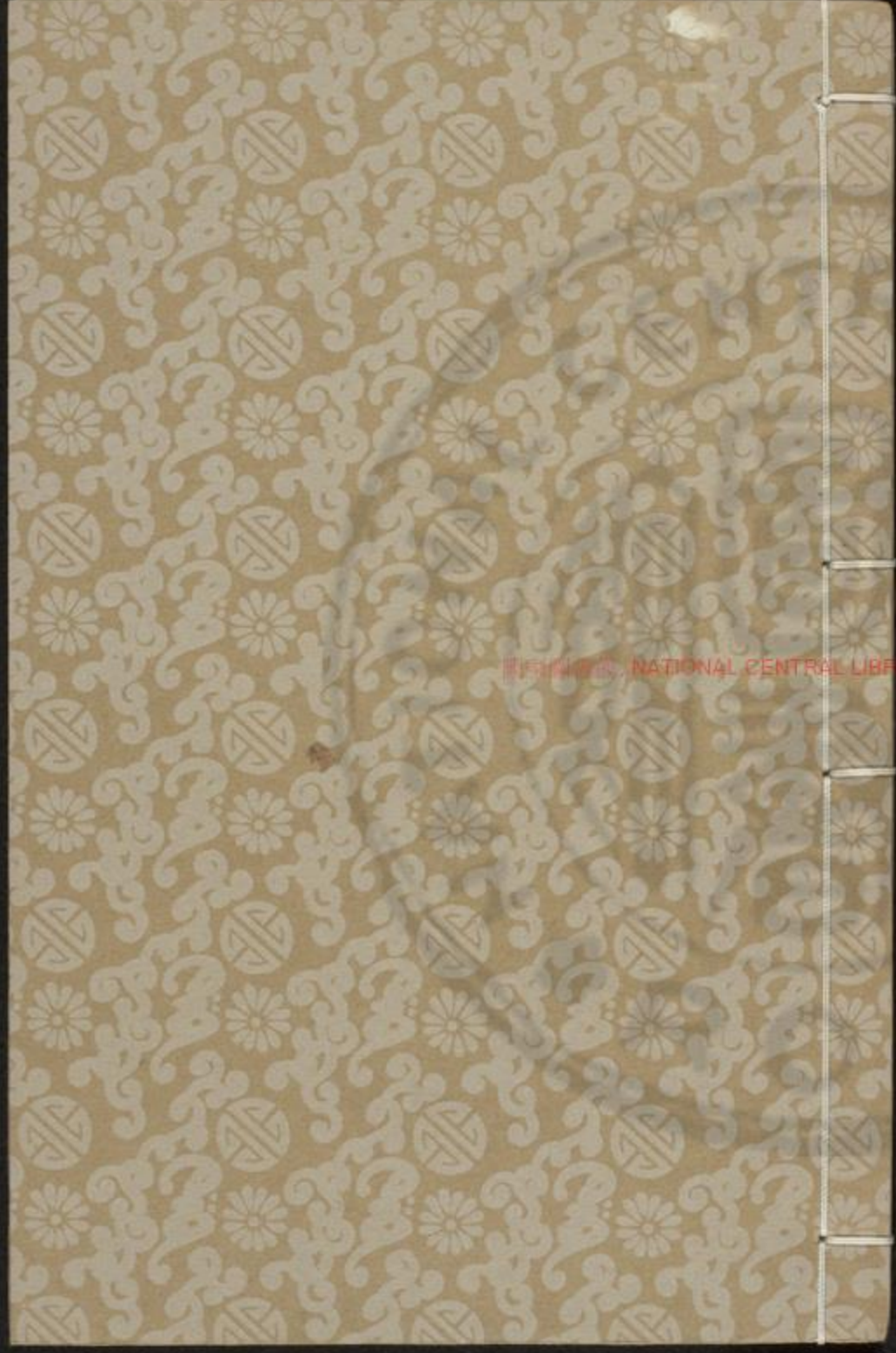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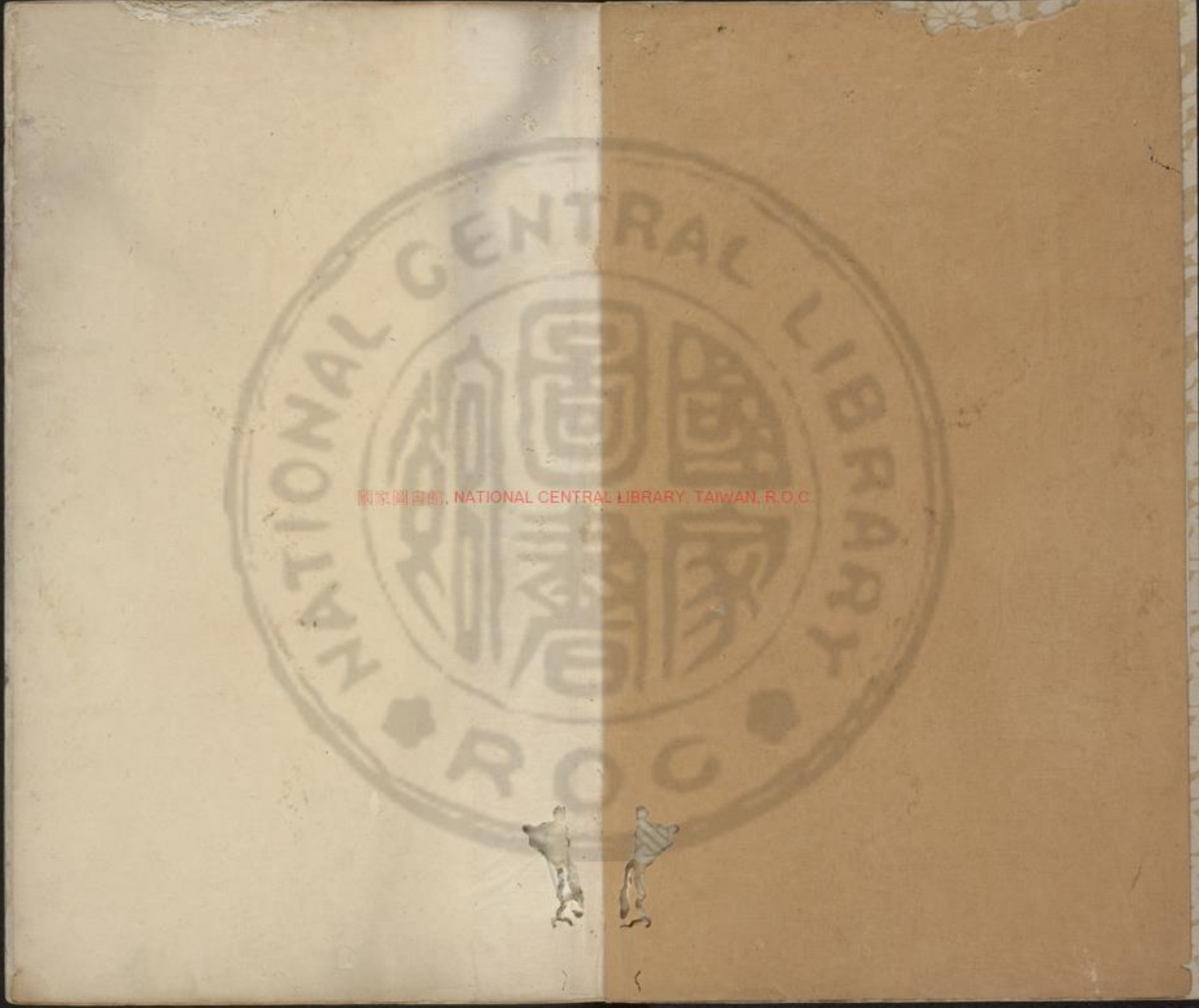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495372 v3



小兒傳故曰  
方正

世說新語

方正

陳太丘與友期行時日中過中不至太丘舍去  
去後乃至元方時年七歲門外戲問客  
問元方尊君在不客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  
便怒曰非人哉與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  
與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則是無信對子罵父  
則是無禮友人慙下車引之元方入門不顧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世說新語

方正

陳太丘與友期行，期日中。過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後乃至。元方時年七歲，門外戲。陳寔及紀客問元方：尊君在不？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與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與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則是無信；對子罵父，則是無禮。友人慙，下車引之。元方入門不顧。

小兒語故自  
方正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南陽宗世林。魏武同時。而甚薄其為人。不與之交。及魏武作司空。總朝政。從容問宗曰。可以交未。答曰。松栢之志。猶存。世林既以忤旨見疎。位不配德。文帝兄弟。每造其門。皆獨拜牀下。其見禮如此。楚國先賢傳曰。宗承。字世林。南陽安衆人。父資。有美譽。承少而脩德。雅正。确然不羣。徵聘不就。聞德而至者如林。魏武弱冠。屢造其門。值賓客猥積。不能得言。乃伺承起。往要之。捉手請交。承拒而不納。帝後爲司空。輔漢朝。乃謂承曰。卿昔不顧吾。今可爲交。未承曰。松栢之志。猶存。帝不說。以其名賢。猶敬禮之。勅文帝修子弟禮。就家拜漢中太守。武帝平冀州。從至

荆陳羣等皆爲之拜。帝猶以舊情介意。薄其位而優其禮。就家訪以朝政。居賓客之右。文帝徵爲直諫大夫。明帝欲引以爲相。以老固辭。

魏文帝受禪。陳羣有憾容。帝問曰。朕應天受命。卿何以不樂。羣曰。臣與華歆服膺先朝。今雖欣聖化。猶義形於色。華嶠譜敘曰。魏受禪。朝臣三色忤。時徙爲司空。不進爵。文帝久不懌。以問尚書令陳羣曰。我應天受命。百辟莫不說喜。形於聲色。而相國及公。獨有不怡者。何邪。羣起離席。長跪曰。臣與相國曾事漢朝。心雖說喜。義于其色。亦懼陛下實應見憎。帝大悅。歎息良久。遂重異之。

世說卷三

方正

二

華歆以虛名居首。揆陳羣以心營當新寵。猶爲此大言。寧不爲荀或地下所笑。覽註稍知所以。臨川以入方正。不亦幸乎。歆聖化。是何等語。義形於色。不當自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郭淮作關中都督甚得民情亦屢有戰庸郭淮字伯濟太原陽曲人建安中除平原府丞黃初元年奉使賀文帝踐阼而稽留不及羣臣歡會帝正色責之曰昔禹會諸侯於塗山防風氏後至便行大戮今溥天同慶而卿最留遲何也淮曰臣聞五帝先教導民以德夏后政衰始用刑辟今臣遭唐虞之世是以知免防風氏之誅帝說之擢為雍州刺史遷征西將軍淮在關中三十餘年功績顯著遷儀同三司贈大將軍淮妻

太尉王凌之妹坐凌事當并誅

魏略曰凌字彥雲太原祁人歷司空太尉征東將軍密欲立楚王彪司馬宣王自討之凌自縛歸罪遙謂太傅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當不至邪太傅曰以卿非肯逐折簡者也遂使人送至西凌自知罪重試索棺釘以觀

語甚感動  
次皆昇

太傅意太傅給之凌行至項城夜呼掾屬使者與決曰行年八十身名俱滅命邪遂自殺

徵攝甚急淮使戒裝克日當發州府文武及百姓勸淮舉兵淮不許至期遣妻百姓號泣追呼者數萬人行數十里淮乃命左右追夫人還於是文武奔馳如徇身首之急既至淮與宣帝書曰五子哀戀思念其母其母既亡則無五子五子若殞亦復無淮宣帝乃表特原淮妻世語曰淮妻當從坐侍御史往收督將及羌胡渠帥數千人叩頭請淮上表留妻淮不從妻上道莫不流涕人

世語簡而盡  
前後相應敘  
事工拙見矣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人扼腕欲劫留之。淮五子叩頭流血請淮。淮不  
忍視。乃命追之。於是數千騎往追還。淮以書白  
司馬宣王曰。五子哀母。不惜其身。若無其母。是  
無五子。五子若亡。亦無淮也。今輒追還。若於法  
未通。當受罪於主者。書至。宣王乃表原之。

諸葛亮之次渭濱關中震動

蜀志曰。亮字孔明。琅邪陽都人。客於

荆州躬耕隴畝。好爲梁甫吟。長八尺。每自比管  
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唯博陵崔州平。潁川徐  
元直。謂爲信然。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曰。諸  
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  
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先主遂詣  
亮。謂關羽張飛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  
累遷丞相益州牧。率魏明帝深懼晉宣王戰。乃  
衆北征。卒於渭南。

遣辛毗爲軍司馬

魏志曰。毗字佐治。潁川陽翟人。累遷衛尉。

宣王旣

與亮對渭而陳。亮設誘譎。萬方宣王果大怒。將  
欲應之。以重兵。亮遣間諜覘之。還曰。有一老夫

毅然仗黃鉞。當軍門立。軍不得出。亮曰。此必辛

佐治也。

晉陽秋曰。諸葛亮寇於郿。據渭水南原。詔使高祖拒之。亮善撫御。又戎政嚴明。

且僑軍遠征。糧運艱澀。利在野戰。朝廷每聞其  
出。欲以不戰屈之。高祖亦以爲然。而擁大軍禦  
侮於外。不宜遠露怯弱之形。以虧大勢。故秣馬  
坐甲。每見吞併之威。亮雖挑戰。或遺高祖巾幘。  
巾幘。婦女之飾。欲以激怒。冀獲曹咎之利。朝廷  
慮高祖不勝忿憤。而衛尉辛毗。骨鯁之臣。帝乃



使毗仗節為高祖軍司馬亮果復挑戰高祖乃奮怒將出應之毗仗節中門而立高祖乃止將士聞見者益加勇銳識者以人臣雖擁衆千萬而屈於正人大略深長皆如此之類也

夏侯玄既被桎梏魏氏春秋曰玄字太初譙國人也風格高朗弘辯博賜正始中護軍曹爽誅

徵為太常內知不免不交人事不畜筆研及太傅夢許允謂玄曰子無復憂矣玄歎曰士宗卿

何不見事乎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子上不吾容也後中書令李豐惡大將軍執政

遂謀以玄代之大將軍聞其謀誅豐收玄送廷尉于寶晉紀曰初豐之謀也使告玄玄

答曰宜詳之爾不以聞也故及於難時鍾毓為廷尉鍾會先不與玄相知因便狎之玄曰雖

其狎之未必以叔非納交

復刑餘之人未敢聞命世語曰玄至廷尉不肯下辭廷尉鍾毓自臨履

玄玄正色曰吾當何辭為令史責人邪卿便為吾作毓以玄名士節高不可屈而獄當竟夜為

作辭令與事相附流涕以示玄玄視之曰不當若是邪鍾會幸少於玄玄不與交是日於毓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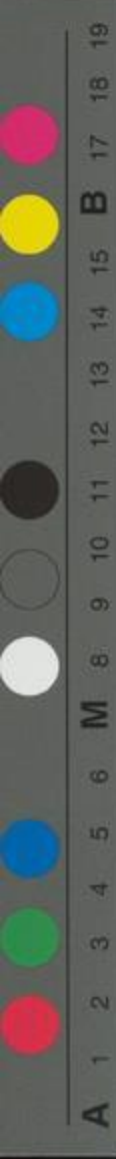
狎玄玄正色曰鍾君何得如是名士傳曰初玄以鍾毓志趣不同不與之交玄被收時毓為廷

尉執玄手曰太初何至於此玄正色曰雖復刑餘之人不可得交按郭頌西晉人時世相近為

晉魏世語事多詳覈孫盛之徒皆采以著書並云玄距鍾會而袁宏名士傳最後出不依前史

以為鍾毓考掠初無一言臨刑東市顏色不異可謂謬矣

魏志曰玄格量弘濟臨斬顏色不異舉止自若





心未見其  
第不可

夏侯泰初與廣陵陳本善本與玄在本母前宴  
飲世語曰本字休元臨淮東陽人魏志曰本廣陵東陽人父矯司徒本歷郡守廷尉所在操網領舉大體能使羣下自盡有率御之才不親小事不讀法律而得廷尉之稱遷鎮北將軍  
本弟騫晉陽秋曰騫字休淵司徒第二子無行  
還徑入至堂戶泰初因起曰可得同不可得而  
雜名士傳曰玄以鄉黨貴齒本不論德位年長者必為拜與陳本母前飲騫來而出其可得同不可得而雜者也

高貴鄉公薨內外誼譁

魏志曰高貴鄉公諱髦字彥士文帝孫東海定

王霖之子也初封劔縣高貴鄉公好學夙成齊王廢羣臣迎之即皇帝位漢晉春秋曰自曹芳事後魏人省徹宿衛無復鎧甲諸門戎兵老弱而已曹髦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王經諫不聽乃出懷中板令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所恨况不必死邪於是入白太后沈業奔告昭昭為之備髦遂率僮僕數百鼓譟而出昭弟屯騎校尉佃入遇髦於東止車門左右訶之佃衆奔走中護軍賈充又逆髦戰於南闕下髦自用劍衆欲退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公畜汝等正為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即前刺髦刃出於背魏氏春秋曰帝將誅大將軍詔有司復進位相國加九錫帝夜自將冗從僕射李昭黃門從官焦世說卷三

方正

六

千載凜凜羣  
有慚德矣

帝  
充親紕魏

伯等下陵雲臺鎧仗授兵欲因際會遣使自出致討會雨而卻明日遂見王經等出黃素詔於懷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當決行此事帝遂拔劔升輦率殿中宿衛舍頭官僮擊戰鼓出雲龍門賈充自外而入帝師潰散帝猶稱天子手劔奮擊衆莫敢逼充率厲將士騎督成倅弟濟以矛進帝崩于師司馬文王問侍中陳泰曰魏時暴雨雷電晦冥日泰字玄伯何以靜之泰云唯殺賈充以謝空羣之子也

天下文王曰可復下此不對曰但見其上未見

其下于寶晉書曰高貴鄉公之殺司馬文王召朝臣謀其故太常陳泰不至使其舅荀覲

召之告以可不泰曰世之論者以泰方於舅今舅不如泰也子弟內外咸共逼之垂涕而入文

合數說以實  
玄伯之正

真方正之目  
也神志凜然

王待之曲室謂曰玄伯卿何以處我對曰可誅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爲吾更思其次泰曰唯  
有進於此不知其次文王乃止漢晉春秋曰曹髦之薨司馬昭聞之自投於地曰天下謂我何於是召百官議其事昭垂涕問陳泰曰何以居我泰曰公光輔數世功蓋天下謂當並迹古人垂美於後一旦有殺君之事不亦惜乎速斬賈充猶可以自明也昭曰公問不可得殺也卿更思餘計泰厲聲曰意唯有進於此耳餘無足委者也歸而自殺魏氏春秋曰泰勸大將軍誅賈充大將軍曰卿更思其他泰曰豈可使泰復發後言遂嘔血成

和嶠爲武帝所親重語嶠曰東官頃似更成進

卿試往看還問何如答云皇太子聖質如初

諸晉

如初謂無  
進處

公贊曰：嶠字長輿，汝南西平人。父道，太常，知名。嶠少以雅量稱，深為賈充所知。每向世祖，稱之。歷尚書太子少傅。于寶，晉紀曰：皇太子有醇古之風，美於信受。侍中和嶠，數言於上曰：季世多僞，而太子尚信，非四海之主。憂太子不了，陛下家事，願追思文武之作。上既重長適，又懷齊王朋黨之論，弗入也。後上謂嶠曰：太子近入朝，吾謂差進，卿可與荀侍中共往言。及顓奉詔還對，上曰：太子明識弘新，有如明詔。問嶠對曰：聖賢如初，上默然。晉陽秋曰：世祖疑惠帝不可承繼大業，遣和嶠、荀勗往觀察之。既見，勗稱歎曰：太子德更進茂，不同於故。嶠曰：皇太子聖質如初，此陛下家事，非臣所盡。天下聞之，莫不稱嶠為忠，而欲灰滅勗也。按荀顓清雅，性不阿諛，校之二說，則孫盛為得也。

荀顓亦未可保

諸葛靚後入晉，除大司馬，召不起，以與晉室有讐。常背洛水而坐，與武帝有舊，帝欲見之，而無由，乃請諸葛如呼靚。既來，帝就太妃間相見，禮畢，酒酣，帝曰：卿故復憶竹馬之好不？靚曰：臣不能吞炭漆身，今日復覩聖顏，因涕泗百行。帝於是慙悔而出。晉諸公贊曰：吳亡，靚入洛，以父誼為太祖所殺，誓不見世祖。世祖叔母琅邪王妃，靚之姊也。帝後因靚在姊間，往就見焉。靚逃於廁中，於是以至。孝發名時，嵇康亦被法，而康子紹死蕩陰之役，談者咸曰：靚紹靚二人，然後知忠孝之道，區以別矣。

武帝語和嶠曰我欲先痛罵王武子然後爵之  
嶠曰武子儁爽恐不可屈帝遂召武子苦責之  
因曰知愧不晉諸公贊曰齊王當出藩而王濟  
諫請無數又累遣常山王與婦長  
廣公主共入稽顙陳乞留之世祖甚恚謂王戎  
曰我兄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朕家計而甄德王  
濟連遣婦入來生哭人邪濟等尚爾况  
餘者乎濟自此被責左遷園子祭酒武子曰  
尺布斗粟之謠常為陛下恥之漢書曰淮南厲  
王長高祖少子  
也  
也有罪文帝徙之於蜀不食而死民作歌曰一  
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  
容瓚注曰言一尺布帛可縫而共衣一斗米  
粟可舂而共食况以天下之廣而不相容也它

人能令疎親臣不能使親疎以此愧陛下

杜預之荊州頓七里橋朝士悉祖王隱晉書曰  
預字元凱京

杜元凱千載  
名士楊濟倚  
外戚為豪此  
何足為方正

兆人漢御史大夫延年十一世孫祖畿魏太保  
父恕幽州荊州刺史預智謀淵博明於治亂常  
稱立德者非所企及立功立言所庶幾也累遷  
河南尹為鎮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鎮襄陽  
以平吳勳封當陽侯預無伎藝之能身不跨馬  
射不穿札而每有大事輒在將帥之限贈征南  
將軍儀同三司預少賤好豪俠不為物所許楊濟既名  
氏雄俊不堪不坐而去弘農人楊駿弟也有才  
識累遷太子太  
保與駿同誅須臾和長輿來問楊右衛何在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羊琇何物與  
王愷為戚里  
爭富者乃亦  
以慢鎮南為  
方正耶叔則  
名士渠何獨  
不去

客曰向來不坐而去長輿曰必大夏門下盤馬  
往大夏門果大閱騎長輿抱內車共載歸坐如  
初

杜預拜鎮南將軍朝士悉至皆在連榻坐

語林曰中

朝方鎮還不與元凱共坐預時亦有裴叔則羊

穉舒後至曰杜元凱乃復連榻坐客不坐便去

晉諸公贊曰羊琇字穉舒泰山人通濟有才幹與世祖同年相善謂世祖曰後富貴時見用作領護軍各十年世祖卽位累遷左將軍特進杜請裴追之羊去數里

任馬既而俱還杜許

晉武帝時荀勗為中書監

虞預晉書曰勗字公曾穎川穎陰人漢司

空爽曾孫也十餘歲能屬文外祖鍾繇曰此見當及其曾祖為安陽令民生為立祠累遷侍中中書和嶠為令故事監令由來共車嶠性雅正

常疾勗諂諛

王隱晉書曰勗性佞媚譽太子出齊王當時私議損國害民孫劉之

匹也後世若有良史當著佞倖傳後公車來嶠便登正向前坐

不復容勗勗方更覓車然得去監令各給車自

此始曹嘉之晉紀曰中書監令常同車入朝至和嶠為令而荀勗為監嶠意強抗專車而

此故是長輿  
方正嘉之紀  
不得云強抗

孟自愧其矮  
耳不置言勝

坐乃使監令異  
車自此始也

山公大兒著短恰車中倚武帝欲見之山公不  
敢辭問兒兒不肯行時論乃云勝山公

晉諸公  
贊曰山

該字伯倫司徒濤長子也  
雄有器識仕至左衛將軍

向雄為河內主簿有公事不及雄而太守劉淮  
橫怒遂與杖遣之雄後為黃門郎劉為侍中初  
不交言武帝聞之敕雄復君臣之好雄不得已  
詣劉再拜曰向受詔而來而君臣之義絕何如

於是即去武帝聞尚不和乃怒問雄曰我令卿

復君臣之好何以猶絕

漢晉春秋曰雄字茂伯  
河內人世語曰雄有節

註引為真筭  
書遂兩用之

槃仕至黃門郎護軍將軍按王隱孫盛不與故  
君相聞議曰昔在晉初河內溫縣領校向雄送  
御犧牛不先呈郡輒隨比送洛值天大熱郡送  
牛多暍死臺法甚重太守吳奮召雄與杖雄不  
受杖曰郡牛者亦死也呈牛者亦死也奮大怒  
下雄獄將大治之會司隸辟雄都官從事數年  
為黃門侍郎奮為侍中同省相避不相見武帝  
聞之給雄酒禮使詣奮解雄乃奉詔此則非劉  
淮也晉諸公贊曰淮字君平沛國杼秋人少以  
清正稱累遷河內太守侍中尚書僕射司徒

雄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今之君子

誠而已非方  
云之選

進人若將加諸鄰退人若將墜諸淵臣於劉河  
內不為戎首亦已幸甚安復為君臣之好武帝

從之

禮記曰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  
邪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

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  
鄰退人若將墜諸淵無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  
反服之有鄭玄曰為兵  
主求攻伐故曰戎首也

齊王問為大司馬輔政

虞預晉書曰問字景治  
齊王攸子也少聰惠及

長謙約好施趙王倫篡位問起義兵誅倫拜大  
司馬加九錫政皆決之而恣用羣小不復朝覲  
遂為長沙  
王所誅 嵇紹為侍中詣問咨事問設宰會召

葛旌

齊王官屬名曰旌字虛旌齊王從事中郎  
晉陽秋曰齊王起義轉長史既克趙王倫

與董艾等專執  
威權罔敗見誅  
董艾等  
弘農人祖遇魏侍中父  
綴秘書監艾少好功名不修士檢齊王起義  
艾為新汲令赴軍用艾領右將軍王敗兄誅  
共

中散兄故自  
不凡

論時宜旌等白問嵇侍中善於絲竹公可令操  
之遂送樂器紹推卻不受問曰今日共為歡卿

何卻邪紹曰公協輔皇室令作事可法紹雖官

卑職備常伯操絲比竹蓋樂官之事不可以先

王法服為伶人之業今逼高命不敢苟辭當釋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冠冕襲私服此紹之心也。旃等不自得而退。

盧志於衆坐。

世語曰志字子通范陽人尚書瑛少子少知名起家鄴令歷成都在

長史衛尉卿尚書郎

問陸士衡陸遜陸抗是君何物。

抗已見吳

書曰遜字伯言吳郡人世爲冠族初領海昌令號神君累遷丞相

答曰如卿於

盧毓盧珽

魏志曰毓字子家涿人父植有名於世累遷吏部郎尚書選舉先性行而

後言才進司空珽咸熙中爲泰山太守字子笏位至尚書

士龍失色

雲別既

出戶謂兄曰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士衡正

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內寧有不知鬼子敢爾。

孔氏

志怪曰盧充者范陽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充先冬至一日出家西獵見一麀舉弓而射卽中之麀倒而復起充逐之不覺遠忽見一里門如府舍門中一鈴下有唱家前充問此何府也答曰少府府也充曰我衣惡那得見貴人卽有人提襪新衣迎之充著盡可體便進見少府展姓名酒炙數行崔曰近得尊府君書爲君索小女婚故相延耳卽舉書示充充父亡時雖小然已見父手迹便獻歎無辭崔卽救內令女郎莊嚴使充就東廊充至婦已下車立席頭共拜爲三日畢還見崔崔曰君可歸矣女有娠相生男當以相還生女當留自養救外嚴車送客崔送至門執手零涕離別之感無異生人復致衣一襲被褥一副充便上車去如電逝須臾至家家人相見悲喜推問知崔是亡人而入其墓追以懊惋居四年三月三日臨水戲忽見一犢車



乍浮乍沒既上岸充往開車後戶見崔氏女與  
三歲男兒共載充見之忻然欲捉其手女舉手  
指後車曰府君見人卽見少府充往問訊女抱  
兒還充又與金盃別并贈詩曰煌煌靈芝質光  
麗何猗猗華豔當時顯嘉異表神奇含英未及  
秀中夏罹霜萎榮耀長幽滅世路永無施不悟  
陰陽運哲人忽來儀會淺離別速皆由靈與祗  
何以贈余親金盃可顧兒愛恩從此別斷絕傷  
肝脾充取兒盃及詩忽不見二車處將兒還四  
坐謂是鬼魅僉逢唾之形如故問兒誰是汝父  
兒逕就充懷衆初怪惡傳省其詩慨然歎死生  
之玄通也充詣市賣盃高舉其價不欲速售冀  
有識者歛有一老婢問充得盃之由還報其大  
家卽女姨也道視之果是謂充曰我姨姊崔少  
府女未嫁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盃著棺中今  
視卿盃甚似得盃木末可得聞不充以事對卽

士龍亦別有  
勝凡處

詣充家迎兒兒有崔氏狀又似充貌姨曰我舅  
甥三月末間產父曰春煥溫也願休強也卽字  
溫休溫休蓋幽婚也其兆先彰矣兒遂成爲令  
器歷數郡二千石皆著績其後生植爲漢尚書  
植子毓爲魏司空議者疑二陸優劣謝公以此  
冠蓋相承至今也定之

羊忱性甚貞烈趙王倫爲相國忱爲太傅長史  
乃版以參相國軍事使者卒至忱深懼豫禍不  
暇被馬於是帖騎而避使者追之忱善射矢左  
右發使者不敢進遂得免

文字志曰忱字長和一  
名陶泰山平陽人

似狎爾非方  
正也

可稱曰辨未  
是方正

振古絕俗得  
意之名言

此王充癡語  
世以阮宣子  
論無鬼故附  
會此說詳引  
論衡有意

世為冠族、父繇、車騎掾、枕歷太傅、長史、揚州  
刺史、遷侍中、永嘉五年、遭亂被害、年五十餘  
王太尉不與庾子嵩交、王表甫庾卿之不置王  
曰、君不得為爾、庾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  
用我法、卿自用卿法、

阮宣子伐社樹、阮修已見春秋傳曰、共工氏有  
子曰勾龍、為后土、后土為社、風  
俗通曰、孝經稱社者土也、廣博不可備敬、故封  
土以為社而祀之、報功也、然則社自祀勾龍、非  
土之祭也、有人止之、宣子曰、社而為樹、伐樹則社亡、  
樹而為社、伐樹則社移矣、

阮宣子論鬼神有無者、或以人死有鬼、宣子獨  
以為無、曰、今見鬼者云、箸生時衣服、若人死有  
鬼、衣服復有鬼邪、論衡曰、世謂人死為鬼、非也、  
如審鬼者、死人精神、人見之、宜從裸袒之形、無  
為見衣帶被服也、何則、衣無精神也、由此言之、  
見衣服象人、則形體亦象人、象人知非死人之  
之精神也、凡天地間有鬼、非人死之精神也、  
元皇帝既登阼、以鄭后之寵、欲舍明帝而立簡  
文、時議者咸謂舍長立少、既於理非倫、且明帝  
以聰亮英斷、益宜為儲副、周王諸公、竝苦爭懇

切中興書曰鄭太后字阿春滎陽人少孤先嫁田氏夫亡依舅吳氏時中宗敬后虞氏先崩將納吳氏后與吳氏女遊後園有言之於中宗者納爲夫人甚寵生簡文帝卽位尊之曰文宣太惟刁玄亮獨欲奉少主以阿帝旨元帝便欲施行慮諸公不奉詔於是先喚周侯丞相入然後欲出詔付刁刁周王既入始至階頭帝逆遣傳詔過使就東廂周侯未悟卽卻略下階丞相披撥傳詔徑至御牀前曰不審陛下何以見臣帝默然無言乃探懷中黃紙詔裂擲之由此皇

註駁是

亂倫似謂不類耳

儲始定周侯方慨然愧歎曰我常自言勝茂弘今始知不如也中興書曰元皇以明帝及琅邪大成之度勝於明帝因從容問王導曰立子以德不以年今二子孰賢導曰世子宣城俱有爽明之德莫能優劣如此故當以年於是更封哀爲琅邪王而此與世說互異然法盛采撫典故以何爲實且從容諷諫理或可安豈有登階一言曾無竒說便爲之改計乎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結援吳人請婚陸太尉對曰培塿無松柏薰蕕不同器杜預左傳注曰培塿小阜松柏大木也薰香草蕕臭草玩雖不才義不爲亂倫之始玩已

世說卷二

方正

十六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是纏綿語  
委曲細碎可  
觀

諸葛恢大女適太尉庾亮兒

恢別傳曰恢字道明琅邪陽都人祖

誕司空父親亦知名恢少有令問稱為明賢避

難江左中宗召補主簿累遷尚書令庾氏譜曰

庾亮子會娶恢女次女適徐州刺史羊忱兒

名文虎庾會別見

譜曰羊楷字道茂祖繇車騎掾父忱

侍中楷仕至尚書郎娶諸葛恢次女

亮子被蘇

峻害改適江彪

彪別見

恢兒娶鄧攸女

諸葛氏譜曰恢子衡

于時謝尚書求其小女婚

恢乃云羊鄧是世婚

江家我顧伊庾家伊顧我

不能復與謝哀兒婚

永嘉流人名曰哀字幼儒陳郡人父衡博士哀歷侍

中吏部尚書及恢亡遂婚

謝氏譜曰哀子石娶吳國內史

書曰石字石奴曆尚書

令聚斂無厭取說當世

於是王右軍往謝家看

新婦猶有恢之遺法威儀端詳容服光整王歎

曰我在遣女裁得爾耳

周叔治作晉陵太守周侯仲智往別叔治以將

別涕泗不止仲智恚之曰斯人乃婦女與人別

唯啼泣便舍去

鄧粲晉紀曰周謨字叔治顓次弟也仕至中護軍嵩字仲智謨

兄也性狡直果俠每以才氣陵物顓被害王敦

使人吊焉嵩曰亡兄天下有義人為天下無義

世說卷三

方正

謂恢公遺  
女能如此  
我雖在亦  
僅能如此

少年陵忽大  
有以此為方  
正奇矯取名  
取害心術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仲智傲狠伯  
仁友愛正都  
無關方正

出稍近方正  
然得無過耶

斯人於倫好  
如此尚足論  
名品印

仲智如志  
弟之泣別  
責兄之容  
佞其言似  
正亦不近  
人情

人所殺復何所弔敦甚銜之猶取為從事中  
郎因事誅嵩晉陽秋曰嵩事佛臨刑猶誦經周  
疾獨留與飲酒言話臨別流涕撫其背曰奴好

自愛

阿奴謨  
小字

周伯仁為吏部尚書在省內夜疾危急時刁玄

亮為尚書令營救備親好之至良久小損

虞預  
晉書

曰刁協字元亮勃海饒安人少好學雖不研精  
而多所博涉中興制度皆稟於協累遷尚書令  
中宗信重之為王敦所忌明旦報仲智仲智狠  
舉兵討之奔至江南敗死

狠來始入戶刁下牀對之大泣說伯仁昨危急

之狀仲智手批之刁為辟易於戶側既前都不

問病直云君在中朝與和長輿齊名那與佞人

刁協有情逕便出

王含作廬江郡貪濁狠籍王敦護其兄故於衆

坐稱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時何充

為敦主簿在坐正色曰充即廬江人所聞異於

此敦默然旁人為之反側充晏然神意自若

中興

書曰王敦以震主之威收羅賢雋辟充為主簿  
充知敦有異志逡巡疎外及敦稱含有惠政一

世說卷三

方正

十八

勸柱語柱有佳語又佳

言伯仁以棟梁自居而絕人也

坐畏敦擊節而已充獨抗之其時衆人為之失色由是忤意出為東海王文學顧孟著嘗以酒勸周伯仁伯仁不受顧因移勸柱而語柱曰詎可便作棟梁自遇周得之欣然遂為衿契徐廣晉紀曰顧顯字孟著吳郡人驃蚤卒時為悼惜之騎榮兄子少有重名泰興中為騎郎明帝在西堂會諸公飲酒未大醉帝問今名臣共集何如堯舜時周伯仁為僕射因厲聲曰今雖同人主復那得等於聖治帝大怒還內作手

註是或當作元帝

咸怒是人名

詔滿一黃紙遂付廷尉令收因欲殺之按明帝未即位顛已為王敦所殺此說非也後數日詔出周羣臣往省之周曰近知當不死罪不足至此王大將軍當下時咸謂無緣爾伯仁曰今主非堯舜何能無過且人臣安得稱兵以向朝廷處仲狼抗剛愎王平子何在顛別傳曰王敦討劉隗時温大真為東宮庶子在承華門外與顛相見曰大將軍此舉有在義無有濫顛曰君年少希更事未有人臣若此而不作亂共相推戴數年而為此者乎處仲狼抗而強忌平子何在晉陽秋曰王澄為荆川羣賊並起乃奔豫章而特其宿名猶世說卷三方正

陵侮敦敦伏勇士路戎等益而殺之裴子曰平  
子從荊州下大將軍因欲殺之而平子左右有  
二十人甚健皆持鐵楯馬鞭平子恒持玉枕大  
將軍乃犒荊州文武二十人積飲食皆不能動  
乃借平子玉枕便持下牀平子手引大將軍  
帶絕與力士鬪甚苦乃得上屋上久許而歿  
王敦既下住船石頭欲有廢明帝意賓客盈坐  
敦知帝聰明欲以不孝廢之每言帝不孝之狀  
而皆云温太真所說温嘗為東宮率後為吾司  
馬甚悉之須臾温來敦便奮其威容問温曰皇  
太子作人何似温曰小人無以測君子敦聲色

竝厲欲以威力使從已乃重問温太子何以稱

佳温曰鈞深致遠蓋非淺識所測然以禮侍親

可稱為孝劉謙之晉紀曰敦欲廢明帝言於衆

悉其事矯既正言敦忿而愧焉

王大將軍既反至石頭周伯仁往見之謂周曰

卿何以相負對曰公戎車犯正下官忝率六軍

而王師不振以此負公晉陽秋曰王敦既下六

左右文武勸顛避難顛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傾

世說卷三

方正

二十

敦曰近日戰有餘力不對曰恨力不足豈有餘邪

蘇峻既至石頭百僚奔散王隱晉書曰峻字子高長廣掖人少有才

學仕郡主簿舉孝廉值中原亂招合流舊三千餘家結壘本縣宣示王化收葬枯骨遠近感其

恩義咸共宗焉討王敦有功封公遷歷陽太守峻外營將表曰鼓自鳴峻自斫鼓曰我鄉里時

有此則空城有頃詔書徵峻峻曰臺下云我反及豈得活邪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

頭乃作亂晉陽秋曰峻率衆二萬濟橫江至於蔣山王師敗績

唯侍中鍾雅獨

在帝側或謂鍾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古之道

也君性亮直必不容於寇讎何不用隨時之宜

而坐待其弊邪鍾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

而各遜遁以求免吾懼董狐將執簡而進矣

庾公臨去顧語鍾後事深以相委鍾曰棟折榱

崩誰之責邪庾曰今日之事不容復言卿當期

克復之效耳鍾曰想足下不愧荀林父耳春秋傳曰

楚莊王圍鄭晉使荀林父率師救鄭與楚戰於

邲晉師敗績相子歸請死晉平公將許之士貞

子諫而止後林父敗赤狄於曲梁賞相子狄臣

子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田曰吾獲狄田子之

功也微子吾

喪伯氏矣

斬之甚非期望也

謂林父終以功贖罪也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丞相末年大  
不滿人意在  
保存諸叛賊  
蓋渠於節義  
二字不大分  
曉

情誓甚真宜  
主朝廷之上

正氣語乃作  
爾許巧妙

小人語豈識  
國家大体見  
尋方正  
人臣避難且  
懷風憾那得  
為方正耶註  
得之矣

蘇峻時孔羣在橫塘為匡術所逼王丞相保存

術會稽後賢記曰羣字敬休會稽山陰人祖竺

史中丞晉陽秋曰匡術為阜陵令逃亡無行庾

亮徵蘇峻術勸峻誅亮遂與峻同反後以宛城

降因眾坐戲語令術勸羣酒以釋橫塘之憾羣

答曰德非孔子厄同匡人家語曰孔子之宋匡

路怒奮戟將戰孔子止之曰夫詩書之不講禮

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述先王之道而為咎

者非丘罪也命也夫歌子和汝子路雖陽和布

彈劍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罷雖陽和布

氣鷹化為鳩至於識者猶憎其眼禮記月令曰仲春之月鷹

化為鳩鄭玄曰鳩播穀也夏小正曰鷹則為鳩

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殺之時也善變

而之仁故具之

蘇子高事平靈鬼志謹徵曰明帝初有謠曰高

後諸公誅峻碩猶據石王庾諸公欲用孔廷尉

頭潰散而逃追斬之

為丹陽孔亂離之後百姓彫弊孔慨然曰昔肅

祖臨崩諸君親升御牀竝蒙眷識共奉遺詔孔

坦疎賤不在顧命之列既有艱難則以微臣為

先今猶俎上腐肉任人膾截耳於是拂衣而去

此語不當重  
出與前則同而  
造次幾惡語  
異叔知記載  
難

諸公亦止。按王隱晉書蘇峻事平陶侃欲將坦  
以為吳郡吳郡多名族而坦年  
少乃授吳興內史不聞尹京

孔車騎與中丞共行。孔愉別傳曰愉字敬康會  
稽山陰人初辟中宗參軍

討華軼有功封餘不亭侯愉少時嘗得一龜放  
於餘不溪中龜中路左顧者數過及後鑄印而  
龜左顧更鑄猶如此印師以聞愉悟取而佩焉  
累遷尚書左僕射贈車騎將軍中丞孔羣也

在御道逢匡術賓從甚盛因往與車騎共語中  
丞初不視直云鷹化為鳩衆鳥猶惡其眼術大  
怒便欲刃之車騎下車抱術曰族弟發狂卿為

我宥之始得全首領

梅頤嘗有惠於陶公後為豫章太守有事王丞  
相遣收之侃曰天子富於春秋萬機自諸侯出

王公既得錄陶公何為不可放乃遣人於江口

奪之。晉諸公贊曰頤字仲真汝南西平人少好  
學隱退而求實進止永嘉流人名曰頤領

軍司馬頤弟陶字叔真鄧粲晉紀曰初有譖侃  
於王敦者乃以從弟廙代侃為荊州左遷侃廣

州侃文武距廙而求侃敦聞大怒及侃將蒞廣  
乃止厚禮而遣之王隱晉書亦同按二  
書所敘則有惠於陶是梅陶非頤也 頤見陶

世說卷三

方正

二十三

王陶二公當  
亂後欺幼主  
擅收擅奪無  
一可紀梅既  
是陶私人放  
免而拜雖有  
一言寧便足  
稱方正

陶語殊橫  
其感激不較  
後自有在處

公拜陶公止之。頤曰：「梅仲真、郝明日，豈可復屈邪？」

王丞相作女伎，施設牀席。蔡公先在坐，不說而

去。王亦不留。蔡司徒別傳曰：謨字道明，濟陽考城人，博學有識，避地江左。歷左光

祿錄尚書事，揚州刺史，薨，贈司空。

何次道、庾季堅二人竝為元輔。晉陽秋曰：庾冰

之弟也，少有檢操，兄亮常器之，曰：吾家晏平仲，累遷車騎將軍、江州刺史。成帝初崩，

于時嗣君未定，何欲立嗣子。庾及朝議以外寇

方強，嗣子冲幼，乃立康帝。中興書曰：帝諱岳，字世同，成帝同母弟也。

成帝崩，卽位。年二十二。康帝登阼，會羣臣，謂何曰：「朕今所

以承大業，為誰之議？」何答曰：「陛下龍飛，此是庾

冰之功，非臣之力。于時用微臣之議，今不覩盛

明之世。晉陽秋曰：初，顯宗臨崩，庾冰議立長君，何充謂宜奉皇子，爭之不得，充不自安。

求處外任，及冰出鎮武昌，充自京馳還，言於帝曰：冰不宜出，昔年陛下龍飛，使晉德再隆者，冰之動也。臣無與焉。帝有慙色。

江僕射年少，王丞相呼與共碁，王手嘗不如兩

陽秋義為安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丞相雅量此  
少年不讓小  
伎自多宜戒

語蘊藉似王  
公

此却非周嵩  
比  
惜不見話語  
以下

此怒如笑如  
馨即如此  
當以便君為  
句義自明

此語可第深  
公自道不可

根語見諸方  
正

道人乃藉人

道許而欲敵道戲試以觀之江不卽下王曰君

何以不行江曰恐不得爾徐廣晉紀曰江彪字

名兼善奕為中興之冠累思玄陳留人博學知

遷尚書左僕射護軍將軍傍有客曰此年少戲

廼不惡王徐舉首曰此年少非唯圍碁見勝范

碁品曰彪與王恬等汪

碁第一品導第五品

孔君平疾篤庾司空為會稽省之庾相問訊甚

至為之流涕庾既下牀孔慨然曰大丈夫將終

不問安國寧家之術廼作兒女子相問庾聞回

謝之請其話言王隱晉書曰坦

相大司馬詣劉尹臥不起相彎彈彈劉枕九逆

碎牀褥間劉作色而起曰使君如馨地寧可鬪

戰求勝中興書曰溫曾為徐州刺史沛國屬徐

相甚有恨容劉尹真

後來年少多有道深公者深公謂曰黃吻年少

勿為評論宿士昔嘗與元明二帝王庾二公周

旋高逸沙門傳曰晉元明二帝游心玄虛託情

道味以賓友禮待法師王公庾公傾心側席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世談卷三

方正

三五

主名卿拒人  
口吻寧是方

正

王氏有名者  
初出多作秘  
書郎故以尚  
書郎為第二  
人

乃感德語  
亦取其真耳

註引別傳以  
實述之方正  
真臨川忠臣  
也

孫多穢行故  
累受此辱

惡其自托  
誦文

好同臭  
味也

王中郎年少時坦之江彪為僕射領選欲擬之

為尚書郎有語王者王曰自過江來尚書郎正

用第二人何得擬我江聞而止按王彪之別傳

謂彪之曰選曹舉汝為尚書郎中可

王述轉尚書令事行便拜文度曰故應讓杜許

藍田云汝謂我堪此不文度曰何為不堪但克

讓自是美事恐不可闕藍田慨然曰既云堪何

為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如我述別傳曰述常

當先量已而後動義無虛讓是以應

辭便當固執其真正不踰皆此類綽集載誄文

孫興公作庾公誄文多託寄之辭曰咨予與公

風流同歸擬量託情視公猶師君子之交相與

無私虛中納是吐誠誨非雖實不敏敬佩弦韋

永戢語言既成示庾道恩庾見慨然送還之曰

先君與君自不至於此道恩庾義小字徐廣晉

第三子拔尚率到位建威將軍吳國內史

王長史求東陽撫軍不用簡後疾篤臨終撫軍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此何與方正

此謂撫軍於其臨終

方以此命之

謂我若言君亦不用聽記

謂同坐問因語都不白不

下意如不著意

此語殊有益

謂從此作因緣

哀歎曰吾將負仲祖於此命用之長史曰人言

會稽王癡真癡王蒙巴見

劉簡作相宣武別駕後為東曹參軍劉氏譜曰簡字仲約

南陽人祖喬豫州刺史父瑛頴川太守簡仕至大司馬參軍頗以剛直見疎

嘗聽記簡都無言宣武問劉東曹何以不下意

答曰會不能用宣武亦無怪色

劉真長王仲祖共行日旰未食有相識小人貽

其餐肴案甚盛真長辭焉仲祖曰聊以充虛何

苦辭真長曰小人都不可與作緣孔子稱唯女

難養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劉尹之意蓋從此言也

王修齡嘗在東山甚貧乏司州巴見陶胡奴為烏程

令胡奴陶範小字陶侃別傳曰範字道則侃第十子侃諸子中最知名歷尚書秘書監何法

盛以為第九子送一船米遺之卻不肯取直答語王修

齡若饑自當就謝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米

阮光祿阮裕巴見赴山陵至都不往殷劉許過事便

還諸人相與追之既亦知時流必當逐已乃遣

更無倫理

安石渚會稽地名

疾而去至方山不相及中興書曰裕終日頽然無所錯綜而物自宗之劉尹時為會稽乃嘆曰我入當泊安石渚下耳不敢復近思曠傍伊便能捉杖打人不

王劉與相公共至覆舟山看酒酣後劉牽脚加

相公頸相公甚不堪舉手撥去既還王長史語

劉曰伊詎可以形色加人不溫別傳曰溫有豪邁風氣也

相公問相子野謝安石料萬石必敗何以不諫

子野相伊小字也續晉陽秋曰伊字叔夏譙國鉅人父景護軍將軍伊少有才藝又善聲律加

六且不成法

薄溫之辭

正 此無處著方

以標梧省率為王濛劉惔所知累遷豫州刺史贈右將軍子野答曰故當出

於難犯耳相作色曰萬石撓弱凡才有何嚴顏

難犯

羅君章曾在人家主人令與坐上客共語答曰

相識已多不煩復爾羅府君別傳曰舍字君章桂陽棗陽人蓋楚熊姓之

後啟上羅國遂氏族焉後寓湘境故為桂陽人舍臨海太守彥曾孫榮陽太守綏少子也相宣

武辟為別駕以官解誼擾於城西池小洲上立茅茨伐木為牀織葦為席布衣蔬食晏若有餘

相公嘗謂眾坐曰此自江左之清秀豈唯荆楚而已累遷散騎常侍廷尉長沙相致仕中散大

世說卷三

方正

三六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是不平語

夫門施行馬舍自在官舍有一白雀棲集堂宇及致仕還家階庭忽蘭菊挺生豈非至行之徵邪

韓康伯病拄杖前庭消搖韓伯已見見諸謝皆富貴

轟隱交路歎曰此復何異王莽時漢書曰王莽宗族凡十侯

五大司馬

王文度為相公長史時相為兒求王女王許咨

藍田王坦之王述並已見既還藍田愛念文度雖長大猶

抱著鄰上文度因言相求已女婚藍田大怒排

舊以面兵為句再不可解今始曉所以言文度癡兒畏相温面孔渠兵也那可嫁女與女

文度下鄰曰惡見文度已復癡畏相温面兵那

可嫁女與之文度還報云下官家中先得婚處

相公曰吾知矣此尊府君不肯耳後相女遂嫁

文度兒王氏譜曰坦之子愷娶相温第二妻字伯子中興書曰愷字茂仁歷吳國內史

丹陽尹贈太常

王子敬數歲時嘗看諸門生檇蒲見有勝負因

曰南風不競春秋傳曰楚伐鄭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

無功杜預曰歌者吹律以詠門生輩輕其小兒

世說卷三

方正

三九

竟是小兒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平敬故慕此  
二人

謝公欲用人  
何必須其一  
請

意未肯降

謂薄待大臣  
也然殿牌比  
之盛易擲走  
似為不可

廼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子敬瞋目曰

遠慙荀奉倩近愧劉真長遂拂衣而去荀劉已見

謝公聞羊綏佳致意令來終不肯詣羊氏譜曰綏字仲彥

太山人父楷尚書郎後綏為太學博士因事見

謝公公即取以為主簿

王右軍與謝公詣阮公阮思曠也至門語謝故當共

推主人謝曰推人正自難

太極殿始成徐廣晉紀曰孝武寧康二年尚書令王彪之等啟改作新宮太元三

年二月內外軍六千人始營築至七月而成太

極殿高八丈長二十七丈廣十丈尚書謝萬監

視賜爵關內侯大匠毛安之關中侯王子敬時為謝公長史謝送

版使王題之王有不平色語信云可擲箸門外

謝後見王曰題之上殿何若昔魏朝韋誕諸人

亦自為也王曰魏阼所以不長謝以為名言宋明

帝文章志曰太元中新宮成議者欲屈王獻之

題榜以為萬代寶謝安與王語次因及魏時起

凌雲閣忘題榜乃使韋仲將縣梯上題之比下

須髮盡白裁餘氣息還語子弟云宜絕楷法安

欲以此風動其意王解其肯正色曰此奇事韋

仲將魏朝大臣寧可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

註更委悉

世說卷三

方正

三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不長安知其心  
廼不復逼之

王恭欲請江盧奴為長史晨往詣江江猶在帳

中王坐不敢即言良久乃得及江不應盧奴江

也晉安帝紀曰敬字仲凱濟陽人祖正散騎常侍父彪僕射並以義正器素知名當世敬歷位

內外簡退著稱歷黃門侍郎驃騎咨議直喚人取酒自飲一盃又

不與王王且笑且言那得獨飲江云卿亦復須

邪更使酌與王王飲酒畢因得自解去未出戶

江歎曰人自量固為難宋書曰敬即湘州江夷之父也夷字茂遠湘州

此亦僅得簡傲耳

善對

史刺

孝武問王爽卿何如卿兄王答曰風流秀出臣

不如恭忠孝亦何可以假人中興書曰爽忠孝正直烈宗崩王國

寶夜開門人為遺詔爽為黃門郎拒之曰大行晏駕太子未立敢先入者斬國寶懼乃止

王爽與司馬太傅飲酒太傅醉呼王為小子王

曰亡祖長史與簡文皇帝為布衣之交亡姑亡

姊伉儷二宮何小子之有中興書曰王濛女諱穆之為哀帝皇后王

蘊女諱法惠為孝武皇后

世說卷三

方正

三十一

捷急語耳非方正

索事分耳非  
方正

張玄與王建武先不相識。張玄已見建武王忱也。晉安帝紀曰：忱初作荊州刺史。後為建武將軍。後遇於范豫章許，范令二人共語。范審已見張因正坐歛衽，王執視良久不對。張大失望，便去。范苦譬留之，遂不肯任。范是王之舅。王氏譜曰：王坦之娶順陽郡范汪女，名蓋，即審妹也。生忱。乃讓王曰：張玄，吳士之秀，亦見遇於時，而使至於此，深不可解。王笑曰：張祖希若欲相識，自應見詣。范馳報張，張便束帶造之，遂舉觴對語，賓主無愧色。

雅量

豫章太守顧劭

環濟吳紀曰：劭字孝則，吳郡人。年二十七，起家為豫章太守，舉

善以教民，風化大行。

是雍之子，劭在郡卒，雍盛集僚屬，自

圍碁。

江表傳曰：雍字元歎，曾就蔡伯喈，伯喈賞異之，以其名與之。吳志曰：雍累遷尚書令，

封陽遂鄉侯，拜侯還第，家人不知，為人不飲酒，寡言語，孫權嘗曰：顧侯在坐，令人不樂，位至丞

相。外啟信至，而無兒書，雖神氣不變，而心了其

故，以爪掐掌，血流沾褥，賓客既散，方歎曰：已無

延陵之高，豈可有喪明之責。

禮記曰：延陵季子適齊，及其反也，其

長子死，葬於贏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掩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薨氣，則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夏哭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於是豁情散哀，顏色自若。

稽中散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之，奏廣陵

散曲終曰：「袁孝尼嘗請學此散，吾靳固不與。」廣

陵散於今絕矣。

晉陽秋曰：初，康與東平呂安親善，安嫡兄遜，淫安妻徐氏，安欲

告遜遣妻，以咨於康，康喻而抑之，遜內不自安，陰告安搥母，表求徙邊，安當徙，詎自理，辭引康，文士傳曰：呂安罹事，康詣獄，以明之，鍾會庭論康曰：今皇道開明，四海風靡，邊鄙無詭隨之民，街巷無異口之議，而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輕時傲世，不為物用，無益於今，有敗於俗，昔太公誅華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負才亂羣，惑衆也。今不誅康，無以清潔王道。於是錄康閉獄，臨死而兄弟親族咸與共別，康顏色不變，問其兄曰：『向以琴來不邪？』兄曰：『以來，康取調之，為太平引曲成，歎曰：』太學生三千人，上書請以為



師不許文王亦尋悔焉王隱晉書曰康之下獄太學生數千人請之于

時豪俊皆隨康入獄悉解喻

一時散遣康竟與安同誅

夏侯太初嘗倚柱作書時大雨霹靂破所倚柱

衣服焦然神色無變書亦如故賓客左右皆跌

蕩不得住見顧愷之書贊語林曰太初從魏帝

中所立之樹冠冕焦壞左右觀之皆伏太

夏侯故雅量然得無傳之小過

初顏色不改兼榮緒又以爲諸葛誕也

借入風惠

王戎七歲嘗與諸小兒遊看道邊李樹多子折

枝諸兒競走取之唯戎不動人問之答曰樹在

道邊而多子此必苦李取之信然名士傳曰戎

童之稱也

魏明帝於宣武場上斷虎爪牙縱百姓觀之王

戎七歲亦往看虎承間攀欄而吼其聲震地觀

者無不辟易顛仆戎湛然不動了無恐色竹林

論曰明帝自閣上望見使人問戎姓名而異之

王戎爲侍中南郡太守劉肇遺筒中箋布五端

戎雖不受厚報其書晉陽秋曰司隸校尉劉毅

奏南郡太守劉肇以布五

世說卷三 雅量 三

十疋雜物遺前豫州刺史王戎請檻車徵付廷尉治罪除名終身戎以書未達不坐竹林七賢論曰戎報肇書議者僉以爲譏世祖患之乃發口詔曰以戎之爲士義豈懷私議者乃息戎亦不謝

裴叔則被收神氣無變舉止自若求紙筆作書

書成救者多乃得免後位儀同三司晉諸公贊曰楷息贊

娶楊駿女駿誅以相婚黨收付廷尉侍中傅祗證楷素意由此得免名士傳曰楚王之難李肇惡楷名重收將害之楷神色不變舉動自若諸人請救得免晉陽秋曰楷與王戎俱加儀同三司

王夷甫嘗屬族人事經時未行遇於一處飲燕

因語之曰近屬尊事那得不行族人大怒便舉

擲其面夷甫都無言盥洗畢牽王丞相臂與

共載去在車中照鏡語丞相曰汝看我眼光迺

出牛背上王夷甫蓋自謂風神英俊不至與人校

裴遐在周馥所馥設主人鄧粲晉紀曰馥字祖宣汝南人代劉淮爲

鎮東將軍鎮壽陽移檄四方欲奉迎馥出奔道卒遐與人圍

碁馥司馬行酒遐正戲不特爲飲司馬恚因曳

世說卷三 雅量 三五

孫玄河輝峻  
腕開書正合  
手聲又曰閣  
當似是俗語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今人說藥者  
去疑罔如語  
當上聲

闇當之解似  
云獸受

換借換

選墜地。選還坐。舉止如常。顏色不變。復戲如故。

王夷甫問選。當時何得顏色不異。答曰。直是闇

當故耳。

一作闇故當耳。一作真是闇將故耳。

劉慶孫在太傅府。于時人士多為所構。唯庾子

嵩縱心事外。無迹可間。後以其性儉家富。說太

傅令換千萬。冀其有吝。於此可乘。

晉陽秋曰。劉興字慶孫。中

山人有豪俠才。善交結。為范陽王虓所昵。虓  
慶太傅召之。大相委仗。用為長史。入王故事曰。  
司馬越字元超。高密王恭長子。少尚布衣之操。為中外所歸。累遷司空太傅。

太傅於

衆坐中。問庾。庾時頽然已醉。憤墮几上。以頭就

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故。可有兩娑千萬。隨公所

取。於是乃服。後有人向庾道此。庾曰。可謂以小

人之慮。度君子之心。

王夷甫與裴景聲志好不同。景聲惡欲取之。卒

不能回。乃故詣王。肆言極罵。要王答已。欲以分

謗。王不為動色。徐曰。白眼兒。遂作。

晉諸公贊曰。邈字景聲。河

東聞喜人。少有通才。從兄顛器之。每與言終日。達曙。自謂理構多如。輒每謝之。然未能出也。歷

世說卷三

雅量

三六

太傅從事中郎左司馬監東海王軍事少爲  
文士而經事爲將雖非其才而以罕重稱也

王夷甫長裴成公四歲不與相知時共集一處

皆當時名士謂王曰裴令令望何足計王便卿

裴裴曰自可全君雅志

裴頠  
已見

有往來者云庾公有東下意或謂王公可潛稍

嚴以備不虞王公曰我與元規雖俱王臣本懷

布衣之好若其欲來吾肉巾徑還烏衣

丹陽記  
曰烏衣

之起吳時烏衣營處所也

江左初立琅邪諸王所居

何所稍嚴  
中興書曰  
於是風塵

自消內  
外緝穆

王丞相主簿欲檢校帳下公語主簿欲與主簿

周旋無爲知人几案間事

祖士少好財阮遙集好屐並恒自經營同是一

累而未判其得失

祖約別傳曰約字士少范陽  
道人累遷平西將軍豫州刺

史鎮壽陽與蘇峻反峻敗約投石勒約本幽州

冠族賓客填門勒登高望見車騎大驚又使占

奪鄉里先人田地地主多恨勒惡之遂誅約晉

陽秋曰阮孚字遙集陳留人咸第二子也少有

智諷而無儔異累遷侍  
人有詣祖見料視財物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勝負本不持  
此寫得祖仁  
少慚竹殺人

客至屏當未盡餘兩小麓箸背後傾身障之意  
未能平或有詣阮見自吹火蠟屐因歎曰未知  
一生當箸幾量屐神色閑曠於是勝負始分

傳曰孚風韻疎  
誕少有門風

許侍中顧司空俱作丞相從事爾時已被遇遊

宴集聚略無不同

晉百官名曰許璪字思文義  
興陽羨人許氏譜曰璪祖豔

字子良永興長父裴字季顯  
烏程令璪仕至吏部侍郎

嘗夜至丞相許戲

二人歡極丞相便命使人已帳眠顧至曉回轉

茂弘格瑒

不得快孰許上牀便哈臺大射丞相顧諸客曰

此中亦難得眠處

顧和字君孝少知名族人顧  
榮曰此吾家騏驥也必與吾

宗仕至尚書令五  
子治隗淳履之

庾太尉風儀偉長不輕舉止時人皆以為假亮

有大兒數歲雅重之質便自如此人知是天性

温太真嘗隱幔怛之此兒神色恬然乃徐跪曰

君侯何以為此論者謂不減亮蘇峻時遇害

庾氏

譜曰會字會宗太尉亮長  
子年十九咸和六年遇害

或云見阿恭知元規

世說卷三

雅量

三天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非假

阿恭會小字也

褚公於章安令遷太尉記室叅軍

按庾亮啟叅佐名哀時直

為參軍不掌記室也

名字已顯而位微人未多識公東出

乘估客船送故吏數人投錢唐亭住

錢唐縣記曰縣近海

為潮漂沒縣諸豪姓斂錢雇人輦土為塘因以為名也

爾時吳興沈充為

縣令

未詳

當送客過浙江客出亭吏驅公移牛屋

下潮水至沈令起彷徨問牛屋下是何物人吏

云昨有一儉父來寄亭中

晉陽秋曰吳人以中州人為儉

有尊

貴客權移之令有酒色因遙問儉父欲食麩不

姓何等可共語褚因舉手答曰河南褚季野遠

近久承公名令於是大遽不敢移公便於牛屋

下脩刺詣公更宰殺為饌具於公前鞭撻亭吏

欲以謝慙公與之酌宴言色無異狀如不覺令

送公至界

郝太傅在京口遣門生與王丞相書求女婿丞

相語郝信君往東廂任意選之門生歸白郝曰

晉人以便為信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晉人風致著  
此叔為第一  
左方人仲真  
不可無

王家諸郎亦皆可嘉聞來覓婿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東牀上坦腹臥如不聞郝公云正此好訪之乃是逸少因嫁女與焉王氏譜曰逸少羲之小字羲之妻太

傳郗鑒女名璿字子房

過江初拜官輿飾供饌羊曼拜丹陽尹客來蚤者並得佳設日晏漸罄不復及精隨客早晚不問貴賤曼別傳曰曼字延祖泰山南城人父暨陽平太守曼頽縱宏任飲酒誕節與陳留阮放等號兖州八達累遷丹陽尹為蘇峻所害羊固拜臨海竟日皆

美供雖晚至亦獲盛饌時論以固之豐華不如

曼之真率明帝東宮僚屬各曰固字道安太山人文士志曰固父坦車騎長史固善

草行著名一時避亂渡江累遷黃門侍郎褒其清儉贈大鴻臚

周仲智飲酒醉瞋目還面謂伯仁曰君才不如

弟而橫得重名須臾舉蠟燭火擲伯仁伯仁笑

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孫子兵法曰火攻有五一日火人二日火積三日火車四日火軍五日火隊凡

軍必知五火之變故以火攻者明也

顧和始為揚州從事月旦當朝未入頃停車州

仲智傷狼奴  
無別淚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謂此箭若著賊則太當老弦而倒矣穆喜其射藝之二以悅安之

當時直渡難慶苟以悅之矯情見謂雅量詎知其窘

類之厚非雅量

門外周侯詣丞相歷和車邊語林曰周侯飲酒已醉著白袷憑兩

人來詣丞相和覓蝨夷然不動周既過反還指顧心

曰此中何所有顧搏蝨如故徐應曰此中最是

難測地周侯既入語丞相曰卿州吏中有一令

僕才中興書曰和有操量弱冠知名

庾太尉與蘇峻戰敗率左右十餘人乘小船西

奔晉陽秋曰蘇峻作逆詔亮都督征討戰於建陽門外王師敗績亮於陳攜二弟奔温嶠

亂兵相剝掠射誤中拖工應弦而倒舉船上咸

失色分散亮不動容徐曰此手那可使箸賊衆

廼安

庾小征西嘗出未還婦母阮是劉萬安妻劉氏譜曰

劉綏妻陳留阮著女字幼娥綏別見與女上安陵城樓上俄頃翼

歸策良馬盛輿衛阮語女聞庾郎能騎我何由

得見婦告翼庾氏譜曰翼娶高平劉綏女字靜女翼便為於道開

鹵簿盤馬始兩轉墜馬墮地意色自若

宣武相與簡文太宰武陵王晞共載密令人在輿前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後鳴鼓大叫，鹵簿中驚擾。太宰惶怖，求下輿顧看簡文，穆然清恬。宣武語人曰：「朝廷間故復有此賢。」續晉陽秋曰：帝性溫深，雅有局鎮，嘗與相溫、太宰武陵王晞同乘，至板橋，溫密勅令無因鳴角鼓，諜部伍並驚馳，溫陽駭異，晞大震，帝舉止自若，音顏無變，溫每以此稱其德量。故論者謂溫服憚也。

王劭、王薈共詣宣武。

劭薈別傳曰：劭字敬倫，丞相導第五子，清貴簡素，研

味玄，頤大司馬，相溫稱爲鳳雛，累遷尚書僕射。吳國內史，薈字敬文，丞相最小子，有清譽。夷泰無競，仕至正值收庾希家。  
中興書曰：希字始彥，鎮軍將軍。

亮二州刺史，希兄弟貴盛，相溫忌之，諷免希官，遂奔於暨陽。初，郭璞筮水子孫必有大禍，唯固三陽，可以有後，故希求鎮山陽，弟友爲東陽，希自家暨陽，及溫誅希，弟柔倩聞希難，逃於海陵，後還京口，聚衆，蒼不自安，逡巡欲去，劭堅坐不動，待收信，還得不定，廼出論者以劭爲優。

相宣武與郗超議芟夷朝臣，條牒既定，其夜同

宿。續晉陽秋曰：超謂溫雄武，當樂推之，運遂深，自委結，溫亦深相器重，故潛謀密計，莫不預

焉。明晨起，呼謝安、王坦之入，擲疏示之，郗猶在

帳內，謝都無言，王直擲還云：「多宣武取筆欲除。」

古人常留此  
寺與後人嘆  
今人則不然

今人得不知  
書與入知

郝不覺竊從帳中與宣武言謝含笑曰郝生可謂入幕賓也

帳一作帷

謝太傅盤桓東山時與孫興公諸人汎海戲

中興

書曰安元居會稽與支道林王羲之許詢共游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談說屬文未嘗有處世意也風起浪涌孫王諸人色並遽便唱使還太傅

遊字作變

神情方王吟嘯不言舟人以公貌閑意談猶去不止既風轉急浪猛諸人皆誼動不坐公徐云如此將無歸衆人即承響而回於是審其量足

以鎮安朝野

桓公伏甲設饌廣延朝士因此欲誅謝安王坦

之晉安帝紀曰簡文晏駕遺詔桓溫依諸葛亮王導故事溫大怒以為黜其權謝安王坦之所建也入赴山陵百官拜於道側在位望者戰慄失色或云自此欲殺王謝王甚遽

問謝曰當作何計謝神意不變謂文度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相與俱前王之恐狀轉見於色

謝之寬容愈表於貌望階趨席方作洛生詠諷

浩浩洪流桓憚其曠遠乃趣解兵

按宋明帝文章志曰安能

桓自可入

憚字作選

世說卷三

雅量

四十三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典前泛海合  
得自生  
此意又異雅  
量

作洛下書生詠而少有鼻疾語音濁後各流多  
敬其詠弗能及手掩鼻而吟焉相溫止新亭大  
陳兵衛呼安及坦之欲於坐害之王入失厝倒  
執手版汗流霑衣安神姿舉動不異於常舉目  
偏歷溫左右衛士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  
四鄰明公何有壁間著阿堵輩溫笑曰正自不  
能不爾於是矜莊之心頓盡命  
部左右促燕行觴笑語移日  
王謝舊齊名於

此始判優劣

謝太傅與王文度共詣郝超日盱未得前王便

欲去謝曰不能為性命忍俄頃超得寵相溫專殺生之威

支道林還東高逸沙門傳曰遁為哀帝所迎游京邑久心在故山拂衣王都還就

巖穴時賢並送於征虜亭丹陽記曰太安中征虜將軍謝安立此亭因以

為名蔡子叔前至坐近林公中興書曰蔡系字子叔濟陽人司徒謨弟

二子有文理仕至撫軍長史謝萬石後來坐小遠蔡暫起謝

移就其處蔡還見謝在焉因合襜舉謝擲地自

復坐謝冠幘傾脫乃徐起振衣就席神意甚平

不覺瞋沮坐定謂蔡曰卿奇人殆壞我面蔡答

曰我本不為卿面作計其後二人俱不介意

郝嘉賓欽崇釋道安德問安和上傳曰釋道安者常山薄柳人本姓

送一僧何至  
爭近至此子  
辨小人語更  
淡根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是道人格

衛年十二作沙門神性聰敏而貌至陋佛圖澄甚重之值石氏亂於陸渾山木食修學為慕容駿所逼乃任襄陽以佛法東流經籍錯謬更為條章標序篇目為之注解自支道林等皆宗其理無疾卒

云損米愈覺有待之為煩

謝安南免吏部尚書還東

晉百官名曰謝奉字弘道會稽山陰人謝

氏譜曰奉祖端散騎常侍父鳳丞相主簿奉歷安南將軍廣州刺史吏部尚書謝太傅赴相公司馬出西相遇破岡既當遠別遂停三日共語太傅欲慰其失官安南輒引以它端雖

我輩人也

信宿中塗竟不言及此事太傅深恨在心未盡謂同舟曰謝奉故是奇士

甚善我輩所不及

戴公從東出謝太傅往看之謝本輕戴見但與論琴書戴既無吝色而談琴書愈妙謝悠然知

其量

晉安帝紀曰戴逵字安道譙國人少有清操恬和通任為劉真長所知性甚快暢泰

於娛生好鼓琴善屬文尤樂遊燕多與高門風流者游談者許其通隱屢辭徵命遂著高尚之稱

謝公與人圍碁俄而謝玄淮上信至看書竟默



只如此本分  
本分

然無言徐向局客問淮上利害答曰小兒輩大  
破賊意色舉止不異於常續晉陽秋曰初符堅南寇京師大震謝安無懼色方命駕出墅與兄子玄圍碁夜還乃處分少曰皆辦破賊又無喜容其高量如此謝車騎傳曰氏賊符堅傾國大出衆號百萬朝廷遣諸軍距之凡入萬堅進屯壽陽玄爲前鋒都督與從弟琰等選精銳決戰射傷堅俘獲數萬計得偽輦及雲母車寶器山積錦罽萬端牛馬驢騾駝十萬頭匹

王子猷子敬曾俱坐一堂上忽發火子猷遽走避不遑取屐晉百官名曰王徽之字子猷中興書曰徽之義之第五子卓犖不羈

欲爲傲達仕至黃門侍郎子敬神色恬然徐喚左右扶憑而

出不異平常續晉陽秋曰獻之雖不脩賞貫而容止不妄世以此定

二王神宇

符堅遊魂近境堅別見謝太傅謂子敬曰可將當

軸了其此處

王僧彌謝車騎共王小奴許集王珉謝玄並已見小奴王蒼小

字僧彌舉酒勸謝云奉使君一觴謝曰可爾謝玄

曾爲徐州故云使君僧彌勃然起作色曰汝故是吳興溪

世說卷三

雅量

四十六

謂我在任時  
收之有任吞  
虜

語却無取楊  
鈞碼可用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此不可解

何等試法

中釣碣耳。何敢鑄張。玄叔父安曾為吳興，玄少時從之遊，故珉云然。謝徐撫掌而笑曰：衛軍僧彌殊不肅省，乃侵陵上國也。王東亭為相，宣武主簿，既承藉有美譽，公甚欲其人地為一府之望，初見謝失儀，而神色自若，坐上賓客即相貶笑。公曰：不然，觀其情貌，必自不凡。吾當試之。後因月朝閣下，伏公於內，走馬直出突之，左右皆窘仆，而王不動，名價於是大

重咸云是公輔器也。

續晉陽秋曰：珣初辟大司馬掾，相溫至重之，常稱王

掾必為黑頭公，未易才也。

太元末長星見，孝武心甚惡之。

徐廣晉紀曰：泰元二十年九月，

有蓬星如粉絮，東南行，歷須女至央星，按太元未，唯有此妖，不聞長星也。且漢文八年，有長星出東方，文穎注曰：長星有光芒，或竟天，或長十丈，或二三丈，無常也。此星見多為兵革事。此後十六年，文帝乃崩，蓋知長星非關天子世說虛也。夜華林園中飲酒，舉

栝屬星云，長星勸爾一栝酒。自古何時有萬歲天子。

時字作曾

寫得停慢戲  
沒何足贊

如見其情狀

殷荊州有所識作賦是東督慢戲之流文士傳曰督字  
廣微陽平元城人漢太子太傅疎廣後也王莽  
未廣曾孫孟達自東海避難元城改姓去疎之  
足以爲東氏督博學多識問無不對元康中有  
人自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司  
空張華以問督督曰此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  
檢校果然曾爲楚賦諸文文甚俳諧三十九歲  
卒元城爲殷甚以爲有才語王恭適見新文甚  
之廢市可觀便於手巾函中出之王讀殷笑之不自勝  
王看竟既不笑亦不言好惡但以如意帖之而  
已殷悵然自失

寫得直截可  
增又自如見  
人情有此傳  
詞之微小說  
不款

羊綏第二子乎少有儁才與謝益壽相好益壽謝琨  
也小字嘗蚤往謝許未食俄而王齊王暕來王暕  
齊王暕小字也中興書曰暕字叔和既先不相  
恭次第尚鄱陽公主太子洗馬蚤卒  
識王向席有不說色欲使羊去羊了不眴唯腳  
委几上詠矚自若謝與王叙寒溫數語畢還與  
羊談賞王方悟其奇乃合共語須臾食下二王  
都不得餐唯屬羊不暇羊不大應對之而盛進  
食食畢便退遂苦相留羊義不任直云向者不

此等語亦傷雅

得從命中國尚虛二王是孝伯兩弟

識鑒

曹公少時見喬玄玄謂曰天下方亂羣雄虎爭撥而理之非君乎然君實是亂世之英雄治世之姦賊恨吾老矣不見君富貴當以子孫相累續漢書曰玄字公祖梁國睢陽人少治禮及嚴氏春秋累遷尚書令玄嚴明有才略長於知人初魏武帝為諸生未知名也玄甚異之魏書曰玄見太祖曰吾見士多矣未有若君者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按世語曰玄謂太祖君未有名可交許子將太

註是

祖乃造子將子將納焉孫盛雜語曰太祖嘗問許子將我何如人固問然後子將答曰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太祖大笑世說所言謬矣

此語未有喻者

此語似事後論人不宜預知至此

曹公問裴潛曰卿昔與劉備共在荊州卿以備才如何潛曰使居中國能亂人不能為治若乘邊守險足為一方之主

魏志曰潛字文行河東人避亂荊州劉表待之

賓客禮潛私謂王粲司馬芝曰劉牧非霸王之才而欲以西伯自處其敗無日矣遂南渡適長沙

何晏鄧颺夏侯玄竝求傅巖交而巖終不許

魏略

據此傳蘭頗  
先識擇交故  
當動與福會  
而別傳乃云  
鍾會年少綴  
以明智交會  
交太初不猶  
勝於交叛臣  
乎

若玄

曰鄧颺字玄茂南陽宛人鄧禹之後也少得士  
名明帝時為中書郎以與李勝等為爭華被斥  
正始中遷侍中尚書為人好貨臧艾以父妾與  
颺得顯官京師為之語曰以官易富鄧玄茂何  
晏選不得人頗由  
颺以黨曹爽誅

諸人乃因荀粲說合之謂  
曰夏侯太初一時之傑士虛心於子而卿意懷  
不可交合則好成不合則致隙二賢若穆則國  
之休此蘭相如所以下廉頗也史記曰相如以  
功大拜上卿位  
在廉頗右頗怒欲辱之相如每稱疾望見引車  
避匿其舍人欲去之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  
吾廷叱之何畏廉將軍哉顧秦疆趙弱秦以吾  
一人故不敢加兵於趙今兩虎鬪勢不俱生吾

以公家急而後私  
讐也頗聞謝罪  
傳曰夏侯太初志大心勞能  
合虛譽誠所謂利口覆國之人何晏鄧颺有為  
而躁博而寡要外好利而內無關籥貴同惡異  
多言而妬前多言多讟妬前無親以吾觀之此  
三賢者皆敗德之人爾遠之猶恐罹禍况可親  
之邪後皆如其言傅子曰是時何晏以才辯顯  
於貴戚之間鄧颺好交通合  
徒黨鬻聲名於閭閻夏侯玄以貴臣子少有重  
名皆求交於嘏嘏不納也嘏友人荀粲有清識  
遠志然猶勸  
嘏結交云

世說卷三

識鑒

五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兵不當廢何  
在孫吳

晉武帝講武於宣武場帝欲偃武修文親自臨幸悉召羣臣山公謂不宜爾因與諸尚書言孫吳用兵本意遂究論舉坐無不咨嗟皆曰山少傅乃天下名言史記曰孫武齊人吳起衛人並善兵法竹林七賢論曰咸寧中吳既平上將為桃林華山之事息役弭兵示天下以大安於是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時京師猶講武山濤因論孫吳用兵本意濤為人常簡默蓋以為國者不可以忘戰故及之名士傳曰濤居魏晉之間無所標明嘗與尚書盧欽言及用兵本意武帝問之曰山少傅名後諸王驕汰輕違禍難於是寇盜處處言也

代父駁辭

羊公識更高  
於巨源

蟻合郡國多以無備不能制服遂漸熾盛皆如公言時人以謂山濤不學孫吳而闇與之理會王夷甫亦歎云公闇與道合竹林七賢論曰永寧之後諸王構禍狡虜歛起皆如濤言名士傳曰王夷甫推嘆濤掩掩為與道合其深不可測皆此類也王夷甫父又為平北將軍有公事使行人論不得時夷甫在京師命駕見僕射羊祜尚書山濤夷甫時總角姿才秀異敘致既快事加有理濤甚奇之既退看之不輟乃嘆曰生兒不當如王

老泉辨奸論  
謂山巨源論亮  
甫語至此小秀

別史云二王  
當國羊公無  
德更佳

夷甫邪羊祜曰亂天下者必此子也晉陽秋曰夷甫父又  
有簡書將免官夷甫年十七見所繼從舅羊祜  
申陳事狀辭甚俊偉祜不然之夷甫拂衣而起  
祜顧謂賓客曰此人必將以盛名處當世大位  
然敗俗傷化者必此人也漢晉春秋曰初羊祜  
以軍法欲斬王戎夷甫又忿祜言其必敗不相  
貴重天下為之語曰二王當朝世人莫敢稱羊  
公之德

潘陽仲見王敦小時謂曰君蜂目已露但豺聲  
未振耳必能食人亦當為人所食晉陽秋曰潘  
陽人太常尼從子也有文學才識永嘉末為河  
南尹遇害漢晉春秋曰初王夷甫言東海王越

無容面斥之  
討語是也

轉王敦為揚州潘滔初為太傅長史言於太傅  
曰王處仲蜂目已露豺聲未發今討之江外肆  
其豪彊之心是賊之也晉陽秋曰敦為太子舍  
人與滔同僚故有此言習孫二說便小遷異春  
秋傳曰楚令尹子上謂世子  
商臣蜂目而豺聲忍人也

石勒不知書石勒傳曰勒字世龍上黨武鄉人  
康中流宕山東與平原荏平人師歡家庸耳恒  
聞鼓角鞞鐸之音勒私異之初勒鄉里原上地  
中生石日長類鐵騎之象國中生人參葩葉甚  
盛于時父老相者皆云此胡體貌奇異有不可  
知勸邑人厚遇之入多晒而不信永嘉初豪傑  
並起與胡王陽等十人騎詣汲桑為左前督桑  
敗共推勒為主攻下州縣都於  
襄國後僭正號死謚明皇帝  
使人讀漢書聞

世說卷三

識鑿

五十三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刻印將授之大驚曰此法當失云何得遂有天下至留侯諫迺曰賴有此耳鄧粲晉紀曰勒手不能書目不識字每於軍中令人誦讀聽之皆解其意漢書曰項羽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勸立六國後王令迺刻印張良入諫以爲不可輟食吐哺罵酈生日豎儒幾敗乃公事迺令銷印

衛玠年五歲神衿可愛祖太保曰此兒有異顧

吾老不見其大耳

晉諸公贊曰瓊字伯玉河東安邑人少以明識清允稱傳及貴重之謂之審武子仕至太保爲楚王瑋所害玠別傳曰玠有虛令之秀清勝之氣在羣

伍之中有異人之望祖太保見玠五歲曰此兒神爽聰令與衆人異吾恐年老不及見爾

劉越石云華彥夏識能不足疆果有餘

虞預晉書曰華

軼字彥夏平原人魏太尉歆曾孫也累遷江州刺史傾心下士甚得士歡心以不從元皇命見誅漢晉春秋曰劉琨知軼必敗謂其自取之也

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秋風起因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意爾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駕便歸俄而齊王敗時人皆謂爲見機

文士傳曰張翰字季鷹父儼吳大鴻臚翰有清才美望博



學善屬文造次立成辭義清新大司馬齊王罔  
辟爲東曹掾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未已  
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  
望於時久矣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捉其  
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爾翰  
以疾歸榮以輒去除吏各性至孝遭母艱哀毀  
過禮自以年宿不營  
當世以疾終於家

諸葛道明初過江左自名道明名亞王庾之下

中興書曰恢避難過江與潁川荀道明陳留蔡  
道明俱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明明時人爲之語曰  
京都三明明各有名  
蔡氏儒雅荀葛清  
先爲臨沂令丞相謂曰明府  
當爲黑頭公  
語林曰丞相拜司空諸葛道明  
在公坐指冠冕曰君當復著此

人敗可耳何  
得定知死塢  
壁間傳會多  
如此

王平子素不知眉子曰志大其量終當死塢壁

間晉諸公贊曰王玄字眉子夷甫子也東海王  
越辟爲掾後行陳留太守大行威罰爲塢人  
所害

王大將軍始下楊朗苦諫不從遂爲王致力乘  
中鳴雲露車逕前曰聽下官鼓音一進而捷王  
先把其手曰事克當相用爲荊州旣而忘之以  
爲南郡晉百官名曰朗字世彥弘農人也楊氏  
諱曰朗祖囂典軍校尉父淮冀州刺史  
王隱晉書曰朗有器識才量  
善能當世仕至雍州刺史  
王敗後明帝收朗

語甚可悲

欲殺之帝尋崩得免後兼三公署數十人為官屬此諸人當時竝無名後皆被知遇于時稱其知人

周伯仁母冬至舉酒賜三子曰吾本謂度江託足無所爾家有相爾等竝羅列吾前復何憂周嵩起長跪而泣曰不如阿母言伯仁為人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狼抗亦不容於世唯阿奴碌碌當在阿

母目下耳

鄧粲晉紀曰阿奴嵩之弟周謨也三周竝已見

王大將軍既亡王應欲投世儒世儒為江州王舍欲投王舒舒為荊州舍語應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而汝欲歸之應曰此適所以宜往

也

晉陽秋曰應字安期舍子也敦無子養為嗣以為武衛將軍用為副貳伏誅

江州

當人彊盛時能抗同異此非常人所行及覩衰

危必興愍惻

王彬別傳曰彬字世儒琅邪人祖覽父正並有名德彬爽氣出儕類

有雅正之韻與元帝姨兄弟佐佑皇業累遷侍中從兄敦下石頭害周伯仁彬與顛素善往哭

世說卷三

識鑒

五十五

英賢獨見為  
鑒後未竟不  
自靈可傷可  
戒江州未必  
不以戚親自  
詭不知舒後  
必何

其尹甚慟既而見敦敦怪其有慘容而問之答  
曰向哭周伯仁情不能已敦曰伯仁自致刑戮  
汝復何為者哉彬曰伯仁清譽之士有何罪因  
數敦曰抗旌犯上殺戮忠良音辭恍惚與淚俱  
下敦怒甚丞相在坐代為之解命彬曰拜謝彬  
曰有足疾此來見天子尚不能拜何跪之有敦  
曰脚疾何如頸疾以親故不害之荆州守文豈  
累遷江州刺史左僕射贈衛將軍彬聞應當來密具船以待之竟不得  
能作意表行事舍不從遂共投舒舒果沈舍父  
子於江王舒傳曰舒字處明琅邪人祖覽知名父會御史舒器業簡素有文武幹中宗  
太守以父名會累表自陳討蘇峻有功封彭澤  
侯贈車騎大將軍

來深以為恨舍之投舒舒遣軍逆之舍父子赴水死昔艷寄賣友見譏况飯兄弟  
以求安舒  
非人矣

武昌孟嘉作庾太尉州從事已知名褚太傅有  
知人鑒能豫章還過武昌問庾曰聞孟從事佳  
今在此不庾云卿自求之褚眄睐良久指嘉曰  
此君小異得無是乎庾大笑曰然于時既歎褚  
之默識又欣嘉之見賞嘉別傳曰嘉字萬年江夏鄆人曾祖父宗吳司空祖父揖晉廬陵太守宗葬武昌陽新縣子孫家焉嘉少以清操知名太尉庾亮領江州辟嘉  
世說卷三  
識鑒  
至六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部廬陵從事下都還亮引問風俗得失對曰待  
還當問從事吏亮舉麈尾掩口而笑語弟翼曰  
孟嘉故是盛德人轉勸學從事太傅褚褒有器  
識亮正旦大會哀問亮聞江州有孟嘉何在亮  
曰在坐卿但自覓哀歷觀久之指嘉曰將無是  
乎亮欣然而笑喜哀得嘉奇嘉為哀所得乃益  
器之後為征西相溫參軍九月九日溫遊龍山  
參寮畢集時佐史並著戎服風吹嘉帽墮落溫  
戒左右勿言以觀其舉止嘉初不覺良久如廁  
命取還之令孫盛作文嘲之成著嘉坐嘉還即  
答四坐嗟嘆嘉喜酣鳴愈多不亂溫問酒有何  
好而卿嗜之嘉曰明公未得酒中趣爾又問聽  
伎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答曰漸近自  
然轉從事中郎遷長史年五十三而卒  
戴安道年十餘歲在瓦官寺畫王長史見之曰

此童非徒能畫續晉陽秋曰達善圖畫窮巧丹青也亦終當致名

恨吾老不見其盛時耳

王仲祖謝仁祖劉真長俱至丹陽墓所省殷揚

州殊有确然之志中興書曰浩棲遲積年累聘不至既反王謝

相謂曰淵源不起當如蒼生何深為憂嘆劉曰

卿諸人真憂淵源不起邪

小庾臨終自表以子園客為代園客爰之小字也庾氏譜曰爰

之字仲真翼第二子中興書曰爰之有父翼風相溫徙於豫章年三十六而卒朝廷慮

真長能識殷  
浩駕馭相溫  
豈可王劉並  
稱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其不從命。未知所遣。乃共議用栢溫。劉尹曰：使伊去，必能克定西楚。然恐不可復制。陶侃別傳曰：庾翼薨，表子爰之代為荊州。何充曰：陶公重勳也。臨終高讓丞相未薨，敬豫為四品將軍。於今不改親則道恩優游散騎，未有超卓若此之授。乃以徐州刺史栢溫為安西將軍、荊州刺史。宋明帝文章志曰：翼表其子代任朝廷，畏憚之。議者欲以授栢溫，時簡文輔政，然之。劉惔曰：溫去，必能定西楚。然恐不能復制。願大王自鎮上流，惔請為從軍司馬。簡文不許。溫後果如惔所筭也。

栢公將伐蜀，在事諸賢咸以李勢在蜀既久，承藉累葉，且形據上流，三峽未易可克。唯劉尹云

伊必能克蜀，觀其蒲博，不必得則不為。華陽國志曰：李

勢字子仁，洛陽臨潁人。本巴西宕渠賔人也。其先李特，因晉亂據蜀。特子雄，稱號成都。勢祖驤，特弟也。驤生壽，壽篡位自立。勢即壽子也。晉安西將軍伐蜀，勢歸降，遷之揚州。自起至亡六世三十七年。溫別傳曰：初朝廷以蜀處險遠，而溫衆寡，縣軍深入，甚以憂懼。而溫直指成都，李勢面縛。語林曰：劉尹見栢公每嬉戲，必取勝，謂曰：卿乃爾好利，何不焦頭及伐蜀，故有此言。

謝公在東山，畜妓簡文曰：安石必出，既與人同樂，亦不得不與人同憂。宋明帝文章志曰：安縱心事外，疎略常節，每畜

女妓，構持遊肆也。

此語別見幾  
微者也。與劉  
真長說殷浩  
同。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正史堅姓從符卽蒲之交也北云當應符命從竹非是石虎時正姓蒲不得云符卽

郗超與謝玄不善符堅將問晉鼎既已狼噬梁

岐又虎視淮陰矣

車頻泰書曰符堅字永固武都氏人也本姓蒲祖父洪詐

稱識文改曰符言已當王應符命也堅初生有赤光流其室及誕背赤色隱起若篆文幼有美度石虎司隸徐正名知人堅六歲時嘗戲於路正見而異焉問曰符郎此官街小兒行戲不畏縛邪堅曰吏縛有罪不縛小兒正謂左右曰此兒有王霸相石氏亂伯父健及父雄西入關健夢天神使者朱衣冠拜肩頭為龍驤將軍肩頭堅小字也健卽拜為龍驤以應神命後健僭帝號死子生立凶暴羣臣殺之而立堅堅立十五年遣長樂公丕攻沒襄陽十九年大興帥伐晉衆號百萬水陸俱進次於項城自項城至長安連旗千里首尾不絕乃遣告晉曰已為晉君於

長安城中建廣夏之室今故大舉渡江相迎克日入宅也于時朝議遣玄北

討人間頗有異同之論唯超曰是必濟事吾昔

嘗與共在相宣武府見使才皆盡雖履屐之間

亦得其任以此推之容必能立勳元功既舉時

人咸歎超之先覺又重其不以愛憎匿善

中興書曰

於時氏賊彊盛朝議求文武良將可鎮靖北方者衛大將軍安曰唯兄子玄可任此事中書郎郗超聞而嘆曰安違衆舉親明也玄必不負其舉

韓康伯與謝玄亦無深好玄北征後巷議疑其

不振康伯曰此人好名必能戰續晉陽秋曰玄

國之玄聞之甚忿常於衆中厲色曰丈夫提千

兵入死地以事君親故發不得復云爲名

褚期生少時謝公甚知之恒云褚期生若不佳

者僕不復相士期生褚爽小字也續晉陽秋曰

爽字茂弘河南人太傅哀之孫

秘書監韶之子太傅謝安見其少時嘆曰若期

生不佳我不復論士及長果俊邁有風氣好老

莊之言當世榮譽弗之屑也唯與殷仲堪

善累遷中書郎義興太守女爲恭帝皇后

郝超與傅瑗周旋瑗見其二子竝總髮超觀之

良久謂瑗曰小者才名皆勝然保卿家終當在

兄卽傅亮兄弟也傳氏譜曰瑗字叔王北地靈

州人歷護軍長史安城太守

宋書曰迪字長猷瑗長子也位至五兵尚書贈

太常丘淵之文章錄曰亮字季友迪弟歷尚書

令任光祿大夫元

嘉三年以罪伏誅

王恭隨父在會稽王大自都來拜墓恭父蘊王

忱並已見

恭誓往墓下看之二人素善遂十餘日方還父

問恭何故多日對曰與阿大語蟬連不得歸因

語之曰恐阿大非爾之友終乖愛好果如其言



忱與恭爲王緒所  
聞終成怨隙別見

車胤父作南平郡功曹太守王胡之避司馬無  
忌之難置郡於酆陰是時胤十餘歲胡之每出  
嘗於籬中見而異焉謂胤父曰此兒當致高名  
後遊集恒命之胤長又爲栢宣武所知清通於  
多士之世官至選曹尚書續晉陽秋曰胤字武  
子南平人父育爲郡  
主簿太守王胡之有知人識裁見謂其父曰此  
兒當成卿門戶宜資令學問胤就業恭勤博覽  
不倦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  
以繼日焉及長風姿美劭機悟敏率栢温在荆

州取爲從事一歲至治中胤旣博學多聞又善  
於激賞當時每有盛坐胤必同之皆云無車公  
不樂太傅謝公遊集之日開筵以待  
之累遷丹陽尹護軍將軍吏部尚書

王忱死西鎮未定朝貴人人有望時殷仲堪在  
門下雖居機要資名輕小人情未以方嶽相許  
晉孝武欲拔親近腹心遂以殷爲荊州事定詔  
未出王珣問殷曰陝西何故未有處分殷曰已  
有人王歷問公卿咸云非王自計才地必應在  
已復問非我邪殷曰亦似非其夜詔出用殷王



語所親曰豈有黃門郎而受如此任仲堪此舉  
適是國之亡徵晉安帝紀曰孝武深為晏駕後  
計擢仲堪代王忱為荊州仲堪  
雖有譽議者未以方嶽相許既受腹心之任  
居上流之重議者謂其殆矣終為相玄所敗

### 賞譽

陳仲舉嘗歎曰若周子居者真治國之器

汝南先賢

傳曰周乘字子居汝南安城人天資聰朗高峙  
嶽立非陳仲舉王叔度之儔則不交也仲舉嘗  
歎曰周子居者真治國之器  
也為太山太守甚有惠政  
譬諸寶劍則世之  
干將吳越春秋曰吳王闔閭請干將作劍干將  
者吳人其妻曰莫邪干將采五山之精六

金之英候天地伺陰陽百神臨視而金鐵之精  
未流夫妻乃剪髮及爪而投之鑪中金鐵乃濡  
遂成二劍陽曰干將而作龜文陰曰莫邪而作  
漫理干將匿其陽出其陰以獻闔閭闔閭甚寶  
之重

世目李元禮謾謾如勁松下風

李氏家傳曰膺  
嶽峙淵清峻貌

貴重華夏稱曰潁川李府君顧頤如玉山汝南  
陳仲舉軒軒如千里馬南陽朱公叔屢屢如行  
松栢  
之下

謝子微見許子將兄弟曰平輿之淵有二龍焉  
見許子政弱冠之時歎曰若許子政者有幹國

之器正色忠蹇則陳仲舉之匹汝南先賢傳曰謝甄字子微汝南邵陵人明識人倫雖郭林宗不及甄之鑒也見許子將兄弟弱冠時則曰平輿之淵有二龍仕為豫章從事許虔字子政平輿人體尚高潔雅正寬亮謝子微見虔兄弟歎曰若許子政者幹國之器也虔弟劭聲未發時時人以謂不如虔虔恒撫鞞稱劭自以為不及也釋褐為郡功曹黜姦發惡一郡肅然年三十五卒海內先賢傳曰許劭字子將虔弟也山峙淵停行應規表邵陵謝子微高才遠識見劭十歲時歎曰此乃希世之偉人也初劭拔樊子昭於市肆出虞承賢於客舍召李叔才於無聞擢郭子瑜於小吏廣陵徐孟本來臨汝南聞劭高名召功曹時袁紹以公族為濮陽長棄官還副軍從騎將入郡界乃歎曰許子將秉持清格豈可以吾輿服見

之邪遂單馬而歸辟公府掾敦辟皆不就避地江南卒於豫章也伐惡退不肖

范孟博之風張璠漢紀曰范滂字孟博汝南伊陽人為功曹辟公府掾升車攬轡

有澄清天下之志百城聞滂高名皆解印綬去為黨事見誅

公孫度目邴原所謂雲中白鶴非燕雀之網所

能羅也魏書曰度字叔濟襄平人累遷冀州刺史遼東太守邴原別傳曰原字根矩東

管朱虛人少孤數歲時過書舍而泣師問曰童

子何泣也原曰凡得學者有親也一則願其不

孤二則羨其得學中心感傷故泣耳師惻然曰

苟欲學不須資也於是就業長則博覽治聞金玉其行知世將亂避地遼東公孫度厚禮之中國既寧欲還鄉里為度禁絕原密自治嚴謂部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落曰移北近郡以觀其意皆曰樂移原舊有捕魚大船請村落皆令熟醉因夜去之數日度乃覺吏欲追之度曰邴君所謂雲中白鶴非鶉鷄之網所能羅也魏王辟祭酒累遷五官中郎長史

鍾士季目王安豐阿戎了了解人意王隱晉書曰戎少清

明曉謂裴公之談經日不竭裴頠吏部郎闕文

註謂裴公為顧大誤詳語意即楷也

帝問其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於是用裴按諸書皆云鍾會薦裴楷王戎於晉文王文王辟以為掾

不聞為吏部郎

王濬沖裴叔則二人總角詣鍾士季須臾去後

客問鍾曰向二童何如鍾曰裴楷清通王戎簡

要後二十年此二賢當為吏部尚書冀爾時天

下無滯才晉陽秋曰戎為兒童鍾會異之

諺曰後來領袖有裴秀虞預晉書曰秀字季彦河東聞喜人父潛魏太

常秀有風操八歲能著文叔父徽有聲名秀年十餘歲有賓客詣徽出則過秀時人為之語曰後進領袖有裴秀大將軍辟為掾父終推財與兄年二十五遷黃門侍郎晉受禪封鉅鹿公後累遷左光祿司空四十

入薨謚元公配食宗廟

世說卷三

賞譽

六

據晉文作汪  
翔蓋汪字訛  
而為江翔音  
訛而為唐也  
然汪翔亦甚  
費解

少得此人

裴令公目夏侯太初肅肅如入廊廟中不修敬

而人自敬禮記曰周豐謂魯哀公曰宗廟一曰社稷之中未施敬而民自敬

如入宗廟琅琅但見禮樂器見鍾士季如觀武

庫但覩矛戟見傅蘭碩江膺靡所不有見山巨

源如登山臨下幽然深遠玄會殿濤並已見上

羊公還洛郭弈為野王令晉諸公贊曰弈字泰業太原陽曲人累世

舊族弈有才望歷雍州刺史尚書羊至界遣人要之郭便自往

既見嘆曰羊叔子何必減郭太業復往羊許小

悉還又嘆曰羊叔子去人遠矣羊既去郭送之

彌日一舉數百里遂以出境免官復嘆曰羊叔

子何必減顏子

王戎目山巨源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寶莫知

名其器顧愷之畫贊曰濤無所標明淳深淵默人莫見其際而其器亦入道故見者莫

能稱謂而服其偉量

羊長和父繇與太傅祐同堂相善仕至車騎掾

蚤卒長和兄弟五人幼孤羊氏譜曰繇字堪甫太山人祖續漢太尉

世說卷三

賞譽

六五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不拜父秘京兆太守。繇歷車騎掾。祜來哭見長。娶樂國禎女生五子。秉洽。去亮。悅。和哀容舉止。宛若成人。廼嘆曰。從兄不亡矣。山公舉阮咸為吏部郎。目曰清。真寡欲。萬物不能移也。名士傳曰。咸字仲容。陳留人。籍兄子也。任達不拘。當世皆怪其所為。及與之處。少嗜欲。哀樂至。到過絕於人。然後皆忘其向議。為散騎侍郎。山濤舉為吏部。武帝不用。太原郭弈見之。心醉不覺嘆服。解因好酒。以卒。山濤啟事曰。吏部郎史曜出處缺。當選濤薦咸曰。真素寡欲。深識清濁。萬物不能移也。若在官人之職。必妙絕於時。詔用陸亮。晉陽秋曰。咸行已多違禮度。濤舉以為吏部郎。世祖不許。竹林七賢論曰。山濤之舉阮咸。固知上不能用。蓋惜曠世之

倫不咸

儁莫識其意。故耳。夫以咸之所犯。方外之意。稱其清真寡欲。則迹外之意。自見耳。

王戎目阮文業清倫有鑒識漢元以來未有此

人。杜篤新書曰。阮武字文業。陳留尉氏人。父諱侍中。武闢達博通。淵雅之士。陳留志曰。武魏

末河清太守。族子籍。年總角。未知名。武見而偉之。以為勝已。知人多此類。著書十八篇。謂之阮子。終於家。郭泰友人宋子俊稱

泰自漢元以來未有林宗之匹。

武元夏日裴王曰戎尚約楷清通

虞預晉書曰。武陔字元夏。

沛國竹邑人。父周。魏光祿大夫。陔及二弟歆。茂皆總角。見稱。並有器望。鄉人諸父。未能覺其多少。時同郡劉公榮。名知人。嘗造周。周見其三子。公榮曰。君三子皆國士。元夏器量最優。有輔佐

世說卷三

賞譽

李六

之風力仕宦可為亞公叔夏季夏  
不減常伯納言也。咳至左僕射。

庾子嵩目和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磊砢有節目。

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晉諸公贊曰。嶠常慕其舅夏侯玄為人。故於朝

士中峨然不羣。時類憚其風節。

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

塵外物。各士傳曰。夷甫天形奇特。明秀若神。入王故事曰。石勒見夷甫。謂長史孔萇曰。

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如此人。當可活不。萇曰。彼晉三公。不為我用。勒曰。雖然。要不可加以鋒刃也。夜使推墻殺之。

王汝南既除所生服。遂停墓所。兄子濟每來拜

墓。略不過叔。叔亦不候濟。脫時過。止寒溫而已。

後聊試問近事。答對甚有音辭。出濟意外。濟極

惋愕。仍與語。轉造精微。濟先略無子姪之敬。既

聞其言。不覺慄然。心形俱肅。遂留其語。彌日累

夜。濟雖儁爽。自視缺然。乃喟然嘆曰。家有名士

三十年而不知。濟去。叔送至門。濟從騎有一馬。

絕難乘。少能騎者。濟聊問叔好騎。乘不曰。亦好

不言如父而  
言勝已居然  
有王子敬意  
然濟實有勝  
父處

爾濟又使騎難乘馬，叔姿形既妙，回策如縈，名  
騎無以過之。濟益嘆其難測，非復一事。鄧粲晉紀曰：王  
湛字處沖，太原人，隱德人莫之知，雖兄弟宗族  
亦以為癡。唯父和異焉。和喪，居墓次，兄子濟往  
省湛，見牀頭有周易，謂湛曰：「叔父用此何為？」頗  
曾看不。湛笑曰：「體中佳時，脫復看耳。今日當與  
汝言，因共談易。」剖析入微，妙言奇趣，濟所未聞。  
嘆不能測。濟性好馬，而所乘馬駿駛，意甚愛之。  
湛曰：「此雖小駿，然力薄不堪苦。近見督郵馬當  
勝此，但養不至耳。」濟取督郵馬，穀食十數日，與  
湛試之。湛未嘗乘馬，卒然便馳騁，步驟不異於  
濟，而馬不相勝。湛曰：「今直行車路，何以別馬勝  
不？唯當就蟻封耳。」於是就蟻封。既還，渾問濟何  
盤馬果倒蹄，其僞識天才乃爾。

以暫行累日。濟曰：「始得一叔。」渾問其故。濟具歎  
述如此。渾曰：「何如我？」濟曰：「濟以上人，武帝每見  
濟，輒以湛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以答。  
既而得叔，後武帝又問如前。濟曰：『臣叔不癡，稱  
其實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晉陽  
秋曰：濟有人倫鑒識，其雅俗是非，少所優潤。見  
湛嘆服其德宇。時人謂湛上方山濤不足，下比  
魏舒有餘。湛聞之曰：「欲以我處季孟之間乎？」王  
隱晉書曰：魏舒字陽元，任城人。幼孤，為外氏寧  
家所養。寧氏起宅，相者曰：「當出貴甥，外祖母意  
以盛氏甥小，而惠謂應相也。」舒曰：「當為外氏成  
世說卷三

賞譽

六天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此宅相少名遲鈍。叔父衡使守水碓，每言舒堪八百戶長，我願畢矣。舒不以介意，身長八尺二寸，不修常人近事，少工射，著韋衣入山澤，每獵大獲，爲後將軍鍾毓長史，毓與參佐射戲，舒常爲坐畫籌，後值朋人少，以舒充數，於是發無不中，加博措閑雅，殆盡其妙，毓嘆謝之曰：「吾之不足盡卿如此射矣。」轉相國參軍，晉王每朝罷，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累遷侍中、司徒，於是顯名，年二十八始宦。」

裴僕射時人謂爲言談之林藪。

惠帝起居注曰：顧理甚淵博，贍

難於論

張華見褚陶語陸平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

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

生陸曰：公未覩不鳴不躍者耳。

褚氏家傳曰：陶字季雅，吳郡錢

塘人。褚先生後也。陶聰惠絕倫，年十三作鷗鳥水碓二賦，宛陵嚴仲弼見而奇之，曰：「褚先生復出矣，弱不好弄，清談閑默，以墳典自娛，語所親曰：『聖賢備在黃卷中，舍此何求？』」州郡辟不就。吳歸命世祖補臺郎，建中校尉，司空張華與陶書曰：「二陸龍躍於江，漢彥先鳳鳴於朝陽，自此以來，常恐南金已盡，而復得之於吾子，故知延州之德不孤，淵岱之寶不匱，仕至中尉。」

有問秀才吳舊姓何如，答曰：吳府君聖王之老成，明時之儁乂，朱永長理物之至德，清選之高



望嚴仲弼九臯之鳴鶴空谷之白駒顧彥先八  
音之琴瑟五色之龍章張威伯歲寒之茂松幽  
夜之逸光陸士衡士龍鴻鵠之裴徊懸鼓之待  
槌秀才蔡洪也集載洪與刺史周浚書曰一日  
侍坐言及吳士詢于芻蕘遂見下問造次承  
顏載辭不舉敕令條列名狀退輒思之今稱疏  
所知吳展字士季下邳人忠足矯非清足厲俗  
信可結神才堪幹世仕吳爲廣州刺史吳郡太  
守吳平還下邳閉門自守不交賓客誠聖王之  
老成明時之儔又也朱誕字永長吳郡人體履  
清和黃中通理吳朝舉賢良累遷議郎今歸在  
家誠理物之至德清選之高望也嚴隱字仲弼  
吳郡人稟氣清純思度淵偉吳朝舉賢良宛陵

令吳平去職九臯之鳴鶴空谷之白駒也張暘  
字威伯吳郡人稟性堅明志行清朗居磨涅之  
中無淄磷之損歲寒之松柏幽夜之逸光也陸  
雲別傳曰雲字士龍吳大司馬抗之第五子機  
同母之弟也儒雅有俊才容貌瓌偉口敏能談  
博聞彊記善著述六歲便能賦詩時人以爲項  
託楊烏之疇也年十八刺史周浚命爲主簿浚  
常嘆曰陸士龍當今之顏淵也累遷太子舍人  
清河內史爲成都王所害凡此諸君以洪筆爲鉏耒以紙札  
爲良田以玄默爲稼穡以義理爲豐年以談論  
爲英華以忠恕爲珍寶著文章爲錦繡蘊五經  
爲繒帛坐謙虛爲席薦張義讓爲帷幙行仁義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爲室宇修道德爲廣宅

按蔡所論士十六人無陸機兄弟又無凡此諸

君以下疑益之

人問王夷甫山巨源義理何如是誰輩王曰此人初不肯以談自居然不讀老莊時聞其詠往往與其旨合顧愷之畫贊曰濤有而不恃皆此類也

洛中雅雅有三嘏劉粹字純嘏宏字終嘏漢字

冲嘏是親兄弟王安豐甥並是王安豐女婿宏

真長祖也

晉諸公贊曰粹沛國人歷侍中南中郎將宏歷秘書監光祿大夫晉後畧

不可解必誤

曰漢少以清識爲名與王夷甫友善並好以人倫爲意故世人許以才智之名自相國右長史出爲襄州刺史以貴簡稱按劉氏譜

劉邠妻武周女生粹宏漢非王氏甥

洛中錚錚

馮惠卿名蓀是播子晉後畧曰播字友聲長樂人位至太宗正生蓀八王

故事曰蓀少以才悟識當世之宜蚤歷清職仕至侍中爲長沙王所害蓀與邢喬

俱司徒李胤外孫及胤子順並知名時稱馮才

清李才明純粹邢

晉諸公贊曰喬字曾伯河間人有才學仕至司隸校尉順

字曼長仕至太僕卿衛伯玉爲尚書令見樂廣與中朝名士談議奇

世說卷三

賞譽

七十一

之曰自昔諸人沒已來常恐微言將絕今乃復聞斯言於君矣命子弟造之曰此人人之水鏡也見之若披雲霧覩青天晉陽秋曰尚書令衛瓘見廣曰昔何平叔諸人沒常謂清言盡矣今復聞之於君王隱晉書曰衛瓘有名理及與何晏鄧颺等數共談講見廣竒之曰每見此人則瑩然猶廓雲霧而覩青天

王太尉曰見裴令公精明朗然籠蓋人上非凡識也若死而可作當與之同歸或云王戎語禮記

曰趙文子與叔譽觀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鄭玄曰作起也

王夷甫自嘆我與樂令談未嘗不覺我言為煩

晉陽秋曰樂廣善以約言厭人心其所不知默如也太尉王夷甫光祿大夫裴叔則能清言常曰與樂令言覺其簡至吾等皆煩

郭子玄有儁才能言老莊庾敞嘗稱之每曰郭

子玄何必減庾子嵩名士傳曰郭象字子玄自黃門郎為太傅主簿任事

用勢傾動一府敦謂象曰卿自是當世大才我疇昔之意都盡矣其伏理推心皆此類也

王平子目太尉阿兄形似道而神鋒太儁太尉

答曰誠不如卿落落穆穆王隱晉書曰澄通朗好倫情無所繫

兄弟間品題略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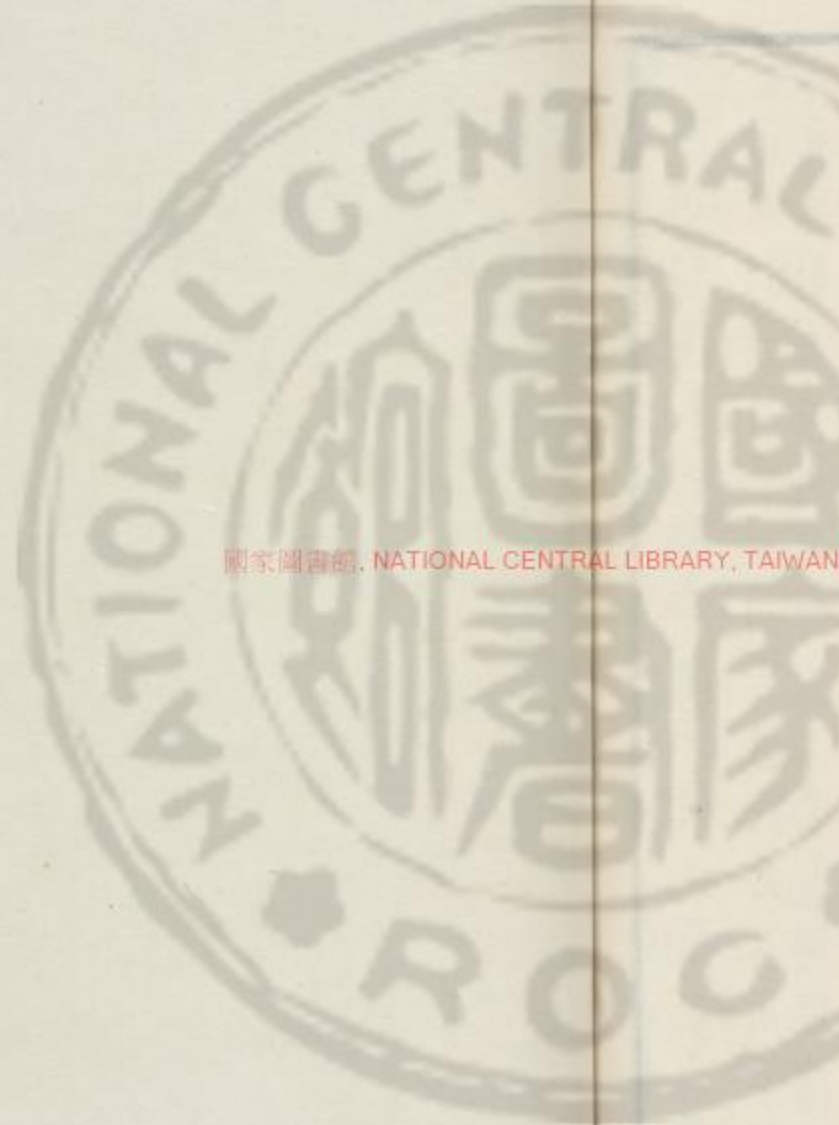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太傅府有三才，劉慶孫、長才。

晉陽秋曰：太傅將召劉輿，或曰：輿猶

臧也。近將汗人，太傅疑而禦之，輿乃密視天下兵簿，諸屯戎及倉庫處所，人穀多少，牛馬器械，水陸地形，皆默識之。是時軍國多事，每會議事，自潘滔以下，皆不知所對，輿便屈指籌計，所發兵仗處所，糧廩運轉，事無凝滯。於是太傅遂委仗之。潘陽仲、大才、裴景聲、清才。八王故事曰：劉輿才長，綜覈潘滔以博學顯一府，故時人稱曰輿長才。滔、大才、邈、清才也。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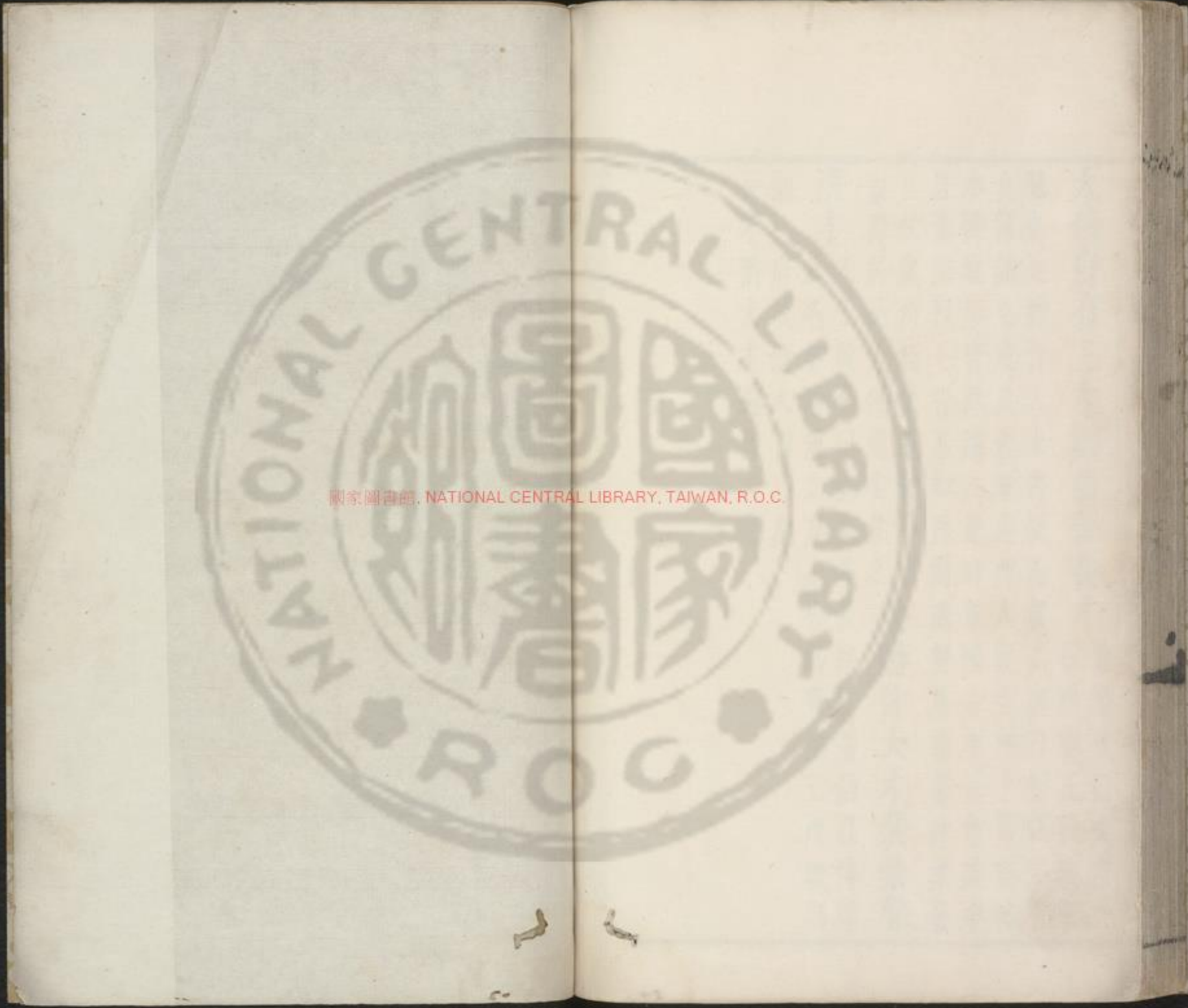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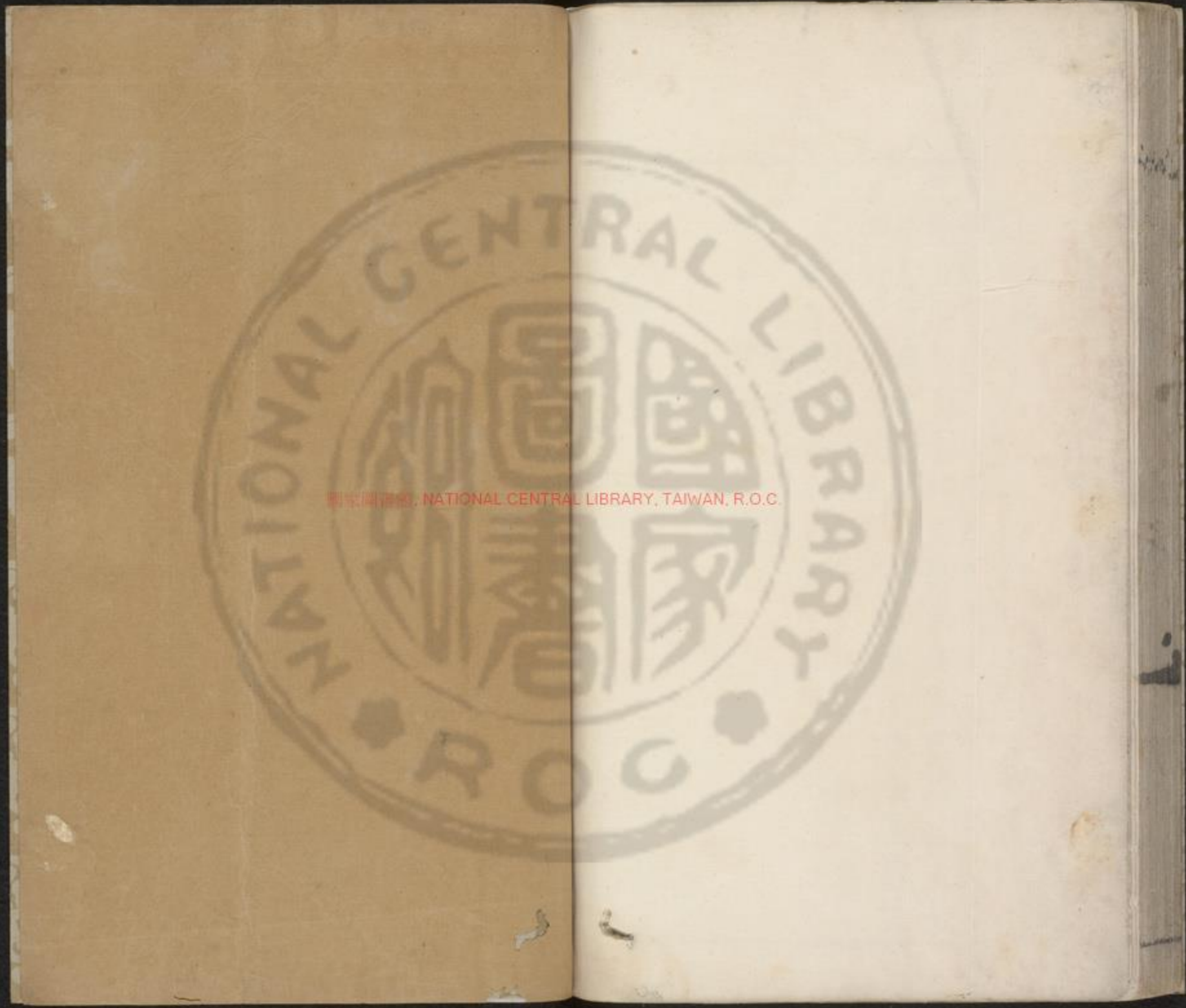
太傅府有三才劉慶孫長才  
晉陽秋曰太傅府  
 不劉與或曰與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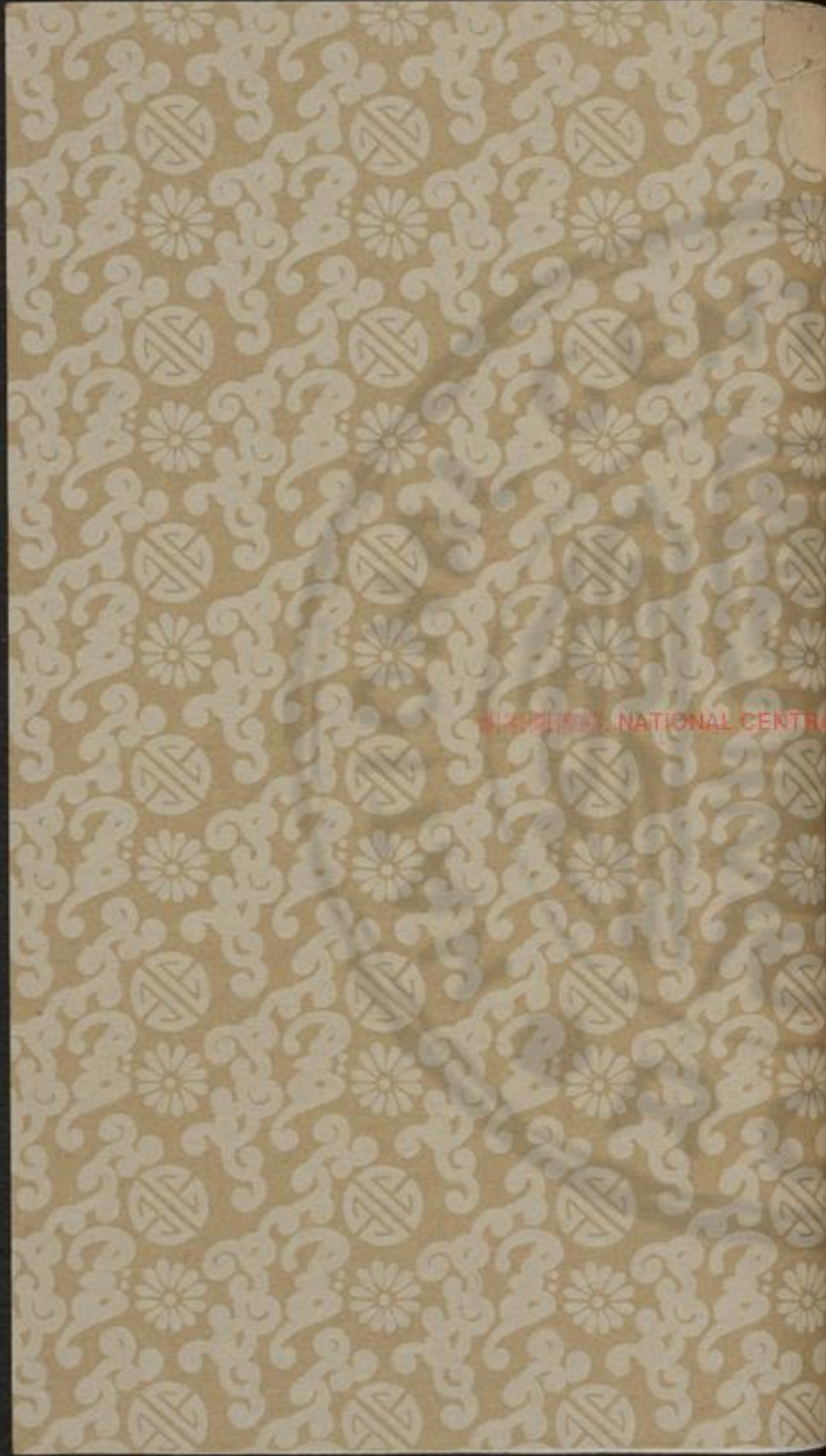
賦也近將汗人太傅疑而察之與乃審視天下  
 兵簿諸屯戎及倉庫處所人穀多火牛馬器械  
 水陸地形皆默識之是時軍國多事每會議事  
 自濟泊以下皆不知所對與便屈指籌計所發  
 兵仗處所糧道悉與之  
濟陽仲大才裴景聲  
 發滯於上故與曰  
 立方止皆屬東王  
 所職俱

清才  
顯府各職人補口  
 顯府大才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08050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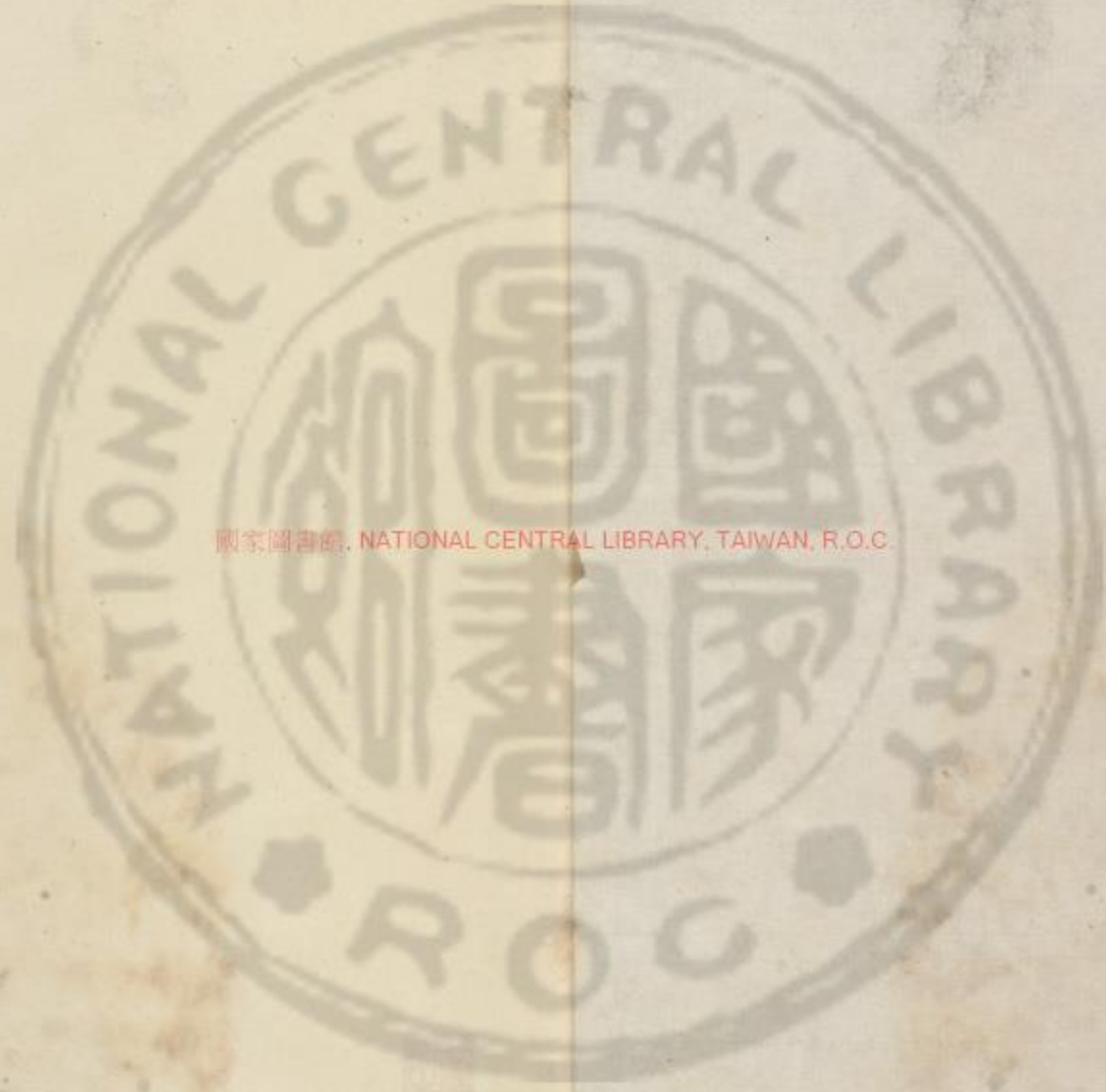




2018/01/2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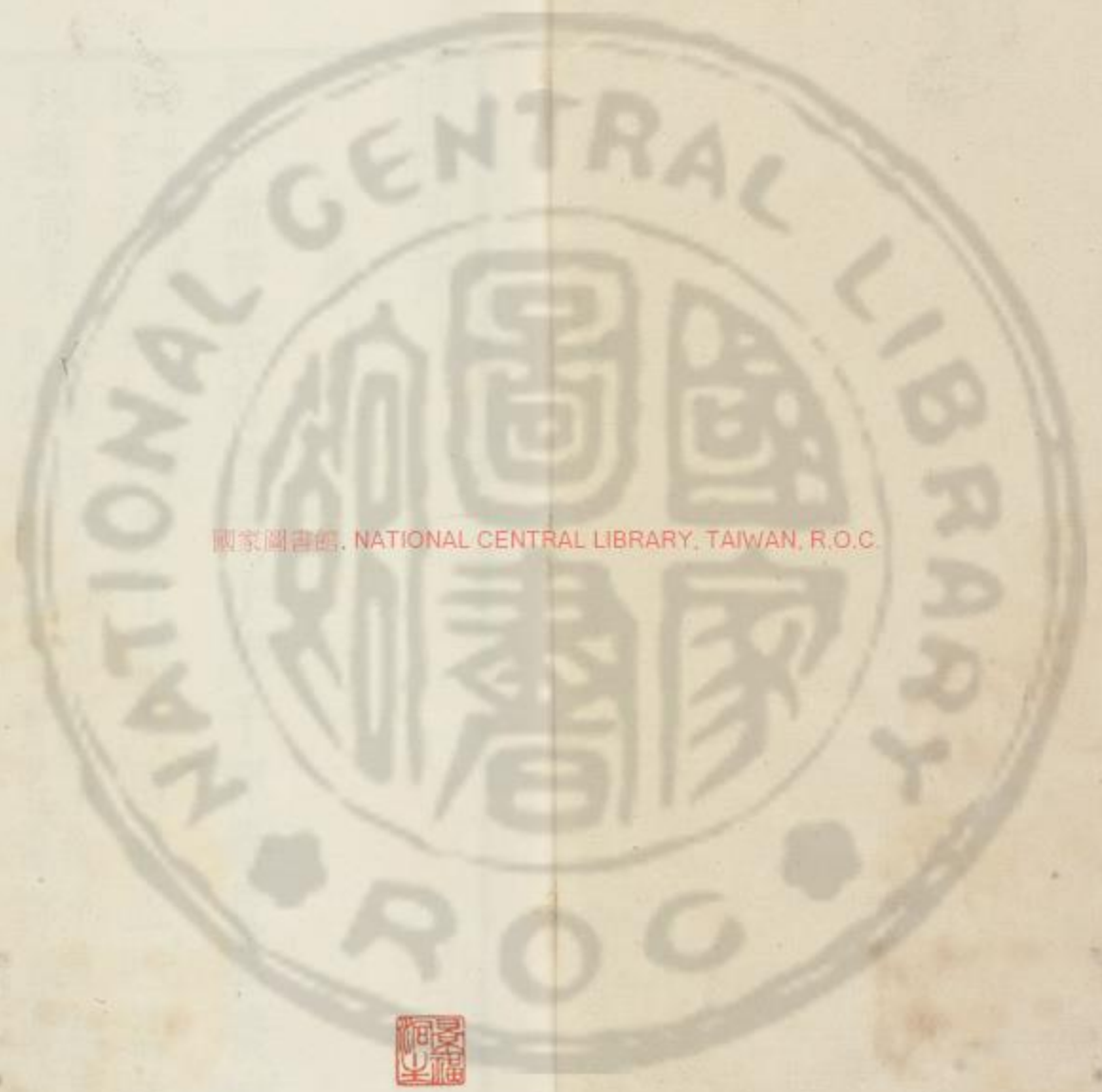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495873 v.4



世說新語

賞譽下

林下諸賢各有儁才子籍子渾器量弘曠

世說曰渾

字長成清虛寡欲

康子紹清遠雅正

見巴

濤子簡

疎通高素

虞預晉書曰簡字季倫平雅有父風與嵇紹劉渙等齊名遷尚書出為征

南將

咸子瞻虛夷有遠志瞻弟孚爽朗多所遺

名士傳曰瞻字千里夷任而少嗜欲不修名行自得於懷讀書不甚研求而識其要仕至太子舍人年三十卒中興書曰孚風韻疎誕少有門風初為安東參軍蓬髮飲酒不以王務嬰心

世說卷四

賞譽

一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秀子純悌，竝令淑有清流。

竹林七賢論曰：純字長悌，位至侍中。

叔遜位至御史中丞，晉諸公贊曰：洛陽敗，純悌出奔，為賊所害。戎子萬子，有大

成之風，苗而不秀。晉諸公贊曰：王綏字萬子，辟

曰：戎子萬有美號而太肥，戎令食糠而肥愈甚也。唯伶子無聞，凡此諸

子，唯瞻為冠，紹簡亦見重當世。

庾子躬有廢疾，甚知名。家在城西，號曰城西公

府。虞預晉書曰：琮字子恭，潁川人。太常峻第二子，仕至太尉掾。

王夷甫語樂令名士無多人，故當容乎子知。王澄

別傳曰：澄風韻邁達，志氣不羣，從兄戎、兄夷甫名冠當年，四海人士一為澄所題目，則二兄不復措意。云：已經平子，其見重如此。是以名聞益盛。天下知與不知，莫不傾注。澄後事迹不逮朝野，失望及舊遊識見者，猶曰：當今名士也。

王太尉云：郭子玄語議如懸河，寫水注而不竭。名士傳曰：子玄有儁才，能言莊老。

司馬太傅府多名士，一時儁異。庾文康云：見子嵩在其中，當自神王。晉陽秋曰：數為太傅從事中郎。

太傅東海王鎮許昌，以王安期為記室參軍，雅

相知重。敕世子毗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閒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如親承音旨。王叅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或曰：王趙鄧三叅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謂安期、鄧伯道、趙穆也。趙吳郡行狀曰：穆字季子，汲郡人。真淑平粹，才識清通，歷尚書郎、太傅、叅軍。後太傅越與穆及王承、阮瞻、鄧攸書曰：禮八歲出就外傅，十年曰幼學，明可以漸先王之教也。然學之所受者，淺體之所安者，深是以閒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如親承辭旨。小兒毗既無令淑之資，未聞道德之風，欲屈諸君，時以開豫，周旋燕誨也。穆歷晉明帝師。

冠軍將軍吳郡太守封南鄉侯袁宏作名士傳，直云王叅軍或

云趙家先猶有此本。

庾太尉少為王眉子所知，庾過江，嘆王曰：庇其

宇下，使人忘寒暑。晉諸公贊曰：玄少希慕簡曠，入王故事曰：玄為陳留太守，

或勸玄過江投琅邪王玄曰：王處仲得志於彼家，叔猶不免害，豈能容我，謂其器宇不容於敦也。

謝幼輿曰：友人王眉子清通簡曠，嵇延祖弘雅

劭長，董仲道卓犖有致度。王隱晉書曰：董養字仲道，太始初到洛下。



逢朝梅福以  
上人豈屑于  
輩可疑

千祿求榮永嘉中洛城東北角步廣里中地陷  
中有二鵝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問之博識者  
不能知養聞歎曰昔周時所盟會秋泉此地也  
卒有二鵝蒼者胡象後明當入洛白者不能飛  
此國諱也謝鯤元化論序曰陳留董仲道於元  
康中見惠帝廢楊悼后升太學堂嘆曰建此堂  
也將何為乎每見國家赦書謀反逆皆赦孫殺  
王父母子殺父母不赦以為王法所不容也奈  
何公卿處議文飾禮典以至此乎天人之理既  
滅大亂斯起顧謂謝鯤阮孚曰易稱知幾其神  
乎君等可深藏矣乃與妻  
荷擔入蜀莫知其所終

王公目太尉巖巖清峙壁立千仞

顧愷之夷甫  
畫贊曰夷甫

天形瓌特識者以為  
巖巖秀峙壁立千仞

庾太尉在洛下問訊中郎中郎留之云諸人

數

當來尋温元甫

晉諸公贊曰温幾字元甫太原  
人天性清婉歷司徒右長史湘

州刺史劉王喬

曹嘉之晉紀曰劉疇字王喬彭  
城人父訥司隸校尉疇善談名

卒官理曾避亂塢壁有胡數百欲害之疇無懼色援  
笳而吹之為出塞入塞之聲以動其遊客之思

於是羣胡皆泣而去裴叔則俱至酬酢終日庾

公猶憶劉裴之才儁元甫之清中

中一作平

蔡司徒在洛見陸機兄弟任參佐廨中三間瓦

屋士龍任東頭士衡任西頭士龍為人文弱可

二陸即被禍  
猶為名賢憶  
慕如此蓋以  
得見為幸也

愛士衡長七尺餘聲作鍾聲言多愴慨文士傳曰雲性

弘靜怡怡然為士友所宗機清厲有風格為鄉黨所憚

王長史是庾子躬外孫王氏譜曰濛父訥娶賴川庾琮之女字三壽也

丞相日子躬云入理泓然我已上人子躬子嵩兄也

庾太尉目庾中郎家從談談之許名士傳曰數不為辨析之

談而舉其旨要太尉王夷甫雅重之也一作辭

一作家從談之祖從一作誦許一作辭庾公目中郎神色融散差如得上晉陽秋曰敬顏然淵放莫

有動其聽者

註已不能解按史記涉之為王沉沉者註沉沉猶談談俗言深也談談二字見此意言深源見許也與神氣又似聆傲

劉琨稱祖車騎為朗請曰少為王敦所歎虞預晉書

曰逖字士稱范陽道人豁蕩不修儀檢輕財好施晉陽秋曰逖與司空劉琨俱以雄豪著名年二十四與琨同辟司州主簿情好綢繆共被而寢中夜聞雞鳴俱起曰此非惡聲也每語世事則中宵起坐相謂曰若四海鼎沸豪傑共起吾與足下相避中原耳為汝南太守值京師傾覆率流民數百家南度行達泗口安東板為徐州刺史逖既有豪才常愴慨以中原為已任乃說中宗雪復神州之計拜為豫州刺史使自招募逃遂率部曲百餘家北渡江誓曰祖逖若不清中原而復濟此者有如大江攻城略地招懷義士屢摧石虎虎不敢復闚河南石勒為逖母墓置守吏劉琨與親舊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着鞭耳會其病卒先有妖星世說卷四賞譽五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可倒

見豫州分逃曰此必為我也天未欲滅寇故耳贈車騎將軍

時人目庾中郎善於託大長於自藏名士傳曰

任未嘗以事自嬰從容博暢寄通而已是時天下多故機事屢起有為者拔奇吐異而禍福繼之數常默然故

憂喜不至也

王平子邁世有儁才少所推服每聞衛玠言輒

歎息絕倒玠別傳曰玠少有名理善通莊老琅玠之語議至于理會之間要妙之際輒絕倒於

坐前後三聞為之二倒時人遂曰衛君談道平

子三

王大將軍與元皇表云舒風槩簡正允作雅人

自多於邃王舒已見王邃別傳曰邃字處重琅邪人舒弟也意局剛清以政事稱累

遷中領軍尚書左僕射舒遠並敦從弟最是臣少所知拔中間夷

甫澄見語卿知處明茂弘茂弘已有令名真副

卿清論處明親疎無知之者吾常以卿言為意

殊未有得恐已悔之臣慨然曰君以此試頃來

始乃有稱之者言常人正自患知之使過不知

使負實使一作便

世說卷四

賞譽

六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周侯於荊州敗績還未得用王丞相與人書曰  
雅流弘器何可得遺鄧粲晉紀曰顛爲荊州始至而建平民傅密等叛迎蜀賊顛狼狽失據陶侃救之得免顛至武昌投王敦敦更選侃代顛顛還建康未卽得用時人欲題目高坐而未能相廷尉以問周侯周侯曰可謂卓朗相公曰精神淵箸高坐傳曰庾亮周顛相彞一代名士一見和尚披衿致契曾爲和尚作目久之未得有云尸利密可稱卓朗於是相始咨嗟以爲標之極似宜武嘗云少見和尚稱其精神淵箸當年出倫其爲名士所嘆如此王大將軍稱其兒云其神候似欲可也王應也

卞令目叔向朗朗如百間屋春秋左氏傳曰叔向羊舌矜也晉大夫

王敦爲大將軍鎮豫章衛玠避亂從洛投敦相見欣然談話彌日于時謝鯤爲長史敦謂鯤曰不意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阿平若在當復絕倒玠別傳曰玠至武昌見王敦敦與之談論彌日信宿敦顧謂僚屬曰昔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今復玉振於江表微言之緒絕而復續不悟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阿平若在當復絕倒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傲也

王平子與人書稱其兒風氣日上足散人懷

永嘉

流人名曰澄第四子微澄別傳曰微邁上有父風

胡母彥國吐佳言如屑後進領袖

言談之流靡靡如解木出

也

王丞相云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巖巖

虞預晉書

曰戴儼字若思廣陵人才義辯濟有風標鋒穎累遷征西將軍為王敦所害贈光祿大夫儀同三司 卜望之之峯距

本壺別傳曰壺字望之濟陰冤句人父粹太常卿壺少以

貴正見稱累遷御史中丞權門屏迹轉領軍尚書令蘇峻作亂率眾距戰父子二人俱死王難

此須註乃得了然

鄧粲晉紀曰初咸和中貴遊子弟能談朝者慕王平子謝幼輿等為達壺厲色於朝曰悖禮傷教罪莫斯甚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欲奏治之王導庾亮不從乃止其後皆折節為名士語林曰孔坦為侍中密啟成帝不宜往拜曹夫人丞相聞之曰王茂弘駑瘠耳若卜望之之巖巖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峰距當敢爾

大將軍語右軍汝是我佳子弟

按王氏譜羲之是敦從父兄子

當不減阮主簿

中興書曰阮裕少有德行王敦聞其名召為主簿知敦有不臣

之心縱酒昏酣不綜其事

世目周侯嶷如斷山

晉陽秋曰顛正情嶷然雖一時儕類無敢媒近

世說卷四

賞譽

八

祖約叛臣何  
是爾清談真  
不足貴

王丞相招祖約夜語至曉不眠明旦有客公頭  
鬢未理亦小倦客曰公昨如是似失眠公曰昨  
與士少語遂使人忘疲

王大將軍與丞相書稱楊朗曰世彥識器理致  
才隱明斷既為國器且是楊侯淮之子

世語曰  
淮字始

立弘農華陰人曾祖彪祖修有各前世父囂典  
軍校尉淮元康末為冀州刺史荀綽冀州記曰  
淮見王綱不振遂縱酒不以官事規意逍遙卒  
歲而已成都王知淮不治猶以其各士惜而不  
遣召為軍咨議祭酒府散停家關東諸侯欲以  
淮補三事以示懷賢尚德之事未施行而卒時

年二十位望殊為陵遲卿亦足與之處

何次道往丞相許丞相以塵尾指坐呼何共坐

曰來來此是君坐

何充  
也見

丞相治楊州廨舍按行而言曰我正為次道治

此爾何少為王公所重故屢發此嘆

晉陽秋曰  
充導妻姊

之子明穆皇后之妹夫也思韻淹濟有文義才  
情導深器之由是少有美譽遂歷顯位導有副  
貳已使繼相意故  
屢顯此指於上下

王丞相拜司徒而嘆曰劉王喬若過江我不獨

殊得首相傳  
鉢心事

拜公曹嘉之晉紀曰疇有重名永嘉中為閬鼎所害司徒蔡謨每嘆曰若使劉王喬得南渡司徒公之美選也

王藍田為人晚成時人乃謂之癡晉陽秋曰述體道清粹簡

貴靜正怡然自足不交非類雖羣英紛紛俊又交馳述獨蔑然曾不慕羨由是名譽久蘊王

丞相以其東海子辟為掾常集聚王公每發言

衆人競贊之述於未坐曰主非堯舜何得事事

皆是丞相甚相嘆賞言非聖人不能無過意識讚述之徒

世目楊朗沈審經斷蔡司徒云若使中朝不亂

楊氏作公方未已謝公云朗是大才八王故事曰楊淮有

六子曰喬髦朗琳俊仲皆得美名論者以謂悉有台輔之望文康庾公每追嘆曰中朝不亂諸

楊作公未已也

劉萬安即道真從子庾公琮字子躬所謂灼然玉舉

又云十人亦見百人亦見劉氏譜曰緩字萬安高平人祖與太視令

父斌著作郎緩歷驃騎長史

庾公為護軍屬相廷尉覓一佳吏乃經年相後

遇見徐寧而知之遂致於庾公曰人所應有其

言表表于衆人

此語甚不容  
易不特包舉  
多風刺

不必有人所應無已不必無真海岱清士

徐江州本

事曰徐寧字安期東海剡人通朗有德素少知名初為興縣令譙國相彞有人倫鑒識嘗去職無事至廣陵尋親舊遇風停浦中累日在船憂色上岸消搖見一空宇有似麻署彞訪之云興縣麻也令姓徐各寧彞既獨行思逢悟賞聊造之寧清惠博涉相遇怡然遂停宿因留數夕與寧結交而別至都謂庾亮曰吾為卿得一佳吏部郎亮問所在彞即敘之累遷吏部郎左將軍

江州刺史

相茂倫云褚季野皮裏陽秋謂其裁中也

晉陽秋曰

哀簡穆有器識故為彞所目也

賤何足道當是緣丞相保存意耳

一樣語病此漢可

何次道嘗送東人瞻望見賈寧在後輪中曰此人不死終為諸侯上客

晉陽秋曰寧字建寧長樂人賈氏孽子也初自結於王應諸葛瑾應敗浮遊吳會吳人咸侮辱之聞京師亂馳出投蘇峻峻甚懼之以為謀主及峻聞義軍起自姑孰屯于石頭是寧之計峻敗先降仕至新安太守

杜弘治墓崩哀容不稱庾公顧謂諸客曰弘治

至羸不可以致衰

晉陽秋曰杜又字弘治京兆人祖預父錫有譽前朝又少

有令名仕丹陽丞蚤卒成帝納又女為后又曰弘治哭不可哀

世稱庾文康為豐年玉穉恭為荒年穀庾家論

好語有味

世說卷四

賞譽

十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云是文康稱恭為荒年穀，庾長仁為豐年玉。

亮謂

有廊廟之器，翼有匡世之才，各有用也。

世目杜弘治、標、鮮、季、野、穆、少。

江左名士傳曰：又清標令士也。

有人目杜弘治、標、鮮、清、令、盛、德、之、風、可、樂、詠、也。

語林曰：有人目杜弘治、標、解甚清令，初若熙怡容無韻，盛德之風，可樂詠也。

庾公云：逸少國舉，故庾倪為碑文云：拔萃國舉。

倪，庾倩小字也。徐廣晉紀曰：倩，字少彥，司空冰子。皇后見也。有才具，仕至太宰長史。相溫以其宗彊，使下邳王晃誣與謀反而誅之。

庾穉恭與相溫書稱：劉道生日夕在事，大小殊

快，義懷通樂，既佳且足作友。正實良器，推此與

君同濟艱不者也。

宋文帝文章志曰：劉恢，字道生，沛國人，識局明濟，有文武

才。王濛每稱其思理淹通，蕃屏之高選，為車騎司馬。年三十六卒，贈前將軍。

王藍田拜揚州主簿，請諱教云：亡祖先君名播

海內，遠近所知，內諱不出於外。禮記曰：婦人餘

無所諱。

蕭中郎孫丞公婦父劉尹在撫軍坐時，擬為太

語自慷慨第  
載為人婦又  
似皆有佳處

問向客答向  
亦可觀

劉尹憤不饒  
人一着

英雄相識故  
不以成敗論

英雄自相景  
名施乃不之  
道

空函殆智

常劉尹云蕭祖周不知便可作三公不自此以  
還無所不堪晉百官名曰蕭輪字祖周樂安人  
劉謙之晉紀曰輪有才學善三禮  
歷常侍國  
子博士

謝太傅未冠始出西詣王長史清言良久去後

荀子問曰王濛子脩  
並已見向客何如尊長史曰向客

疊疊為來逼人

王右軍語劉尹故當共推安石劉尹曰若安石  
東山志立當與天下共推之續晉陽秋曰初安  
家於會稽上虞縣

優遊山林六七年間徵召不至雖彈  
奏相屬繼以禁錮而晏然不屑也

謝公稱藍田掇皮皆真徐廣晉紀曰述  
真審真意不顯

桓溫行經王敦墓邊過望之云可兒可兒孫綽  
與庾

亮賡曰王敦可人  
之目數十年間也

殷中軍道王右軍云逸少清貴人吾於之甚至

一時無所後文章志曰義之高爽  
有風氣不類常流也

王仲祖稱殷淵源非以長勝人處長亦勝人晉

秋曰浩善以  
通和接物也

世說卷四

賞譽

十三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觀此知林公未簡於辭

不及前語

王司州與殷中軍語嘆云已之府與蚤已傾寫

而見殷陳勢浩汗衆源未可得測徐廣晉紀曰浩清言妙辯

玄致當時名流皆為其美譽

王長史謂林公真長可謂金玉滿堂林公曰金

玉滿堂復何為簡選王曰非為簡選直致言處

自寡耳謂吉人之辭寡非擇言而出也

王長史道江道羣人可應有乃不必有人可應

無已必無中興書曰江灌字道羣陳留人僕射彫從弟也有才器與從兄道名相亞

仕尚書中護軍

會稽孔沉魏顓虞球虞存謝奉並是四族之儔

于時之桀沉存顓奉並別見虞氏譜曰球字和琳會稽餘姚人祖授吳廣州刺史父

基右軍司馬球仕至黃門侍郎孫興公目之曰沉為孔家金顓

為魏家玉虞為長琳宗謝為弘道伏長琳即存及球字也

弘道謝奉字也言虞氏宗長琳之才謝氏伏弘道之美也

王仲祖劉真長造殷中軍談談竟俱載去劉謂

王曰淵源真可王曰卿故墮其雲霧中中興書曰浩能

世說卷四

賞譽

十四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言理談論精微長於老易故風流者皆宗歸之

劉尹每稱王長史云性至通而自然有節

濛別傳曰

濛之交物虛已納善怒而後行希見其喜愠之色凡與一面莫不敬而愛之然少孤事諸母甚謹篤義穆族不脩小節以清貧見稱

王右軍道謝萬石在林澤中為自適上歎林公

器朗神雋支遁別傳曰遁任心獨往風期高亮道祖士少風領毛

骨恐沒世不復見如此人道劉真長標雲柯而

不扶疎劉尹別傳曰悛既令望姻婭帝室故屢

顯列而每挹降閑靜自守而已

簡文目庾赤玉省率治除謝仁祖云庾赤玉胸

中無宿物赤玉庾統小字中興書曰統字長仁

至尋陽太守

殷中軍道韓太常曰康伯少自標置居然是出

羣器及其發言遣辭往往有清致續晉陽秋曰

思理幼為舅殷浩所稱

簡文道王懷祖才既不長於榮利又不淡直以

道盡藍田簡文妙於言乃爾

世說卷四

賞譽

十五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典損皮皆真  
同

軒狀俱尽

真率少許便足對人多多許晉陽秋日述少貧約筆瓢陋巷不求

聞達由是為有識所重

林公謂王右軍云長史作數百語無非德音如

恨不苦苦謂窮人以辭王曰長史自不欲苦物

殷中軍與人書道謝萬文理轉適成殊不易中

書曰萬才器雋秀善自衒曜故致有時譽兼善屬文能談論時人稱之

王長史云江思俊思懷所通不翅儒域徐廣晉紀曰江

淳字思俊陳留人僕射彫弟也性篤學手不釋書博覽墳典儒道兼綜徵聘無所就年四十九

而

許玄度送母始出都人問劉尹玄度定稱所聞

不劉曰才情過於所聞許氏譜曰玄度母華軼女也按詢集詢出都迎

姊於路賦詩續晉陽秋亦然而此言送母疑繆矣

阮光祿云王家有三年少右軍安期長豫阮裕王悅

安期王應並已見

謝公道豫章若遇七賢必自把臂入林江左名士傳曰

鯁通簡有識不修威儀好迹逸而心整形濁而言清居身若穢動不累高隣家有女嘗往挑之

世說卷四

賞譽

十六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女方織以梭投折其兩齒既歸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其不事形骸如此王長史歎林公尋微之功不減輔嗣支遁別傳曰遁神心警悟清識玄遠嘗至京師王仲祖稱其造微之功不異王弼

殷淵源在墓所幾十年于時朝野以擬管葛起

不起以卜江左興亡續晉陽秋曰時穆帝幼沖母后臨朝簡文親賢民望

任登宰輔桓溫有平蜀洛之勳擅疆西陲帝自料文弱無以抗之陳郡殷浩素有盛名時論比之管葛故徵浩為揚州溫知意在抗已甚忿焉

殷中軍道右軍清鑒貴要晉安帝紀曰義之風骨清舉也

謝太傅為相公司馬續晉陽秋曰初安優遊山水以敷文析理自娛相溫

在西蕃欽其盛名諷朝廷請為司馬以世道未夷志存匡濟年四十起家應務也相詣

謝值謝梳頭遽取衣幘相公云何煩此因下共語至暝既去謂左右曰頗曾見如此人不

謝公作宣武司馬屬門生數十人於田曹中郎

趙悅子伏滔大司馬寮屬名曰悅字悅子悅子下邳人歷大司馬參軍左衛將軍悅子

以告宣武宣武云且為用半趙俄而悉用之曰昔安石在東山搢紳敦逼恐不豫人事况今自

悅子自注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即欲解不可  
而可稱數

鄉選反違之邪

相宣武表云謝尚神懷挺率少致民譽温集載其平洛

表曰今中州既平宜時綏定鎮西將軍豫州刺史尚神懷挺率少致人譽是以入贊百揆出蕃方司宜進據洛陽撫寧黎庶謂可本官都督司州諸軍事

世目謝尚為令達阮遥集云清暘似達或云尚

自然令上晉陽秋曰尚率易挺達超悟令上也

相大司馬病謝公行省病從東門入温時在相姑孰

公遥望嘆曰吾門中久不見如此人

此一字連其  
人名此誰以  
語更自高簡

簡文目敬豫為朗豫主恬已見文字志曰恬識理明貴為後進冠冕

孫興公為庾公叅軍共遊白石山衛君長在坐

衛氏譜曰永字君長成陽人位至左軍長史孫曰此子神情都不關

山水而能作文庾公曰衛風韻雖不及卿諸人

傾倒處亦不近孫遂沐浴此言

王右軍目陳玄伯壘塊有正骨陳泰已見

王長史云劉尹知我勝我自知濠別傳曰濠與沛國劉惔齊名

時人以濠比袁曜卿惔比荀奉倩而其交友甚相知賞也

世說卷四

賞譽

十八

庾言自佳沐  
浴何物

此亦古人所  
未道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王劉聽林公講王語劉曰向高坐者故是凶物

復東聽王又曰自是鉢釘後王何人也高逸沙門傳曰

王濛恒尋遁遇祇洹寺中講正在高坐上每舉塵尾常領數百言而情理俱暢預坐百餘人皆結舌注耳濛云聽講衆僧向

高坐者是鉢釘後王何人也

許玄度言琴賦所謂非至精者不能與之析理

劉尹其人非淵靜者不能與之閑止簡文其人

稽叔夜琴賦也劉惔真長丹陽尹

魏隱兄弟少有學義魏氏譜曰隱字安時會稽上虞人歷義興太守御史

中丞弟邊黃門郎總角詣謝奉奉與語大說之曰大宗

雖衰魏氏已復有人

簡文云淵源語不超詣簡至然經綸思尋處故

有局陳

初法汰北來未知名車顯秦書曰釋道安為慕容晉所掠欲投襄陽行至

新野集衆議曰今遭凶年不依國主則法事難舉乃分僧衆使竺法汰詣揚州曰彼多君子上

勝可投法汰遂渡江至揚土焉王領軍供養之中興書曰王洽字敬和丞相導

第三子累遷吳郡內史為士民所懷徵拜中領軍尋加中書令不拜年二十六而卒每與

世說卷四

賞譽

十九



周旋行來往名勝許輒與俱不得汰便停車不行因此名遂重名德沙門題目曰法汰高亮開達孫綽為汰贊曰淒風拂林明泉映壑爽爽法汰校德無忤事外蕭灑神內恢廓實從前起名隨後躍泰元起居注曰法汰以十二卒烈宗詔曰法汰師喪逝哀痛傷懷可贈錢十萬

王長史與大司馬書道淵源識致安處足副時談

謝公云劉尹語審細孫綽為倅諫敘曰神猶淵鏡言必珠玉

桓公語嘉賓阿源有德有言向使作令僕足以

儀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嘉賓鄒超小字也阿源殷浩也

簡文語嘉賓劉尹語未後亦小異回復其言亦乃無過

孫興公許玄度共在白樓亭會稽記曰亭在山陰臨流映壑也

共商略先往名達林公既非所關聽訖云二賢故自有才情

王右軍道東陽我家阿林章清太出林應為臨王氏譜曰

臨之字仲產琅邪人僕射彪之子仕至東陽太守

王長史與劉尹書道淵源觸事長易

謝中郎云王修載樂託之性出自門風王氏譜曰耆之

字修載琅邪人荆州刺史廩第三

子歷中書郎鄱陽太守給事中

林公云王敬仁是超悟人文字志曰修少有秀令之稱

劉尹先推謝鎮西謝後雅重劉曰昔嘗北面按謝

尚年長於憐神穎風彰

而曰北面於劉非可信

謝太傅稱王修齡曰司州可與林澤遊王胡之別傳曰

胡之常遺世務以高尚

為情與謝安相善也

諺曰揚州獨步王文度後來出人郝嘉賓續晉

曰超少有才氣越世負俗不循常檢時人為一

代盛譽者語曰大才槃槃謝家安江東獨步王

文度盛德日新郝嘉賓

其語小異故詳錄焉

人問王長史江鄰兄弟羣從王答曰諸江皆復

足自生活鄰及弟淳從灌並有德行知名於世

謝太傅道安北見之乃不使人厭然出戶去不

復使人思安北王坦之也續晉陽秋曰謝安初携幼釋同好養志海濱襟情超曠尤

好聲律然抑之以禮在哀能至弟萬之喪不聽絲竹者將十年及輔政而修室第園館麗車服

世說卷四

賞譽

三

此處係初度之則一見而

不可解亦不足取

雖恭功之慘不廢妓樂王坦之因苦諫焉

謝公云司州造勝遍決宋明帝文章志曰胡之性簡好達玄言也

劉尹云見何次道飲酒使人欲傾家釀何充字次道飲

酒能溫克

謝太傅語真長阿齡於此事故欲太厲修齡王胡之字

劉曰亦名士之高操者胡之別傳曰胡之治身清約以風操自居

王子猷談世目士少為朗我家亦以為傲朗晉諸

公贊曰祖約少有清稱

何苦語

一字是為一字是德

傲或作傲

謝公云長史語甚不多可謂有令音王濛別傳曰濛性和

曠能清言談道貴理中簡而有會商略古賢顯默之際辭旨劭令往往有高致

謝鎮西道敬仁文學鏃鏃無能不新語林曰敬仁有異才

時賢皆重之王右軍在郡迎敬仁叔仁輒同車常惡其遲後以馬迎敬仁雖復風雨亦不以車也

劉尹道江道羣不能言而能不言江灌已見

林公云見司州警悟交至使人不得住亦終日

忘疲王胡之別傳曰胡之少有風尚才器率舉有秀悟之稱

世說卷四

賞譽

三二

鏃、說去石是病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若柯不可解

五字最妙

大道之極昏

、眩、

言如茗之

柯小寔非

外博而中

虛也

作父不知未  
惡言事謙公  
似之通

世稱荀子秀出阿典清和

荀子已見阿典王蘊小字

簡文云劉尹茗柯有實理

柯一作打又作竹又作打

謝胡兒作著作郎嘗作王堪傳

晉諸公贊曰堪字世胄東平壽

張人少以高亮義正稱為尚書左

丞有準繩操為石勒所害贈太尉

似人咨謝公謝公答曰世胄亦被遇堪烈之子

晉諸公贊曰烈字陽秀蚤知名魏朝為治書御史

阮千里姨兄弟潘安

仁中外安仁詩所謂子親伊姑我父唯舅是許

允壻

岳集曰堪為成都王軍司馬岳送至北邙別作詩曰微微髮膚受之父母叢叢王族

中外之首子親伊姑我父唯舅

謝太傅重鄧僕射常言天地無知使伯道無兒

晉陽秋曰鄧攸既棄子遂無復繼嗣為有識傷惜

謝公與王右軍書曰敬和棲託好佳

中興書曰洽於公子

中最知名與穎川荀羨俱有美稱

吳四姓舊目云張文朱武陸忠顧厚

吳錄士林曰吳郡有

顧陸朱張為四姓三國之間四姓盛焉

謝公語王孝伯君家藍田舉體無常人事

按述雖簡

詩語必此千古

註駁是

而性不寬裕投火怒蠅方之未甚若非太傅虛相褒飾則世說謬設斯語也

許掾嘗詣簡文爾夜風恬月朗乃共作曲室中語襟情之詠偏是許之所長辭寄清婉有逾平日簡文雖契素此遇尤相咨嗟不覺造鄰共义手語達于將旦既而曰玄度才情故未易多有許續晉陽秋曰詢能言理曾出都迎姊簡文皇帝劉真長說其情旨及襟懷之詠每造鄰賞對夜以繫日

殷允出西郗超與袁虎書云子思求良朋託好

此語疑勸素勿友殷自棄其美

足下勿以開美求之

中興書曰允字子思陳郡人太常康第六子恭素謙

退有儒者之風歷吏部尚書

世目袁為開美故子敬詩曰袁

生開美度

謝車騎問謝公真長性至峭何足乃重答曰是

不見耳阿見子敬尚使人不能已

語林曰羊驎因酒醉撫謝

左軍謂太傅曰此家詎復後鎮西太傅曰汝阿見子敬便沐浴為論兄輩推此言意則安以玄不見真長故不重耳見子敬尚重之况真長乎

謝公領中書監王東亭有事應同上省王後至

不言劉尹而言子敬甚妙不說真長說子敬音語高之此等語不惟

世說卷四

賞譽

二十四

謝公自知  
活不足道而  
練情自近愈  
見其真  
以其言已  
得當故襟  
懷自暢爾

坐促王謝雖不通太傅猶歛容之王謝不通事別見  
王神意閑暢謝公傾目還謂劉夫人曰向見阿  
瓜故自未易有按王詢小字法護而此言阿雖瓜未為可解儻小名有兩耳  
不相關正是使人不能已已

王子敬語謝公公故蕭灑謝曰身不蕭灑君道  
身最得身正自調暢續晉陽秋曰安弘雅有氣風神調暢也  
謝車騎初見王文度曰見文度雖蕭灑相遇其  
復惜惜竟夕

相佞

范豫州謂王荊州范甯王忱並已見卿風流儁望真後

來之秀王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

子敬與子猷書道兄伯蕭索寡會遇酒則酣暢  
忘反乃自可矜

張天錫世雄涼州以力弱詣京師雖遠方殊類  
亦邊人之桀也聞皇京多才欽羨彌至猶在渚  
住司馬著作往詣之未詳言容鄙陋無可觀聽天  
錫心甚悔來以選外可以自固王彌有儁才美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志派自別

譽當時聞而造焉。續晉陽秋曰：珉風情秀發，才辭富贍。既至，天錫見其風神清令，言語如流，陳說古今，無不貫悉。又諳人物，氏族中來，皆有證據。天錫訝服。

王恭始與王建武甚有情，後遇袁悅之間，遂致

疑隙。

晉安帝紀曰：初，悅與族子恭少相善，齊聲見稱，及並登朝，俱為丞相所待，內外始有不咸之論。恭獨深憂之，乃告悅曰：悠悠之論，頗有異同，當由驟騎簡於朝覲，故也將無從容切言之邪？若王相諧睦，吾徒得勳力明時，復何憂哉？悅以為然而虜弗見，令乃令袁悅具言之。悅每欲間恭，乃於正坐責讓恭曰：卿何妄生同異，疑誤朝野，其言切厲，恭雖悅悵，謂悅為構已也。

言因物像此  
此而想其精  
神也

佳可似賦

羅、徑語

正是刺訖

忱雖心不負恭，而無以自亮。於是情好大離，而怨隙成矣。然每至興會，故有

相思時，恭嘗行散至京口射堂，于時清露晨流，

新桐初引，恭目之曰：王大故自濯濯。

司馬太傅為二王目曰：孝伯亭亭直上，阿大羅

羅清疎。恭正亮沈烈，忱通明誕放。

王恭有清辭簡旨，能敘說而讀書少，頗有重出

中興書曰：恭雖才不多，而清辯過人。有人道孝伯常有新意，不覺

為煩。

殷仲堪喪後相玄問仲文卿家仲堪定是何似人仲文曰雖不能休明一世足以映徹九泉續陽秋曰仲堪仲文之從兄也少有美譽

品藻

汝南陳仲舉潁川李元禮二人共論其功德不

能定先後蔡伯喈續漢書曰蔡伯喈陳留圉人

藝術數無不精綜仕至通達有儁才博學善屬文伎

左中郎將為王允所誅評之曰陳仲舉彊於犯上李元禮嚴於攝下犯上難攝下易張璠漢紀曰時人為

世說之作云  
左識鑿品藻  
而鍾耳餘備  
門類不博不  
有六不盡法

之語曰不畏疆禦陳仲舉天下模楷李元禮仲舉遂在三君之下謝

漢書曰三君者一時之所貴也竇武劉叔陳元

禮居八俊之上薛瑩漢書曰李膺王暢荀緄朱

英雄記曰先是張儉等相與作衣冠糾彈彈中

人相調言我彈中誠有八俊八人猶古之八元

八凱也謝沉書曰俊者卓出之名也姚信士緯

曰陳仲舉體氣高烈有王臣之節李元禮忠壯

正直有社稷之能海內論之未決蔡伯喈抑一言以變之疑論乃定也

麗士元至吳吳人竝友之蜀志曰周瑜領南郡士元為功曹瑜卒士

元送喪至吳吳人多聞其名及見陸績文士傳

當還西並會閭門與士元言

世說卷四



不捷急化  
語即駭馬所  
致不如此

公紀幼有儁朗才數博學多通龐士元年長於  
績共為交友仕至鬱林太守年三十二而卒  
顧劭全琮環濟吳紀曰琮字子黃吳郡錢塘人有德行義槩為大司馬而為

之目曰陸子所謂駑馬有逸足之用顧子所謂  
駑牛可以負重致遠或問如所目陸為勝邪曰

駑馬雖精速能致一人耳駑牛一日行百里所

致豈一人哉吳人無以難全子好聲名似汝南

樊子昭蔣濟萬機論曰許子將褒貶不平以拔樊子昭而抑許文休劉曄難曰子昭拔

自賈豎年至七十退能守靜進不苟競濟答曰  
子昭誠自幼至長容貌完潔然觀其棟齒牙樹

頰頰吐脣吻自  
非文休之敵

顧劭嘗與龐士元宿語問曰聞子名知人吾與

足下孰愈曰陶冶世俗與時浮沉吾不如子吳志

曰劭好樂人倫自州郡庶幾及四方人事往來  
相見或諷議而去或結友而別風聲流聞遠近

稱論王霸之餘策覽倚仗之要害吾似有一日

之長劭亦安其言吳錄曰劭安其言更親之

諸葛瑾弟亮及從弟誕吳書曰瑾字子瑜其先

陽都陽都先有姓葛者時人謂諸葛因為氏瑾  
少以至孝稱累遷豫州牧六十八卒魏志曰誕

有懷其人

仗字作伏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後兩語正自  
推尊武侯

亦似得之但  
未及其正骨  
耳

字公休為吏部郎人有所屬託輒顯其言而亟  
用之後有當不則公議其得失以為褒貶自是  
羣寮莫不慎其所舉累遷揚州刺史鎮東將軍司空謀逆伏誅  
竝有盛名各在一國于時以為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  
誕在魏與夏侯玄齊名瑾在吳吳朝服其弘量  
吳書曰瑾避亂渡江大皇帝取為長史遣使蜀  
但欲弟亮公會相見反無私面而又有容貌思  
度時人服其弘量

司馬文王問武侯陳玄伯何如其父司空陔曰  
通雅博暘能以天下聲教為已任者不如也明

練簡至立功立事過之

魏志曰陔與泰善故文王問之

正始中人士比論以五荀方五陳荀淑方陳寔

荀靖方陳謨

逸士傳曰靖字叔慈潁川人有雋才以孝著名兄弟八人號八龍隱

身修學動止合禮弟爽亦有才學顯名當世或問汝南許章爽與靜孰賢章曰二人皆玉也慈

明外朗叔慈內潤太尉辟不就年五十終時人惜之號玄行先生

荀爽方陳羣

典略曰或字文若潁川人為漢侍中守尚書令或為人英偉折節待

士坐不累席其在臺閣間不以私欲撓意年五十夢謚曰敬侯以其名德高追贈太尉

顓方陳泰

晉諸公贊曰顓字景倩或之子蹈禮立德思義溫雅加深識國體累遷光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祿大夫晉受禪封臨淮公與朝儀刊正國式爲  
一代之制轉太尉爲台輔德望清重留心禮教  
卒謚康公又以八裴方八王裴徽方王祥裴楷方王  
夷甫裴康方王綏晉百官名曰康字仲豫徽之  
子晉諸公贊曰康有弘量歷  
太子裴綽方王澄王朝目錄曰綽字仲舒楷弟  
左率也各亞於楷歷中書黃門侍  
郎裴瓚方王敦晉諸公贊曰瓚字國寶楷  
之子才氣爽儁終中書郎裴遐  
方王導裴頠方王戎裴邈方王玄  
冀州刺史楊准二子喬與髦俱總角爲成器准  
與裴頠樂廣友善遣見之頠性弘方愛喬之有

世說意已定  
樂優於裴

或作太鮮明

高韻謂准曰喬當及卿髦小減也廣性清淳愛  
髦之有神檢謂准曰喬自及卿然髦尤精出淮  
笑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論者評之  
以爲喬雖高韻而檢不匝樂言爲得然竝爲後  
出之儁荀綽冀州記曰喬字國彥爽朗有遠意  
髦字士彥清平有貴識並爲後出之儁  
爲裴頠樂廣所重晉諸公贊曰喬似  
淮而疎皆爲二千石髦爲石勒所害  
劉令言始入洛劉氏譜曰納字令言彭城叢亭  
人祖瑾樂安長父魁魏洛陽令  
納歷司隸校尉見諸名士而歎曰王夷甫太解明樂彥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輔我所敬張茂先我所不解周弘武巧於用短

王隱晉書曰周恢字弘武汝南人祖斐永寧少府父隆州從事恢仕至秦相秩中二千石杜

方叔拙於用長晉諸公贊曰杜育字方叔襄城號神童及長美風姿有才藻時人號曰杜

聖累遷國子祭酒洛陽將沒為賊所殺

王夷甫云閻丘冲荀綽兖州記曰冲字賓卿高平人家世二千石冲清平有

鑒識博學有文義累遷太傅長史雖不能立功蓋世然聞義不惑當世蒞事務於平允操持文案必引經誥飾以文采未嘗有滯性尤通達不矜不假好音樂侍婢在側不釋絃管出入乘四望車居之甚夷不能虧損恭素之行淡然肆其心志論者不以爲俊不以爲僭至於白首而清

名令望不渝於始為光祿勳京邑未潰乘車出為賊所害時人皆痛惜之優於滿奮

郝隆晉諸公贊曰隆字弘始高平人為入通亮清識為吏部郎楊州刺史齊王同起義隆

應檄稽留為參軍王邃所殺此三人並是高才冲最先達

記曰于時高平人士偶盛滿奮郝隆達在冲前名位已顯而劉寶王夷甫猶以冲之虛貴足先

二人

王夷甫以王東海比樂令江左名士傳曰承言理辯物但明其旨要

不為辭費有識伏其約而能通太尉王夷甫一世龍門見而推重之以比南陽樂廣故王

中郎作碑云當時標榜為樂廣之儷

故事

庾中郎與王平子鴈行晉陽秋曰初王澄有通朗稱而輕薄無行兄夷甫有盛名時人許以人倫鑒識常為天下士目曰阿平第一子嵩第二處仲第三敬以澄敦莫已若也及澄喪敦敗敬世譽如初

亦未可便謂不然

王大將軍在西朝時見周侯輒扇障面不得住敦性彊梁自少及長季倫斬妓曾無異色若斯微狠豈憚於周顛乎其言不然也後度

未嘗不自知觀註引書實之前駁語似非劉華

江左不能復爾王嘆曰不知我進伯仁退沈約曰周顛王敦素憚之見輒面熱雖復臘月亦扇面不休其憚如此會稽虞駿元皇時與桓宣武同俠其人有才理

勝望虞光祿傳曰駿字思行會稽餘姚人虞麟曾孫也沈婉有雅望少與孔愉齊名仕至光祿

守徵為金紫光祿大夫卒王丞相嘗謂駿曰孔愉有公才而無公望丁潭有公望而無公才

見會稽後賢記曰潭字世康山陰人吳司徒固曾孫也沈婉有雅望少與孔愉齊名仕至光祿

大夫晉陽秋曰孔敬康丁世康張偉康俱著名時謂會稽三康偉康名茂嘗夢得大象以問萬

雅雅曰君當為大郡而不善也象大獸也取其音狩故為大郡然象以齒喪身後為吳郡果為

沈充所殺兼之者其在卿乎駿未達而喪虞光祿傳曰駿未登

台鼎時論稱屈

世說卷四 品藻 三十三

叔自福不及耳

百語亦可觀

明帝問周伯仁，卿自謂何如？郝鑿、周曰：鑿方，臣如有功夫，復問郝。郝曰：周顛比，臣有國士門風。

鄧粲晉紀曰：伯仁清正，巖然以德望稱之。

王大將軍下，庾公問：聞卿有四友，何者是？答曰：

君家中郎、我家太尉、阿平、胡母彥國。

入王故事曰：胡母輔

此語度目中無王、目中無庾

之，少有雅俗鑒識，與王澄、庾顛、王敦、王夷甫為四友，今故答也。阿平故當最劣。庾曰：似未肯劣。庾又問：何者居其右？王曰：自有。人又問：何者是？王曰：噫！其自有公論。左右躡公

公乃止。

敦自謂右者在已也。

人問丞相周侯：何如？和嶠答曰：長輿嗟，

虞預晉書

曰：嶠厚自封，植巖然不羣。

明帝問謝鯤：君自謂何如？庾亮答曰：端委廟堂，

使百官準則，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

音陽

秋曰：鯤隨王敦下，入朝見太子於東宮，語及久。太子從容問鯤曰：論者以君方庾亮，自謂孰愈？對曰：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臣不如亮。縱意丘壑，自謂過之。鄧粲晉紀曰：鯤與王澄之徒，慕竹林諸人，散首披髮，裸袒箕踞，謂之八達。故隣家之女，折其兩齒。世為謔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鯤世說卷四。

品藻

三十三

嵇康稱今言得作

此不過江詩  
之隱物

不過江卒  
于渡江前  
也

有勝情遠槩為朝廷之  
望故時以庾亮方焉

王丞相二弟不過江曰穎曰敕時論以穎比鄧

伯道敕比溫忠武議郎祭酒者也

王氏譜曰穎  
字茂英位至

議郎年二十卒敕字茂平丞相祭酒  
不就襲爵堂邑公年二十有二而卒

明帝問周侯論者以卿比郗鑒云何周曰陛下

不須牽穎比

按穎死彌年明帝乃  
卽位世說此言妄矣

王丞相云頃下論以我比安期千里亦推此二

人唯共推太尉此君特秀

按夷甫性矜峻  
少為同志所推

宋禕是縉  
女弟

宋禕曾為王大將軍妾後屬謝鎮西鎮西問禕

我何如王答曰王比使君田舍貴人耳鎮西妖

冶故也

未詳  
宋禕

明帝問周伯仁卿自謂何如庾元規對曰蕭條

方外亮不如臣從容廊廟臣不如亮

按諸書皆  
以謝鯤比

亮不聞  
周顛

王丞相辟王藍田為掾庾公問丞相藍田何似

王曰真獨簡貴不減父祖然曠澹處故當不如

爾王述猶監故也

卞望之云、郝公體中有三反、方於事上好、下佞

已、一反、治身清貞、大修計校、二反、自好讀書、憎

人學問、三反、按太尉劉寔論王肅方於事上好、下佞已、性嗜榮貴、不求苟合、治身

不穢、尤惜財物、王郝志性、儻亦同乎

世論溫太真是過江第二流之高者、時名輩共

說人物第一、將盡之間、溫常失色、溫氏譜序曰、晉大夫卻至

封於溫子孫因氏居太原祁縣為郡著姓

恐不及已

此方言意云也、只如此故、非譽之也

得上尔足以、有尊謙卑何之意

此言毀譽各半、疑是不滿意多、此一條不小

王丞相云、見謝仁祖、恒令人得上、與何次道語

唯舉手指地曰、正自爾馨、前篇及諸書皆云、王公重何充、謂必代已

相、而此章以手指地、意如輕詆、或清言析理、何不逮謝故邪

何次道為宰相、人有譏其信任不得其人、晉陽秋曰、

充所暱庸雜、以此損名阮思曠慨然曰、次道自不至此、但

布衣超居宰相之位、可恨、唯此一條而已、語林曰、阮

光祿聞何次道為宰相、嘆曰、我當何處生、活、此則阮未許何為鼎輔、二說便相符也

王右軍少時、丞相云、逸少何緣復減萬安邪、劉綏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謂更勝耳

憶以比人

語甚有氣

劉尹大是輕薄人

以此更高

見已

郝司空家有儵奴知及文章事事有意王右軍

向劉尹稱之劉問何如方回郝惜別傳曰惜字方回高平金鄉人

太宰鑿長子也淵靜純素無執無競簡私暱罕交遊歷會稽內史侍中司徒王曰此

正小人有意向耳何得便比方回劉曰若不如

方回故是常奴耳

時人道阮思曠骨氣不及右軍簡秀不如真長

韶潤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淵源而兼有諸人之

寫論

美中興書曰裕以人不須廣學正應以禮讓為先故終日頽然無所修飾而物自宗之

簡文云何平叔巧累於理嵇叔夜儻傷其道本理

真率巧則乖其致道唯虛澹儻則違其宗所以二子不免也

時人共論晉武帝出齊王之與立惠帝其失孰

多晉陽秋曰齊王攸字大猷文帝第二子孝敬忠肅清和平允親賢下士仁惠好施能屬文

善尺牘初荀勗馮統為武帝親幸攸惡勗之佞勗懼攸或嗣立必誅已且攸甚得衆心朝賢景

附會帝有疾攸及皇太子入問訊朝士皆屬目於攸而不在太子至是勗從容曰陛下萬年後

太子不得立也帝曰何故勗曰百寮內外皆歸心於齊王太子安得立乎陛下試詔齊王歸國

世說卷四

品藻

三十六

言其失重

注是

淺傷

必舉朝謂之不可若然則臣言徵矣侍中馮純  
 又曰陛下必欲建諸侯成五等宜從親始親莫  
 若齊王帝從之於是下詔使攸之國攸聞勗統  
 間已憂忿不知所為入辭出歐血薨帝哭之慟  
 馮純侍曰齊王名過其實而天下歸之今自薨  
 殞陛下何哀之甚帝乃止劉毅聞之故終身稱  
 疾多謂立惠帝為重相温曰不然使子繼父業  
 弟承家祀有何不可武帝兆禍亂覆神州在斯  
宣武之弘儻而巳與隸且知其若此况  
乎此言非也  
 人問殷淵源當世王公以卿比裴叔道云何殷  
 曰故當以識通暗處選與浩並  
能清言

此不肯遜  
 又不敢競  
 之辭  
 妙於自誇

撫軍問殷浩卿定何如裴逸民良久答曰故當  
 勝耳

相公少與殷侯齊名常有競心相問殷卿何如  
 我殷云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

撫軍問孫興公劉真長何如曰清蔚簡令王仲

祖何如曰温潤恬和徐廣晉紀曰凡稱風流桓

温何如曰高爽邁出謝仁祖何如曰清易令達

阮思曠何如曰弘潤通長袁羊何如曰洮洮清

語頌

世說卷四

品藻

三七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矜而無味

便殷洪遠何如曰遠有致思卿自謂何如曰下官才能所經悉不如諸賢至於斟酌時宜籠罩當世亦多所不及然以不才時復託懷玄勝遠詠老莊蕭條高寄不與時務經懷自謂此心無所與讓也

相大司馬下都問真長曰聞會稽王語奇進爾

相溫別傳曰興寧九年以溫克復舊京肅靜邪華夏進都督中外諸軍事侍中大司馬加黃鉞使人劉曰極進然故是第二流中人耳相曰

此語能長入  
故

第一流復是誰劉曰正是我輩爾

殷侯既廢相公語諸人曰少時與淵源共騎竹馬我棄去已輒取之故當出我下續晉陽秋曰

殷浩為揚州欲以抗相相素輕浩未之憚也

人問撫軍殷浩談竟何如答曰不能勝人差可

獻酬羣心

簡文云謝安南清令不如其弟

弟聘字弘遠歷侍中廷尉卿

學義不及孔巖

安南謝奉也已見謝氏譜曰奉中典書曰巖字彭祖會稽山陰

品藻

天

人父儉黃門侍郎巖有才學歷丹陽尹尚書西陽侯在朝多所匡正為吳興太守大得民和後卒于居然自勝言奉任天真也

未廢海西公時王元琳問栢元子箕子比干迹

異心同不審明公孰是孰非曰仁稱不異寧為

管仲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子曰殷有三仁焉子路曰栢公殺公子

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栢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車管仲之力如其仁如其

劉丹陽王長史在瓦官寺集栢護軍亦在坐伊栢

已見共商略西朝及江左人物或問杜弘治何如

衛虎相答曰弘治膚清衛虎奕奕神令王劉善

其言虎衛玠小字玠別傳曰永和中劉真長謝

洗馬不謝曰安得比其間可容數人江左名士

傳曰劉真長曰吾請評之弘治膚清叔寶神清

論者謂為知言劉尹撫王長史背曰阿奴比丞相但有都長阿奴

濛小字也都美也司馬相如傳曰閑雅甚都語

林曰劉真長與丞相不相得每曰阿奴比丞相

條達清長

也謂首勝之

A 1 2 3 4 5 6 M 6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劉尹王長史同坐長史酒酣起舞劉尹曰阿奴今日不復減向子期類秀之任率也

桓公問孔西陽安石何如仲文西陽即孔巖也孔思未

對反問公曰何如答曰安石居然不可陵踐其處故乃勝也

謝公與時賢共賞談過胡兒並在坐公問李弘

度曰卿家平陽何如樂令晉諸公贊曰李重字茂重江夏鍾武人少

以清尚見稱歷吏部郎平陽太守於是李潛然流涕曰趙王篡

逆樂令親授璽綬晉陽秋曰趙王倫篡位樂亡

伯雅正耻處亂朝遂至仰藥恐難以相比此自

顯於事實非私親之言晉諸公贊曰趙王為相國取重為左司馬重以

倫將篡辭疾不就敦喻之重不復自治至於篤甚扶曳受拜數日卒時人惜之贈散騎常侍

謝公語胡兒曰有識者果不異人意

王修齡問王長史我家臨川何如卿家宛陵長

史未答修齡曰臨川譽貴長史曰宛陵未為不

貴中興書曰羲之自會稽王友改授臨川太守王述從驃騎功曹出為宛陵令述之為宛陵

樂令素著重名忽有此論然極是扶植世教語

非謙以問弘夜答那知許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記令不屬於  
待

人、有區別  
正坐失士卒  
情處可以為  
戒

多修為家之具初有勞苦之聲丞相王導使人  
謂之曰名父之子屈臨小縣甚不宜爾述答曰  
足自當止時人未之達也後屢  
臨州郡無所造作世始嘆服之

劉尹至王長史許清言時荀子年十三倚牀邊  
聽既去問父曰劉尹語何如尊長史曰韶音令

辭不如我往輒破的勝我劉惔別傳曰惔有雋  
才其談詠虛勝理會

所歸王濛略同而敘  
致過之其詞當也

謝萬壽春敗後簡文問郝超萬自可敗那得乃  
爾失士卒情超曰伊以率任之性欲區別智勇

中興書曰萬之為豫州氏羌暴掠司豫鮮卑屯  
結并冀萬既受方任自率衆入潁以援洛陽萬  
矜豪傲物失士衆之心北中郎郝曇以疾還彭  
城萬以為賊盛致退便向還南遂自潰亂狼狽  
單歸太宗責  
之廢為庶人

劉尹謂謝仁祖曰自吾有四友門人加親謂許  
玄度曰自吾有由惡言不及於耳二人皆受而

不恨尚書太傅曰孔子曰文王有四友自吾得  
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邪自吾得賜也

遠方之士至是非奔走邪自吾得師也前有輝  
後有光是非先後邪自吾得由也惡言不入於  
耳是非  
禦侮邪

世說卷四

品藻

四十一

此皆語門  
人弟子之  
辭而同輩  
受之不恨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世目殷中軍思緯淹通比羊叔子

羊祜德高一世才經夷險

淵源蒸燭之曜豈喻日月之明也

有人問謝安石王坦之優劣於相公相公停欲言中悔曰卿喜傳人語不能復語卿

王中郎嘗問劉長沙曰我何如荀子

大司馬官屬名曰劉

爽字文時彭城人劉氏譜曰爽祖昶彭城內史父濟臨海令爽歷車騎咨議長沙相散騎常侍  
劉答曰卿才乃當不勝荀子然會名處多王笑曰癡

支道林問孫興公君何如許掾孫曰高情遠致弟子蚤已服膺一吟一詠許將北面

王右軍問許玄度卿自言何如安石許未答王

因曰安石故相為雄阿萬當裂眼爭邪中興書曰萬器

量不及安石雖居藩任安在私門之時名稱居萬上也

劉尹云人言江彪田舍江乃自田宅屯能多出有

謝公云金谷中蘇紹最勝紹是石崇姊夫蘇則

孫愉子也石崇金谷詩敘曰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為使持節監青徐諸軍事

不甚可曉然  
可用似謂田  
宅所屯聚也

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中或高  
或下有清泉茂林衆果竹栢藥草之屬莫不畢  
備又有水碓魚池土窟其爲娛目歡心之物備  
矣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衆  
賢共送往澗中晝夜遊宴屢遷其坐或登高臨  
下或列坐水濱時琴瑟笙簧令載車中道路並  
作及往令與鼓吹遞奏遂各賦詩以敘中懷或  
不能者罰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  
期故具列時人官號姓名年紀又寫詩箸後後  
之好事者其覽之哉凡三十人吳王師議郎關  
中侯始平武功蘇紹字世嗣年五十爲首魏書  
曰蘇則字文師扶風武功人剛直疾惡常慕汲  
黯之爲人仕至侍中河東相晉百官各曰愉字  
休豫則次子山濤啟事曰愉忠義有智意位至  
光祿大夫

劉尹目庾中郎雖言不惜惜似道突兀差可以

擬道

名士傳曰顛類然淵放莫有動其聽者

孫承公云謝公清於無奕

中興書曰孫統字承公太原人善屬文時

人謂其有祖楚風仕至餘姚令潤於林道

陳達別傳曰達字林道穎川許昌人祖淮

太尉父畛光祿大夫達少有幹以清敏立名襲

封廣陵公黃門郎西中郎將領梁淮南二郡太

或問林公司州何如二謝林公曰故當攀安提

萬王胡之別傳曰胡之好談諧善屬文辭爲當世所重

世說卷四

品藻

甲三

誰知二賢只  
見誰公清潤  
耳

詞強然有思



造膝是文譚  
可歎  
纏綿綸至可  
觀

孫興公許玄度皆一時名流或重許高情則鄙  
孫穢行或愛孫才藻而無取於許宋明帝文章志曰綽博涉  
經史長於屬文與許詢俱與負俗之談詢卒不  
降志而綽嬰綸世務焉續晉陽秋曰綽雖有文  
才而誕縱多穢  
行時人鄙之  
郗嘉賓道謝公造郗雖不深徹而纏綿綸至又  
曰右軍詣嘉賓嘉賓聞之云不得稱詣政得謂  
之朋耳謝公以嘉賓言為得凡徹詣者蓋深覈  
亦不詣謝王於理  
相與為朋儔也

道王北中郎  
恰得

似依其子而  
堂林公

庾道季云思理倫和吾愧康伯志力彊正吾愧  
文度自此以還吾皆百之庾辭已見

王僧恩輕林公藍田曰勿學汝兄汝兄自不如

伊僧恩王禕之小字也王氏世家曰禕之字文

劭述次子少知名尚尋陽公主仕至中書郎  
未三十而卒坦之悼念與  
相溫稱之贈散騎常侍

簡文問孫興公袁羊何似答曰不知者不負其

才知之者無取其體言其有才而無德也

蔡叔子云韓康伯雖無骨幹然亦膚立

便是爭名

郗嘉賓問謝太傅曰林公談何如嵇公謝云嵇公勤著腳裁可得去耳支遁傳曰遁神悟機發風期所得自然超邁也又問殷何如支謝曰正爾有超拔支乃過殷然

道季此言亦殊有生氣

如○有○生○氣○史記曰廉頗者趙良將也以勇氣聞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請以十五城易之趙遣相如送璧秦受之無還城意相如請璧示其瑕因持璧卻立倚柱怒髮上衝冠曰王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秦王謝之後秦王使趙王鼓瑟相廉頗蘭相如雖千載上死人懍懍恒

此註殊不似孝標定為後人接人

如請秦王擊筑趙以相如曹蜎蜎曹茂之小字功大拜上卿位在廉頗上曹蜎也曹氏譜曰茂之字永世彭城人也祖韶鎮東將軍李志官百司馬父曼少府卿茂之仕至尚書郎李志官百騎常侍父慕純陽令志仕至員外常侍南康相雖見在厭厭如九泉下人人皆如此便可結繩而治但恐狐狸獠貉噉盡言人皆如曹李質魯淳懿則天下無姦民可結繩致治然才智無聞而功迹俱滅身盡於狐狸無擅世之名也衛君長是蕭祖周婦兄謝公問孫僧奴僧奴孫騰小字也晉百官名曰騰字伯海太原人中興書曰騰統子也博學歷中庶子廷尉君家道世說卷四

品藻

四十五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謂不問說凌  
勝林耳  
只是一句  
便與上句同

衛君長云何孫曰云是世業人謝曰殊不爾衛  
自是理義人于時以比殷洪遠

王子敬問謝公林公何如庾公謝殊不受答曰

先輩初無論庾公自足沒林公殷羨言行曰時  
有人稱庾太尉

理者羨曰此公  
好舉宗本槩人

謝遏諸人共道竹林優劣謝公云先輩初不臧

貶七賢魏氏春秋曰山濤通簡有德秀成戎伶  
朗達有雋才於時之談以阮為首王戎

次之山向之徒皆其倫也若如  
盛言則非無臧貶此言謬也

此言亦非公  
論

有人以王中郎比車騎車騎聞之曰伊窟窟成

就續晉陽秋曰坦之雅  
貴有識量風格峻整

謝太傅謂王孝伯劉尹亦奇自知然不言勝長

史

王黃門兄弟三人俱詣謝公子猷子重多說俗

事王氏譜曰操之字子重義之第六  
子歷秘書監侍中尚書豫章太守子敬寒温

而已既出坐客問謝公向三賢孰愈謝公曰小

者最勝客曰何以知之謝公曰吉人之辭寡躁

人之辭多推此知之

謝公問王子敬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固當不

同公曰外人論殊不爾王曰外人那得知宋文帝

章志曰獻之善隸書變右軍法為今體字畫秀媚妙絕時倫與父俱得名其章草疎弱殊不及

父或訊獻之云羲之書勝不莫能判有問羲之云世論卿書不逮獻之答曰殊不爾它日見獻

之問尊君書何如獻之不答又問論者云君固當不如獻之笑而答曰人那得知之也

王孝伯問謝太傅林公何如長史太傅曰長史

韶興問何如劉尹謝曰噫劉尹秀王曰若如公

言並不如此二人邪謝云身意正爾也

人有問太傅子敬可是先輩誰比謝曰阿敬近

撮王劉之標續晉陽秋曰獻之文義並非所長而能撮其勝會故擅名一時為風

流之冠也

謝公語孝伯君祖比劉尹故為得逮孝伯云劉

尹非不能逮直不逮言濛質而倏文也

袁彥伯為吏部郎子敬與郝嘉賓書曰彥伯已

入殊足頓興往之氣故知捶撻自難為人冀小

孝伯自私其祖未為公論畢竟劉勝王

足窺子敬狹中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郤當復差耳。

王子猷子敬兄弟共賞高士傳人及贊子敬賞

井丹高潔子猷云未若長卿慢世嵇康高士傳曰丹字大春

扶風郿人博學高論京師爲之語曰五經紛綸

井大春未嘗書刺謁一人北宮五王更請莫能

致新陽侯陰就使人要之不得已而行侯設麥

飯蔥菜以觀其意丹推郤曰以君侯能供美膳

故來相過何謂如此乃出盛饌侯起左右進輦

丹笑曰聞桀紂駕人車此所謂人車者邪侯卽

去輦越騎梁松貴震朝廷請交丹丹不肯見後

丹得時疾松自將醫視之病愈久之松失大男

磊丹一往弔之時賓客滿廷丹褰褐不完入門

坐者皆悚望其顏色丹四向長揖前與松語客

主禮畢後長揖徑坐莫得與語不肯爲吏徑出

後遂隱遁其贊曰井丹高潔不慕榮貴抗節五

王不交非類顯譏輦車左右失氣披褐長揖義

陵羣萃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字長卿初爲

郎事景帝梁孝王來朝從遊說士鄒陽等相如

說之因病免遊梁後過臨邛富人卓王孫女文

君新寡好音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奔之俱歸

成都後居貧至臨邛買酒舍文君當壚相如著

犢鼻褌滌器市中爲人口吃善屬文仕宦不慕

有人問袁侍中

袁氏譜曰恪之字元祖陳郡陽

綸臨汝令恪之仕黃門

曰殷仲堪何如韓康伯

世說卷四

品藻

哭

答曰理義所得優劣乃復未辨然門庭蕭寂居然有名士風流殷不及韓故殷作誄云荆門晝掩閑庭晏然

王子敬問謝公嘉賓何如道季答曰道季誠復

鈔撮清悟嘉賓故自上謂超拔也

王珣疾臨困問王武岡曰中典書曰謚字雅遠丞相導孫車騎劭子

有才器襲爵武岡侯位至司徒世論以我家領軍比誰武岡曰

世以比王北中郎東亭轉臥向壁嘆曰人固不

鈔撮猶撮拾

亦自尊其父  
甘王中郎詔  
可便勝

可以無年領軍王洽珣之父也年二十六卒珣意以其父名德過坦之而無年故致

此論

王孝伯道謝公濃至又曰長史虛劉尹秀謝公

融謂條王孝伯問謝公林公何如右軍謝曰右

軍勝林公林公在司州前亦貴徹不言若義之而但言勝胡

之

相玄為太傅大會朝臣畢集坐裁竟問王楨之

曰我何如卿第七叔王氏譜曰楨之字公幹琅邪人微之子歷侍中大司

世說卷四 品藻 四九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馬長史第七  
叔獻之也  
于時賓客爲之咽氣王徐徐答曰

亡叔是一時之標公是千載之英一坐懽然

栢玄問劉太常曰我何如謝太傅劉瑾集敘曰瑾字仲璋南

陽人祖遐父暘暘娶王羲之女生瑾瑾有才力歷尚書太常卿劉答曰公高太

傅深又曰何如賢舅子敬答曰橐梨橘柚各有

其美莊子曰橐梨橘柚其味相反皆可於口也

舊以栢謙比殷仲文中興書曰謙字敬祖沖第三子尚書僕射中軍將軍

晉安帝紀曰仲文有器貌才思栢玄時仲文入栢於庭中望見

之謂同坐曰我家中軍那得及此也

### 規箴

漢武帝乳母嘗於外犯事帝欲申憲乳母求救

東方朔漢書曰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朔別傳曰朔南陽步廣里人列仙傳曰朔是楚

人武帝時上書說便宜拜郎中宣帝初棄官而去共謂歲星也朔曰此非脣舌

所爭爾必望濟者將去時但當屢顧帝慎勿言

此或可萬一冀耳乳母既至朔亦侍側因謂曰

汝癡耳帝豈復憶汝乳哺時恩邪帝雖才雄心

本郭舍人事  
附會東方生  
以爲奇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恐亦深有情戀乃悽然愍之卽敕免罪

史記滑稽傳曰

漢武帝少時東武侯母嘗養帝後號大乳母其子孫從奴橫暴長安中當道奪人衣物有司請徙乳母於邊奏可乳母入辭帝所幸倡郭舍人發言陳辭雖不合大道然令人主和談乳母乃先見爲下泣舍人曰卽入辭勿去數還顧乳母如其言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矣寧尚須乳母活邪尚何還顧邪於是人主憐之詔止母徙罰請者

京房與漢元帝共論因問帝幽厲之君何以亡所任何人答曰其任人不忠房曰知不忠而任之何邪曰亡國之君各賢其臣豈知不忠而任

之房稽首曰將恐今之視古亦猶後之視今也

漢書曰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尤好鍾律知音聲以孝廉爲郎是時中書令石顯專權及友人五鹿充宗爲尚書令與房同經論議相是非而此二人用事房嘗安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亡所任何人上曰君亦不明而臣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任之邪將以爲賢邪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是任賢而理任不肖而亂自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悟而蚤納賢何爲卒任不肖以至亡於是上曰亂亡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悟安得亂亡之君房曰齊桓二世何不以幽厲疑之而任豎刁趙高政治日亂邪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曰自陛下卽位盜賊不禁刑人滿市云云問上曰今治也亂也上曰然愈



於彼房曰前二君皆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曰今為亂者誰房曰上所親與圖事帷幄中者房指謂石顯及充宗顯等乃建言宜試房以郡守遂以房為東郡顯發其私事坐棄市

陳元方遭父喪哭泣哀慟軀體骨立其母愍之竊以錦被蒙上郭林宗弔而見之謂曰卿海內之儁才四方是則如何當喪錦被蒙上孔子曰衣夫錦也食夫稻也於汝安乎論語曰宰我問久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汝安乎夫君子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

汝安則為之吾不取也奮衣而去自後賓客絕百所

日所一作許

乃是有風

孫休好射雉至其時則晨去夕反羣臣莫不止諫此為小物何足甚耽休曰雖為小物耿介過

人朕所以好之環濟吳紀曰休字子烈吳大帝第六子初封琅邪王夢乘龍上天顧不見尾孫琳廢少主迎休立之銳意典籍

欲畢覽百家之事頗好射雉至春晨出莫反唯此時舍書崩謚景皇帝條列吳事曰休在位烝烝無有遺事唯射雉可譏

孫皓問丞相陸凱曰卿一宗在朝有幾人陸曰

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皓曰盛哉陸曰君賢臣忠國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民弊覆亡是懼臣何敢言盛吳錄曰凱字敬風吳人丞相遜族子忠鯁有大節篤志好學初為建忠校尉雖有軍事手不釋卷累遷左丞相時後主暴虐凱正直彊諫以其宗族彊盛不敢加誅也

何晏鄧颺令管輅作卦云不知位至三公不卦成輅稱引古義深以戒之颺曰此老生之常談輅別傳曰輅字公明平原人也明周易聲發徐州冀州刺史裴徽舉秀才謂曰何鄧二尚書有

經國才略於物理無不精也何尚書神明清徹殆破秋豪君當慎之自言不解易中九事必當相問比至洛宜善精其理輅曰若九事皆至義不足勞思若陰陽者精之久矣輅至洛陽果為何尚書問九事皆明何曰君論陰陽此世無雙也時鄧尚書在曰此君善易而語初不論易中辭義何邪輅答曰夫善易者不論易也何尚書含笑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也因謂輅曰聞君非徒善論易至於分著思爻亦為神妙試為作一卦知位當至三公不又頃夢青蠅數十來鼻頭上驅之不去有何意故輅曰鴟鵂天下賤鳥也及其在林食桑椹則懷我好音况輅心過草木注情葵藿敢不盡忠唯察之爾昔元凱之相重華宣慈惠和仁義之至也周公之翼成王坐以待旦敬慎之至也故能流光六合萬國咸寧然後據鼎足而登金鉉調陰陽而濟兆民此履世說卷四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何晏悅而不  
繆差勝鄧融  
無救敗亡

道之休應非卜筮之所明也。今君侯位重山岳，勞若雷霆，望雲赴景，萬里馳風，而懷德者少，畏威者衆，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士。又鼻者良也，此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今青蠅臭惡之物，而集之焉，位峻者顛，輕豪者亡，必至之分也。夫變化雖相生，極則有害，虛滿雖相受，溢則有竭。聖人見陰陽之性，明存亡之理，損益以爲衰，抑進以爲退，是故山在地中曰謙，雷在天上曰大壯。謙則哀多益寡，大壯則非禮不履，伏願君侯上尋文王六爻之旨，下思尼父彖象之義，則三公可決，青蠅可驅。鄧曰：此老生之常談，輅曰：夫老生者，見不生，常談者，見不談也。晏曰：知幾其神乎？古人以爲難，交疎吐誠，今人以爲難，今君一而盡，二難之道，可謂明德惟馨。

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名士傳曰：是時曹爽輔政，識者

慮有危機，晏有重名，與魏姻戚，內雖懷憂，而無復退也。著五言詩以言志曰：鴻鵠比翼遊，羣飛戲太清，常畏大綱羅，憂禍一旦并。豈若集五湖，從流唼浮萍，永寧曠中懷，何爲怵惕驚。蓋因輅言懼而賦詩。

晉武帝既不悟太子之愚，必有傳後意。諸名臣亦多獻直言。帝嘗在陵雲臺上坐，衛瓘在側，欲申其懷，因如醉跪帝前，以手撫牀曰：此坐可惜，帝雖悟，因笑曰：公醉邪？  
晉陽秋曰：初，惠帝之爲太子，咸謂不能親政事。

衛瓘每欲陳啟廢之而未敢也。後因會醉，遂跪  
牀前曰：臣欲有所啟，帝曰：公所欲言者何邪？瓘  
欲言而復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坐可惜，帝  
意乃悟，因謬曰：公真大醉也。帝後悉召東宮官  
屬大會，令左右齋尚書處事，以示太子，令處決  
太子不知所對，賈妃以問外人，代太子對，多引  
古詞義，給使張弘曰：太子不學，陛下所知，宜以  
見事，斷不宜引書也。妃從之，弘具草奏，令太子  
書呈，帝大說，以示瓘，於是賈充語妃曰：衛  
瓘老奴，幾敗汝家，妃由是怨瓘，後遂誅之。

王夷甫婦郭泰寧女，晉諸公贊曰：郭豫，字泰寧，  
太原人，仕至相國參軍，知  
名早，才拙而性剛，聚斂無厭，干豫人事，夷甫患  
之而不能禁，時其鄉人幽州刺史李陽，京都大

非夫

但素不在錢  
言錢何害

人性不同，  
貪不愛貧富

俠，晉百官名曰：陽字景祖，高尚人，武帝時為幽  
州刺史，語林曰：陽性遊俠，盛暑一日詣數百  
家，別賓客與別常填門，猶漢之樓護，漢書遊俠  
遂死于几下，故懼之。送葬車三千兩，仕至天水太守，郭氏憚之，夷  
甫驟諫之，乃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卿  
不可，郭氏小為之損。

王夷甫雅尚玄遠，常嫉其婦貪濁，口未嘗言錢  
字，晉陽秋曰：夷甫善施舍，父時有假貸者，皆與  
焚券，未嘗謀貨利之事，王隱晉書曰：夷甫求  
富貴，得富貴，資財山積，用不能消，安須  
問錢乎？而世以不問為高，不亦惑乎？  
婦欲試

世說卷四

規箴

五十五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王隱此言非也如隱言王安豐豈貧於夷甫耶

之令婢以錢逶牀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闔行呼婢曰舉卻阿堵物

王平子年十四五見王夷甫妻郭氏貪欲令婢路上儋糞平子諫之並言不可郭大怒謂平子

曰昔夫人臨終以小郎囑新婦不以新婦囑小

郎永嘉流人名曰澄父又弟三取樂安任氏女生澄急捉衣裾將與杖

平子饒力爭得脫踰窻而走

元帝過江猶好酒王茂弘與帝有舊常流涕諫

一耐語

帝許之命酌酒一耐從是遂斷鄧粲晉紀曰上

時務性素好酒將渡江王導深以諫帝乃令左右進觴飲而覆之自是遂不復飲克已復禮官

修其方而中興之業隆焉

謝鯤為豫章太守從大將軍下至石頭敦謂鯤

曰余不得復為盛德之事矣鯤曰何為其然但

使自今已後日亡去耳鯤別傳曰鯤之諷切雅正皆此類也敦

又稱疾不朝鯤論敦曰近者明公之舉雖欲大

存社稷然四海之內實懷未達若能朝天子使

此乃真名言

世說卷四

規箴

至六

羣臣釋然萬物之心於是乃服仗民望以從衆  
 懷盡冲退以奉主上如斯則勳侔一匡名垂千  
 載時人以爲名言晉陽秋曰鯤爲豫章太守王  
 敦將肆逆以鯤有時望逼與  
 俱行既克京邑將旋武昌鯤曰不就朝覲鯤懼  
 天下私議也敦曰君能保無變乎對曰鯤近日  
 入覲主上側席遲得見公宮省穆然必無不虞  
 之慮公若入朝鯤請侍從敦曰正復殺君等數  
 百何損於時  
 遂不朝而去  
 元皇帝時廷尉張閻葛洪富民塘頌曰閻字敬  
 緒丹陽人張昭孫也中興  
 書曰閻晉陵內史甚  
 有威德轉至廷尉卿在小市居私作都門蚤閉

晚開羣小患之詣州府訴不得理遂至樞登聞  
 鼓猶不被判聞賀司空出至破岡連名詣賀訴  
賀循別傳曰循字彥先會稽山陰人本姓慶高  
 祖純避漢帝諱改爲賀氏父邵吳中書令以忠  
 正見害循少嬰家禍流放荒裔吳平乃還  
 乘節高舉元帝爲安東王循爲吳國內史賀曰  
 身被徵作禮官不關此事羣小叩頭曰若府君  
 復不見治便無所訴賀未語令且去見張廷尉  
 當爲及之張聞卽毀門自至方山迎賀賀出見  
 辭之曰此不必見關但與君門情相爲惜之張

門情字可稱

寫得却重可憫

敘得形狀如畫

冰衿二字未解

為爾盛注不難又看事如言、移徒無

如此何遺從事為

愧謝曰：小人有如此，始不即知蚤已毀壞。  
郗太尉晚節好談，既雅非所經，而甚矜之。中興書曰  
鑒少好學博覽，雖不反章句而多所通綜。後朝覲以王丞相末年多可恨，每見必欲苦相規誠。王公知其意，每引作它言，臨還鎮，故命駕詣丞相，丞相翹須厲色，上坐，便言方當乖別，必欲言其所見，意滿口重，辭殊不流。王公攝其次曰：後面未期，亦欲盡所懷，願公勿復談。郗遂大瞋，冰衿而出，不得一言。

王丞相為揚州，遣八部從事之職，顧和時為下傳，還同時俱見，諸從事各奏二千石官長得失。至和獨無言，王問顧曰：卿何所聞？答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采聽風聞，以為察察之政？丞相咨嗟稱佳，諸從事自視缺然也。

蘇峻東征沈充。晉陽秋曰：充字士居，吳興人，少好兵，諂事王敦，敦克京邑，以充為車騎將軍，領吳國內史，明帝伐王敦，充率眾就王舍，謂其妻曰：男兒不建豹尾，不復歸矣。敦死，充將吳儒伏誅。請吏部郎陸邁與俱。陸碑曰：邁字功高，吳郡人，器識

世說卷四

規箴

五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謂放火階亂  
語稍不白

即此量亦自  
可作司空

清敏風檢澄峻累遷  
振威太守吏部郎  
將至吳密勅左右令入閭  
門放火以示威陸知其意謂峻曰吳治平未久  
必將有亂若為亂階請從我家始峻遂止  
陸玩拜司空玩別傳曰是時王導郗鑒庾亮相繼慶弔朝野憂懼以玩德望乃拜司空玩辭讓不獲乃嘆息謂朋友曰以我為三公是天下無人矣時人以為知言有人  
詣之索美酒得便自起瀉箸梁柱間地祝曰當  
今乏才以爾為柱石之用莫傾人棟梁玩笑曰  
戢卿良箴

註是

小庾在荊州公朝大會問諸僚佐曰我欲為漢  
高魏武何如翼別見宋明帝文章志曰庾翼名輩豈應狂狷如此哉時若有斯言亦傳聞者一坐莫答長史江彪曰願明公為相  
文之事不願作漢高魏武也

羅君章為相宣武從事或曰刺史庾亮初命舍為部從事相溫臨州轉  
參謝鎮西作江夏往檢校之中興書曰尚為建武將軍江夏相

羅既至初不問郡事徑就謝數日飲酒而還相  
公問有何事君章云不審公謂謝尚何似人相



北規大有益  
文道

不論有無故  
實甚可發明

註駁是

言東亭雖  
不惡那得  
及王珉也

見半面病  
狀也消息  
所患令善  
治疾

公曰仁祖是勝我許人君章云豈有勝公人而行非者故一無所聞相公竒其意而不責也王右軍與王敬仁許玄度並善二人亡後右軍為論議更克孔巖誠之曰明府昔與王許周旋有情及逝沒之後無慎終之好民所不取右軍甚愧

謝中郎在壽春敗臨奔走猶少王帖鏗太傅在軍前後初無損益之言爾日猶云當今豈須煩

此按萬未死之前安猶未仕高臥東山又何肯輕入軍旅邪世說此言迂謬已甚

王大語東亭卿乃復論成不惡那得與僧彌戲

續晉陽秋曰珉有儁才與兄珣並有名聲出珣右故時人語曰法護非不佳僧彌難為兄

殷顛病困看人政見半面殷荊州與晉陽之甲

春秋公羊傳曰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上吉射寅吉射者君側之惡人往與覲

別涕零屬以消息所患覲答曰我病自當差正

憂汝患耳晉安帝紀曰殷仲堪舉兵覲弗與同且以已居小任唯當守局而已晉陽

之事非所宜豫也仲堪每邀之覲輒曰吾進不敢同退不敢異遂以憂卒

世說卷四

規箴

六十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遠公在廬山中。豫章舊志曰廬俗字君孝本姓匡夏禹苗裔東野王之子秦末百越君長與吳芮助漢定天下野王亡軍中漢八年封俗鄢陽男食邑茲部印曰廬君俗兄弟七人皆好道術遂寓于洞庭之山故世謂廬山孝武元封五年南巡狩浮江親觀神靈乃封俗爲大明公四時秩祭焉遠法師廬山記曰山在江州尋陽郡左挾彭澤右傍通川有匡俗先生出自殷周之際遁世隱時潛居其下或云匡俗受道於仙人而共遊其嶺遂託室崖岫卽巖成館故時人謂爲神仙之廬而命焉法師遊山記曰自記此山二十二載再踐石門四遊南嶺東望香鑪峯北眺九江傳聞有石井方湖中有赤鱗踊出野人不能敎直嘆其奇而已矣雖老講論不輟弟子中或有墮者遠公曰桑榆之

敬。光理無遠照但願朝陽之暉與時竝明耳執經登坐諷誦朗暢詞色甚苦高足之徒皆肅然增敬。相南郡好獵每田狩車騎甚盛五六十里中旌旗蔽隰騁良馬馳擊若飛雙甄所指不避陵壑或行陳不整麇兔騰逸參佐無不被繫束相道恭玄之族也。相氏譜曰道恭字祖猷彛同堂弟也父赤之太學博士道恭歷淮南太守僞楚江夏太守爲楚江夏相義熙初伏誅時爲賊曹叅軍頗敢直言常自世說卷四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帶絳綿繩箸腰中。玄問此何爲。答曰：公獵好縛，人士會當被縛，手不能堪，芒也。玄自此小差。

王緒王國寶相爲唇齒，並上下權要。

王氏譜曰：緒字仲業。

太原人。祖延父，又撫軍。晉安帝紀曰：緒爲會稽王從事中郎，以佞邪親幸。王珣、王恭惡國寶與緒亂政，與殷仲堪克期同舉。內匡朝廷，及恭表至，乃斬緒。以說諸侯，國寶平北將軍坦之第三子太傅謝安國寶婦父也。惡而抑之，不用。安薨，相王輔政，遷中書令，有妾數百，從弟緒有寵於王，深爲其說。國寶權動內外，王珣、王恭、殷仲堪爲孝武所待，不爲相。王所賄恭、抗表討之，車胤又爭之。會稽王旣不能拒諸侯，兵遂委罪國寶，付廷尉賜死。

王大不平，其如

此乃謂緒曰：汝爲此歛歛，曾不慮獄吏之爲貴。

史記曰：有上書告漢丞相欲反，文帝下之廷尉。勃旣出，歎曰：吾嘗將百萬之軍，安知獄吏

之爲貴也。

相玄欲以謝太傅宅爲營，謝混曰：召伯之仁，猶

惠及甘棠。

韓詩外傳曰：昔周道之隆，召伯在朝，有司請召民，召伯曰：以一身勞百姓，

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乃暴處於棠下而聽訟焉。詩人見召伯休息之棠，美而歌之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文靖之德，更不係五畝之宅。玄慙

而止。

捷悟

楊德祖為魏武主簿時作相國門始構榱桷魏

武自出看使人題門作活字便去楊見即令壞

之既竟曰門中活闕字王正嫌門大也文士傳曰楊脩

字德祖弘農人太尉彪子少有才學思幹魏武

為丞相辟為主簿脩常白事知必有反覆教豫

為答對數紙以次牒之而行敕守者曰向白事

必教出相反覆若按此次第連答之已而風吹

紙文亂守者不別而遂錯誤公怒推問脩懼

然以所白甚有理終亦是脩後為武帝所誅

人餉魏武一栳酪魏武噉少許蓋頭上題合字

此乃謂緒曰汝為此歛歛曾不慮獄吏之為貴

乎史記曰有上書告漢丞相欲反文帝下之廷尉勃既出歎曰吾嘗將百萬之軍安知獄吏

之為貴也

相玄欲以謝太傅宅為營謝混曰召伯之仁猶

惠及甘棠韓詩外傳曰昔周道之隆召伯在朝有司請召民召伯曰以一身勞百姓

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乃暴處於棠下而聽訟焉詩人見召伯休息之棠美而歌之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

召伯所爰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之宅玄慙

而止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捷悟

楊德祖為魏武主簿時作相國門始構榱桷魏武自出看使人題門作活字便去楊見即令壞之既竟曰門中活闕字王正嫌門大也文士傳曰楊脩字德祖弘農人太尉彪子少有才學思幹魏武為丞相辟為主簿脩常白事知必有反覆教豫為答對數紙以次牒之而行敕守者曰向白事必教出相反覆若按此次第連答之已而風吹紙文亂守者不別而遂錯誤公怒推問脩懼然以所白甚有理終亦是脩後為武帝所誅人餉魏武一榘酪魏武噉少許蓋頭上題合字

以示眾眾莫能解次至楊脩脩便噉曰公教人噉一口也復何疑

魏武嘗過曹娥碑下楊脩從碑背上見題作黃絹幼婦外孫鰲曰八字魏武謂脩曰解不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令脩別記所知脩曰黃絹色絲也於字為絕幼婦少女也於字為妙外孫女子也於字為好鰲曰受幸也於字為辭所謂絕妙好

雖經論註猶覺難解不知古人何見作此

以上四則皆  
法祖之所  
可惜所以  
致疑也傷哉

未見橋當物  
不當斷亦非  
求酒多時也

辭也。魏武亦記之。與脩同。乃歎曰：我才不及卿，乃覺三十里。會稽典錄曰：孝女曹娥者，上虞人。父盱，能撫節按歌，婆娑樂神。漢安二年，迎伍君神，沂濤而上，為水所淹，不得其尸。娥年十四，號慕思盱，乃投瓜于江，存其父尸。曰：父在此，瓜當沈。旬有七日，瓜偶沈，遂自投於江而死。縣長度尚悲憐其義，為之改葬，命其弟子耶鄆子禮為之作碑。按曹娥碑在會稽，而魏武楊脩未嘗過江也。異苑曰：陳留蔡邕避難過吳，讀碑文以為詩人之作，無詭妄也。因刻石旁作八字：魏武見而不能了，以問羣寮，莫有解者。有婦人流於汾渚，曰：第四車解，既而彌正平也。衡即以離合義解之，或謂此婦人即娥靈也。

寸衆云：竝不堪用。正令燒除。太祖思所以用之，謂可為竹柺楯，而未顯其言。馳使問主簿楊德祖，應聲答之。與帝心同。衆服其辯悟。王敦引軍垂至大桁，明帝自出中堂，溫嶠為丹陽尹，帝令斷大桁，故未斷。帝大怒，瞋目左右，莫不悚懼。按晉陽秋：鄧紀皆云：敦將至，嶠燒朱雀橋以阻其兵，而云未斷大桁，致帝怒。大為譌謬。一本云：帝自勸嶠入。一本作：噉飲，帝怒，此則近也。召諸公來，嶠至不謝，但求酒炙。王導須臾至，徒跣下地，謝曰：天威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此等後人不  
能亮也哀哉

嘉賓入幕豈  
得已哉觀其  
處父子間有  
足取者

在顏遂使溫嶠不容得謝嶠於是下謝帝廼釋

然諸公共歎王機悟名言

郗司空在北府相宣武惡其居兵權

南徐州記曰徐州人

多勁悍號精兵故相溫常曰郗於事機素暗遣

賧詣相方欲共獎王室脩復園陵世子嘉賓出

行於道上聞信至急取賧視竟寸寸毀裂便回

還更作賧自陳老病不堪人間欲乞閑地自養

宣武得賧大喜即詔轉公督五郡會稽太守

陽晉

秋曰大司馬將討慕容暉表求申勸平北將軍  
愔及袁真等嚴辦愔以羸疾求退詔大司馬領  
愔所任按中典書愔辭此行溫  
責其不從轉授會稽世說為謬

王東亭作宣武主簿嘗春月與石頭兄弟乘馬

出郊時彥同遊者連鑣俱進

石頭相選小字中  
典書曰選字伯道

溫長子也仕  
至豫州刺史唯東亭一人常在前覺數十步諸

人莫之解石頭等既疲倦俄而乘輿回諸人皆

似從官唯東亭奕奕在前其悟捷如此

### 夙惠

世說卷四

夙惠

奎

小夫之譁何  
足言悟

賓客詣陳太丘宿太丘使元方季方炊客與太丘論議二人進火俱委而竊聽炊忘箸筆飯落釜中太丘問炊何不餽元方季方長跪曰大人與客語乃俱竊聽炊忘箸筆飯今成糜太丘曰爾頗有所識不對曰仿佛志之二子俱說更相易奪言無遺失太丘曰如此但糜自可何必飯也

何晏七歲明惠若神魏武竒愛之因晏在宮內

字敬語勢皆  
稱奇事亦事

欲以爲子晏乃畫地令方自處其中人問其故

答曰何氏之廬也魏武知之卽遣還

魏略曰晏父蚤亡太

祖爲司空時納晏母其時秦宜祿阿鯁亦隨母在官並寵如子常謂晏爲假子也

晉明帝數歲坐元帝鄰上有人從長安來元帝問洛下消息潸然流涕明帝問何以致泣具以東渡意告之因問明帝汝意謂長安何如日遠答曰日遠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元帝異之明日集羣臣宴會告以此意更重問之乃答



曰日近元帝失色曰爾何故異昨日之言邪答曰舉目見日不見長安

司空顧和與時賢共清言張玄之顧敷是中外

孫年並七歲

顧愷之家傳曰敷字祖根吳郡吳人滔然有大成之量仕至著作郎

二十三年

在牀邊戲于時聞語神情如不相屬瞑於

燈下二兒共敘客主之言都無遺失顧公越席而提其耳曰不意袁宗復生此寶

韓康伯數歲家酷貧至大寒止得襦母殷夫人

見字作乃

自成之令康伯捉熨斗謂康伯曰且箸襦尋作復幘兒云已足不須復幘也母問其故答曰火在熨斗中而柄熱今既箸襦下亦當煖故不須耳母甚異之知爲國器

不答而具

晉孝武年十二時冬天晝日不箸複衣但箸單練衫五六重夜則累茵褥謝公諫曰聖體宜令有常陛下晝過冷夜過熱恐非攝養之術帝曰晝動夜靜

老子曰躁勝寒靜勝熱此言夜靜寒宜重肅也

謝公出嘆曰



上理不減先帝簡文帝善言理也

相宣武薨相南郡年五歲服始除相車騎與送

故文武別相沖別傳曰沖字玄叔温弟也累遷車騎將軍都督七州諸軍事因

指語南郡此皆汝家故吏佐玄應聲慟哭酸感

傍人車騎每自目已坐曰靈寶成人當以此坐

還之靈寶玄小字也鞠愛過於所生

豪爽

王大將軍年少時舊有田舍名語音亦楚武帝

王敦楚語

喚時賢共言伎藝事人皆多有所知唯王都無

所關意色殊惡自言知打鼓吹帝令取鼓與之

於坐振袖而起楊槌奮擊音節諧捷神氣豪上

傍若無人舉坐歎其雄爽或曰敦嘗坐武昌釣臺間行船打鼓嗟稱

其能俄而一槌小異敦以扇柄撞几曰可恨應待側曰不然此是回颿槌使視之云舩人入夾

口應知鼓又善於敦也

王處仲世許高尚之目嘗荒恣於色體爲之敝

左右諫之處仲曰吾乃不覺爾如此者甚易耳



自是可傳、  
此者少

乃開後閣。驅諸婢妾數十人。出路任其所之。時人嘆焉。鄧粲晉紀曰：敦性簡脫，口不言財，其存尚如此。

王大將軍眉目高朗，疎率學通左氏。晉陽秋曰：敦少稱高

率通朗，有鑒裁。

王處仲每酒後，輒詠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

暮年壯心不已。魏武帝樂府詩以如意打唾壺，壺口盡

缺。

晉明帝欲起池臺，元帝不許。帝時為太子，好養

四則皆處仲  
至此欲盡

以此後何請  
為

武士一夕中作池，比曉便成。今太子西池是也。

丹陽記曰：西池，孫登所創，吳史所稱西苑也。明帝修復之耳。

王大將軍始欲下都，處分樹置，先遣叅軍告朝

廷，諷旨時賢。祖車騎尚未鎮壽春，瞋目厲聲語

使人曰：卿語阿黑。敦小字也。何敢不遜，催攝面去，須

臾不爾。我將三千兵，禦腳令上。王聞之而去。

庾穉恭既常有中原之志，文康時權重未在此。

及季堅作相，忌兵畏禍，與穉恭歷同異者久之。

似謂檻致之  
耳古言偽字  
實有通用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惜其無成  
洵其誇矣未  
見其人也

乃果行傾荆漢之力窮舟車之勢師次于襄陽  
漢晉春秋曰翼風儀美劭才能豐贍少有經緯  
大略及繼兄亮居方州之任有匡維內外掃蕩  
羣兇之志是時杜又殷浩諸人盛名冠世翼未  
之貴也常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清定然  
後議其所任耳其意氣如此唯與相温友善相  
期以寧濟宇宙之事初翼輒發所部奴及車馬  
萬數率大軍入沔將謀伐狄遂次于襄陽翼別  
傳曰翼為荊州雅有正志每以門地威重兄弟  
寵授不陳力竭誠何以報國雖蜀阻險塞胡負  
凶力然皆無道酷虐易可乘滅當此時不能掃  
除二寇以復王業非丈夫也於是徵役三州悉  
其帑實成衆五萬兼率荒附治戎大舉直指魏  
趙軍次襄陽大會參佐陳其旌甲親授弧矢曰  
耀威漢北也

我之此行若此射矣遂三起三疊徒衆屬目其  
氣十倍

相宣武平蜀集參僚置酒於李勢殿巴蜀搢紳  
莫不來萃相既素有雄情爽氣加爾日音調英  
發敘古今成敗由人存亡繫才其狀磊落一坐  
嘆賞既散諸人追味餘言于時尋陽周馥曰恨  
卿輩不見王大將軍中典書曰馥周撫孫字  
湛隱有將略曾作敦掾  
相公讀高士傳至於陵仲子便擲去曰誰能作

敦雖敗猶今  
人有餘畏相  
温所以歎為  
可兒

溪刻即不可  
知要是苦語

此溪刻自處皇甫謐高士傳曰陳仲子字子終齊人兄戴相齊食祿萬鍾仲子以  
凡祿為不義乃適楚居於陵曾乏糧三日匍匐而食井李之實三咽而後能視身自織屨令妻擗糲以易衣食嘗歸省母有饋其兄生鶩者仲子頓顛曰惡用此賜賜為哉後母殺鶩仲子不知而食之兄自外入曰賜鶩肉邪仲子出門哇而吐之楚王聞其名聘以為相乃夫婦逃去為人灌

小名鎮惡遂  
能醫瘡第不  
知當時相溫  
媿此兒不

栢石虔司空豁之長庶也豁別傳曰豁字朗子溫之弟累遷荊州刺史贈  
小字鎮惡年十七八未被舉而童隸已呼為鎮惡郎嘗任宣武齊頭從征枋頭車騎沖沒

可嘆

陳左右莫能先救宣武謂曰汝叔落賊汝知不  
石虔聞之氣甚奮命朱辟為副策馬於數萬眾  
中莫有抗者徑致沖還三軍嘆服河朔後以其  
名斷瘡中興書曰石虔有才幹有史學累有戰功仕至豫州刺史贈後軍將軍  
陳林道在西岸晉陽秋曰逵為西中郎將領淮南太守戍歷陽都下諸

人共要至牛渚會陳理既佳人欲共言折陳以  
如意拄頰望雞籠山嘆曰孫伯符志業不遂吳錄  
曰長沙栢王諱策字伯符吳郡富春人少有雄姿風氣年十九而襲業眾號孫郎平定江東為

世說卷四

豪爽

七上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許貢客射破其面引鏡自照謂左右曰面如此豈可復立功乎乃謂張昭曰中國方亂夫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大皇帝授以印綬曰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陳之間卿不如我任賢使能各盡其心我不如卿慎勿北渡語畢而薨年三十有六於是竟坐不得談

王司州在謝公坐詠入不言今出不辭乘回風

今載雲旗離騷九歌少語人云當爾時覺一坐

無人

相玄西下入石頭外白司馬梁王奔叛續晉陽秋曰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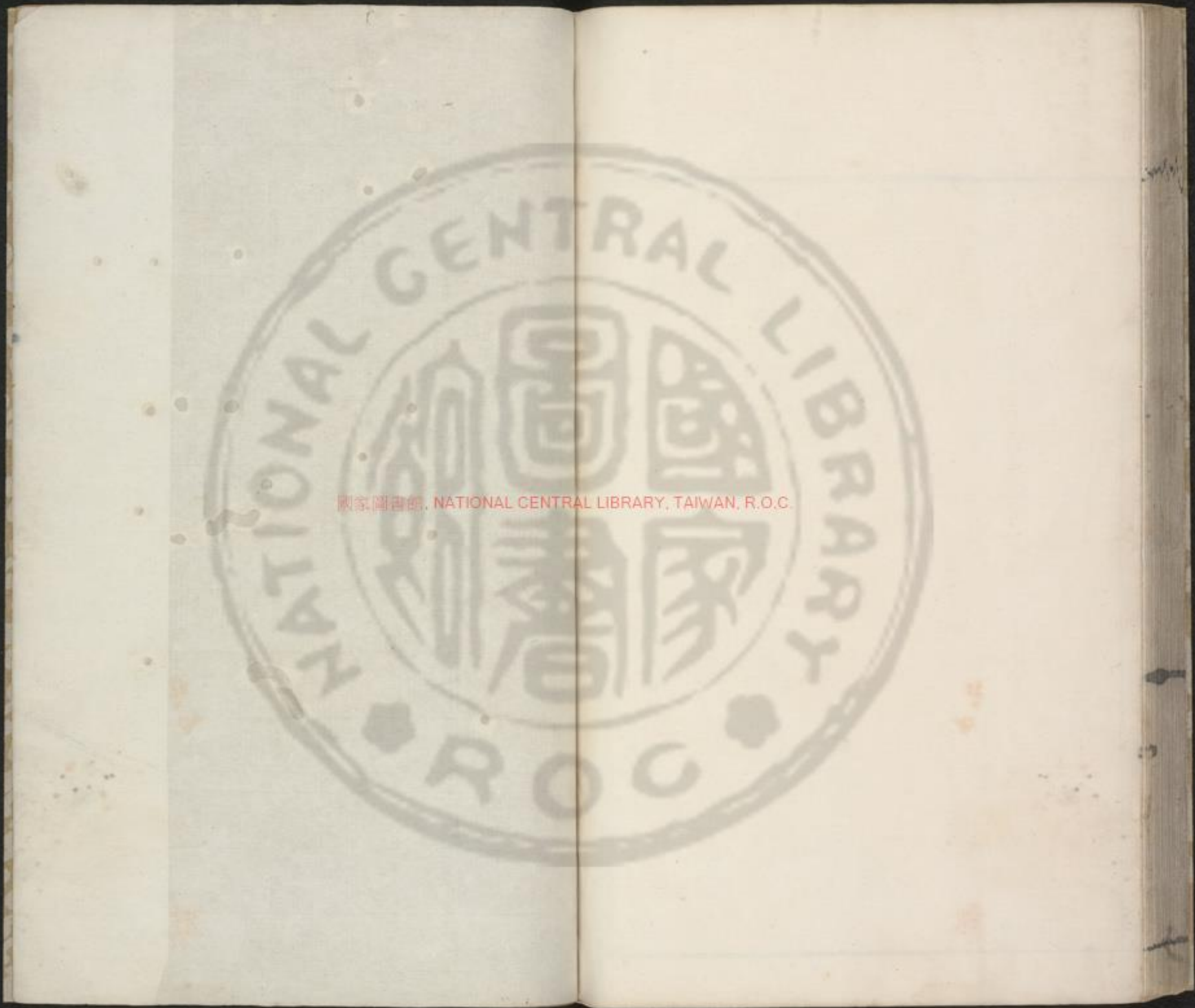
此後何足語人

以此為達可嘆

王珍之字景度中興書曰初相玄篡位國人有孔璞者奉珍之奔尋陽義旗既興歸朝廷仕至太常卿玄時事形已濟在平乘上笳鼓並作直以罪誅高詠云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阮籍詠懷詩也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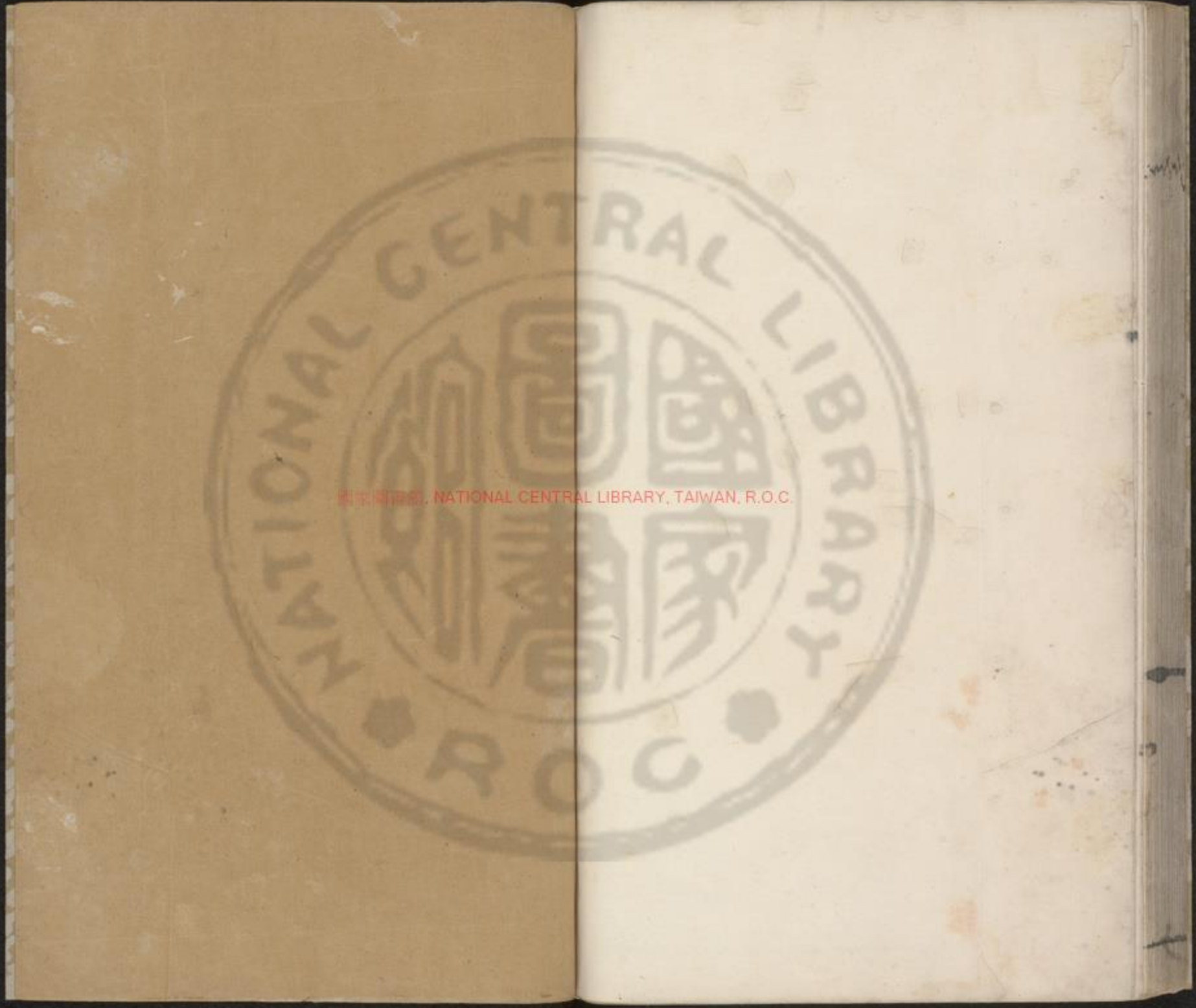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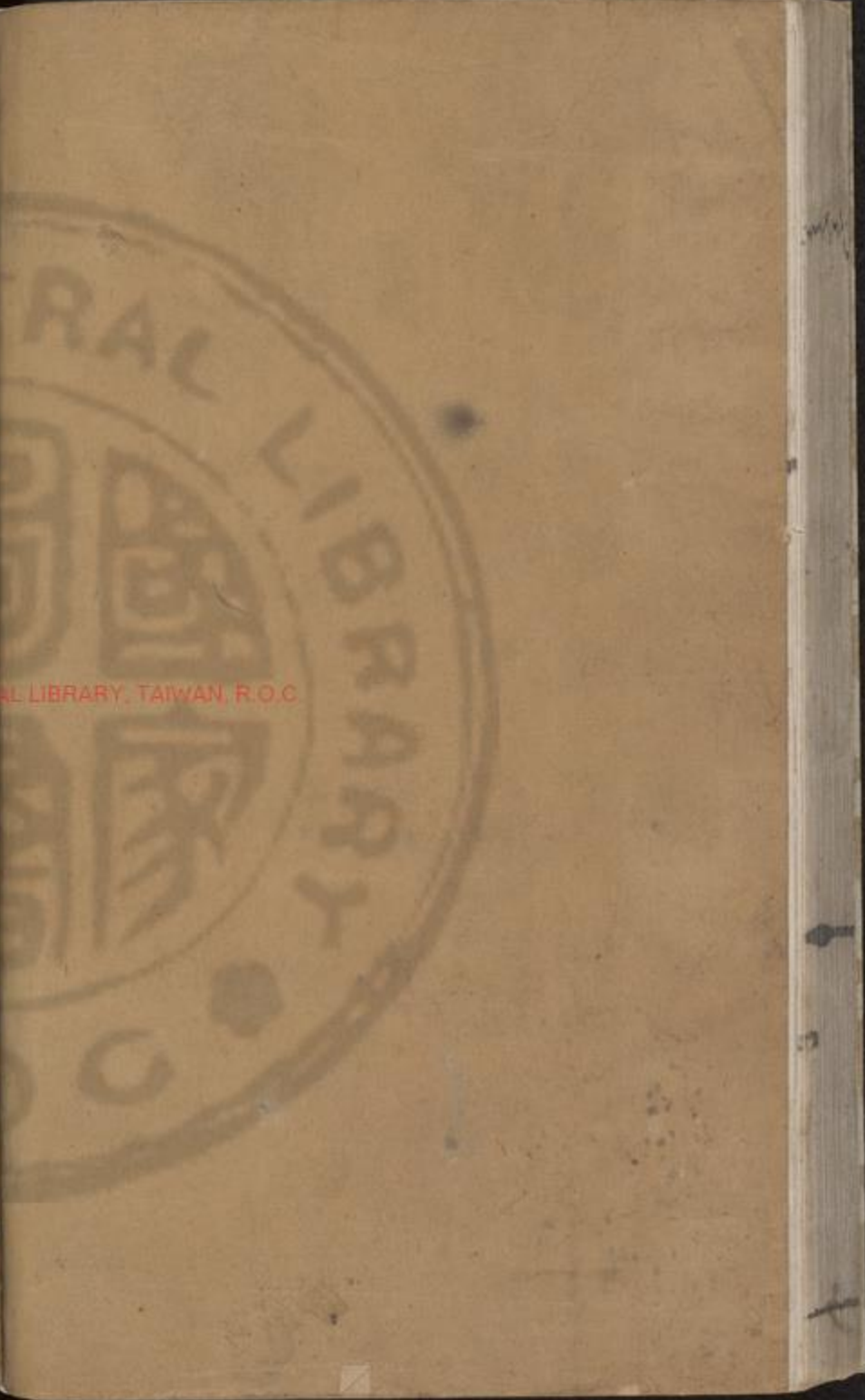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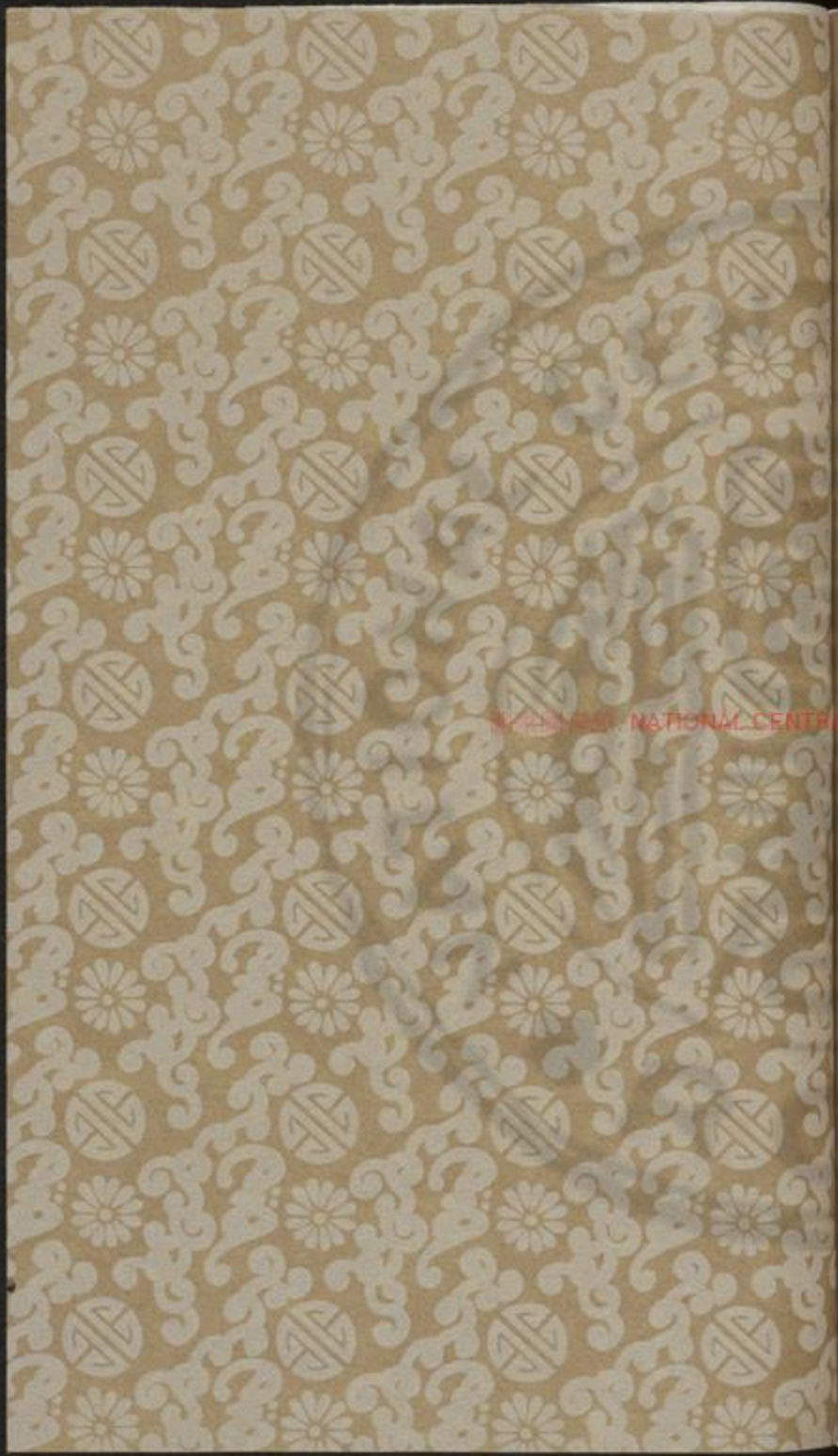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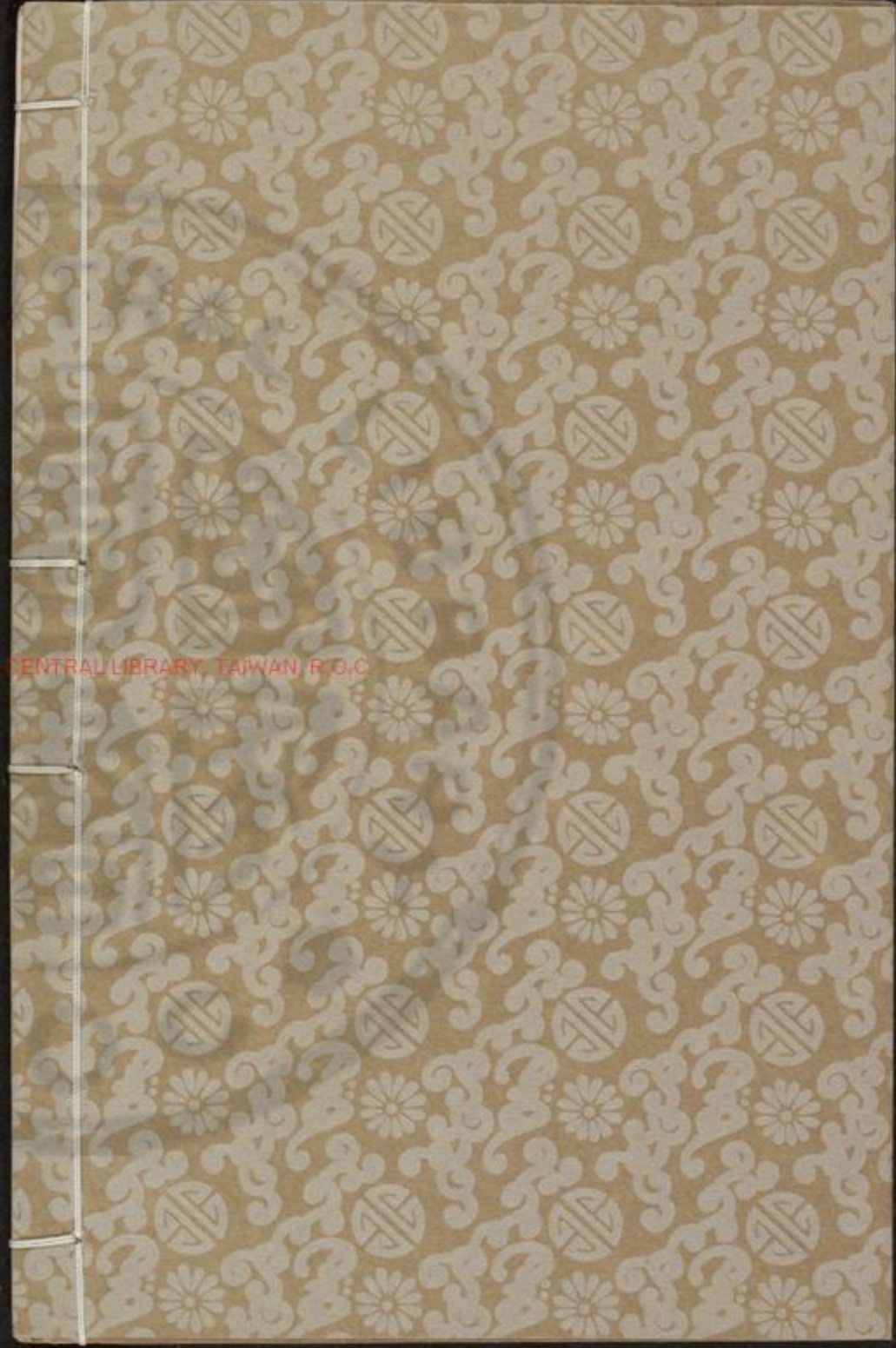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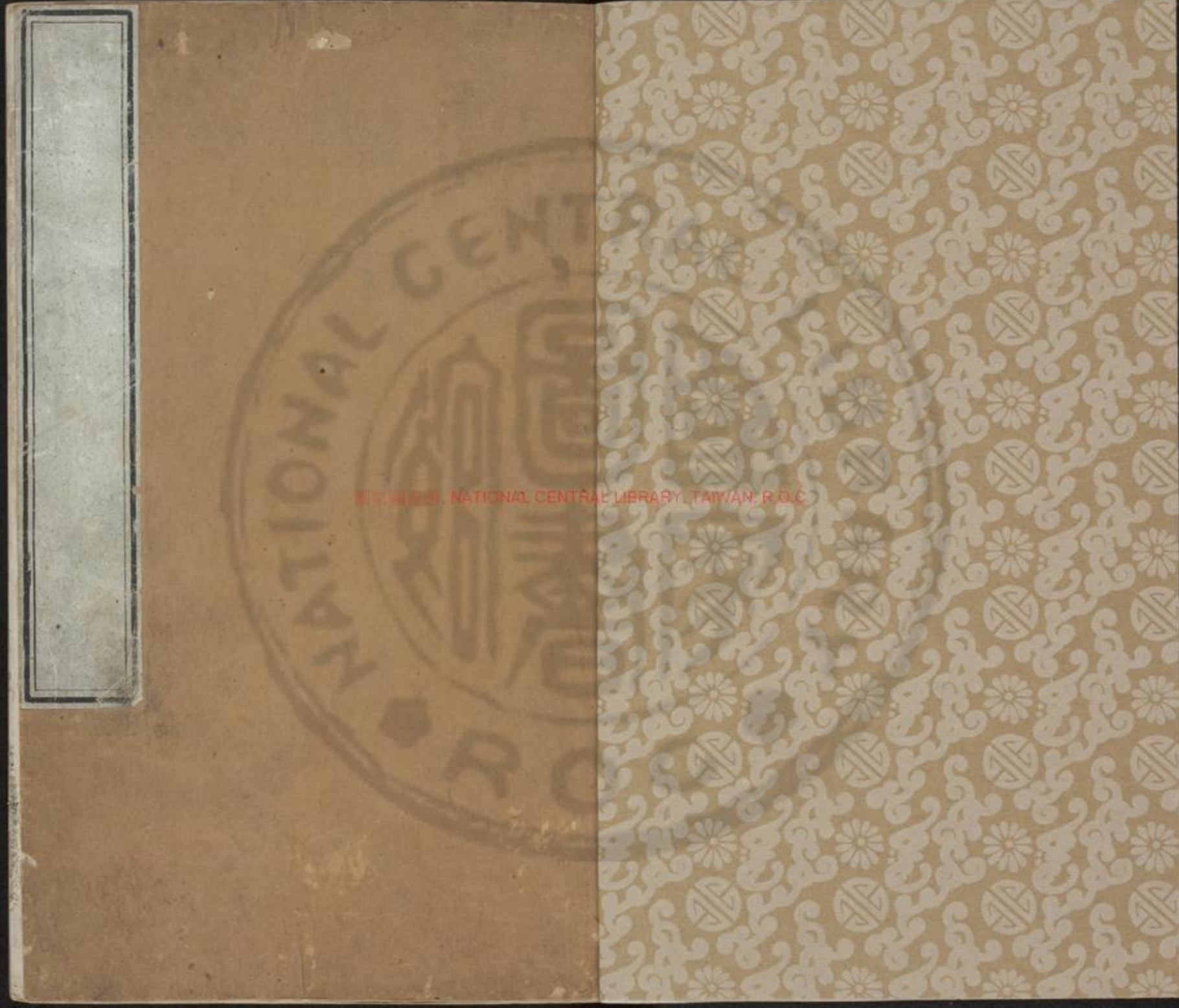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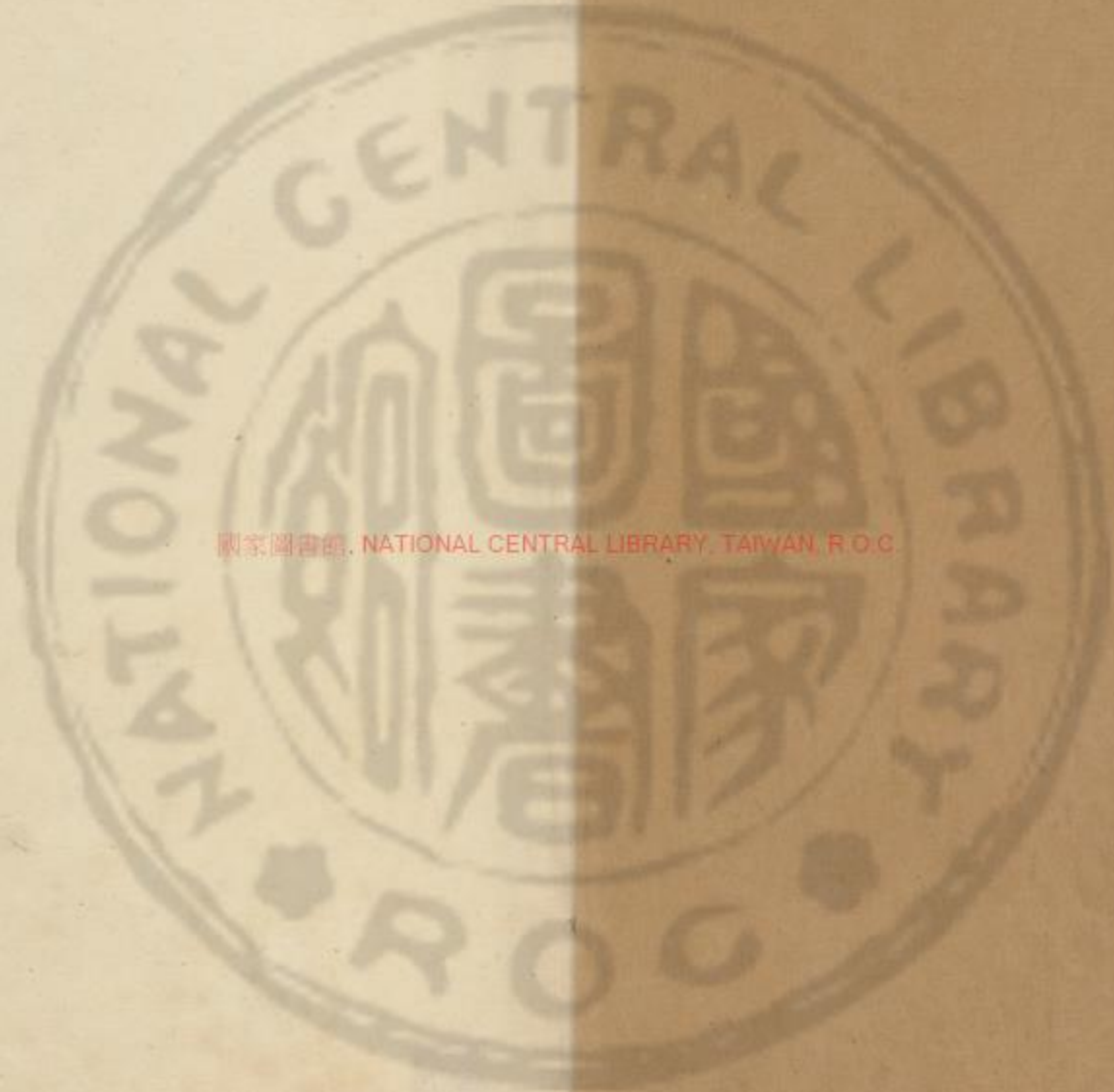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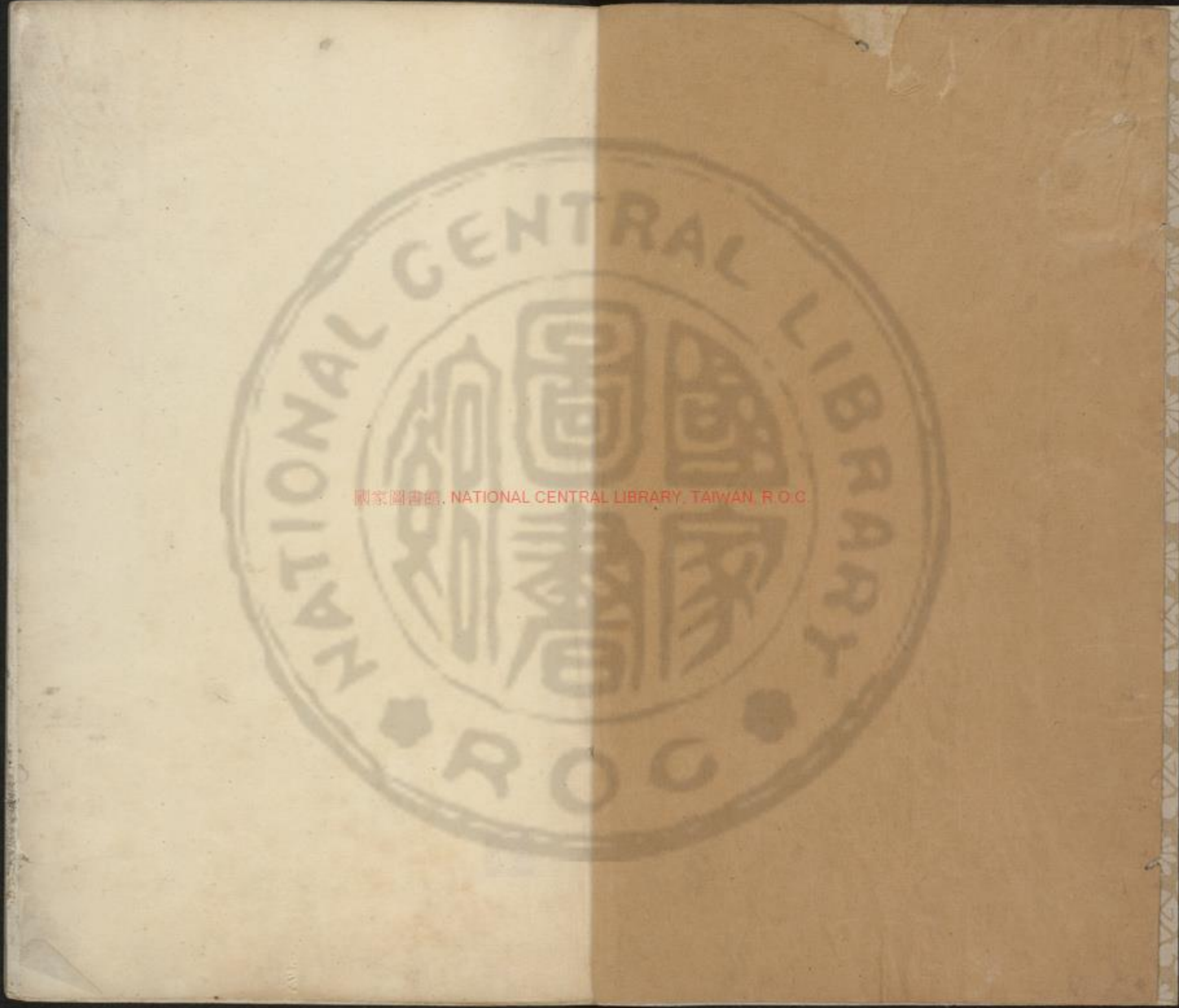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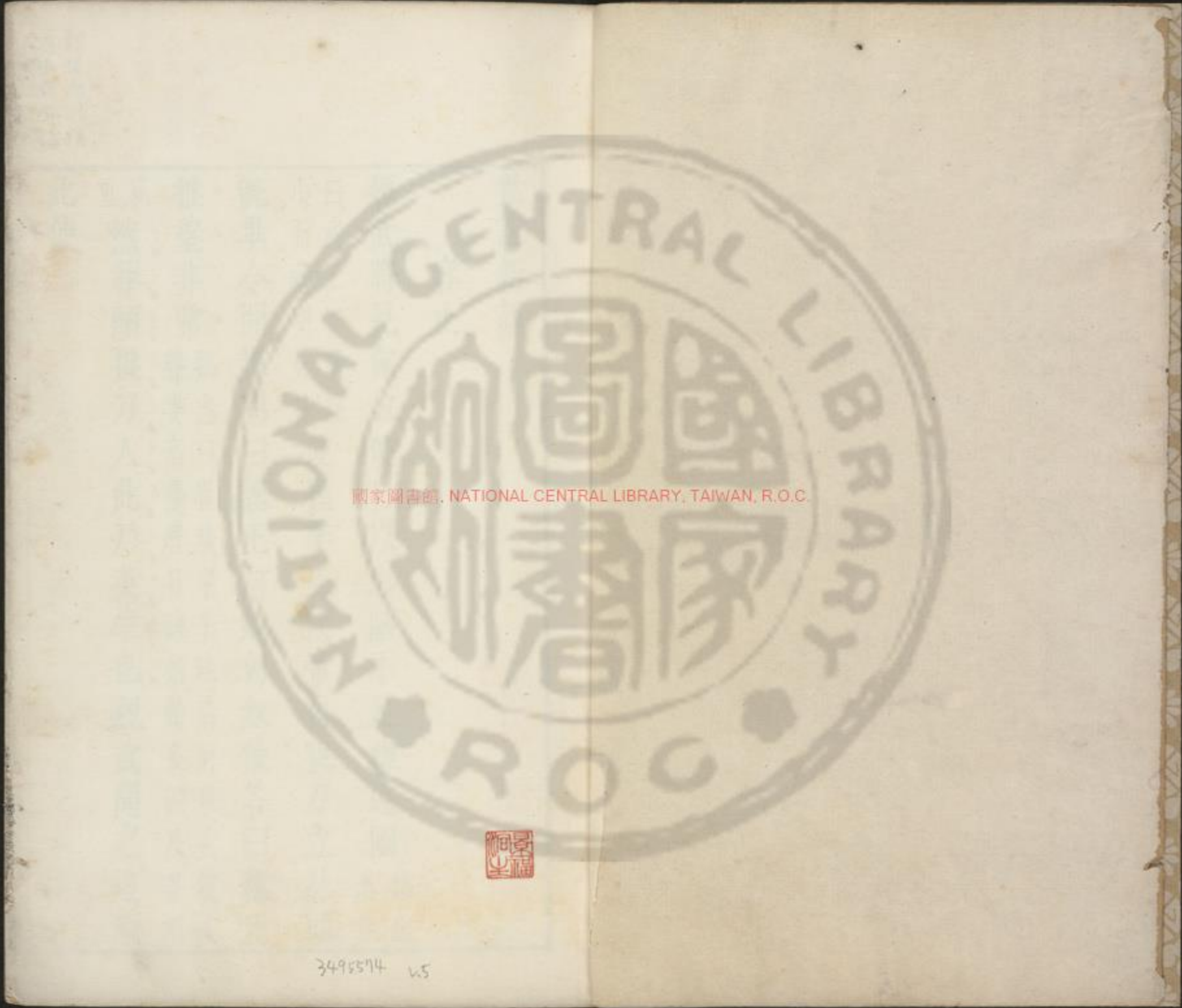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3495574 45



謂臣此使  
乃不視帶情

何故中乃有  
此入然通之  
自焉

此使

重威然牀頭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聞之追殺

雅望非常魏志曰崔瑗字季瑋清河東武城人聲姿高曠眉目疎朗鬚長四尺甚有

既畢令開謀問曰魏王何如何奴使答曰魏王

小而神勇魏志曰崔瑗字季瑋清河東武城人使崔季瑋自捉刀立牀頭

魏武將見何奴使以形臆不足雄意國魏氏春秋

容止

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世說新語

容止

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

魏氏春秋

曰：武王姿貌短小，而神明英發。

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牀頭。

既畢，令閒諜問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

雅望非常。

魏志曰：崔琰，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聲姿高曠，眉目疎朗，鬚長四尺，甚有

威，然牀頭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聞之，追殺

此使。

世說卷五

容止

匈奴中乃有此人，然適足自禍。

謂追殺此使，乃小視常情。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晏養宮中時  
尚未有明帝  
註駁未嘗

何平叔美姿儀，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  
月，與熱湯澣，既嗽，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轉皎  
然。魏略曰：晏性自喜，動靜粉帛不去手，行步顧  
影，按此言，則晏之妖麗，本資外飾，且晏養自  
宮中，與帝相長，豈復疑其形姿待驗而明也。

魏明帝使后弟毛曾與夏侯玄共坐，時人謂兼

葭倚玉樹。魏志曰：玄為黃門侍郎，與毛曾共坐，玄甚耻之，曾說形於色，明帝恨之，左

遷玄為羽林監。

時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懷，李安國

何其開爽

積唐如玉山之將崩。魏略曰：李豐，字安國，衛尉李義子也，識別人物，海內

注意：明帝得吳降人，問江東聞國中名士為誰，以安國對之，是時豐為黃門郎，改名宣，上問安國所在，左右公卿，即具以豐對，上曰：豐名乃被於吳，越邪？仕至中書令，為晉王所誅。

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康別傳曰：康長七尺八寸，偉容

色，土木形骸，不加飾厲，而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正爾在羣形之中，便自知非常之器。見者

歎曰：蕭蕭肅肅，爽朗清舉，或云：肅肅如松下風，

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為人也，巖巖若孤

松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理不犯群姬  
何至委頓

太冲縱醜未  
聞醜人必為  
羣姬所唾好  
事者之談也  
語林亦然

裴令公目王安豐眼爛爛如巖下電王戎形狀短小而目甚清炤視日不眩

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岳別傳曰岳姿容甚美風儀閒曠少時

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者莫不連手共縈之左

太冲絕醜續文章志曰思貌醜頓不持儀飾亦復效岳遨遊於

是羣姬齊共亂唾之委頓而返語林曰安仁至美每行老姬以

果擲之滿車張孟陽至醜每行小見以瓦石投之亦滿車二說不同

王夷甫容貌整麗妙於談玄恒捉白玉柄麈尾

與手都無分別

潘安仁夏侯湛並有美容喜同行時人謂之連

璧入王故事曰岳與湛著契故好同遊

裴令公有雋容姿一旦有疾至困惠帝使王夷

甫往看裴方向壁臥聞王使至強回視之王出

語人曰雙眸閃閃若巖下電精神挺動體中故

小惡名士傳曰楷病困詔遣黃門郎王夷甫省之楷回眸屬夷甫云竟未相識夷甫還亦

歎其神儻

世說卷五

容止

三

有人語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鶴之在雞羣  
答曰君未見其父耳康已見上  
裴令公有雋容儀脫冠冕麤服亂頭皆好時人  
以為玉人見者曰見裴叔則如玉山上行光映  
照人

劉伶身長六尺貌甚醜頽而悠悠忽忽土木形  
骸梁祚魏國統曰劉伶字伯倫形貌醜陋身長六尺然肆意放蕩悠焉獨暘自得一時常以為狹

驃騎王武子是衛玠之舅雋爽有風姿見玠輒

歎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玠別傳曰驃騎王濟玠之舅也嘗與同遊

語人以昨日吾與外生共坐若明珠之在側朗然來照人

有人詣王太尉遇安豐大將軍丞相在坐往別

屋見季胤平子石崇詩敘曰王詡字季胤琅邪人王氏譜曰詡夷甫弟也仕至

脩武還語人曰今日之行觸目見琳瑯珠玉

王丞相見衛洗馬曰居然有羸形雖復終日調

暘若不堪羅綺玠別傳曰玠素抱羸疾西京賦曰始徐進而羸形似不勝乎羅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綺

王大將軍稱太尉時處衆人中似珠玉在瓦石間

庾子嵩長不滿七尺腰帶十圍積然自放

衛玠從豫章至下都人久聞其名觀者如堵墻

玠先有羸疾體不堪勞遂成病而死時人謂看

殺衛玠玠別傳曰玠在羣伍之中寔有異人之望鄙訛時乘白羊車於洛陽市上咸曰誰家璧人於是家門州黨號爲璧人按永嘉流人名曰玠以永嘉六年五月六日至豫章其年

謂候見者多徒歎看耳

六月二十日卒此則玠之南度豫章四十五日豈暇至下都而亡乎且諸書皆云玠亡在豫章而不云在下都也

周伯仁道桓茂倫嶽崎歷落可笑人或云謝幼

輿言

周侯說王長史父王氏譜曰訥字文開太原人祖默尚書父祿散騎常侍訥

始過江仕形貌旣偉雅懷有槩保而用之可作

諸許物也

祖士少見衛君長云此人有旄仗下形

太白全用此語似切似偷

諸許猶言一切也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陶上行不能  
殺元規未是  
英雄

石頭事故朝廷傾覆晉陽秋曰蘇峻自始孰至  
于石頭逼遷天子峻以倉  
屋為宮使人守衛靈鬼志謹徵曰明帝未有謹  
歌側側力放馬出山側大馬死小馬餓後峻遷  
帝於石頭御膳不具焉温忠武與庾文康投陶公求救陶

公云肅祖顧命不見及且蘇峻作亂釁由諸庾  
誅其兄弟不足以謝天下徐廣晉紀曰肅祖遺

而進大臣官陶侃祖約不在其例侃約疑亮寢  
遺詔也中興書曰初庾亮欲徵蘇峻卞壺不許  
温嶠及三吳欲起兵衛帝室亮不聽下于時庾  
制曰妄起兵者誅故峻得作亂京邑也  
在温船後聞之憂怖無計別日温勸庾見陶庾

猶豫未能往温曰溪狗我所悉卿但見之必無  
憂也庾風姿神貌陶一見便改觀談宴竟日愛  
重頓至

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氣佳景清使吏殷浩王胡  
之之徒登南樓理詠音調始道聞函道中有屐  
聲甚厲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許人步來諸  
賢欲起避之公徐云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  
復不淺因便據胡牀與諸人詠謔竟坐甚得任

觀此詩元規  
魏我思

王意重殷



樂後王逸少下與丞相言及此事丞相曰元規

爾時風範不得不小積右軍答曰唯丘壑獨存

孫綽度亮碑文曰公雅好所託常在塵垢之外雖柔心應世蠖屈其迹而方寸湛然固以玄對

山水

王敬豫有美形問訊王公王公撫其肩曰阿奴

恨才不稱又云敬豫事事似王公

語林曰謝公云小時在殿

廷會見丞相便覺清風來拂人

王右軍見杜弘治歎曰面如凝脂眼如點漆此

神仙中人

江左名士傳曰永和中外劉真長謝仁祖其商畧中朝人士或曰杜弘治清

標令上為後來之美又面如凝脂眼如點漆粗可得方諸衛玠時人有稱王長

史形者蔡公曰恨諸人不見杜弘治耳

劉尹道桓公鬢如反蝟皮眉如紫石稜自是孫

仲謀司馬宣王一流人

宋明帝文章志曰溫為溫嶠所賞故名溫吳志

曰孫權字仲謀策弟也漢使者劉琬語人曰吾觀孫氏兄弟雖並有才秀明達皆祿祚不終唯

中弟孝廉形貌魁偉骨體不恒有大貴之表晉陽秋曰宣王天姿傑邁有英雄之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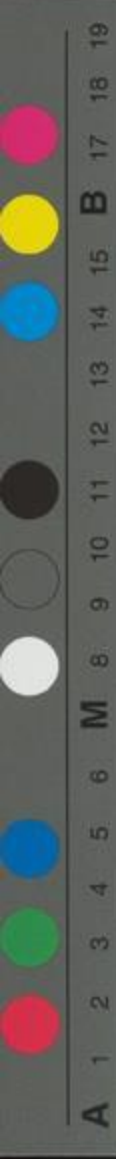
王敬倫風姿似父作侍中加授桓公公服從大

英物爾醜

世說卷五

容止

七



門入桓公望之曰大奴固自有鳳毛也大奴王劭也巳見中

容持儀操也與書曰劭美姿林公道王長史歛衿作一來何其軒軒韶舉林語

曰王仲祖有好儀形每覽鏡自照曰王文開那生如馨兒時人謂之達也

時人目王右軍飄如遊雲矯若驚龍

王長史嘗病親疎不通林公來守門人遽啟之

曰一異人在門不敢不啟王笑曰此必林公按語

林曰諸人嘗要阮光祿共詣林公阮曰欲聞其言惡見其面此則林公之形信當醜異

俗語

雪中宜爾  
尚書下有  
一省字

或以方謝仁祖不乃重者桓大司馬曰諸君莫

輕道仁祖企腳北窻下彈琵琶故自有天際真

人想晉陽秋曰尚善音樂裴子云丞相曰堅石挈腳枕琵琶有天際想堅石尚小名

王長史為中書郎往敬和許敬和王洽巳見爾時積雪

長史從門外下車步入尚書著公服敬和遙望

歎曰此不復似世中人

簡文作相王時與謝公共詣桓宣武王珣先在

內相語王卿嘗欲見相王可住帳裏二客既去



此東亭媚語  
安石恐未肯  
便沒

不然作不  
如自沒作

自是  
與神若持映

袁慈略似但  
不成語

相謂王曰定何如王曰相王作輔自然浩若神

君續晉陽秋曰帝美風姿舉止端詳公亦萬夫之望不然僕射

何得自沒僕射謝安

海西時諸公每朝朝堂猶暗唯會稽王來軒軒

如朝霞舉

謝車騎道謝公遊肆復無乃高唱但恭坐捻鼻

顧睐便自有寢處山澤閒儀

謝公云見林公雙眼黯黯明黑孫興公見林公

稜稜露其爽

庾長仁與諸弟入吳欲住亭中宿諸弟先上見

羣小滿屋都無相避意長仁曰我試觀之乃策

杖將一小兒始入門諸客望其神姿一時退匿

長仁已見一說是庾亮

有人歎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

與本自新

周處年少時兇彊俠氣為鄉里所患處別傳曰處字子隱

機為平原  
內史雲為  
清河內史

吳郡陽羨人父鮪吳鄱陽太守處少孤不  
治細行晉陽秋曰處輕果薄行州郡所棄  
又義興水中有蛟山中有遼跡一作白額虎並皆暴犯百  
姓義興人謂為三橫而處尤劇或說處殺虎斬  
蛟實冀三橫唯餘其一處即刺殺虎又入水擊  
蛟蛟或浮或沒行數十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  
夜鄉里皆謂已死更相慶竟殺蛟而出聞里人  
相慶始知為人情所患有自改意孔氏志怪曰義興有邪足  
虎溪渚長橋有蒼蛟並大噉人郭乃自吳尋二  
西周時謂郡中三宮周即處也

陸平原不在正見清河县以情告并云欲自修  
改而年已蹉跎終無所成清河曰古人貴朝聞  
夕死况君前途尚可且人患志之不立亦何憂  
令名不彰邪處遂改勵終為忠臣孝子晉陽秋曰處仕  
晉為御史中丞多所彈糾氏人齊萬年及乃令  
處距萬年伏波孫秀欲表處母老處曰忠孝之  
道何當得兩全乃進戰斬首萬計絃絕矢盡  
左右勸退處曰此是吾授命之日遂戰而死  
戴淵少時遊俠不治行檢嘗在江淮間攻掠商  
旅陸機赴假還洛輜重甚盛淵使少年掠劫淵

在岸上據胡牀指麾左右皆得其宜淵既神姿  
鋒穎雖處鄙事神氣猶異機於船屋上遙謂之  
曰卿才如此亦復作劫邪淵便泣涕投劔歸機  
辭厲非常機彌重之定交作筆薦焉虞預晉書  
曰悅薦淵  
於趙王倫曰蓋聞繁弱登御然後高墉之功顯  
孤竹在肆然後降神之曲成伏見處士戴淵砥  
節立行有井渫之潔安窮樂志無風塵之慕誠  
東南之遺寶朝廷之貴璞也若得寄跡康衢必  
能結軌驥驟耀質廟廟必能垂光瑜璠夫枯岸  
之民果於輸珠潤山之客烈於貢玉蓋明暗呈  
形則庸識所甄也倫卽辟淵過江仕至征西將軍

企羨

王丞相拜司空相廷尉作兩髻葛帶策杖路邊  
窺之歎曰人言阿龍超阿龍故自超阿龍丞  
相小字不  
覺至臺門

王丞相過江自說昔在洛水邊數與裴成公阮  
千里諸賢共談道羊曼曰人久以此許卿何須  
復爾王曰亦不言我須此但欲爾時不可得耳

欲一作歎

世說卷五

企羨

十一

至無緊要語  
抱懷相似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叙石崇六何  
等語

王右軍得人以蘭亭集序方金谷詩序又以已  
敵石崇甚有欣色王羲之臨河敘曰永和九年歲在癸丑莫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娛目騁懷信可樂也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矣故列序時人錄其所述右將軍司馬太原孫丞公等二十六人賦詩如左前餘姚令會稽謝勝等十五人不能賦詩罰酒各三斗

無謂

希見盛德淵源始至猶貪與少日周旋  
郗嘉賓得人以已比符堅大喜  
孟昶未達時家在京口晉安帝紀曰昶字彥達平昌人父馥中護軍昶於嚴有志局少為王恭所知豫義旗之勳遷丹陽尹盧循既下昶慮事不濟仰藥而死嘗見王恭乘高輿被鶴氅裘于時微雪昶於籬間窺之歎曰此真神仙中人

傷逝

王仲宣好驢鳴

魏志曰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曾祖龔父暘皆為漢三公粲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世說惟傷逝  
獨妙無一語  
不解損神

不若送賓月  
往驢鳴

至長安見蔡邕邕竒之倒屣迎之曰此王公孫  
有異才吾不及也吾家書籍盡當與之避亂荆  
州依劉表以祭貌寢通脫不甚  
重之太祖以從征吳道中卒

既葬文帝臨其  
喪顧語同遊曰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

赴客皆一作驢鳴按戴叔鸞母好驢鳴叔鸞每  
為驢鳴以說其母人之所好

儻亦  
同之

王濬沖為尚書令著公服乘輅車經黃公酒壚

下過韋昭漢書注曰壚酒肆也  
以土為墮四邊高似壚也顧謂後車客吾

昔與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飲於此壚竹林之遊

亦預其末自嵇生夭阮公亡以來便為時所羈

繼今日視此雖近邈若山河竹林七賢論曰俗  
傳若此穎川庾爰

之嘗以問其伯文康文康云中朝所不  
聞江左忽有此論蓋好事者為之耳

孫子荆以有才少所推服唯雅敬王武子武子

喪時各士無不至者子荆後來臨屍慟哭賓客

莫不垂涕哭畢向靈牀曰卿常好我作驢鳴今

我為卿作體似真聲賓客皆笑孫舉頭曰使君

輩存令此人死語林曰王武子葬孫子荆哭之  
甚悲賓客莫不垂涕既作驢鳴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賓客皆笑孫曰諸君不死而令武子死乎賓客皆怒

王戎喪兒萬子山簡往省之王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王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

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王隱晉書曰戎子綏欲取裴道女綏既蚤亡我

過傷痛不許人求之遂至老無敢取者簡服其言更爲之慟一說

夷甫喪子山簡弔之

有人哭和長輿曰峨峨若干丈松崩

衛洗馬以永嘉六年喪謝鯤哭之感動路人永嘉

流人名曰玠以六年六月二十日亡葬南昌城

許徵墓東玠之薨謝幼真發哀於武昌感慟不自勝人問子何卹而致哀如是答曰棟梁折矣何得不哀咸和中丞相王公

教曰衛洗馬當改葬此君風流名士海內所瞻

可修薄祭以敦舊好玠別傳曰玠咸和中故遷於江寧丞相王公教曰洗

馬明當改葬此君風流名士海內民望可修三牲之祭以敦舊好

顧彥先平生好琴及喪家人常以琴置靈牀上

張季膺往哭之不勝其慟遂徑上牀鼓琴作數

曲竟撫琴曰顧彥先頗復賞此不因又大慟遂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聲有餘痛

皆無據約遠  
此字實後人  
筆墨耳

不執孝子手而出

庾亮兒遭蘇峻難遇害諸葛道明女爲庾兒婦

既寡將改適

亮子會會妻父彪並已見上

與亮書及之亮答

曰賢女尚少故其宜也感念亡兒若在初沒

庾文康亡何揚州臨葬云埋玉樹箸土中使人

情何能已已

按神記曰初庾亮病術士戴洋曰昔蘇峻事公於白石祠中詐賽車

下牛從來未解爲此鬼所考不可救也明年亮

果亡靈鬼志謠徵曰文康初鎮武昌出石頭百

姓看者於岸歌曰庾公上武昌翩翩如飛鳥庾

公還揚州白馬牽旒旒又曰庾公初上時翩翩如飛鳥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旒旒又曰庾公初上時翩翩

如飛鴉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旒旒

車後連徵不入尋薨下都葬焉

王長史病篤寢臥燈下轉塵尾視之歎曰如此

人曾不得四十及亡劉尹臨殯以犀柄塵尾箸

樞中因慟絕濛別傳曰濛以永和初卒年三十

悼之雖友于之愛不能過也支道林喪法虔之後精神霄喪風味轉墜

支遁傳曰法虔道林同學也儁常謂人曰昔匠石廢斤於

郢人莊子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

運斤斲之堊盡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

世說卷五

支公乃爾耶  
各理何在

牙生輟弦於鍾子

韓詩外傳曰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志在太山子

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莫景之間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乎鼓琴洋洋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揮琴絕絃終身不復鼓之以為在者無足為之鼓琴也

推已外求良

不虛也冥契既逝發言莫賞中心蘊結余其亡矣卻後一年支遂殞

郗嘉賓喪左右白郗公郎喪既聞不悲因語左

右殯時可道公往臨殯一慟幾絕

中興書曰超年四十一先

愔卒超所交友皆一時俊又及死之日貴賤為誅者四十餘人續晉陽秋曰超黨戴相氏為其

誄王以父情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將亡出一小

書箱付門生云本欲焚此恐官年尊必以傷愍

為斃我亡後若大損眠食則呈此箱愔後果慟悼成疾門生乃如超旨則與相温往反密計愔

見即大怒曰小子死恨晚後不復哭

支道傳曰遁太和元年終

戴公見林法師墓于刻之石城山因葬焉曰

德音未遠而拱木已積冀神理絲絲不與氣運

俱盡耳王珣法師墓下詩序曰余以寧康二年命駕之刻石城山即法師之丘也高墳

鬱為荒楚丘隴化為宿莽遺跡未滅而其人已遠感想平昔觸物悽懷所惜時賢如此

王子敬與羊綏善綏清淳簡貴為中書郎少亡

傷逝

十六



羊綏已見上。子敬深相痛悼。語東亭云：是國家可惜人。

王東亭與謝公交惡。

中典書曰：珣兄弟皆婿謝氏，以猜嫌離婚。太傅既與

珣絕婚，又離妻，由是二族遂成仇讎。

王在東聞謝喪，便出都詣子

敬，道欲哭謝。公子敬始臥，聞其言，便驚起曰：所

望於法護。

法護珣小字。

王於是往哭，督帥刁約不聽。

前曰：官平生，在時不見此客，王亦不與語。直前

哭，甚慟，不執末婢手而退。

末婢謝琰小字琰，字瑗度，安少子，開率有

刀乃謝公部下吏

大度為蔡恩所害，贈侍中司空。

王子猷、子敬俱病篤，而子敬先亡。

猷之以泰元十三年卒。

五、子猷問左右：何以都不聞消息？此已喪矣。

語時了不悲，便索輿來奔喪，都不哭。子敬素好

琴，便徑入坐靈牀上，取子敬琴彈。弦既不調，擲

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慟絕，良久，月餘亦

卒。幽明錄曰：泰元中有一師從遠來，莫知所出。云人命應終，有生樂代者，則死者可生。若逼人求代，亦復不過少時。人聞此，咸怪其虛誕。王子猷、子敬兄弟特相和睦。子敬疾厲，續子猷謂

世說卷五 傷逝 十七

亦是何物語可用言情

之曰吾才不如弟位亦通塞請以餘年代弟師  
曰夫生代死者以已年限有餘得以足亡者耳  
今賢弟命既應終君侯筭亦當盡復何所代子  
歟先有背疾子敬疾篤恒禁來往聞亡便撫心  
悲惋都不得一聲背即潰  
裂推師之言信而有實

孝武山陵夕王孝伯入臨告其諸弟曰雖榱桷

惟新便自有黍離之哀中興書曰烈宗喪會稽王道子執政寵幸王國

寶委以機任王恭入  
赴山陵故有此歎

羊孚年三十一卒相玄與羊欣書曰賢從情所

信寄暴疾而殞孚已見宋書曰欣字敬元太山南城人少懷靜默秉操無競美

姿容善笑言長於草隸羊氏譜曰孚即欣從祖祝予之歎如何可言公

傳曰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亡子曰噫天祝予祝者斷也天將亡夫子耳

相玄當篡位語卜鞠云卜筮已見昔羊子道恒禁吾

此意今腹心喪羊孚爪牙失索元索氏譜曰元字天保燉煌

人父緒散騎常侍元歷征虜將軍歷陽太守幽  
明錄曰元在歷陽疾病西界一年少女子姓某  
自言爲神所降來與元相聞許爲治護元性剛  
直以爲妖惑收以付獄戮之於市中女臨死曰  
卻後十七日當令索元而息息作此詆突詎允  
知其罪如期元果亡

天心

樓逸

阮步兵嘯聞數百步蘇門山中忽有真人樵伐者咸共傳說阮籍往觀見其人擁藜巖側籍登嶺就之箕踞相對籍商略終古上陳黃農玄寂之道下考三代盛德之美以問之佗然不應復敘有爲之教棲神導氣之術以觀之彼猶如前凝矚不轉籍因對之長嘯良久乃笑曰可更作籍復嘯意盡退還半嶺許聞上啗然有聲如數

有爲之教四字甚深

部鼓吹林谷傳響顧看廼向人嘯也

魏氏春秋曰阮籍常

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嘗遊蘇門山有隱者莫知姓名有竹實數斛杵曰而已籍聞而從之談太古無爲之道論五帝三王之義蘇門先生翛然曾不眴之籍乃謦然長嘯韻響寥亮蘇門先生乃適爾而笑籍既降先生喟然高嘯有如鳳音籍素知音乃假蘇門先生之論以寄所懷其歌曰日沒不周西月出丹淵中陽精晦不見陰光代爲雄亭亭在須臾厭將復隆富貴俛仰間貧賤何必終竹林七賢論曰籍歸遂著大人先生論所言皆胸懷間本趣大意謂先生與已不異也觀其長嘯相和亦近乎目擊道存矣

嵇康遊於汲郡山中遇道士孫登遂與之遊康

臨去登曰君才則高矣保身之道不足康集序曰孫登  
者不知何許人無家於汲郡北山土窟住夏則  
編草爲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鼓一弦琴見  
者皆親樂之魏氏春秋曰登性無喜怒或沒諸  
水出而觀之登復大笑時時出人人間所經家  
設衣食者一無所辭去皆舍去文士傳曰嘉平  
中汲縣民共入山中見一人所居懸巖百仞叢  
林鬱茂而神明甚察自云孫姓登名字公和康  
聞乃從遊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然神謀所存  
良妙康每鬱然歎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  
登乃曰子識火乎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  
在於用光人生有才而不用其才果然在於用  
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曜用才在乎識  
物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  
世矣子無多求康不能用及遭呂安事在獄爲

詩自責云昔慚下惠今愧孫登王隱晉書曰孫  
登卽阮籍所見者也嵇康執弟子禮而師焉魏  
晉去就易生嫌疑貴賤並沒故登或默也

山公將去選曹欲舉嵇康康與書告絕康別傳曰山巨

源爲吏部郎遷散騎常侍舉康康辭之并與山  
絕豈不識山之不以一官遇已情邪亦欲標不  
屈之節以杜舉者之口耳乃答濤書自說  
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大將軍聞而惡之

李廡是茂曾第五子清貞有遠操而少羸病不  
肯婚宦居在臨海任兄侍中墓下既有高名王  
丞相欲招禮之故辟爲府掾廡得賤命笑曰茂

云借看

世說卷五

棲逸

二十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弘乃復以一爵假人文士志曰：廡字宗子，江夏鍾武人，祖康，秦州刺史。父重平，陽太守。世有名望。廡好學，善草隸，與兄式齊名。躡足不能行，坐常仰臥，彈琴讀誦不輟。河間王辟太尉掾，以疾不赴。後避難，隨兄南渡。司徒王導復辟之，廡曰：茂弘乃復以一爵加人，永和和中卒。廡嘗為二府辟，故號李公府也。式字景則，廡長兄也。思理儒隱，有平素之譽。渡江累遷臨海太守，侍中。

何驃騎弟，以高情避世，而驃騎勸之令仕，答曰：予第五之名，何必減驃騎。中興書曰：何準，字幼道，廬江潛人。驃騎將軍充第五弟也。雅好高尚，徵聘一無所就。充位居宰相，權傾人主，而準散帶衡門，不及世事。于

時名德皆稱之。年四十七卒，有女為穆帝皇后，贈光祿大夫，子恢讓不受。

阮光祿在東山，蕭然無事，常內足於懷。阮裕別傳曰：裕

居會稽剡山，有人以問王右軍，右軍曰：此君近志存肥遁。

不驚寵辱。老子曰：寵辱若驚，得之若驚，失之若驚。雖古之沈冥，何以過此。

楊子曰：蜀莊沈冥，李軌注曰：沈冥，猶玄寂，泯然無迹之貌。

孔車騎少有嘉遁意，年四十餘始應安東命，未

仕宦時嘗獨寢歌吹，自箴誨，自稱孔郎，遊散名

山。孔愉別傳曰：永嘉大亂，愉入臨海，百姓謂有山中不求聞達，中宗命為參軍。

諺得人教禮  
似死人可怪  
孟可戒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乞青氣

道術為生立廟今猶有孔郎廟  
南陽劉麟之高率善史傳隱于陽岐于時符堅  
臨江荊州刺史相沖將盡許謨之益徵為長史  
遣人船往迎贈貺甚厚麟之聞命便升舟悉不  
受所餉緣道以乞窮乏比至上明亦盡一見沖  
因陳無用條然而退居陽岐積年衣食有無常  
與村人共值已匱乏村人亦如之甚厚為鄉閭  
所安鄧粲晉紀曰麟之字子驥南陽安衆人少尚質素虛退寡欲好遊山澤間志存遁逸

註尤佳

相沖嘗至其家麟之方條桑謂沖使君既在駕  
光臨宜先詣家君沖遂詣其父父命麟之然後  
乃還拂袒褐與沖言父使麟之自持濁酒菹菜  
供賓沖教人代之父辭曰若使官人則非野人  
之意也沖為慨然至昏乃退因請為長史固辭  
居陽岐去道斥近人士往來必投其家麟之身  
自供給贈致無所受去家百里有孤嫗疾將死  
謂人曰唯有劉長史當埋我耳麟之身往候之  
值終為治棺殯其仁  
愛皆如此以壽卒

南陽翟道淵與汝南周子南少相友共隱于尋  
陽庾太尉說周以當世之務周遂仕翟秉志彌  
固其後周詣翟翟不與語晉陽秋曰翟湯字道淵南陽人漢方進之

世說卷五

棲逸

三二

按此語似深實淺蓋用鄒陽書中語雖謙已無能為先容誤知而陰刺庾公不能自別夜光也

少孤名陋皆怪萬年何辜倪病何吃

後也篤行任素義讓廉潔饋贈一無所受值亂多寇聞湯名德皆不敢犯尋陽記曰初庾亮臨江州聞翟湯之風束帶躡屐而詣焉亮禮甚恭湯曰使君直敬其枯木朽株耳亮稱其能言表薦之徵國子博士不赴主簿張玄曰此君臥龍不可動也終于家

孟萬年及弟少孤居武昌陽新縣萬年遊宦有盛名當世少孤未嘗出京邑人士思欲見之乃遣信報少孤云兄病篤狼狽至都時賢見之者莫不嗟重因相謂曰少孤如此萬年可死袁宏孟處孟宗後也少而希士布衣蔬食棲遲蓬華之下

共後第五皆懸甚

絕人間之事親族慕其孝大將軍命會稽王辟之稱疾不至相府歷年虛位而澹然無悶卒不降志時人奇之

康僧淵在豫章去郭數十里立精舍芻連嶺帶長川芳林列於軒庭清流激於堂宇乃間居研講希心理味庾公諸人多往看之觀其運用吐納風流轉佳加已處之恬然亦有以自得聲名乃興後不堪遂出僧淵已見戴安道既厲操東山續晉陽秋曰達不樂當世以琴書自娛隱會稽剡山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國子博士而其兄欲建式遏之功戴氏譜曰遂  
徵不就人祖碩父綬有名位遂以武勇謝太傅曰卿兄  
顯有功封廣陵侯仕至大司農弟志業何其太殊戴曰下官不堪其憂家弟不  
改其樂

許玄度隱在永興南幽穴中每致四方諸侯之  
遺或謂許曰嘗聞箕山人似不爾許曰筐篚苞  
苴故當輕於天下之寶耳鄭玄禮記注云苞苴  
茅此言許由尚致堯帝之讓筐篚之遺豈非輕邪

小辨有理

范宣未嘗入公門韓康伯與同載遂誘俱入郡

范便於車後趨下

續晉陽秋曰宣少尚隱遁家于豫章以清潔自立

郗超每聞欲高尚隱退者輒爲辦百萬資并爲  
造立居宇在剡爲戴公起宅甚精整戴始往舊  
居與所親書曰近至剡如官舍郗爲傅約亦辦  
百萬資傅隱事差互故不果遺約瓊小字  
許掾好遊山水而體便登陟時人云許非徒有  
勝情實有濟勝之具



此許故未易  
富

郗尚書與謝居士善常稱謝慶緒識見雖不絕  
人、可以累心處都盡尚書恢也別見續晉陽秋曰謝敷字慶緒會稽人崇信釋氏初入太平山中以長齋供養為業招引同事化納不倦以母老還南山若邪中內史郗愔表薦之徵博士不就初月犯少微星一名處士星占云以處士當之時戴逵居剡多才藝而交貴盛先敷著名時人憂之俄而敷死會稽人士以嚙吳人云吳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

賢媛

陳嬰者東陽人少修德行箸稱鄉黨秦末大亂東陽人欲奉嬰為主母曰不可自我為汝家婦

少見貧賤一旦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

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史記曰嬰故東陽令史居縣素信為長者

東陽人欲立長乃請嬰嬰母見之乃以兵屬項梁梁以嬰為上柱國

漢元帝宮人既多乃令畫工圖之欲有呼者輒披圖召之其中常者皆行貨賂王明君姿容甚麗志不苟求工遂毀為其狀後匈奴來和求美女於漢帝帝以明君充行既召見而惜之但名字已去不欲中改於是遂行漢書匈奴傳曰竟寧元年呼韓邪單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胡族妻後母  
耳漢書司奴  
傳詳甚立者  
故非昭君所  
生子也

于來朝自言願壻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  
家子王嬙字明君賜之單于歡喜上書願保塞  
文頴曰昭君本蜀郡秭歸人也琴操曰王昭君  
者齊國王穰女也年十七儀形絕麗以節聞國  
中長者求之者王皆不許乃獻漢元帝帝造次  
不能別房帷昭君恚怒之會單于遣使帝令宮  
人裝出使者請一女帝乃謂宮中曰欲至單于  
者起昭君喟然越席而起帝視之大驚悔是時  
使者並見不得止乃賜單于單于大說獻諸珍  
物昭君有子曰世違單于死世違繼立凡為胡  
者父死妻母昭君問世違曰汝為漢也為胡也  
世違曰欲為胡耳昭君乃吞藥自殺石季倫曰  
昭以觸文帝諱故改為明

漢成帝幸趙飛燕飛燕讒班婕妤祝詛於是考

問辭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善尚不蒙  
福為邪欲以何望若鬼神有知不受邪佞之訴  
若其無知訴之何益故不為也

漢書外戚傳曰成帝趙皇后本

長安宮人初生父母不舉三日不死乃收養之及壯屬河陽王家學歌舞號曰飛燕帝微行過主見而說之召入宮大得幸立為后班婕妤者鴈門人成帝初選入宮大得幸立為婕妤帝遊後庭嘗欲與同輦婕妤辭之趙飛燕譖許皇后及婕妤婕妤對有辭致上憐之賜黃金百斤飛燕嬌妬婕妤恐見危中求供養太后於長信宮帝崩婕妤充奉園陵薨葬園中

魏武帝崩文帝悉取武帝宮人自侍及帝病困

賦銅雀復以  
此出

世說卷五

賢媛

三六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銅雀臺上妓  
亦復在耶

卞后出看疾，太后入戶，見值侍，並是昔日所愛。幸者，太后問何時來邪？云：正伏魄時過，因不復前而歎曰：狗鼠不食汝餘，死故應爾。至山陵，亦竟不臨。魏書曰：武宣卞皇后，瑯邪開陽人，以漢延熹三年生齊郡白亭，有黃氣滿室，移日，父敬侯怪之，以問卜者王越，越曰：此吉祥也。年二十，太祖納於譙，性約儉，不尚華麗，有母儀德行。

趙母嫁女，女臨去，敕之曰：慎勿為好女，曰：不為好，可為惡邪？母曰：好尚不可為，其况惡乎？列女傳曰：

趙姬者，相鄉令東郡虞韙妻，潁川趙氏女也。才敏多覽，避既沒，大皇帝敬其文才，詔入宮省。上欲自征，公孫淵姬上疏以諫，作列女傳，解號趙母。注賦數十萬言，赤烏六年卒。淮南子曰：人有嫁其女而教之者，曰：爾為善，善人疾之，對曰：然則當為不善乎？曰：善尚不可為，而況不善乎？景獻羊皇后曰：此言雖鄙，可以命世人。

許允婦是阮衛尉女，德如妹。魏略曰：允字士宗，高陽人，少與清河

崔贇俱發名於冀州，仕至領軍將軍，陳留志名曰：阮共字伯彥，尉氏人，清真守道，動以禮讓，仕魏至衛尉卿，少子侃字德如，有俊才，而飭以奇名理，風儀雅潤，與嵇康為友，仕至河內太守。奇醜，交禮竟允，無復入理，家人深以為憂，會允有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客至婦令婢視之還答曰是相郎相郎者相範也魏略曰範字允明沛郡人也仕至大司農爲宣王所誅婦云無憂相必勸入相果語許云阮家既嫁醜女與卿故當有意卿宜察之許便回入內既見婦卽欲出婦料其此出無復入理便捉裾停之許因謂曰婦有四德卿有其幾周禮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貞順言謂辭令容謂婉婉功謂絲枲婦曰新婦所乏唯容爾然士有百行君有幾許云皆備婦曰夫百行以德爲

重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慚色遂相敬

得婦如此故當耐其奇醜

許允爲吏部郎多用其鄉里魏明帝遣虎賁收之其婦出誠允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既至帝覈問之允對曰舉爾所知臣之鄉人臣所知也陛下檢校爲稱職與不若不稱職臣受其罪既檢校皆官得其人於是乃釋允衣服敗壞詔賜新衣初允被收舉家號哭阮新婦自若云

勿憂尋還作粟粥待頃之允至魏氏春秋曰初允為吏部選遷郡守明帝疑其所用非次將加其罪允妻阮氏既出謂曰明主可以理奪不可以情求允領之而入帝怒詰之允對曰某郡太守雖限滿文書先至年限在後日限在前帝前取事視之乃釋然遣出望其衣敗曰清吏也

許允為晉景王所誅門生走入告其婦婦正在

機中神色不變曰蚤知爾耳魏志曰初領軍與夏侯玄李豐親善

有許作尺一詔書以玄為大將軍允為太尉共錄尚書事無何有人天未明乘馬以詔版付允門吏曰有詔因便驅走允投書燒之不以關呈景王魏畧曰明年李豐被收允欲往見大將軍

惜不載其書

已出門允回遑不定中道還取袴大將軍聞而怪之曰我自收李豐士大夫何為忽忽乎會鎮北將軍劉靜卒以允代靜大將軍與允書曰鎮北雖少事而都典一方念足下震華鼓建朱節歷本州此所謂著繡畫行也會有司奏允前擅以厨錢穀乞諸俳及其官屬減死徙邊道死魏氏春秋曰允之為鎮北喜謂其妻曰吾知免矣妻曰禍見於此何免之有晉諸公贊曰允有正情與文帝不平遂幽殺之婦人集載阮氏與允書陳允禍患所起辭甚酸愴文多不錄

人欲藏其兒婦曰無豫諸兒事後徙居墓所景王遣鍾會看之若才流及父當收兒以咨母母曰汝等雖佳才具不多率習懷與語便無所憂

高職至此幾  
可與司馬宜  
王對付

不須極哀會止便止。又可少問朝事。兒從之。會  
反以狀對卒免。世語曰：允二子奇，字子太，猛，字子豹，並有治理。晉諸公贊曰：奇泰始中為太常丞，世祖嘗祠廟，奇應行事，朝廷以奇受害之門，不令接近，出為長史。世祖下詔，速允宿望，又稱奇才，擢為尚書祠部郎，猛禮樂儒博，加有才識，為幽州刺史。

註駁太迂且  
忽下臣字詎  
是孝標註

王公淵娶諸葛誕女，入室言語始交，王謂婦曰：新婦神色卑下，殊不似公休婦。曰：大丈夫不能仿佛彥雲，而令婦人比蹤英傑。魏氏春秋曰：王子也，有風量才學，名當重世，與傅縵等論才性同異，行於世。魏志曰：廣有志尚學行，陵誅并死。

讀史至王章  
妻王經母未  
嘗不流涕也

臣謂王廣名士，豈以妻父為戲，此言非也。

王經少貧苦，仕至二千石，母語之曰：汝本寒家子，仕至二千石，此可以止乎？經不能用，為尚書助魏，不忠於晉，被收，涕泣辭母曰：不從母教，以至今日，母都無憾容。語之曰：為子則孝，為臣則忠，有孝有忠，何負吾邪？世語曰：經字彥偉，清河人，高貴鄉公之難。王沈王業馳告文王，經以正直不出，因沈業申意，後誅經及其母。晉諸公贊曰：沈業將出呼經，不從。曰：吾子行矣。漢晉春秋曰：初曹髦將自討司馬昭，經諫曰：昔魯昭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為天下

世說卷五

賢媛

三子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是

笑今權在其門久矣朝廷四方皆為之致死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衛空闕寸刃無有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髦不聽後殺經并及其母將死垂泣謝母母顏色不變笑而謂曰人誰不死往所以止汝者恐不得其所也以此并命何恨之有于寶晉紀曰經正直不忠於我故誅之按傳陽于寶所紀則是經實忠貞於魏而世語既謂其正直復云因沈業申意何其相反乎故二家之言深得之

山公與嵇阮一面契若金蘭山妻韓氏覺公與二人異於常交問公公曰我當年可以為友者唯此二生耳妻曰負羈之妻亦親觀狐趙意欲

窺之可乎他日二人來妻勸公止之宿具酒肉

夜穿墉以視之達旦忘反公入曰二人何如妻

曰君才致殊不如正當以識度相友耳公曰伊

輩亦常以我度為勝晉陽秋曰濤雅素恢達度量弘遠心存事外而與時

俛仰嘗與阮籍嵇康諸人著忘言之契至于羣子屯蹇於世濤獨保浩然之度王隱晉書曰韓

氏有才識濤未仕時戲之曰恐寒我當作三公不知卿堪為夫人不耳

王渾妻鍾氏生女令淑虞預晉書曰渾字玄沖太原晉陽人魏司徒昶

子仕至武子為妹求簡美對而未得有兵家子

世說卷五

賢媛

三

有儁才欲以妹妻之乃白母

王氏譜曰鍾夫人名琰之太傅孫之

孫曰誠是才者其地可遺然要令我見武子乃

令兵兒與羣小雜處使母帷中察之既而母謂

武子曰如此衣形者是汝所擬者非邪武子曰

是也母曰此才足以拔萃然地寒不有長年不

得申其才用觀其形骨必不壽不可與婚武子

從之兵兒數年果亡

賈充前婦是李豐女豐被誅離婚徙邊

婦人集曰充妻

李氏名婉字淑後遇赦得還充先已取郭配女

文豐誅徙樂浪賈氏譜曰郭氏名武帝特聽置左右夫人李氏

別住外不肯還充舍晉諸公贊曰世祖踐阼李

充遣郭氏更納其母充不許為李氏築宅而不

往來充母柳氏將亡充問所欲言者柳曰我教

汝迎李新婦尚不肯安問他事郭氏語充欲就省李充曰彼剛

介有才氣卿往不如不去充別傳曰李氏有淑性令才也郭氏

於是盛威儀多將侍婢既至入戶李氏起迎郭

不覺腳自屈因跪再拜既反語充充曰語卿道



駁是

何物按晉諸公贊曰世祖以李豐得罪晉室又  
斷不得往還而王隱晉書亦云充既與李絕婚  
更取城陽太守郭配女名槐李禁錮解詔充置  
左右夫人充母柳亦赦充迎李槐怒攘臂責充  
曰刊定律令為佐命之功我有其分李那得與  
表並充乃架屋承年里中以安李槐晚乃知充  
出輒使人尋充詔許充置左右夫人充答詔以  
謙讓不敢當盛禮晉贊既云世祖下詔不遣李  
還而王隱晉書及充別傳並言詔聽置立左右  
夫人充憚郭氏不敢迎李三家之說並不同未  
詳孰是然李氏不還別有餘故而世說云自不  
肯還謬矣且郭槐豈狠豈能  
就李而為之拜乎皆為虛也

賈充妻李氏作女訓行於世李氏女齊獻王妃

郭氏女惠帝后充卒李郭女各欲令其母合葬

經年不決賈后廢李氏乃耐葬遂定晉諸公贊曰李氏有

才德世謂李夫人訓者生女合亦才明即齊王

妃婦人集曰李氏至樂浪遺二女典式八篇王

隱晉書曰賈后字南風為趙王所誅

王汝南少無婚自求郝普女郝氏譜曰普字道

至洛陽匡太原襄城人仕司空以其癡會無婚處任其意便許之

魏氏志曰王昶字文舒仕至司空既婚果有令姿淑德生東海

遂為王氏母儀或問汝南何以知之曰嘗見井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兩婦著書

上取水舉動容止不失常未嘗忤觀以此知之  
汝南別傳曰襄城郝仲將門至孤陋非其所偶  
也君嘗見其女便求聘焉果高朗英邁母儀冠  
族其通識餘裕皆此類

王司徒婦鍾氏女太傅曾孫王氏譜曰夫人黃門侍郎鍾琰女

亦有俊才女德婦人集曰夫人有文才其詩賦頌誄行于世鍾郝為

娣姒雅相親重鍾不以貴陵郝郝亦不以賤下

鍾東海家內則郝夫人之法京陵家內範鍾夫  
人之禮

承為東海  
守渾封京  
陵侯

李平陽秦州子李重已見永嘉流人名曰康中

夏名士于時以比王夷甫孫秀初欲立威權咸

云樂令民望不可殺減李重者又不足殺晉諸公贊

日孫秀字俊忠瑯邪人初趙王倫封瑯邪秀給

為近職小吏倫數使秀作書疏文才稱倫意倫

封趙秀徙戶為趙人用為侍郎信任之晉陽秋

日倫篡位秀為中書令事皆決於秀為齊王所

誅遂逼重自裁初重在家有人走從門入出髻  
中疏示重重看之色動入內示其女女直叫絕

了其意出則自裁按諸書皆云重知趙王倫作亂有疾不治遂以致卒而此

賢媛  
三十四

世說卷五

咸陽大蓋宮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駁是

書乃言自裁甚乖謬且倫秀兇虐動加誅此女  
夷欲立威權自當顯戮何為逼令自裁  
甚高明重每咨焉

周浚作安東時行獵值暴雨過汝南李氏李氏  
富足而男子不在有女名絡秀聞外有貴人與  
一婢於內宰豬羊作數十人飲食事事精辦不  
聞有人聲密覘之獨見一女子狀貌非常浚因  
求為妾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殄瘁何惜一女  
若連姻貴族將來或大益父兄從之  
八王故事曰浚字開

方幅者四面  
看得一様也

方幅狹幅  
貞也即天  
下

林汝南安城人少有才名太康初平吳自御  
史中丞出為揚州刺史元康初加安東將軍遂  
生伯仁兄弟絡秀語伯仁等我所以屈節為汝  
家作妾門戶計耳按周氏譜浚取同郡李  
伯宗女此云為妾妾耳汝若  
不與吾家作親親者吾亦不惜餘年伯仁等悉  
從命由此李氏在世得方幅齒遇  
陶公少有大志家酷貧與母湛氏同居同郡范  
逵素知名舉孝廉達未詳投侃宿于時冰雪積日  
侃室如懸磬而逵馬僕甚多侃母湛氏語侃曰

富貴可致此  
髮不可為也

汝但出外留客吾自為計湛頭髮委地下為二  
髮一作鬚賣得數斛米斫諸屋柱悉割半為薪剉  
諸薦以為馬草日夕遂設精食從者皆無所乏  
達既歎其才辯又深愧其厚意明旦去侃追送  
不已且百里許達曰路已遠君宜還侃猶不返  
達曰卿可去矣至洛陽當相為美談侃迺返達  
及洛遂稱之於羊晫顧榮諸人大獲美譽晉陽秋曰  
侃父丹娶新淦湛氏女生侃湛度恭有智筭以陶氏貧賤紡績以資給侃使交結勝已侃少為

註顧榮下有  
刊落

尋陽吏鄱陽孝廉范逵嘗過侃宿時大雪侃家  
無草湛徹所臥薦剉給陰截髮賣以供調逵聞  
之歎息逵去侃追送之逵曰豈欲仕乎侃曰有  
仕郡意逵曰當相談致過廬江向太守張夔稱  
之召補吏舉孝廉除郎中時豫章顧榮或責羊  
晫曰君奈何與小人同輿晫曰此寒俊也王隱  
晉書曰侃母既截髮供客聞者歎曰非此母不  
生此子乃進之於張夔羊晫亦簡之後晫為十  
郡中正舉侃為鄱陽小中正始得上品也

真陶母

陶公少時作魚梁吏嘗以坩餼餉母母封餼付  
使反書責侃曰汝為吏以官物見餉非唯不益  
乃增吾憂也侃別傳曰母湛氏賢明有法訓侃在武昌與佐吏從容飲燕常有飲

世說卷五

賢媛

三十六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齊後署姿

何其傾吐

限或勸猶可少進侃淒然良久曰昔年少曾有酒失二親見約故不敢踰限及侃丁母憂在墓下忽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儀服鮮異知非常人遣隨視之但見雙鶴冲天而去幽明錄曰陶公在尋陽西南一塞取魚自謂其池曰鶴門按吳司徒孟宗為雷池監以鮓餉母母不受非侃也疑後人因孟假為此說

相宣武平蜀以李勢妹為妾甚有寵常著齋後

主始不知既聞與數十婢拔白刃襲之續晉陽秋曰溫

尚明帝女南康長公主正值李梳頭髮委藉地膚色玉曜

不為動容徐曰國破家亡無心至此今日若能

見殺乃是本懷主慚而退妒記曰溫平蜀以李勢女為妾郡主兒奴

不即知之後知乃拔刀往李所因欲斫之見李在窻梳頭姿貌端麗徐徐結髮斂手向主神色

開正辭甚悽惋至於擲刀前抱之曰阿子我見汝亦憐何況老奴遂善之

庾玉臺希之弟也希誅將戮玉臺希已見玉臺庾友小字庾

氏譜曰友字惠彥司空冰弟三子歷中書郎東陽太守玉臺子婦宣武弟

相豁女也庾氏譜曰友字弘之長子宣娶宣武弟相豁之女字女幼徒跣求

進闈禁不內女厲聲曰是何小人我伯父門不

聽我前因突入號泣請曰庾玉臺常因人腳短

言足短不能自行因人而行明其無他然子婦稱其小字不以為怪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此直如耳何  
足稱賢

三寸當復能作賊不宣武笑曰壻故自急遂原  
玉臺一門中興書曰溫殺庾希弟倩希聞難而逃希弟友當伏誅子婦桓氏女請溫

謝公夫人幃諸婢使在前作伎使太傅暫見便

下幃太傅索更開夫人云恐傷盛德劉夫人已見

相車騎不好著新衣浴後婦故送新衣與相氏譜曰

沖娶瑯邪王恬女字女宗車騎大怒催使持去婦更持還傳

語云衣不經新何由而故相公大笑著之

語悉世情可  
以有書

展作履

王右軍郝夫人謂二弟司空中郎曰司空情已見郝曇別

傳曰曇字重淵鑒少子性韻方質和正沈簡累遷丹陽尹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王家

見二謝傾筐倒屣二謝安萬見汝輩來平平爾汝可

無煩復往

王凝之謝夫人既往王氏大薄凝之既還謝家

意大不說太傅慰釋之曰王郎逸少之子人身

亦不惡汝何以恨迺爾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

大中郎羣從兄弟則有封胡遏末封胡謝韶小字遏末謝淵

世說卷五

賢媛

三

怨恨至此我  
輩所不能道  
未可厚非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此豈女弟待  
凡言註誤矣  
妹當為姊

婦人乃能激  
族

小字韶，字穆度，萬子，車騎司馬。淵，字叔度，奕弟。二子，義興太守。時人稱其尤彥秀者。或曰：封胡，過未封，謂朗。過，謂玄。未，謂韶。頭，玄。淵，一作胡，謂淵。過，謂玄。未，謂韶也。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

韓康伯母隱古几毀壞，卞鞠見几惡，欲易之。

範之母答曰：我若不隱此，汝何以得見古物。

王江州夫人語謝過曰：汝何以都不復進？

妹為是塵務經心，天分有限。

郝嘉賓喪，婦兄弟欲迎妹還，終不肯歸。

晉時且輩亦  
能道此

汝南周門曰：生縱不得與郝郎同室，死寧不同

女名馬頭。定，毛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

謝過絕重其姊，張玄常稱其妹，欲以敵之。有濟

尼者，竝遊張謝二家人，問其優劣，答曰：王夫人

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

是閨房之秀。

王尚書惠嘗看王右軍夫人。

書贈太問眼耳未覺惡不。

常卿。年九十，孤骸獨存，願

惠為孫族

賢媛

三五

蒙哀矜賜其鞠養。答曰：髮白齒落，屬乎形骸，至於眼耳，關於神明，那可便與人隔。

韓康伯母殷隨孫繪之之衡陽。

韓氏譜曰：繪之字季倫，父康伯。

太常卿繪之仕至衡陽太守。

於闔廬洲中逢栢南郡卜鞠，是其外孫時來問訊，謂鞠曰：我不死，見此豎二世作賊在衡陽數年，繪之遇栢景真之難也。

續晉陽秋

曰：栢亮字景真，大司馬溫之孫，父濟，給事中，叔父玄篡逆，見誅，亮聚眾於長沙，自號湘州刺史，殺太宰甄恭，衡陽前太守韓繪之，殷撫屍哭曰：等十餘人，為劉毅軍人郭珍斬之。

汝父昔罷豫章，徵書朝至夕發，汝去郡邑數年，為物不得動，遂及於難，夫復何言。

### 術解

荀勗善解音聲，時論謂之闇解，遂調律呂，正雅樂，每至正會，殿庭作樂，自調宮商，無不諧韻，阮咸妙賞，時謂神解，每公會作樂，而心謂之不調，既無一言直勗，意忌之，遂出阮為始平太守，後有一田父耕於野，得周時玉尺，便是天下正尺。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荀試以校已所治鐘鼓金石絲竹皆覺短一黍於是伏阮神識晉後略曰鍾律之器自周之末廢而漢成哀之間諸儒修而治之至後漢末復隳矣魏氏使協律知音者杜夔造之不能考之典禮徒依于時絲管之聲時之尺寸而制之甚乖失禮度於是世祖命中書監荀勗依典制定鐘律既鑄律管募求古器得周時玉律數枚比之不差又諸郡舍倉庫或有漢時故鐘以律命之皆不叩而應聲響韻合又若俱成晉諸公贊曰律成散騎侍郎阮咸謂勗所造聲高則悲夫古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今聲不合雅懼非德政中和之音必是古今尺有長短所致然今鐘磬是魏時杜夔所造不與勗律相應音聲舒雅而久不知夔所造時人爲之不足改易勗性自矜乃因事左遷咸爲始平太

薪宜知勞而烟氣不異耶

守而病卒後得地中古銅尺校度勗今尺短四分方明咸果解音然無能正者于寶晉紀曰荀勗始造正德大象之舞以魏杜夔所制律呂校大樂本音不和後漢至魏尺長於古四分有餘而夔據之是以失韻乃依周禮積粟以起度量以度古器符于本銘遂以爲式用之郊廟荀勗嘗在晉武帝坐上食荀進飯謂在坐人曰此是勞薪炊也坐者未之信密遣問之實用故車腳

人有相羊祐父墓後應出受命君祐惡其言遂掘斷墓後以壞其勢相者立視之曰猶應出折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烏猶惜物

臂三公俄而祐墜馬折臂位果至公幽明錄曰羊祐工騎乘有一兒五六歲端明可喜掘墓之後見郎亡羊時為襄陽都督因盤馬落地遂折臂于時士林咸歎其忠誠

王武子善解馬性嘗乘一馬箬連前障泥前有

水終日不肯渡王云此必是惜障泥使人解去

便徑渡語林曰武子性愛馬亦甚別之故杜預道王武子有馬癖和長輿有錢癖武帝問杜預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

陳述為大將軍掾甚見愛重及亡郭璞往哭之

甚哀乃呼曰嗣祖焉知非福俄而大將軍作亂

如其所言陳氏譜曰述字嗣祖穎川許昌人有美名

晉明帝解占塚宅聞郭璞為人葬帝微服往看

因問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

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帝問為是出

天子耶答曰非出天子能致天子問耳青烏子相冢書

曰葬龍之角暴富貴後當滅門

郭景純過江居于暨陽墓去水不盈百步時人

豈問無理豈能未耳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以爲近水景純曰將當爲陸璞別傳曰璞少好經術明解卜筮永嘉中海內將亂璞投策歎曰黔黎將同異類矣便結親暱十餘家南渡江居于暨陽今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爲桑田其詩曰北阜烈烈巨海混混壘壘三墳唯母與昆

王丞相令郭璞試作一卦卦成郭意色甚惡云公有震厄王問有可消伏理不郭曰命駕西出數里得一栢樹截斷如公長置牀上常寢處災可消矣王從其語數日中果震栢粉碎子弟皆

稱慶王隱晉書曰璞消災轉福扶厄擇勝時人咸言京管不及大將軍云君

乃復委罪於樹木

相公有主簿善別酒有酒輒令先嘗好者謂青州從事惡者謂平原督郵青州有齊郡平原有鬲縣從事言到臈督郵言在鬲上任

郝愔信道甚精勤常患腹內惡諸醫不可療聞于法開有名往迎之既來便脈云君侯所患正是精進太過所致耳合一劑湯與之一服即大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可  
以此則羊脂

診之似遠禁  
方又隘無益  
感注

下、去、數、段、許、紙、如、拳、大、剖、看、乃、先、所、服、符、也、晉書  
曰、法、開、善、醫、術、妻、艱、產、法、開、曰、此、易、治、耳、殺、  
肥、羊、食、數、鬻、而、針、之、須、臾、兒、下、羊、骨、裹、兒、出、  
殷、中、軍、妙、解、經、脈、中、年、都、廢、有、常、所、給、使、忽、叩、  
頭、流、血、浩、問、其、故、云、有、死、事、終、不、可、說、詰、問、良、  
久、乃、云、小、人、母、年、垂、百、歲、抱、疾、來、久、若、蒙、官、一、  
脈、便、有、活、理、訖、就、屠、戮、無、恨、浩、感、其、至、性、遂、令、  
昇、來、為、診、脈、處、方、始、服、一、劑、湯、便、愈、於、是、悉、焚、  
經、方、

巧藝

如此駁皆極精

彈碁始自魏宮內用妝奩戲傅玄彈碁賦敘曰漢成帝好蹴鞠劉向以謂勞人體竭人力非至尊所宜御乃因其體作彈碁今觀其道蹴鞠道也按玄此言則彈碁之戲其來久矣且梁冀傳云冀善彈碁格五而此云起魏世謬矣文帝於此戲特妙用手巾角拂之無不中有客自云能帝使為之客箸葛巾角低頭拂碁妙踰於帝典論常自敘曰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碁略盡其妙少時嘗為之賦昔京師少工有二焉合鄉侯東方世安張公子常恨不得與之對也博物志曰帝善彈碁能用手巾角時有一書生又能低頭以所冠葛

世說卷五

巧藝

四書

巾角檄  
基也

陵雲臺樓觀精巧先稱平衆木輕重然後造構  
乃無錙銖相負揭臺雖高峻常隨風搖動而終  
無傾倒之理魏明帝登臺懼其勢危別以大材  
扶持之樓卽積壞論者謂輕重力偏故也洛陽宮殿  
簿曰陵雲臺上壁方十三丈高九尺樓方四丈高五丈棟去地十三丈五尺七寸五分也  
韋仲將能書魏明帝起殿欲安榜使仲將登梯  
題之既下頭鬢皓然因敕兒孫勿復學書文章敘錄

曰韋誕字仲將京兆杜陵人太僕端子有文學善屬辭以光祿大夫卒魏恒四體書勢曰誕善楷書魏宮觀多誕所題明帝立陵霄觀誤先釘榜乃籠盛誕轆轤長繩引上使就題之去地二十五丈誕甚危懼乃戒子孫絕此楷法箸之家令

鍾會是荀濟北從舅二人情好不協荀有寶劍

可直百萬常在母鍾夫人許孔氏志怪曰勗會以寶劍付妻

善書學荀手跡作書與母取劍仍竊去不還世語

曰會善學人書伐蜀之役於劍閣要鄧艾章表皆約其言令詞旨倨傲多自矜伐艾由此被收也  
荀勗知是鍾而無由得也思所以報之後鍾

兄弟以千萬起一宅始成甚精麗未得移任荀

極善畫乃潛往畫鍾門堂作太傅形象衣冠狀

貌如平生二鍾入門便大感慟宅遂空廢孔氏志怪

曰于時咸謂勗之報會過於所失數十倍彼此書畫巧妙之極

羊長和博學工書文字志曰悅性能草書亦善行隸有稱於一時能騎

射善圍碁諸羊後多知書而射奕餘藝莫逮

戴安道就范宣學中興書曰達不遠千里往豫章詣范宣宣見達異之以兄

焉女妻視范所為范讀書亦讀書范抄書亦抄書

唯獨好畫范以為無用不宜勞思於此戴乃畫

南都賦圖范看畢咨嗟甚以為有益始重畫

謝太傅云顧長康畫有蒼生來所無續晉陽秋曰愷之尤

好丹青妙絕於時曾以一厨畫寄相玄皆其絕者深所珍惜悉糊題其前相乃發厨後取之好

加理後愷之見封題如初而畫並不存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如人之登仙矣

戴安道中年畫行像甚精妙庾道季看之語戴

云神明太俗由卿世情未盡戴云唯務光當免

卿此語耳列仙傳曰務光夏時人也耳長七寸好鼓琴服菖蒲萐根湯將伐桀謀於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光光曰非吾事也。湯曰伊尹何如。務光曰彊力  
忍詬不知其它。湯克天下讓於光。光曰吾聞無  
道之世不踐其土。况讓  
我乎。負石自沈於盧水。

顧長康畫裴叔則頰上益三毛。人問其故。顧曰  
裴楷儁朗有識具。正此是其識具。看畫者尋之。

定覺益三毛。如有神明。殊勝未安時。愷之歷畫古賢皆為

之贊也。

王中郎以圍碁是坐隱。支公以圍碁為手談。博物

志曰堯作圍碁以教丹朱。語林曰王以圍碁為手談。故其在哀制中。祥後客來方幅會戲。

顧長康好寫起人形。續晉陽秋曰愷之圖寫特妙。欲圖殷荆

州。殷曰我形惡不煩耳。顧曰明府正為眼爾。仲堪

眇目故也。但明點童子。飛白拂其上。使如輕雲之蔽。

日一作月。

顧長康畫謝幼輿在巖石裏。人問其所以。顧曰  
謝云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此子宜置丘壑中。

顧長康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精人問其故。顧曰  
四體妍蚩。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云似留藉典  
後人

中

顧長康道畫手揮五弦易目送歸鴻難

寵禮

元帝正會引王丞相登御牀王公固辭中宗引

之彌苦王公曰使太陽與萬物同輝臣下何以

瞻仰中典書曰元帝登尊號百官陪位詔王導升御坐固辭然後止

相宣武嘗請參佐入宿袁宏伏滔相次而至泄

名府中復有袁參軍彥伯疑焉令傳教更質傳

蒞名二字可  
傳典故

教曰參軍是袁伏之袁復何所疑

王珣郝超並有奇才為大司馬所眷拔珣為主

簿超為記室參軍超為人多鬚珣狀短小于時

荆州為之語曰顧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

公怒續晉陽秋曰超有才能珣有器望並為溫所暱

許玄度停都一月劉尹無日不往乃歎曰卿復

少時不去我成輕薄京尹語林曰玄度出都真長九月十一詣之曰

卿尚不去使我  
成薄德二千石

世說卷五

寵禮

四六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何器小乃爾  
袁虎所以耻  
為伍也

孝武在西堂會伏滔預坐還下車呼其兒

見即系也

丘淵之文章錄曰系字敬魯仕至光祿大夫

語之曰百人高會臨坐

未得他語先問伏滔何在在此不此故未易得

為人作父如此何如

卞範之為丹陽尹羊孚南州暫還往卞許云下

官疾動不堪坐卞便開帳拂褥羊徑上大牀入

被須枕卞回坐傾睐移晨達莫羊去卞語曰我

以第一理期卿卿莫負我

丘淵之文章錄曰範之字敬祖濟陰宛句

人祖喂下邳太守父循尚書郎相  
玄輔政範之遷丹陽尹玄敗伏誅

### 任誕

陳留阮籍譙國嵇康河內山濤三人年皆相比

康年少亞之預此契者沛國劉伶陳留阮咸河

內向秀瑯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

酣暢故世謂竹林七賢

晉陽秋曰于時風譽扇于海內至今詠之

阮籍遭母喪在晉文王坐進酒肉司隸何曾亦

在坐

晉諸公贊曰何曾字穎考陳郡陽夏人父夔魏太僕曾以高雅稱加性仁孝累遷司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隸校尉用心甚正朝  
廷憚之仕晉至太宰  
阮籍以重喪顯於公坐飲酒食肉宜流之海外  
以正風教文王曰嗣宗毀頓如此君不能共憂  
之何謂且有疾而飲酒食肉固喪禮也籍飲噉  
不輟神色自若于寶晉紀曰何曾嘗謂阮籍曰  
卿恣情任性敗俗之人也今忠  
賢執政絲核名實若卿之徒何可長也復言之  
於太祖籍飲噉不輟故魏晉之間有被髮夷傲  
之事背死忘生之人反謂行禮者籍爲之也魏  
氏春秋曰籍性至孝居喪雖不率常禮而毀幾  
滅性然爲文俗之士何曾等深所讐疾  
大將軍司馬昭愛其通偉而不加害也

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捐酒毀器涕泣諫  
曰君飲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甚善  
我不能自禁唯當祝鬼神自誓斷之耳便可具  
酒肉婦曰敬聞命供酒肉於神前請伶祝誓伶  
跪而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  
解醒毛公注曰  
酒病曰醒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便引酒進  
肉隗然已醉矣見竹林  
七賢論  
劉公榮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譏之答曰勝

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是公榮輩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而

醉。

劉氏譜曰：昶字公榮，沛國人，晉陽秋曰：昶為人通達，仕至兗州刺史。

步兵校尉缺，厨中有貯酒數百斛，阮籍乃求為

步兵校尉。

文士傳曰：籍放誕，有傲世情，不樂仕宦。晉文帝親愛籍，恒與談戲，任其所

欲，不迫以職事。籍常從容曰：平生曾遊東平，樂其土風，願得為東平太守。文帝說從其意，籍便騎驢徑到郡，皆壞府舍，諸壁障，使內外相望。然後教令清寧，十餘日，便復騎驢去。後開步兵厨，中有酒三百石，忻然求為校尉。於是入府舍，與劉伶酣飲，竹林七賢論又云：籍與伶共飲，步兵

厨中並醉而死，此好事者為之言。籍景元中卒，而劉伶太始中猶在。

劉伶恒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曰：我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幃衣，諸君何

為入我幃中。

鄧粲晉紀曰：客有詣伶，值其裸袒，伶笑曰：吾以天地為宅舍，以屋宇

為幃衣，諸君自不當入我幃中，又何惡乎？其自在若是。

阮籍嫂嘗還家，籍見與別，或譏之。

曲禮：嫂叔不通問，故譏之。

籍曰：禮豈為我輩設也。

阮公鄰家婦有美色，當壚酤酒，阮與王安豐常

非復人情

從婦飲酒，阮醉便眠其婦側，夫始殊疑之，伺察終無他意。王隱晉書曰：籍鄰家處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與無親，生不相識，往哭盡哀而去，其達而無檢，皆此類也。

阮籍當葬母，蒸一肥豚，飲酒二斗，然後臨訣，直言窮矣，都得一號，因吐血，廢頓良久。鄧粲晉紀曰：籍母將

死，與人圍碁，對者求止，籍不肯，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三斗，舉聲一號，嘔血數升，廢頓久之。

阮仲容也。步兵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

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皆紗羅錦綺，仲

容以竿挂大布犢鼻褌於中庭，人或怪之，答曰：

未能免俗，聊復爾耳。竹林七賢論曰：諸阮前世

尚道，棄事好酒而貧，舊俗七月七日法當曬衣，諸阮庭中爛然錦綺，咸時總角，乃豎長竿挂犢

鼻褌也。

阮步兵也。籍喪母，裴令公楷往弔之，阮方醉，散髮

坐牀，箕踞不哭，裴至下席於地，哭弔訖，便去，

或問裴：凡弔主人，哭客乃為禮，阮既不哭，君何

為哭？裴曰：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禮制，我輩俗中

豈可以嗣宗為得中此言，何可訓也。

無人道矣

不成語

人故以儀軌自居時人歎為兩得其中名士傳曰阮籍喪親不率常禮裴楷往弔之遇籍方醉散髮箕踞旁若無人楷哭泣盡哀而退了無異色其安同異如此戴逵論之曰若裴公之制弔欲冥外以護內有達意也有弘防也

諸阮皆能飲酒仲容至宗人閒共集不復用常梧斟酌以大鑿盛酒圍坐相向大酌時有羣豬來飲直接去上便共飲之

阮渾長成風氣韻度似父亦欲作達步兵曰仲容已預之卿不得復爾竹林七賢論曰籍之抑渾蓋以渾未謬已之所

以為達也後咸兄子簡亦以曠達自居父喪行遇大雪寒凍遂詣浚儀令為它賓設黍臠簡食之以致清議廢賴幾三十年是時竹林諸賢之風雖高而禮教尚峻迨元康中遂至放蕩越禮樂廣譏之曰各教中自有樂地何至於此樂令之言有肯哉

裴成公婦王戎女王戎晨往裴許不通徑前裴從牀南下女從北下相對作賓主了無異色裴氏

家傳曰顧取戎長女

阮仲容先幸姑家鮮卑婢及居母喪姑當遠移初云當留婢既發定將去仲容借客驢箸重服

世說卷五

任誕

五三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自追之累騎而返曰人種不可失卽遙集之母也竹林七賢論曰咸既追婢於是世議紛然自魏末沈淪閭巷逮晉咸寧中始登王途阮孚別傳曰咸與姑書曰胡婢遂生胡兒姑答書曰魯靈光殿賦曰胡人遙集於上楹可字曰遙集也故孚字遙集

任愷既失權勢不復自檢括或謂和嶠曰卿何以坐視元哀敗而不救和曰元哀如北夏門拉攏自欲壞非一木所能支晉諸公贊曰愷字元哀樂安博昌人有雅識國幹萬機大小多綜之與賈充不平克乃啟愷掌吏部又使有司奏愷用御食器坐免官世

祖遺遂薄焉

市井笑語

劉道真少時常漁草澤善歌嘯聞者莫不留連有一老嫗識其非常人甚樂其歌嘯乃殺豚進之道真食豚盡了不謝嫗見不飽又進一豚食半餘半廼還之後爲吏部郎嫗兒爲小令史道真超用之不知所由問母母告之於是齋牛酒詣道真道真曰去去無可復用相報劉寶已見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便獨酣

李鷹此意甚遠欲破世間敬名客耳渠亦那能盡忘本謂忘名乃令此言千載

嗚雖當世貴盛不肯詣也名士傳曰修性簡仕

山季倫為荊州時出酣嗚人為之歌曰山公時

一醉徑造高陽池日莫倒載歸茗芋無所知復

能乘駿馬倒箸白接籬舉手問葛疆何如并州

兒高陽池在襄陽疆是其愛將并州人也襄陽記曰

漢侍中習郁於峴山南依范蠡養魚法作魚池池邊有高隄種竹及長楸芙蓉菱茨覆木是遊燕名處也山簡每臨此池未嘗不大醉而還曰此是我高陽池也襄陽小兒歌之

張季鷹縱任不拘時人號為江東步兵或謂之

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邪答曰使

我有身後名不如卽時一椽酒文士傳曰翰任性自適無求當

世時人貴其曠達

畢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椽拍浮酒池

中便足了一生晉中興書曰畢卓字茂世新蔡人少傲達為胡母輔之所知太

興末為吏部郎嘗飲酒廢職比舍郎釀酒熟卓因醉夜至其讎間取飲之主者謂是盜執而縛之知為吏部也釋之卓遂引主人燕讎側取醉而去温嶠素知愛卓請為平南長史卒

賀司空入洛赴命為太孫舍人經吳閶門在船

此故有致

中彈琴張季鷹本不相識先在金閫亭聞弦甚清下船就賀因共語便大相知說問賀卿欲何之賀曰入洛赴命正爾進路張曰吾亦有事北京因路寄載便與賀同發初不告家家追問廼知

祖車騎過江時公私儉薄無好服玩王度諸公共就祖忽見裘袍重疊珍飾盈列諸公怪問之祖曰昨夜復南塘一出祖于時恒自使健兒鼓

未聞稚師作賊

行劫鈔在事之人亦容而不問

晉陽秋曰逃性通濟不拘小節

又賓從多是桀黠勇士逃待之皆如子弟永嘉中流民以萬數揚土大饑賓客攻剽逃輒擁護全衛談者以此少之故久不得調

鴻臚卿孔羣好飲酒王丞相語云卿何為恒飲酒不見酒家覆瓿布日月糜爛羣曰不爾不見糟肉乃更堪久羣嘗書與親舊今年田得七百斛秫米不了麴蘖事

羣已見上

有人譏周僕射與親友言戲穢雜無檢節

鄧粲晉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達人先須去  
慾周顛謝鯉  
何乃以色為  
達

曰王導與周顛及朝士詣尚書紀瞻觀伎瞻有  
愛妾能為新聲顛於衆中欲通其妾露其醜穢  
顏無作色有司奏  
免顛官詔特原之  
周曰吾若萬里長江何能不  
千里一曲

溫太真位未高時屢與揚州淮中估客樗蒲與

輒不競嘗一過大輸物戲屈無因得反與庾亮

善於舫中大喚亮曰卿可贖我庾即送直然後

得還經此數四中興書曰矯有儁朗之目而不拘細行之目

溫公喜慢語下令禮法自居卞壺別傳曰壺正色立朝百寮嚴憚

太真賄再奴  
價

貴遊子弟莫不祇肅至庾公許大相剖擊溫發口鄙穢庾

公徐曰太真終日無鄙言重其達也

周伯仁風德雅重深達危亂過江積年恒大飲

酒嘗經三日不醒時人謂之三日僕射晉陽秋曰初顛

以雅望獲海內盛名後屢以酒失庾亮曰周侯

末年可謂鳳德之衰也語林曰伯仁正有姊喪

三日醉姑喪二日醉大損資望每醉諸公常共屯守

衛君長為溫公長史溫公甚善之每率爾提酒

脯就衛箕踞相對彌日衛往溫許亦爾衛永已見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為卒討誠無  
踰此

蘇峻亂諸庾逃散庾冰時為吳郡單身奔亡民  
吏皆去唯郡卒獨以小船載冰出錢塘口遽篠  
覆之時峻賞募覓冰屬所在搜檢甚急卒舍船  
市渚因飲酒醉還舞棹向船曰何處覓庾吳郡  
此中便是冰大惶怖然不敢動監司見船小裝  
狹謂卒狂醉都不復疑自送過淞江寄山陰魏  
家得免中興書曰冰為吳郡蘇峻作  
逆遣軍伐冰冰棄郡奔會稽後事平冰  
欲報卒適其所願卒曰出自廝下不願名器少

大亡賴

苦執鞭恒患不得快飲酒使其酒足餘年畢矣  
無所復須冰為起大舍市奴婢使門內有百斛  
酒終其身時謂此卒非唯有智且亦達生  
殷洪喬作豫章郡殷氏譜曰羨字洪喬陳郡人  
父識鎮東司馬羨仕至豫章  
太守臨去都下人因附百許函書既至石頭悉擲  
水中因祝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能  
作致書郵

王長史謝仁祖同為王公掾

王濛別傳曰丞相  
王導辟名士時賢

世說卷五

任誕

五

協贊中興，旌命所加。必延俊乂，辟濛為掾。長史云：謝掾能作異舞，謝便起舞，神意甚暇。晉陽秋曰：尚性通任，善音樂。語林曰：謝鎮西酒後於槃案間為洛市肆工。鵠鴒舞甚佳。戎性通任，尚類之。王公熟視謂客曰：使人思安豐。

王劉共在杭南，酣宴於栢子野家。伊已見。謝鎮西

往尚書墓還，葬後二日，反哭。諸人欲要之，初遣一信，猶未許。然已停車，重要便回。駕諸人門外迎之，把臂便下。裁得脫幘，著帽酣宴半坐，乃覺。

未脫衰。尚書謝衰，尚叔也。已見宋明帝文章志。曰：尚性輕率，不拘細行。兄葬後往墓還。

王濛劉惔共遊新亭，濛欲招尚，先以問惔。曰：計仁祖正當不為異同耳。惔曰：仁祖韻中自應來，乃遣要之。尚初辭，然已無歸意。及再請，即回軒焉。其率如此。

栢宣武少家貧，戲大輪，債主敦求甚切，思自振之方，莫知所出。陳郡袁耽，俊邁多能。袁氏家傳曰：耽字彥

道，陳郡陽夏人。魏中郎令渙曾孫也。魁梧爽朗，高風振邁，少侗儻不羈，有異才。士人多歸之。仕至司徒從事。中郎。宣武欲求救於耽，耽時居艱，恐致疑

試以告焉，應聲便許，略無嫌吝，遂變服懷布帽。

隨温去與債主戲。鮑素有藝名，債主就局曰：汝故當不辦作袁彥道邪？遂共戲十萬一擲，直上百萬數，投馬絕叫，傍若無人。探布帽擲對人曰：汝竟識袁彥道不？郭子曰：相公博蒲，失數百斛，米求救於袁鮑，鮑在艱中，便云：大快，我必作采，卿但大喚，即脫其衰，共出門去。覺頭上有布帽，擲去，着小帽，既戲，袁形勢呼祖，擲必虛雉，二人齊叫。

王光祿云：酒正使人人自遠。

光祿，王蘊也。續晉陽秋曰：蘊素嗜酒。

末年尤甚，及在會稽，略少醒焉。

劉尹云：孫承公狂士，每至一處，賞翫累日，或回

至半路卻返。

中興書曰：承公少誕，任不羈，家於會稽，性好山水，及求鄞縣，遺心細

務，縱意游肆，名阜勝川，靡不歷覽。

袁彥道有二妹，一適殷淵源，一適謝仁祖。

袁氏譜曰：

鮑大妹名女皇，適殷浩，小妹名女正，適謝尚。

語相宣武云：恨不更有

一人配卿。

相車騎在荊州，張玄爲侍中，使至江陵，路經陽

岐村。

村臨江，去荊州二百里。

俄見一人持半小籠生魚，徑

來造船云有魚欲寄作膾張乃維舟而納之問其姓字稱是劉遺民中興書曰劉驎之一字遺民已見張素聞其名大相忻待劉既知張銜命問謝安王文度並佳不張甚欲話言劉了無停意既進膾便去云向得此魚觀君船上當有膾具是故來耳於是便去張乃追至劉家為設酒殊不清旨張高其人不得已而飲之方共對飲劉便先起云今正伐荻不宜久廢張亦無以留之

鮠毚醜

此見郝雅最乃可耳

王子猷詣郝雍州

中興書曰郝恢字道胤高平人父曇北中郎將恢長八尺

美頤顙風神魁梧烈宗器之以為蕃伯之望自太子左率擢為雍州刺史雍州在內

見有鮠毚云阿乞那得此物阿乞恢小字令左右送

還家郝出覓之王曰向有大力者負之而趨莊

曰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有大力者負之而走郝無忤色

謝安始出西戲失車牛便杖策步歸道逢劉尹

語曰安石將無傷謝乃同載而歸

襄陽羅友有大韻少時多謂之癡嘗伺人祠欲

方字作初  
屬下句

乞食往太蚤門未開主人迎神出見問以非時  
何得在此答曰聞卿祠欲乞一頓食耳遂隱門  
側至曉得食便退了無忤容爲人有記功從相  
宣武平蜀按行蜀城闕觀宇內外道陌廣狹植  
種果竹多少皆默記之後宣武漂洲與簡文集  
友亦預焉共道蜀中事亦有所遺忘友皆名列  
曾無錯漏宜武驗以蜀城闕簿皆如其言坐者  
歎服謝公云羅友詎減魏陽元後爲廣州刺史

烏標不知何  
物當是猥語

當之鎮刺史相豁語令莫來宿答曰民已有前  
期主人貧或有酒饌之費見與甚有舊請別日  
奉命征西密遣人察之至日乃往荊州門下書  
佐家處之怡然不異勝達在益州語兒云我有  
五百人食器家中大驚其由來清而忽有此物  
定是二百五十沓烏標晉陽秋曰友字它仁襄  
陽人少好學不持節檢  
性嗜酒當其所遇不擇士庶又好伺人祠往乞  
餘食雖復營署壚肆不以爲羞相溫常責之云  
君太不逮須食何不就身求乃至於此友傲然  
不屑答曰就公乞食今乃可得明日已復無溫

太笑之。始仕荊州。後在溫府。以家貧乞祿。溫雖以才學遇之。而謂其誕肆。非治民才。許而不用。後同府人有得郡者。溫爲席起別。友至尤晚。問之。友答曰。民性飲道嗜味。昨奉教旨。乃是首旦出門。於中路途一鬼。大見柳榆。云。我只見汝送人作郡。何以不見人送汝作郡。民始怖。終慚。回還以解。不覺成淹緩之罪。溫雖笑其滑稽。而心頗愧焉。後以爲襄陽太守。累遷廣益二州刺史。在藩舉其宏綱。不存小察。甚爲吏民所安。說薨於益州。

相子野每聞清歌輒喚奈何謝公聞之曰子野可謂一往有深情

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栢晉東宮官名曰湛字處度高平人張氏譜曰湛

何遜爲異

祖嶷正員郎父礪鎮軍司馬湛仕至中書郎時袁山松出遊每好令

左右作挽歌山松別見續晉陽秋曰袁山松善音樂北人舊歌有行路難曲辭頗

疎質山松好之乃爲文其章句婉其節制每因酒酣從而歌之聽者莫不流涕初羊曇善唱樂

相伊能挽歌及山松以行路難繼之時人謂之三絕今云挽歌未詳時人謂張屋

下陳屍袁道上行殯裴啟語林曰張湛好於齋前種松養鴿鶴袁山松出

遊好令左右作挽歌時人云云

羅友作荊州從事相宣武爲王車騎集別王洽已見

友進坐良久辭出宣武曰卿向欲咨事何以便

此註卽是挽  
歌事始博洽  
乃爾

去答曰友聞白羊肉美一生未曾得喫故冒求  
前耳無事可咨今已飽不復須駐了無慚色  
張麟酒後挽歌甚悽苦相車騎曰卿非田橫門  
人何乃頓爾至致麟張湛小字也譙子法訓云  
有喪而歌者或曰彼為樂喪  
也有不可乎譙子曰書云四海遇密八音何樂  
喪之有曰今喪有挽歌者何以哉譙子曰周聞  
之蓋高帝召齊田橫至千戶鄉亭自刎奉首從  
者挽至於宮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為歌以寄哀  
音彼則一時之為也鄰有喪春不相引浼人銜  
枚孰樂喪者耶按莊子曰緇謳所生必於斥苦  
司馬彪注曰緇引極索也斥疎緩也苦用力也  
引緇所以有謳歌者為人有用力不齊故促急

之也春秋左氏傳曰魯哀公會吳伐齊其將公  
孫夏命歌虞殯杜預曰虞殯送葬歌示必死也  
史記絳侯世家曰周勃以吹簫樂喪然則挽歌  
之來久矣非始起於田橫也然譙氏引禮之文  
頗有明據非固陋者所能  
詳聞疑以傳疑以俟通博

王子猷常暫寄人空宅住便令種竹或問暫住  
何煩爾王嘯詠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  
君中興書曰徽之卓犖不羈欲為傲達放  
肆聲色頗過度時人欽其才穢其行也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  
皎然因起彷徨詠左思招隱詩中興書曰徽之  
任性放達棄官

世說卷五

任誕

畜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大是佳境

東歸居山陰也左詩曰杖策招隱士荒塗橫古今巖穴無結構丘中有鳴琴白雪停陰岡丹葩曜陽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典自遠同

王衛軍云酒正自引人箸勝地王簪已見

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舊聞栢子野善吹笛續

陽秋曰左將軍栢伊善音樂孝武飲燕謝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伊神色無忤既吹一弄乃放笛云臣於箏乃不如笛然自足以韻合歌管臣有一奴善吹笛且相便串請進之帝賞其放率聽

召奴奴既至吹笛伊撫箏而歌怨詩因以為諫也而不相識遇栢於岸

佳境乃在末語

上過王在船中客有識之者云是栢子野王令人與相聞云聞君善吹笛試為我一奏栢時已貴顯素聞王名即便回下車踞胡牀為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

栢南郡被召作太子洗馬玄別傳曰玄初拜太子洗馬時朝廷以温

有不臣之迹故船泊荻渚王大服散後已小醉

往看栢栢為設酒不能冷飲頻語左右令温酒

世說卷五 任誕 奎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道得靈寶哀  
樂情狀

來相乃流涕嗚咽王便欲去相以手巾掩淚因  
謂王曰犯我家諱何預卿事晉安帝紀曰玄哀  
樂過人每歡戚之  
發未嘗不靈寶玄小字也  
至嗚咽王歎曰靈寶故自達異苑曰玄生而  
有光照室善古者云此兒生有奇耀宜目為天  
人宣武嫌其三文復言為神靈寶猶復用三既  
難重前卻減神一字名曰靈寶語林曰玄  
不立忌且止立忌時其達而不拘皆此類

王孝伯問王大阮籍何如司馬相如王大曰阮  
籍胸中壘塊故須酒澆之言阮皆同相如  
而飲酒異耳

王佛大歎言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復相親晉  
安

帝紀曰忱少慕達好酒在荊州轉甚一飲或至  
連日不醒遂以此處宋明帝文章志曰忱嗜酒  
醉輒經日自號上頓世嗔  
以大飲為上頓起自忱也

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  
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

導孫

王長史登茅山大慟哭曰瑯邪王伯輿終當為

情死王氏譜曰厥字伯輿瑯邪人父蒼衛將軍  
厥歷司徒長史周祗隆安記曰初王恭將

倡義使諭三吳厥居喪拔以為吳國內史國寶  
既死恭罷兵令厥反喪服厥大怒即日據吳都

以叛恭使司馬劉牢之  
討厥厥敗不知所

世說卷五  
任誕  
六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殆同公榮語  
簡公榮

晉文王功德盛大，坐席嚴敬，擬於王者。漢晉春秋曰：文王進爵為王，司徒何曾與朝臣皆盡禮，唯王祥長揖不拜。唯阮籍在坐，箕踞嘯歌，酣放自若。

王戎弱冠詣阮籍，時劉公榮在坐。阮謂王曰：「偶有二斗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預焉。二人交觴，酬酢。公榮遂不得一椀，而言語談戲，三人無異。或有問之者，阮答曰：「勝公榮者，不得不。」

卽以公榮語  
翻出更妙滑  
稽之雄

與飲酒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酒。唯公榮可不與飲酒。晉陽秋曰：戎年十五，隨父渾在郎舍。阮籍見而說焉。每適渾，俄頃輒在戎室。久之，乃謂渾：「濬沖清尚，非卿倫也。」戎嘗詣籍，共飲。而劉昶在坐，不與焉。昶無恨色，既而戎問籍曰：「彼為誰也？」曰：「劉公榮也。」濬沖曰：「勝公榮，故與酒不如公榮，不可不與酒。」唯公榮者，可不與酒。竹林七賢論曰：「初，籍與戎、父渾俱為尚書郎。每造渾，坐未安，輒曰：『與卿語不如與阿戎。』語就戎，必曰：『夕而返。』籍長戎二十歲，相得如時輩。劉公榮通士，性尤好酒，籍與戎酬酢終日，而公榮不蒙一椀。三人各自得也。」戎為物論所先，皆此類。

鍾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識嵇康。鍾要于時賢儔。

之士俱往尋康康方大樹下鍛向子期爲佐鼓  
排康揚槌不輟傍若無人移時不交一言鍾起  
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曰聞所聞  
而來見所見而去文士傳曰康性絕巧能鍛鐵  
家有盛柳樹乃激水以園之  
夏天甚清涼恒居其下傲戲乃身自鍛家雖貧  
有人說鍛者康不受直唯親舊以雞酒往與共  
飲歌清言而已魏氏春秋曰鍾會爲大將軍兄  
弟所矚聞康名而造焉會名公子以才能貴幸  
乘肥衣輕賓從如雲康方箕踞而鍛會至不  
爲之禮會深銜之後因呂安事而遂譖康焉  
嵇康與呂安善每一相思千思命駕晉陽秋曰  
安字中悌

東平人冀州刺史忽之第二子志量開曠有拔  
俗風氣于寶晉紀曰初康之交康也其相思則  
率爾命駕安後來值康不在喜出戶延之不入晉百  
官名  
曰嵇喜字公穆歷揚州刺史康兄也阮籍遭喪  
往弔之籍能爲青白眼見凡俗之士以白眼對  
之及喜往籍不哭見其白眼喜不懌而退康聞  
之乃齎酒挾琴而造之遂相與善于寶晉紀曰  
安嘗從康或遇其行康兄喜拭席而待之弗顧  
獨坐車中康母就設酒食求康兒共語戲良久  
則去其輕題門上作鳳字而去喜不覺猶以爲  
貴如此忻故作鳳字凡鳥也許慎說文曰鳳神  
鳥也從鳥凡聲  
陸士衡初入洛咨張公所宜詣劉道真是其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北人凌傲者  
此陸之陸自  
能不同視劉  
道真者

此鵲子何足  
以辱

此何可取

陸既往劉尚在哀制中性嗜酒禮畢初無他言  
唯問東吳有長柄壺盧卿得種來不陸兄弟殊  
失望乃悔往

王平子出為荊州

晉陽秋曰惠帝時太尉王夷甫言於選者以弟澄為荊州

刺史從弟敦為荊州刺史澄敦俱詣太尉辭太尉謂曰今于室將早故使弟等居齊楚之地外可以建霸業內足以匡帝室所望於二弟也王太尉及時賢送者傾

路時庭中有大樹上有鵲巢平子脫衣巾徑上樹取鵲子涼衣拘闕樹枝便復脫去得鵲子還

下弄神色自若傍若無人

鄧粲晉紀曰澄放蕩不拘時謂之達

高坐道人於丞相坐恒偃臥其側見下令肅然

改容云彼是禮法人

高坐傳曰王公曾詣和上和上解帶偃伏悟言神解

見尚書令卞望之便歛衿飾容時歎皆得其所

相宣武作徐州時謝奕為晉陵

中興書曰奕自吏部郎出為晉

陵太守先粗經虛懷而乃無異常及相遷荊州將

西之間意氣甚篤奕弗之疑唯謝虎子婦王悟

其旨

虎子謝據小字奕弟也其妻王氏已見

每日相荊州用意殊

謝奕以不受  
駕馭漢以勝  
嘉

異必與晉陵俱西矣。俄而引奕為司馬。奕既上  
猶推布衣交。在溫坐。岸憤嘯詠。無異常日。宣武  
每曰：我方外司馬。遂飲酒。轉無朝夕禮。桓舍入  
內。奕輒復隨去。後至奕醉。溫往。主許避之。主曰  
君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

謝萬在兄前欲起。索便器。于時阮思曠在坐曰  
新出門戶。篤而無禮。

謝中郎是王籃田女婿。

謝氏譜曰：萬取太原王述女名荃。

嘗箸

白綸巾。肩輿徑至揚州聽事。見王直言曰：人言

君疾癡。君疾信自癡。藍田曰：非無此論。但晚令

耳。

述別傳曰：述少真。獨退靜。人未嘗知故。有晚令之言。

王子猷作相。車騎騎兵參軍。相問曰：卿何署。答

曰：不知何署。時見牽馬來。似是馬曹。

中興書曰：相沖引微。

之為參軍。蓬首散帶。不綜知其府事。相又問官有幾馬。答曰：不問

馬。何由知其數。

論語曰：廐焚。孔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注：貴人賤畜。故不問。

也。又問馬比死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

論語曰：子

子猷穢行然  
風流多為後  
世口實語亦  
自佳

六世小說書  
蔡子

以作爾三字  
極得情態何  
必爾

此語猶今語  
云他不作准  
你

路問死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馬融  
注曰死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答

謝公嘗與謝萬共出西過吳郡阿萬欲相與共

萃王恬許

恬已見時為  
吳郡太守

太傅云恐伊不必酬汝

意不足爾萬猶苦要太傅堅不回萬乃獨往坐  
少時王便入門內謝殊有欣色以為厚待已良  
久乃沐頭散髮而出亦不坐仍據胡床在中庭  
曬頭神色傲邁了無相酬對意謝於是乃還未  
至船逆呼太傅安曰阿螭不作爾

王恬小  
字螭虎

王子猷作桓車騎參軍桓謂王曰卿在府久比  
當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視以手版拄頰云西山  
朝來致有爽氣

謝萬北征常以嘯詠自高未嘗撫慰眾士謝公  
甚器愛萬而審其必敗乃俱行從容謂萬曰汝  
為元帥宜數喚諸將宴會以說眾心萬從之因  
召集諸將都無所說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諸君  
皆是勁卒諸將甚忿恨之謝公欲深箸恩信自

甚得嗟悲

隱士指安  
時未出仕

慢意可掬

恠極世情只  
况輩是別卒  
風草非  
鼠作兒

隊主將帥以下無不身造厚相遜謝及萬事敗  
軍中因欲除之復云當為隱士故幸而得免萬敗  
事已見上

王子敬兄弟見郗公躡履問訊甚修外生禮及  
嘉賓死皆箸高屐儀容輕慢命坐皆云有事不  
暇坐既去郗公慨然曰使嘉賓不死鼠輩敢爾  
惜子超有盛名且獲寵於相温故為超敬備  
王子猷嘗行過吳中見一士大夫家極有好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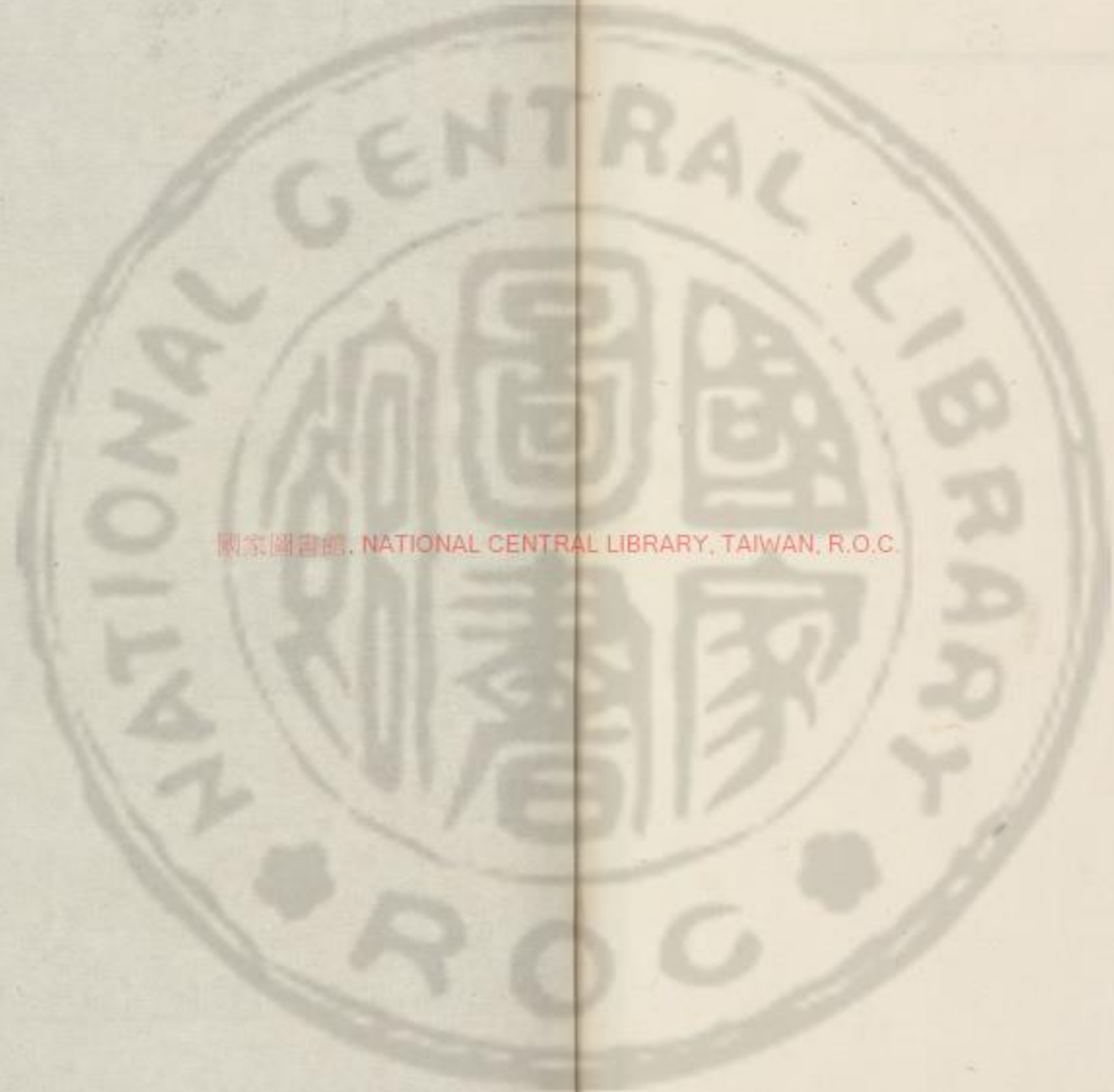
兄弟所遺不  
同違叔自堪

主已知子猷當往乃灑掃施設在聽事坐相待  
王肩輿徑造竹下諷嘯良久主已失望猶冀還  
當通遂直欲出門主人大不堪便令左右閉門  
不聽出王更以此賞主人乃留坐盡歡而去  
王子敬自會稽經吳聞顧辟疆顧氏譜曰辟疆吳郡人歷郡功  
曹平北有名園先不識主人徑往其家值顧方  
集賓友酣燕而王遊歷既畢指麾好惡傍若無  
人顧勃然不堪曰傲主人非禮也以貴驕人非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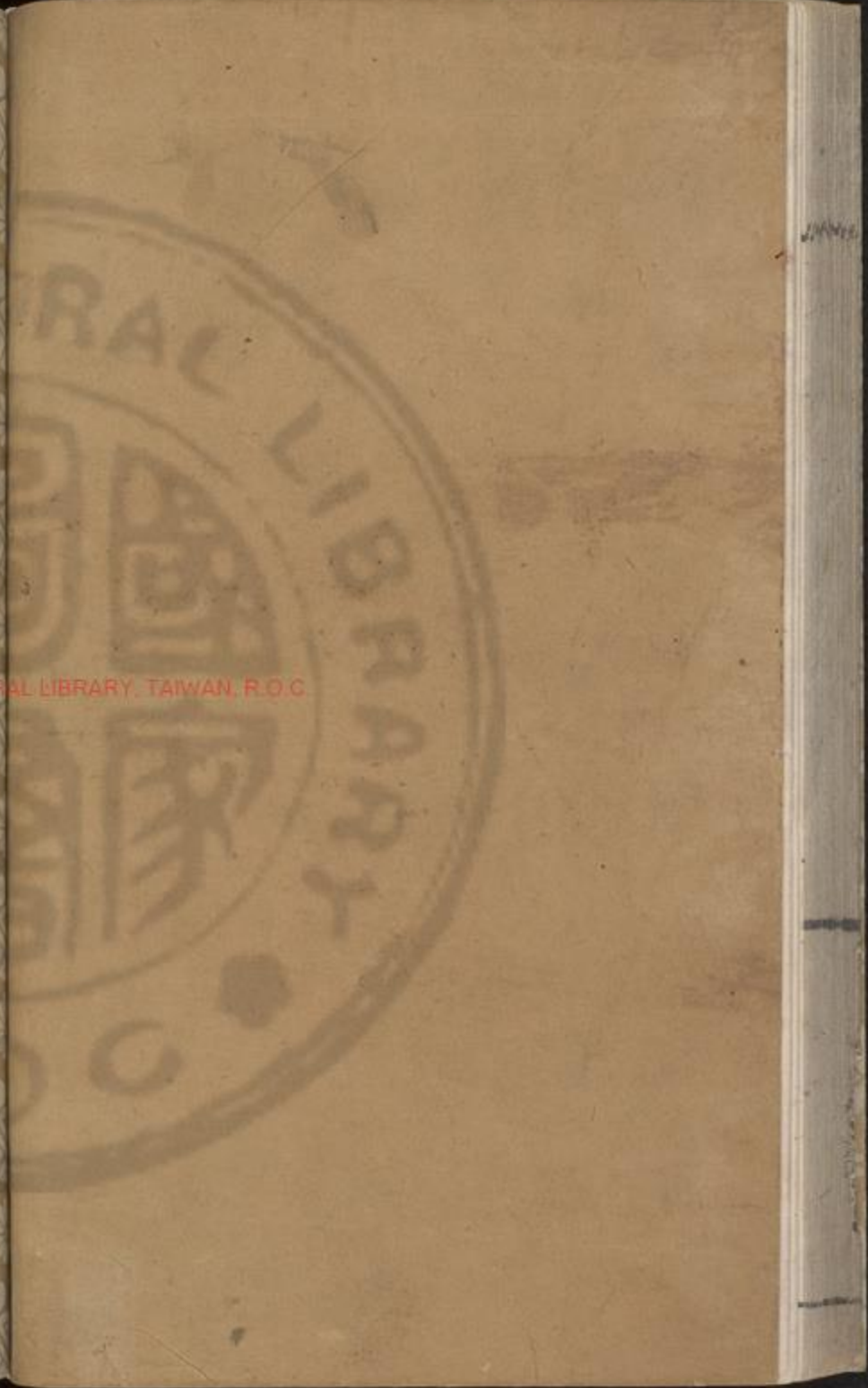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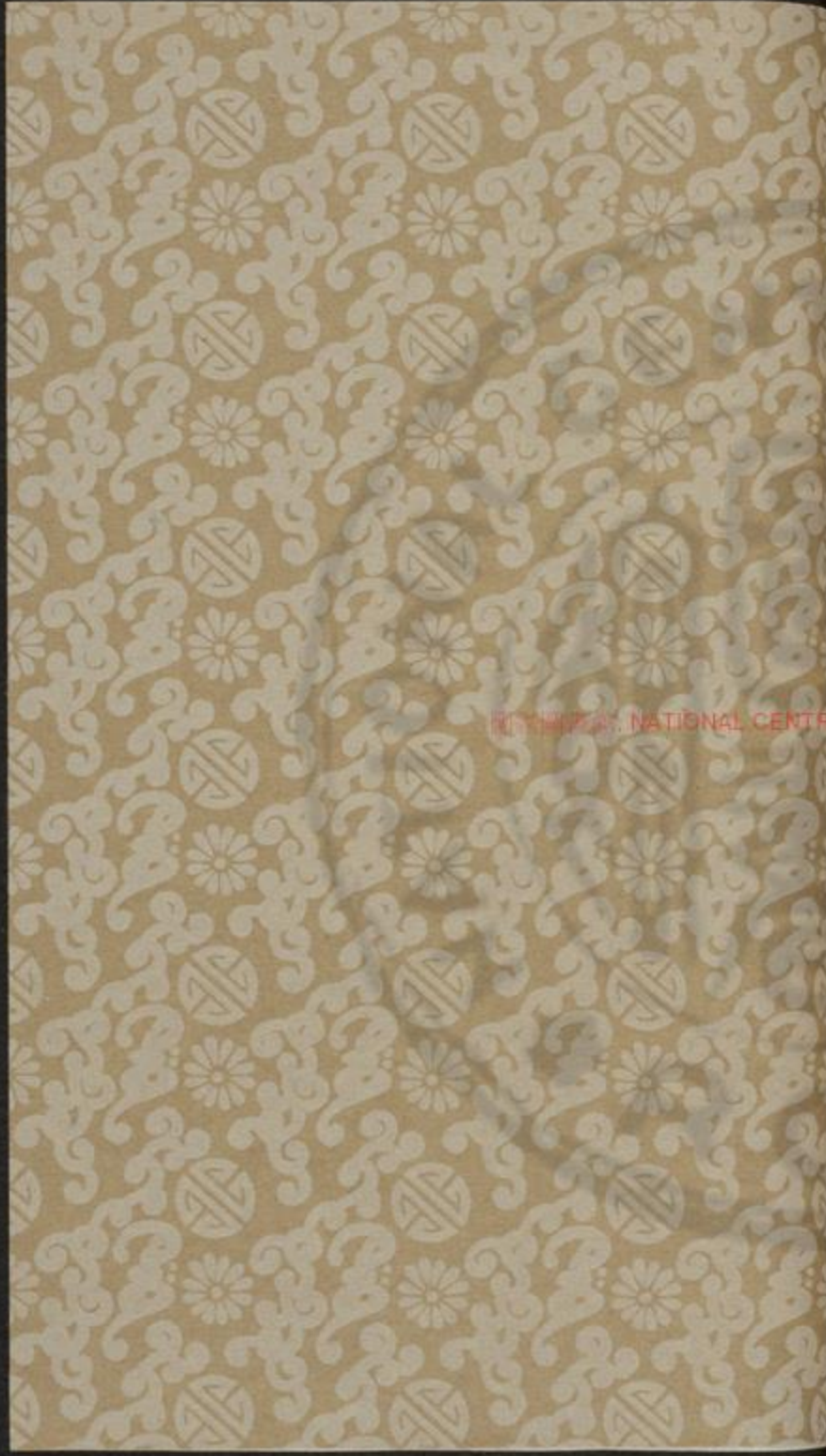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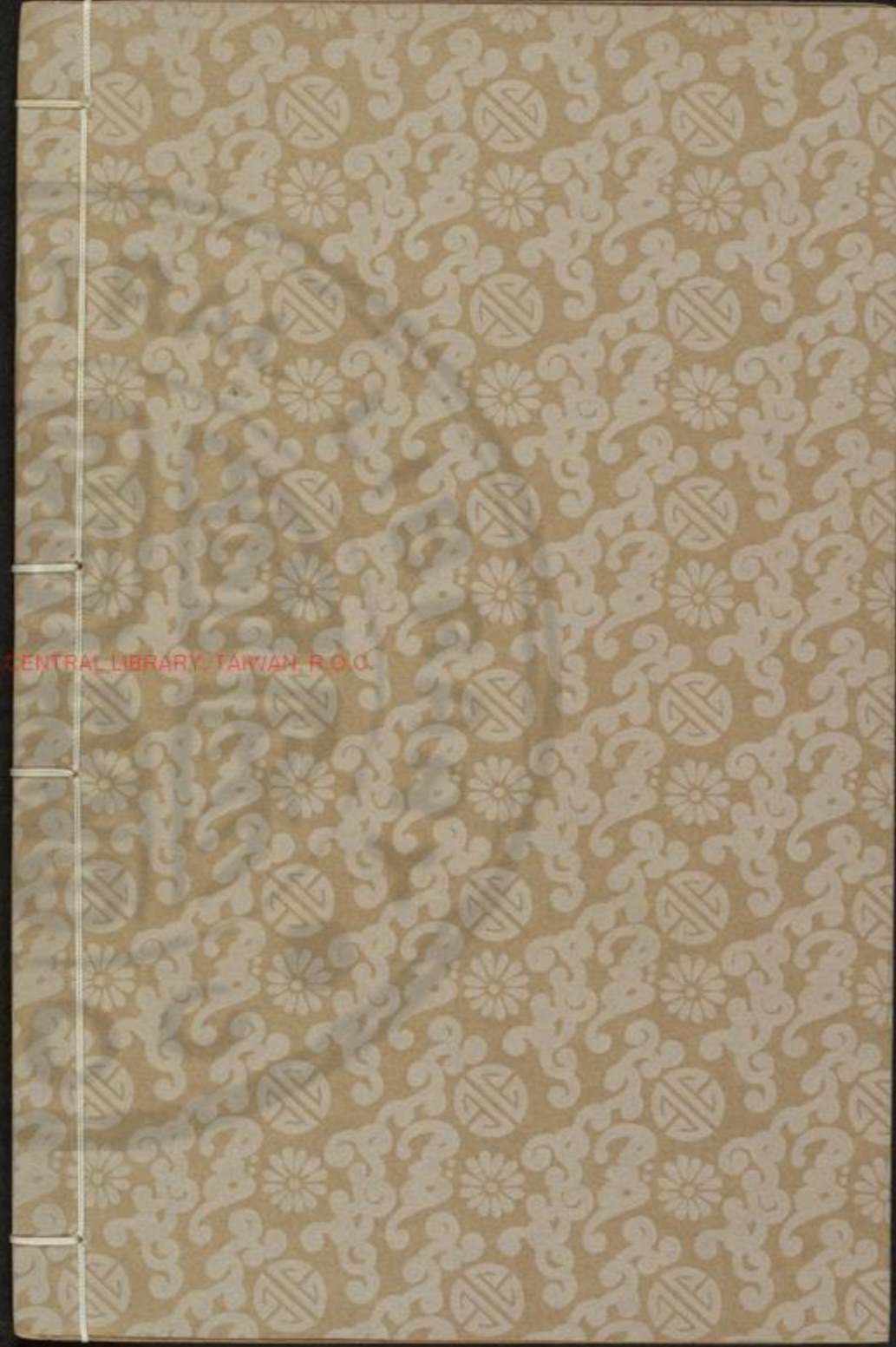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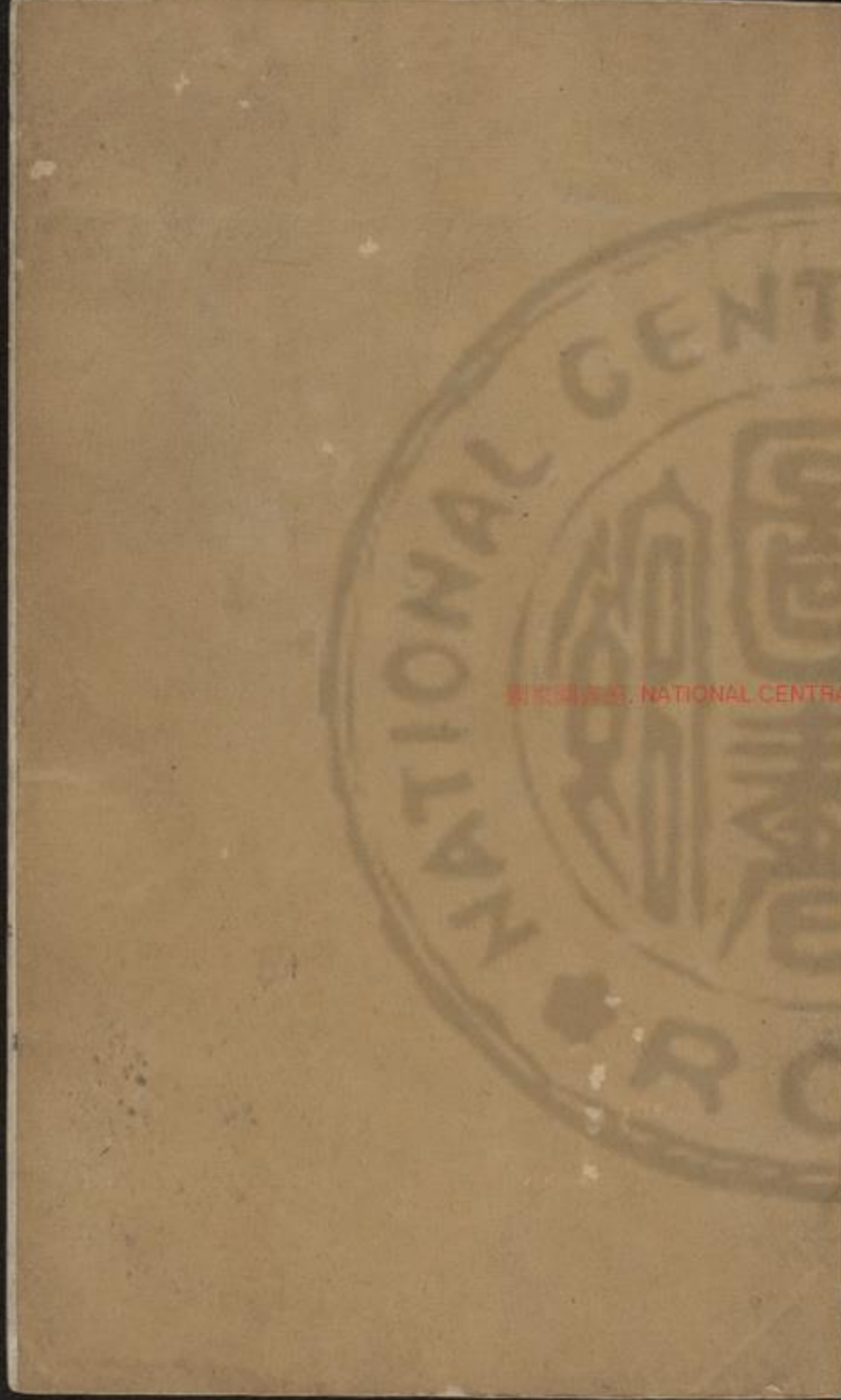
© 201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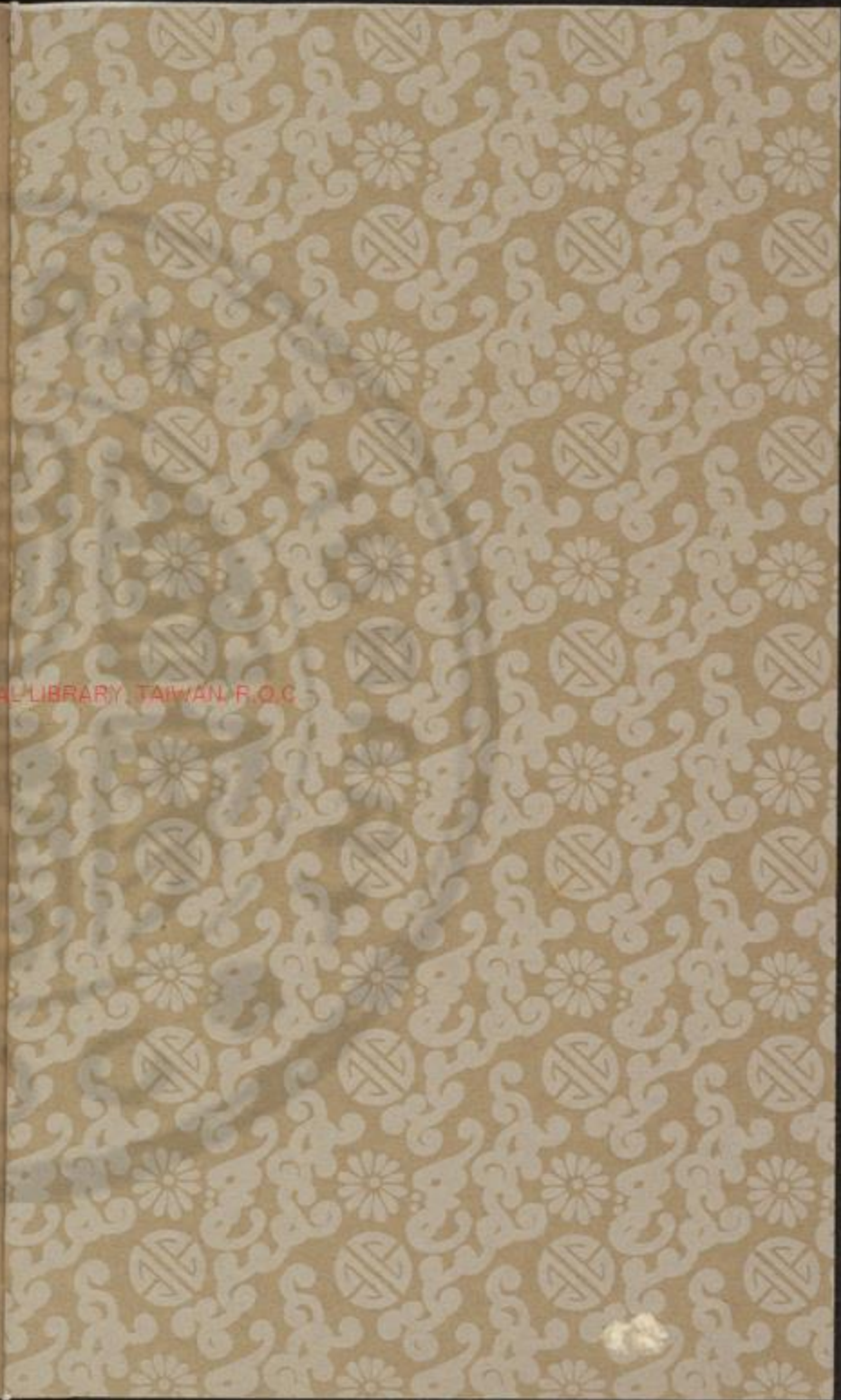


2025010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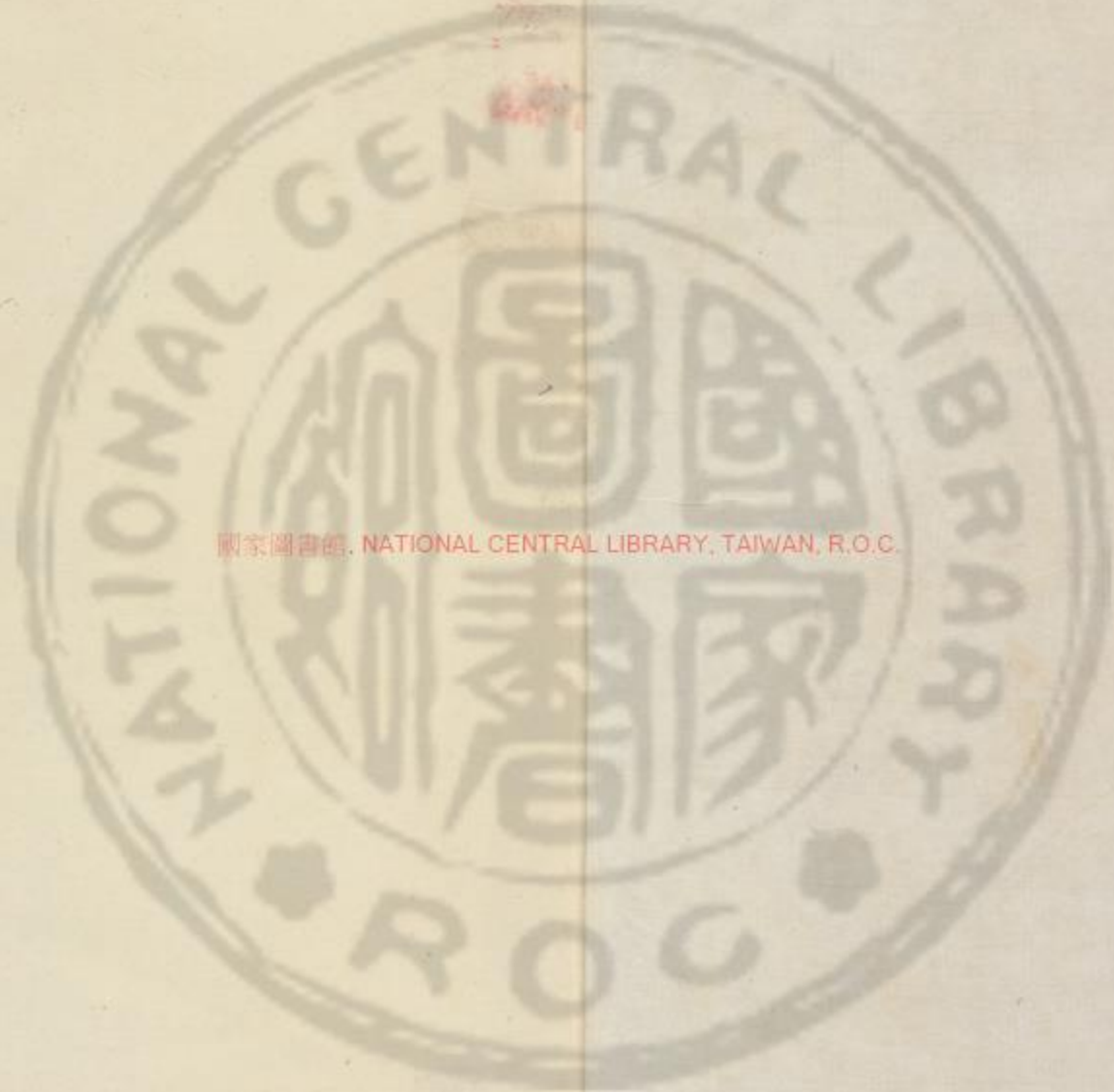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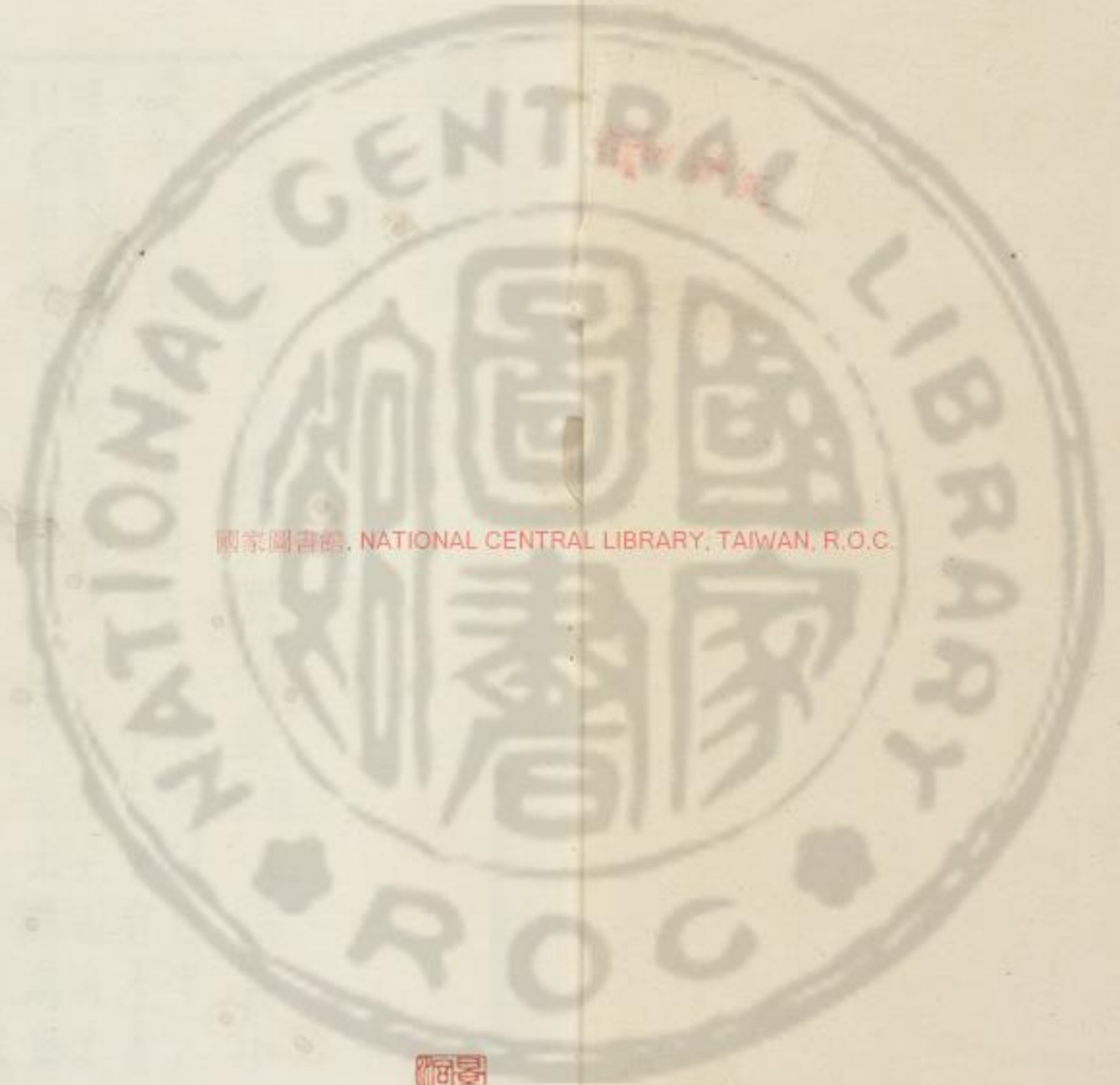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495375 v6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世說新語  
 諸葛瑾為豫州遺孤到臺瑾已語云小兒知  
 談無可與語遂往請恪恪曰此兒有奇才名發蓋  
 峻嶷拜之亮悅莫與為對亮曰至太博為孫峻所  
 害恪不與相見後於張輔吳坐中相遇環濟吳  
 昭字子布志正有才別駕喚恪咄咄君恪因  
 義任吳為輔吳將軍別駕喚恪咄咄君恪因  
 朝之曰豫州亂矣何咄咄之有答曰君所臣賢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世說新語

排調

諸葛瑾為豫州遣別駕到臺

瑾已見

語云小兒知

談卿可與語連往詣恪

江表傳曰恪字元遜瑾長子也少有才名發藻

岐嶷辯論應機莫與為對孫權見而奇之謂瑾曰藍田生玉真不虛也仕吳至太傅為孫峻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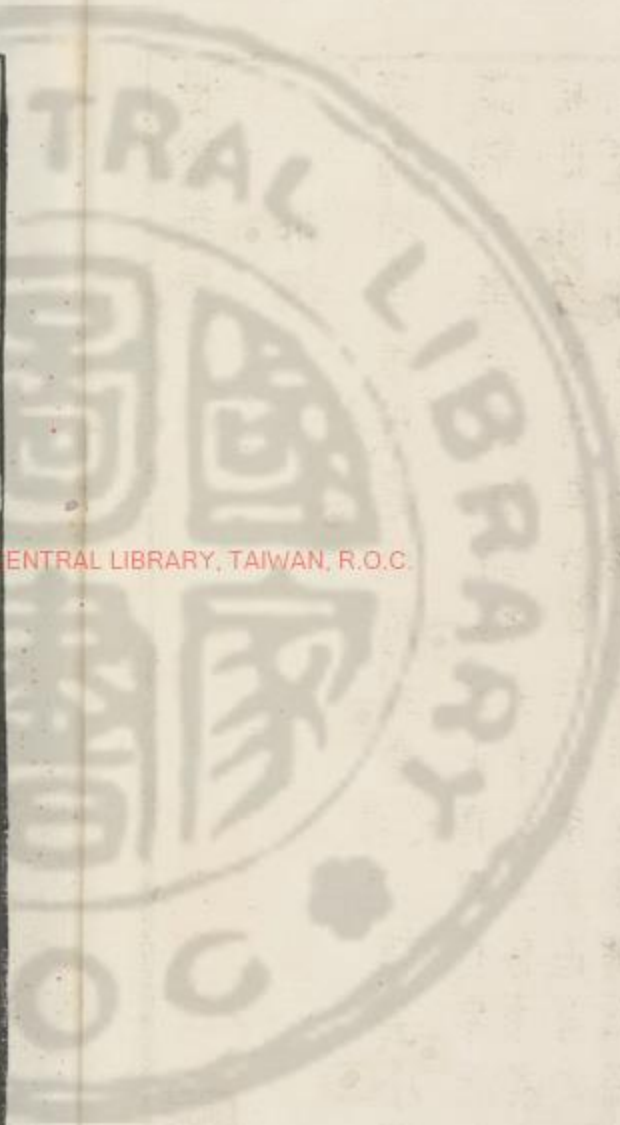
害恪不與相見後於張輔吳坐中相遇

環濟吳紀曰張

昭字子布忠正有才別駕喚恪咄咄郎君恪因

義仕吳為輔吳將軍朝之曰豫州亂矣何咄咄之有答曰君明臣賢

恪發端殊未見致



今人呼鍾元  
常名類作由  
音觀此定  
稱遠

未聞其亂。恪曰：昔唐堯在上，四凶在下。答曰：非唯四凶，亦有丹朱。於是一坐大笑。

晉文帝與二陳共車過，喚鍾會同載。即駛車委去。比出口，遠既至，因嘲之曰：與人期行，何以遲。

遲望鄉，遥遥不至。會答曰：矯然懿實，何必同羣。帝復問會：臯繇何如人？答曰：上不及堯舜，下不

遠周孔，亦一時之懿士。二陳騫與泰也。會父名矯，宣帝諱懿，泰父羣。祖父寔，故以此酬之。

鍾毓為黃門郎，有譏警。在景王坐，燕飲時，陳羣

子玄伯、武周子元夏同在坐。魏志曰：武周字伯南，沛國竹邑人，仕

至光祿大夫。共嘲毓。景王曰：臯繇何如人？對曰：古之

懿士。顧謂玄伯、元夏曰：君子周而不比，羣而不

黨。孔安國注論語曰：忠信為周，阿黨為比。黨，助也。君子雖衆，不相私助。

嵇阮山、劉在竹林酣飲，王戎後往。步兵曰：俗物

已復來，敗人意。魏氏春秋曰：時謂王戎未能超俗也。王笑曰：卿輩

意亦復可敗邪。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誤語乃得佳  
遂爲口實此  
也王子敬画蠅

晉武帝問孫皓吳錄曰皓字元宗一名彭祖大皇帝孫也景帝崩皓嗣位爲晉所滅封歸命侯聞南人好作爾汝歌頗能爲不皓正飲酒因舉觴勸帝而言曰昔與汝爲鄰今與汝爲臣上汝一栝酒令汝壽萬春帝悔之

孫子荆年少時欲隱語王武子當枕石漱流誤曰漱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孫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逸士傳曰許由爲堯所讓其友巢父責之由乃過清泠水洗耳拭目日向聞貪言負吾之友所以漱石欲礪其齒

頭責秦子羽云子羽未詳子曾不如太原溫顛穎川

荀寓溫顛已見荀氏譜曰寓字景伯祖武太尉父保御史中丞世語曰寓少與裴楷王戎

杜默俱有名范陽張華士卿劉許晉百官名曰劉許字文生

仕晉至尚書涿鹿郡人父放魏驃騎將軍許惠帝時爲宗正卿按許與張華同范陽人故曰士卿互其辭也

宗正卿或義陽鄒湛河南鄭詡晉諸公贊曰湛字潤甫新野人

以文義達仕至侍中詡字思淵滎陽開封人爲衛尉卿祖泰揚州刺史父褒司空此數

子者或謾喫無宮商或厓陋希言語或淹伊多

姿態或謹譁少智諧或口如含膠飴或頭如巾

壑杵。文士傳曰：華為人少威儀，多恣態，推意此語，則此六句還以目上六人而口如合膠。飴則指鄒湛、湛、辯、麗，英博而有此稱，未詳。而猶以文采可觀，意思詳序。攀龍附鳳，竝登天府。張敏集載：頭責子羽文，姊夫之尊，少而狎焉。同時好暱，有太原溫長仁、顓、頰、川、荀景伯、寓、范陽張茂先、華士卿、劉文生、許、南陽鄒潤、甫、湛、河南鄭思淵、詡、數年之中，繼踵登朝，而此賢身處陋巷，屢沽而無善價，亢志自若，終不衰墮，為之慨然。又怪諸賢既已在位，曾無伐木嚶鳴之聲，甚違王貢彈冠之義，故因秦生容貌之盛，為頭責之文，以戲之，并以嘲六子焉。雖似諧謔，實有興也。其文曰：維泰始元年，頭責子羽曰：吾託子為頭，萬有餘日矣。大塊稟我以精，造我以形，我為子植髮膚，置鼻耳，安眉

鬚，挿牙齒，眸子擗光，雙顴隆起，每至出入之間，遨遊市里，行者辟易，坐者踈蹠，或稱君侯，或言將軍，捧手傾側，佇立崎嶇，如此者，故我形之足偉也。子冠冕不戴，金銀不佩，釵以當笄，恰以代幘，旨味弗嘗，食粟茹菜，喂摧園間，糞壤汗黑，歲莫年過，曾不自悔。子厭我於形容，我賤子乎意態。若此者乎，必子行己之累也。子遇我如讐，我視子如仇，居常不樂，兩者俱憂，何其鄙哉。子欲為人寶也，則當如臯陶、后稷、巫咸、伊陟、保又王家，永見封植，子欲為名高也，則當如許由、子威、卞隨、務光、洗耳、逃祿、千歲流芳，子欲為遊說也，則當如陳軫、蒯通、陸生、鄧公、轉禍為福，令辭從容，子欲為進趣也，則當如賈生之求試，終軍之請使，砥礪鋒穎，以幹王事，子欲為恬淡也，則當如老聃之守一，莊周之自逸，廊然離欲，志凌雲日子欲為隱遁也，則當如榮期之帶索、漁父之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澆滸樓遲神丘垂餌巨壑此一介之所以顯身  
成名者也今子上不希道德中不效儒墨塊然  
窮賤守此愚惑察子之情觀子之志退不爲於  
處士進無望於三事而徒翫日勞形習爲常人  
之所喜不亦過乎於是子羽愀然深念而對曰  
凡所教敕謹聞命矣以受性拘係不閒禮義設  
以天幸爲子所寄今欲使吾爲忠也卽當如伍  
胥屈平欲使吾爲信也則當殺身以成名欲使  
吾爲介節邪則當赴水火以全貞此四者人之  
所忌故吾不敢造意頭曰子所謂天刑地網剛  
德之尤不登山抱木則寒裳赴流吾欲告爾以  
養性誨爾以優游而以蟣蝨同情不聽我謀悲  
哉俱寓人體而獨爲子頭且擬人其倫翁子儕  
偶子不如太原溫顛潁川荀寓范陽張華士鄉  
劉許南陽鄒湛河南鄭詡此數子者或寒喫無  
宮商或厓陋希言語或淹伊多姿態或謹謹少

智譎或口如含膠餉或頭如巾壘杵而猶文采  
可觀意思詳序攀龍附鳳並登天府夫舐痔得  
車沈淵得珠豈若夫子徒令脣舌腐爛手足沾  
濡哉君有事之世而耻爲權圖譬猶鑿池抱壑  
難以求富嗟乎子羽何異檻中之熊深窞之虎  
石間銳蟹竇中之鼠事力雖勤見功甚苦宜其  
奉局剪髮至老無所希也支離其形猶  
能不困非命也夫豈與夫子同處也

王渾與婦鍾氏共坐見武子從庭過渾欣然謂

婦曰生兒如此足慰人意婦笑曰若使新婦得

配叅軍生兒故可不啻如此王氏家譜曰倫字

子司徒渾弟也醇粹簡遠貴老莊之學用心淡  
如也爲老子例略周紀年二十餘舉孝廉不行

此豈婦人所  
宜言寧不啟  
疑恐賢媛不  
宜有此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雲間日下  
者荀字從  
日陸名曰  
雲

歷大將軍參軍年二十  
五卒大將軍為之流涕

荀鳴鶴陸士龍二人未相識俱會張茂先坐張  
令其語以其竝有大才可勿作常語陸舉手曰  
雲間陸士龍荀答曰日下荀鳴鶴陸曰既開青  
雲覩白雉何不張爾弓布爾矢荀答曰本謂雲  
龍騃騃定是山鹿野麋獸弱弩彊是以發遲張  
乃撫掌大笑晉百官名曰荀隱字鳴鶴潁川人  
荀氏家傳曰隱祖昕樂安太守父  
岳中書郎隱與陸雲在張華坐語互相反覆陸  
連受屈隱辭皆美麗張公稱善云世有此書尋

之不得歷太子舍  
人廷尉平蚤卒

陸太尉詣王丞相陸玩王公食以酪陸還遂病  
明日與王賤云昨食酪小過通夜委頓民雖吳  
人幾為傖鬼

元帝皇子生普賜羣臣殷洪喬謝曰殷羨皇子

誕育普天同慶臣無動焉而猥頒厚賚中宗笑  
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動邪

諸葛令名王丞相共爭姓族先後王曰何不言

真長故不喜丞相

葛王而云王葛令曰譬言驢馬不言馬驢驢寧勝馬邪

劉真長始見王丞相時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

彈碁局曰何乃洵吳人以冷為洵劉既出人問見王公

云何劉曰未見他異唯聞作吳語耳語林曰真長云丞相

何奇止能作吳語細唾也

王公與朝士共飲酒舉琉璃盃謂伯仁曰此盃

腹殊空謂之寶器何邪以戲周之無能答曰此盃英英

伯仁室洞見

二說皆有理為伯仁難

誠為清徹所以為寶耳

謝幼輿謂周侯曰卿類社樹遠望之峨峨拂青

天就而視之其根則羣狐所託下聚溷而已謂類

好媒答曰枝條拂青天不以為高羣狐亂其下

不以為濁聚溷之穢卿之所保何足自稱

王長豫幼便和令丞相愛恣甚篤每共圍碁丞

相欲舉行長豫按指不聽丞相笑曰詎得爾相

與似有瓜葛蔡邕曰瓜葛疎親也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此定誤作真  
長或是道真

明帝問周伯仁真長何如人答曰故是千斤糖  
特王公笑其言伯仁曰不如捲角特有盤辟之  
好以戲王也

王丞相枕周伯仁郗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  
答曰此中空洞無物然容卿輩數百人

于寶向劉真長中興書曰寶字令升新蔡人祖  
正吳奮武將軍父瑩丹陽丞寶

少以博學才器著稱歷散騎常侍敘其摻神記孔氏志怪曰寶  
父有嬖人寶母  
至妒葬寶父時因推著藏中經十年而母喪開  
墓其婢伏棺上枕視猶煖漸有氣息與還家終

日而蘇說寶父常致飲食與之接寢恩情如生  
家中吉凶輒語之校之悉驗平復數年後方卒  
寶因作摻神記中劉曰卿可謂鬼之董狐春秋  
傳曰  
趙穿攻晉靈公於桃源趙宣子未出境而復太  
史書趙盾殺其君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  
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  
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盾古之賢大夫也為法  
受惡

許文思往顧和許顧先在帳中眠許至便徑就  
牀角枕共語許琛已見既而喚顧共行顧乃命左右

取枕上新衣易已體上所著許笑曰卿乃復有

意似說其欠  
真率

行來衣乎

康僧淵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調之僧淵曰鼻

者面之山管輅別傳曰鼻者天中之山相書曰鼻之所在為天中鼻有山象故曰山

目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

何次道往瓦官寺禮拜甚勤充崇釋氏甚加敬也阮思曠

語之曰卿志大宇宙尸子曰天地四方曰宇宙往古來今日宙勇邁

終古終古往古也楚辭曰吾不能忍此終古也何曰卿今日何故忽

見推阮曰我圖數千戶郡尚不能得卿廼圖作

佛不亦大乎思曠裕也

庾征西大舉征胡既成行止鎮襄陽晉陽秋曰翼率衆人

沔將謀伐狄既至襄陽狄尚彊未可決戰會康帝崩兄冰薨留長子方之守襄陽自馳還夏口

殷豫章與書送一折角如意以調之豫章殷羨庾答

書曰得所致雖是敗物猶欲理而用之

相大司馬乘雪欲獵先過王劉諸人許真長見

其裝束單急問老賊欲持此何作相曰我若不

為此卿輩亦那得坐談語林曰宣武征還劉尹數十里迎之相都不語

此賊終健

此各不妨兩出

直云垂長衣談清言竟是誰功劉答曰晉德靈長功豈在爾二人說小異故詳載之

褚季野問孫盛卿國史何當成孫云久應竟在

公無暇故至今日褚曰古人述而不作何必在

蠶室中漢書曰李陵降匈奴武帝甚忿太史令司馬遷盛明陵之忠帝以遷為陵遊說

下遷廢刑乃述唐虞以來至于獲麟為史記遷與任安書曰李陵既生降僕又革之以蠶室蘇

林注曰腐刑者作密室蓄火時如蠶室舊時平陰有蠶室獄

謝公在東山朝命屢降而不動後出為相宣武

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出瞻送高靈時為中丞

似醉不醉語  
妙絕

亦往相祖先時多少飲酒因倚如醉戲曰卿屢

違朝旨高臥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

將如蒼生何今亦蒼生將如卿何謝笑而不答

高靈已見婦人集載相玄問王凝之妻謝氏曰太傅東山二十餘年遂復不終其理云何謝答

曰亡叔太傅先正以無用為心顯隱為優劣始末正當動靜之異耳

初謝安在東山居布衣時兄弟已有富貴者翕

集家門傾動人物劉夫人戲謂安曰大丈夫不

當如此乎謝乃捉鼻曰但恐不免耳

此捉鼻似吳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不決不淺許

支道林因人就深公買印山深公答曰未聞巢  
由買山而隱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山居  
不營世利年老以樹為巢而寢其  
上故號巢父高逸沙門傳曰  
遁得深公之言慙慙而已

王劉每不重蔡公二人嘗詣蔡語良久乃問蔡

曰公自言何如夷甫答曰身不如夷甫王劉相

目而笑曰公何處不如答曰夷甫無君輩客

張吳興年八歲虧齒玄之  
已見先達知其不常故戲

之曰君口中何為開狗竇張應聲答曰正使君

輩從此中出入

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臥人問其故答曰我

曬書征西寮屬名曰隆字佐治  
汲郡人仕吳至征西參軍

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後嚴命屢臻勢不獲已始

就栢公司馬于時人有餉栢公藥草中有遠志

公取以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稱

本草曰遠志一名  
棘宛其葉名小草謝未即答時郝隆在坐應聲

答曰此甚易解處則為遠志出則為小草謝甚

機鋒偶到故  
不可忍然足  
成終身大隙

更佳在結註  
不如矣

有愧色。相公目謝而笑曰：郝參軍此過乃不惡，亦極有會。

庾園客詣孫監值行，見齊莊在外尚幼而有神意。庾試之曰：孫安國何在？即答曰：庾穉恭家。庾大笑曰：諸孫大盛，有兒如此。又答曰：未若諸庾之翼翼。還語人曰：我故勝得重喚奴父名。孫放別傳曰：放兄弟並秀異，與庾翼子園客同為學生。園客少有佳稱，因談笑嘲放曰：諸孫於今為盛。盛監君諱也。放即答曰：未若諸庾之翼翼。放應機制勝，時人仰焉。司馬景王陳鍾諸賢相酬無以

也。踰

范玄平在簡文坐，談欲屈引王長史曰：卿助我。

范汪別傳曰：汪字玄平，潁陽人，左將軍畧之孫。少有不常之志，通敏多識，博涉經籍，致譽於時。歷吏部尚書、徐兖二州刺史。王曰：此非拔山力所能助。史記曰：項羽為漢兵所圍，夜起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

郝隆為相公南蠻參軍，三月三日會作詩，不能者罰酒三升。隆初以不能受罰，既飲攬筆便作一句云：娥隅躍清池，相問娥隅是何物。答曰：蠻

何物語取味  
方言難解

名魚為俶隅。栢公曰：作詩何以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參軍，那得不作蠻語也。

袁羊嘗詣劉恢，恢在內眠未起，袁因作詩調之。

曰：角枕粲文茵，錦衾爛長筵。

唐詩曰：晉獻公好攻戰，國人多喪其

詩曰：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袁故嘲之。

劉尚晉明帝女，恢

尚廬陵長公，主見詩不平曰：袁羊古之遺狂。

殷洪遠答孫興公詩云：聊復放一曲，劉真長笑。

其語拙，問曰：君欲云那放？殷曰：榆臘亦放，何必

其鎗鈴邪？

殷融已見

栢公既發海西，立簡文。

晉陽秋曰：海西公諱奕，字延齡，成帝子也。興寧

中卽位，少同闈人之疾，使宮人與左右淫通，生子大司馬溫，自廣陵還，姑執過京都，以皇太后

令廢帝為海西公。

侍中謝公見栢公拜，栢驚笑曰：安石

卿何事至爾？謝曰：未有君拜於前，臣立於後。

郗重熙與謝公書道：王敬仁聞一年少懷問鼎

郗曇，王修已見史記曰：楚莊王觀兵於周郊，周

定王使王孫滿迎勞楚王，王問鼎大小，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莊王曰：子無阻九鼎，楚國折鈞之喙，足以為九鼎也。不知栢公德

世說卷六

排調

十三





衰為復後生可畏春秋傳曰齊桓公伐楚責苞茅之不貢論語曰後生可畏

焉知來者之不如今孔安國曰後生少年

張蒼梧是張憑之祖嘗語憑父曰我不如汝憑

父未解所以蒼梧曰汝有佳兒張蒼梧碑曰君諱鎮字義遠吳

國吳人忠恕竟明簡正貞粹泰安中除蒼梧太守討王含有功封典道縣侯憑時年

數歲歛手曰阿翁詎宜以子戲父

習鑿齒孫興公未相識同在相公坐相語孫可

與習參軍共語孫云蠢爾蠻荆敢與大邦為讐

習云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小雅詩也毛詩注曰蠢動也荆蠻荆之蠻

也獫狁北夷也習鑿齒襄陽人孫興公太原人故因詩以相戲也

相豹奴是王丹陽外生形似其舅相甚諱之豹奴

相嗣小字中興書曰嗣字恭祖車騎將軍冲子也少有清譽仕至江州刺史王氏譜曰混字奉

正中軍將軍恬子仕至丹陽尹宣武云不恒相似時似耳恒似

是形時似是神相逾不說

王子猷詣謝萬林公先在坐瞻矚甚高王曰若

林公鬚髮竝全神情當復勝此不謝曰脣齒相

觀此知王混  
不為風流所  
與



須不可以偏亡。春秋傳曰：唇亡齒寒。鬚髮何關於神明，林

公意甚惡，曰：七尺之軀，今日委君二賢。

郗司空拜北府。南徐州記曰：舊徐州都督以東為稱，晉氏南遷，徐州刺史王舒

加北中郎將，北府之號，自此起也。王黃門詣郗門拜云：應變將

略非其所長，驟詠之不已。郗倉謂嘉賓曰：公今

日拜子猷，言語殊不遜，深不可容。倉，郗融小字也。郗氏譜曰：

融，字景山，惜第二子，辟琅邪王文學，不拜而蚤終。嘉賓曰：此是陳壽作

諸葛評。蜀志陳壽評曰：亮連年動衆而無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也。王隱晉書曰：

壽，字承祚，巴西西安漢人，好學，善著述，仕至中庶子。初，壽父為馬謖參軍，諸葛亮誅謖，髡其父頭，亮子瞻又輕壽，故壽撰蜀志以愛憎為評也。人以汝家比武侯，復何

所言。

王子猷詣謝公，謝曰：云何七言詩。東方朔傳曰：漢武帝在栢

梁臺上，使羣臣作七言詩，七言詩自此始也。子猷承問答曰：昂昂若

千里之駒，汎汎若水中之鳧。出離騷。

王文度、范榮期俱為簡文所要，范年大而位小，

王年小而位大，將前更相推在前，既移久，王遂

可  
二語易位乃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羊公官可稱  
甚多

在范後王因謂曰簸之揚之糠粃在前范曰洮

之汰之沙礫在後

王坦之范啟已見世  
詭是孫綽習鑿齒言

劉遵祖少為殿中軍所知稱之於庾公庾公甚

忻然便取為佐既見坐之獨榻上與語劉爾日

殊不稱庾小失望遂名之為羊公鶴昔羊叔子

有鶴善舞嘗向客稱之客試使驅來氍毹而不

肯舞故稱比之

徐廣晉紀曰劉爰之字遵祖沛  
郡人少有才學能言理歷中書

郎宣城太守

魏長齊雅有體量而才學非所經初宦當出虞

存嘲之曰與卿約法三章談者死文筆者刑商

略抵罪魏怡然而笑無忤於色

魏氏譜曰顛字  
長齊會稽人祖

胤處士父詵大鴻臚卿顛仕至山陰令漢書曰

沛公入咸陽召諸父老曰天下苦秦苛法久矣  
今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  
及盜抵罪應劭注曰抵至也但至於罪

郝嘉賓書與袁虎道戴安道謝居士云恒任之

風當有所弘耳以袁無恒故以此激之

范啟與郝嘉賓書曰子敬舉體無饒縱掇皮無

餘潤。郗答曰：舉體無餘潤，何如舉體非真者？范性矜假，多煩，故嘲之。

二郗奉道，二何奉佛，皆以財賄。謝中郎云：二郗諂於道，二何佞於佛。

中興書曰：郗愔及弟曇奉天師道。晉陽秋曰：何充性

好佛道，崇修佛寺，供給沙門，以百數。久在揚州，徵役吏民，功賞萬計，是以爲遐邇所譏。充弟準亦精勤，唯讀佛經，營治寺廟而已矣。

王文度在西州，與林法師講，韓孫諸人竝在坐。林公理每欲小屈，孫興公曰：法師今日如著弊

絮，在荆棘中觸地，挂闕。

范榮期見郗超，俗情不淡，戲之曰：夷齊巢許，一詣垂名，何必勞神苦形？支策據梧邪？郗未答，韓

康伯曰：何不使遊刃皆虛？

莊子曰：聃文之鼓琴，師曠之支策，惠子之

據梧，三子之智幾矣，皆其盛也。故載之末年。庖丁爲文惠君解牛，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用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而刀刃若新發於硎。文惠君問之，庖丁曰：彼節者有間，而刀刃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

簡文在殿上行，右軍與孫興公在後，右軍指簡

韓語別似有  
味此處用不  
得

文語孫曰此噉名客簡文顧曰天下自有利齒  
兒後王光祿作會稽謝車騎出曲阿祖之王蘊謝玄  
見王孝伯罷秘書丞在坐謝言及此事因視孝  
伯曰王丞齒似不鈍王曰不鈍頗亦驗

謝遇夏月嘗仰臥謝公清晨卒來不暇著衣跣  
出屋外方躡履問訊公曰汝可謂前倨而後恭  
戰國策曰蘇秦說惠王而不見用黑貂之裘弊  
黃金百斤盡大因而歸父母不與言妻不爲下  
機媵不爲炊後爲從長行過洛陽車騎輜重甚  
衆秦之昆弟妻媵側目不敢視秦笑謂其媵曰

何先倨而後恭媵謝曰見季子位高而金多秦  
歎曰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貧賤則輕易  
之而況於他人哉

顧長康作殷荊州佐請假還東爾時例不給布

颿顧苦求之乃得發至破冢遭風大敗周祗隆安記曰

破冢洲名在華容縣作賤與殷云地名破冢真破冢而出

行人安穩布颿無恙

符朗初過江裴景仁秦書曰朗字元達符堅從兄性宏放神氣爽悟堅常曰吾家

千里駒也堅爲慕容沖所圍朗降謝玄用爲員外散騎侍郎吏部郎王忱與兄國寶命駕詣之  
世說卷六  
非調  
十八

沙門法汰問朗曰見王吏部兄弟未朗曰非一  
狗面人心又一人面狗心者是邪忱醜而才國  
寶美而狠故也朗常與朝士宴時賢並用唾壺  
朗欲夸之使小兒跪而張口唾而舍出又善識  
味會稽王道子為設精饌訖問關中之食誰若  
於此朗曰皆好唯鹽味小生即問宰夫如其言  
或人殺雞以食之朗曰此雞棲恒半露問之亦  
驗又食鶩炙知黑白之處咸試而記之無毫釐  
之差著符子數十篇蓋老莊之流也朗  
矜高忤物不容於世後衆譏而殺之  
王咨議

大好事問中國人物及風土所生終無極已

王

譜曰肅之字幼恭石將軍義之朗大患之次復

問奴婢貴賤朗云謹厚有識中者乃至十萬無

意為奴婢問者止數千耳

東府客館是版屋謝景重詣太傅時賓客滿中

初不交言直仰視云王乃復西戎其屋

秦詩敘曰襄公

備其兵甲以討西戎婦人閱其君子故作詩曰在其版屋亂我心曲

顧長康噉甘蕉先食其尾人問所以云漸至佳境

孝武屬王詢求女壻曰王敦栢溫磊砢之流既不可復得且小如意亦好豫人家事酷非所須

正如真長子敬比最佳。珣舉謝混後袁山松欲擬謝婚。續晉陽秋曰山松陳郡人祖喬益州刺史父方平義興太守山陰歷秘書監吳國內史孫恩作亂見害初帝為晉陵公主訪壻於王珣珣舉謝混云人才不及真長不減子敬帝曰如此王曰卿莫近禁嚮便已足矣。

相南郡與殷荊州語次因共作了語顧愷之曰火燒平原無遺燎相曰白布纏棺豎旒旒殷曰投魚深淵放飛鳥次復作危語相曰矛頭浙米劍頭炊殷曰百歲老翁攀枯枝顧曰井上轆轤

臥嬰兒殷有一叅軍在坐云盲人騎瞎馬夜半

臨深池殷曰咄咄逼人仲堪眇目故也

中興書曰仲堪

父嘗疾患經時仲堪衣不解帶數年自分劑湯藥誤以藥手拭淚遂眇一目

相玄出射有一劉叅軍與周叅軍朋賭垂成唯少一破劉謂周曰卿此起不破我當撻卿周曰何至受卿撻劉曰伯禽之貴尚不免撻而況於卿。尚書太傅曰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答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焉名喬二三子往觀之見喬實高高然而世說卷六排調

上反以告商子商子曰喬者父道也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二子復往觀焉見梓實晉晉然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三子明目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爾安見君子乎禮記曰成王有罪周公則撻伯禽亦其義也周殊無忤色相語庾伯鸞曰晉東宮百官名曰庾鴻字伯鸞潁川人庾氏譜曰鴻祖義吳國內史父楷左衛將軍鴻仕至輔國內史劉叅軍宜停讀書周叅軍且勤學問

相南郡與道曜講老子王侍中為主簿在坐相曰王主簿可顧名思義王未答且大笑相曰王

思道能作大家兒笑

道曜未詳思道王禎之小字也老子明道禎之字思

道故曰顧名思義

祖廣行恒縮頭詣相南郡始下車相曰天甚晴

朗祖叅軍如從屋漏中來

祖氏譜曰廣字淵度范陽人父台之仕光

祿大夫廣仕至護軍長史

相玄素輕相崖崖在京下有桃玄連就求之

遂不得佳者

崖相修小字續晉陽秋曰修少玄為玄所侮於言端常嗤鄙之

與殷仲文書以為嗤笑曰德之休明肅慎貢其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楛矢如其不爾籬壁間物亦不可得也。國語曰仲尼在陳有隼集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矧尺有咫問於仲尼對曰隼之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以方賄貢於是肅慎氏貢楛矢古者分異姓之職使不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之貢若求之故府其可得使求得之金積如初

輕詆

王太尉問眉子汝叔名士何以不相推重。眉子已見叔王澄也眉子曰何有名士終日妄語。庾元規語周伯仁諸人皆以君方樂周曰何樂

謂樂毅邪。史記曰樂毅中山人賢而為燕昭王將軍率諸侯伐齊終於趙庾曰

不爾樂令耳周曰何乃刻畫無鹽以唐突西子

也。列女傳曰鍾離春者齊無鹽之女也其醜無雙黃頭深目長壯大節鼻昂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胸皮膚若漆行年三十無所容入衞嫁不售乃自詣齊宣王乞備後宮因說王以四殆

王拜為正后吳越春秋曰越王勾踐得山中採薪女子名曰西施獻之吳王

深公云人謂庾元規名士胸中柴棘三斗許

庾公權重足傾王公庾在石頭王在冶城坐大

風揚塵王以扇拂塵曰元規塵汗人。按王公雅量通濟庾

偶然語亦難定謂無

此言得其深

世說卷六 輕詆 三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亮之在武昌傳其應下公以識度裁之囂言自  
息豈或回貳有扇塵之事乎王隱晉書戴洋傳  
曰丹陽太守王導問洋得病七年洋曰君侯命  
在申為土地之主而於申上治火光昭天此為  
金火相爍水火相炒以故相害導呼冶令奕遜  
使啟鎮東徙今東冶是也丹陽記曰丹陽冶城  
去宮三里吳時鼓鑄之所吳平猶不廢又云孫  
權築冶城為鼓鑄之所既立石頭大塢不容近  
立此小城當是徙縣治空城而置冶爾冶城疑  
是金陵本治漢高六年令天下縣邑秣陵不應  
獨無

王右軍少時甚澀訥在大將軍許王庾二公後  
來右軍便起欲去大將軍留之曰爾家司空

王丞

相已

元規復何所難

此得註不得

所以

何處聞有蔡充兒

晉諸公贊曰充字子尼陳留

人之輕証更  
累其父

邕孫也充少好學有雅尚體貌尊嚴莫有媒慢  
於其前者高平劉整有雋才而車服奢麗謂人  
曰紗縠人常服耳常遇蔡子尼在坐終日不自  
安見憚如此是時陳留為大郡多人士琅邪王  
澄嘗經郡入境問此郡多士有誰乎吏曰有江  
應元蔡子尼時陳留多居大位者澄問何以但  
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位也澄笑  
而止充歷成都王東曹掾故稱東曹姪記曰丞  
相曹夫人性甚忌禁制丞相不得有侍御乃至  
左右小人亦被檢簡時有妍妙皆加誚責王公

世說卷六

輕詆

三

不能久堪，乃密營別館，衆妾羅列，兒女成行。後元會日，夫人於青疎臺中望見兩三兒騎羊，皆端正可念。夫人遙見，甚憐愛之，語婢：汝出問是誰家兒，給使不達旨，乃答云：是第四五等諸郎曹氏聞驚愕，大恚命車駕將黃門及婢二十人，人持食刀，自出尋討。王公亦據命駕飛轡出門，猶患牛遲，乃以左手攀車，蘭右手捉塵尾，以柄助御者打牛，狼狽奔馳，勞得先至。蔡司徒聞而笑之，乃故詣王公，謂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公知不，王謂信然，自敘謙志。蔡曰：不聞餘物，唯聞有短轅犢車，長柄塵尾，王大愧。後貶蔡曰：吾昔與安期千里，共在洛水集處，不聞天下有蔡充兒，正忿蔡前戲言耳。

褚太傅初渡江，嘗入東，至金昌亭，吳中豪右燕

此殊不近輕  
誅大都是縣  
令沈充意不  
足重出

集亭中

謝歆金昌亭詩敘曰：余尋師來入經吳，行達昌門，忽覩斯亭，傍川帶河，其榜題曰：金昌訪之耆老曰：昔朱買臣仕漢，還爲會稽內史，逢其迎吏，逆旅止舍，與買臣爭席，買臣出其印綬，羣吏慚服，自裁因事。褚公雖素有重名，建亭號曰金傷，失其字義耳。

于時造次不相識別，敕左右多與茗汁，少箸粽，汁盡輒益，使終不得食。褚公飲訖，徐舉手共語云：褚季野，於是四坐驚散，無不狼狽。

王右軍在南，丞相與書，每歎子姪不令。云：虎狔，虎犢，還其所如。虎狔，王彭之小字也。王氏譜曰：彭之，字安壽，琅邪人。祖正，尚書。

言其真如  
狔犢耳

世說卷六

輕詆

王西

邦國之嘆何  
必年生

又有謂真長  
以此者為人  
自嫌

此語亦有情

郎父彬衛將軍彭之仕至黃門郎虎犢彪之小  
字也彪之字叔虎彭之第三弟年二十而頭鬚  
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鬚少有局  
榦之稱累遷至左光祿大夫

褚太傅南下孫長樂於船中視之長樂言次及

劉真長死孫流涕因諷詠曰人之云亡邦國殄

瘁大雅詩毛公注褚大怒曰真長平生何嘗相

比數而卿今日作此面向人孫回泣向褚曰卿

當念我時咸笑其才而性鄙

謝鎮西書與殷揚州為真長求會稽殷答曰真

長標同伐異俠之大者嘗謂使君降階為甚乃  
復為之驅馳邪

相公入洛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僚屬登平乘樓

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丘墟王

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八王故事曰夷甫雖  
居台司不以事物自

嬰當世化之羞言名教自臺郎以下皆雅崇拱  
默以遺事為高四海尚寧而識者知其將亂晉

陽秋曰夷甫將為石勒所殺謂人袁虎率爾對

曰運自有廢興豈必諸人之過相公愾然作色

却又效表伏之表

顧謂四坐曰諸君頗聞劉景升不劉鎮南銘曰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黃中通理博識多聞仕至鎮南將軍荊州刺史有大牛重千斤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犍魏武入荊州烹以饗士卒于時莫不稱快意以況袁四坐既駭袁亦失色袁虎伏滔同在相公府相公每遊燕輒命袁伏袁甚耻之恒歎曰公之厚意未足以榮國士與伏滔比肩亦何辱如之

真長對仁祖語大是有情謂偏處言輕不足為高重耳高柔誤認別字愛賢極可觀

作寔亦無不與者

高柔在東甚為謝仁祖所重既出不為王劉所知仁祖曰近見高柔大自敷奏然未有所得真長云故不可在偏地居輕在角奴角中為人作議論高柔聞之云我就伊無所求人有何真長學此言者真長曰我寔亦無可與伊者然遊燕猶與諸人書可要安固安固者高柔也孫統為柔集敘曰柔字世遠樂安人才理清鮮安行仁義婚泰山胡母氏女年二十既有倍年之覺而姿色清惠近是上流婦人柔家道隆崇既罷司空叅軍安固令營宅於伏川馳動之情既薄又愛世說卷六

輕詆

于六

翫賢妻、便有終焉之志、尚書令何充取為冠軍  
參軍、儼俛應命、眷戀綢繆、不能相舍、相贈詩書  
清婉、  
辛切、

劉尹、江彪、王叔虎、孫興公、同坐、江王有相輕色、  
彪以手歛叔虎云、酷吏詞色甚彊、劉尹顧謂此

是瞋邪、非特是醜言聲、拙視瞻、  
言江此言非是醜拙似有忿於

也、王

孫綽作列仙、商丘子贊曰、所牧何物、殆非真豬、

儻遇風雲、為我龍攄、  
列仙傳曰、商丘子晉者、商邑人、好吹竽、牧豕、年七十、

不娶妻而不老、問其道、要言但食老木、菖蒲根、  
飲水、如此、便不饒不老耳、貴戚富室、聞而服之、  
不能終歲、輒止、謂將有匿術、孫綽為贊曰、商丘  
卓犖、執策吹竽、渴飲寒泉、饒食菖蒲、所牧何物、  
殆非真豬、儻逢  
風雲、為我龍攄、時人多以為能、王藍田語人云、  
近見孫家兒、作文道何物、真豬也、

相公欲遷都、以張拓定之業、孫長樂上表諫、此

議甚有理、相見表心服、而忿其為異、令人致意

孫云、君何不尋遂初賦、而彊知人家國事、  
孫綽表諫

曰、中宗龍飛、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不然、  
胡馬久已踐建康之地、江東為豺狼之場矣、綽

此却翰真長  
一着然乃是  
謝公享福處

是與公果不  
為真長所許  
也

似謂玄度無  
忠國事耳  
君親謂忠孝  
兩難也

賦遂初陳  
止足之道

孫長樂兄弟就謝公宿言至款雜劉夫人在壁  
後聽之具聞其語謝公明日還問昨客何似劉  
對曰亡兄門未有如此賓客夫人劉  
憺之妹謝深有愧  
色

簡文與許玄度共語許云舉君親以為難簡文  
便不復答許去後而言曰玄度故可不至於此  
按邴原別傳魏五官中郎將嘗與羣賢共論曰  
今有一丸藥得濟一人疾而君父俱病與君邪

與父邪諸人紛葩或父或君原勃然曰父子一  
本也亦不復難君親相校自古如此未解簡文  
謂許意

謝萬壽春敗後還書與王右軍云慙負宿顧右

軍推書曰此禹湯之戒春秋傳曰禹湯罪已其  
與也勃焉言禹湯以聖

德自罪所以能興今萬失律致敗  
雖復自咎其可濟焉故王嘉萬也

蔡伯喈睹昧笛椽孫興公聽妓振且擺折伏滔  
長笛

賦敘曰余同寮相子野有故長笛傳之耆老云  
蔡邕伯喈之所製也初邕避難江南宿於柯亭  
之館以竹為椽邕仰听之曰良竹也取  
以為笛音聲獨絕歷代傳之至于今  
王右軍

輕詆

三

此右軍故調  
之註以為王  
嘉萬誤矣獨  
不思題是輕  
詆耶

三祖上三代  
保守此笛地  
危中若非地  
名即不祥短  
命

世說卷六

與公到安為  
疾人所擯

聞大嘆曰三祖壽一作臺樂器虺瓦一作瓦弔孫家  
兒打折

王中郎與林公絕不相得王謂林公詭辯林公

道王云箸膩顏恰綸布單衣挾左傳逐鄭康成

車後問是何物塵垢囊中郎坦之恰帽也裴子

挾左傳逐鄭康成自為高足弟子篤而論之不離塵垢囊也

孫長樂作王長史誄云余與夫子交非勢利心

猶澄水同此玄味禮記曰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王孝

伯見曰才士不遜亡祖何至與此人周旋

謝太傅謂子姪曰中郎始是獨有千載車騎曰

中郎衿抱未虛復那得獨有中郎謝萬

庾道季詫謝公曰裴郎云謝安謂裴郎乃可不

惡何得為復飲酒庾詵裴啟已見裴郎又云謝安目支

道林如九方臯之相馬略其玄黃取其儻逸支遁

傳曰遁每標舉會宗而不留心象喻解釋章句或有所漏文字之徒多以為疑謝安石聞而善

之曰此九方臯之相馬也略其玄黃而取其儻逸列子曰伯樂謂秦穆公曰臣所與共儻繆薪

世說卷六

輕詆

无

與公一生受  
此苦至死猶  
煩人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萊者有九方臯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公使行  
 求馬反曰得矣牡而黃使人取之牝而驪公曰  
 毛物牡牝之不知何馬之能知也伯樂曰若臯  
 之觀馬者天機也得其精亡其麤在其內亡其  
 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遺其所  
 不視若彼之所相有貴於馬也既而馬果千里  
 足謝公云都無此二語裴自爲此辭耳庾意甚  
 不以爲好因陳東亭經酒壚下賦讀畢都不下  
 賞裁直云君乃復作裴氏學於此語林遂廢今  
 時有者皆是先寫無復謝語續晉陽秋曰晉隆  
 和中河東裴啟撰  
 漢魏以來迄于今時言語應對之可稱者謂之  
 語林時人多好其事文遂流行後說太傅事不

實而有人於謝坐敘其黃公酒壚司徒王珣爲  
 之賦謝公加以與王不平乃云君遂復作裴郎  
 學自是衆咸鄙其事矣安鄉人有罷中宿縣詣  
 安者安問其歸資答曰嶺南凋弊唯有五萬蒲  
 葵扇又以非時爲滯貨安乃取其中者捉之於  
 是京師士庶競慕而服焉價增數倍旬月無賣  
 夫所好生羽毛所惡成瘡痂謝相一言挫成美  
 於千載及其所與崇虛價於百金上之愛憎與  
 奪可不慎哉

王北中郎不爲林公所知乃箸論沙門不得爲  
 高士論大略云高士必在於縱心調暢沙門雖  
 云俗外反更束於教非情性自得之謂也

人問顧長康何以不作洛生詠答曰何至作老

婢聲

洛下書生詠音重濁故云老婢聲

殷顗庾恒並是謝鎮西外孫

謝氏譜曰尚長女僧要適庾儼次女

僧韶適殷歆

殷少而率悟庾每不推嘗俱詣謝公謝

公熟視殷曰阿巢故似鎮西

巢殷顗小字也

於是庾下

聲語曰定何似謝公續復云巢頰似鎮西庾復

云頰似足作健不

庾氏譜曰恒字敬則祖亮父蘇恒仕至尚書僕射

舊目韓康伯將肘無風骨

說林曰范啟云韓康伯似肉鴨

符宏叛來歸國謝太傅每加接引宏自以有才

多好上人坐上無折之者適王子猷來太傅使

共語子猷直執視良久回語太傅云亦復竟不

異人宏大慚而退

續晉陽秋曰宏符堅太子也堅為姚萇所殺宏將母妻來

投詔賜田宅相玄以宏為將玄敗寇湘中伏誅

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還人問見諸王何

如答曰見一羣白頸烏但聞喚啞啞聲

王中郎舉許玄度為吏部郎郗重熙曰相王好

說得甚近人意

事不可使阿訥在坐頭訥詢小字

王興道謂謝望蔡霍霍如失鷹師永嘉記曰王和之字興道

琅邪人祖翼平南將軍父胡之司州刺史和之歷永嘉太守正員常侍望蔡謝悛小字也

相南郡每見人不快輒嘆云君得哀家梨當復

不。蒸。食。不。舊語秣陵有哀仲家梨甚美大如升入口消釋言愚人不別味得好梨蒸

食之也

假譎

魏武少時嘗與袁紹好為游俠觀人新婚因潛

名事出此又

入主人園中夜叫呼云有偷兒賊青廬中人皆

出觀魏武乃入抽刃劫新婦與紹還出失道墜

枳棘中紹不能得動復大叫云偷兒在此紹惶

迫自擲出遂以俱免曹瞞傳曰操小字阿瞞少好譎詐遊放無度孫盛雜

語云武王少好俠放蕩不修行業嘗私入常侍張讓宅中讓乃手戟於庭踰垣而出有絕人力

故莫之能害也

魏武行役失汲道軍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

饒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聞之口皆出水乘此

華池解渴之言存想有功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得及前源。

魏武常言人欲危已，已輒心動，因語所親小人

曰：汝懷刃密來我側，我必說心動，執汝使行刑。

汝但勿言，其使無他，當厚相報，執者信焉，不以

為懼，遂斬之。此人至死不知也。左右以為實謀

逆者挫氣矣。

曹瞞傳曰：操在軍，廩穀不足，私語主者曰：何如？主者云：可以小斛足

之。操曰：善。後軍中言操欺衆，操題其主者背以

狗曰：行小斛盜軍穀，遂斬之。仍云：特當借汝死以厭衆心，其變詐皆此類也。

魏武常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便斫人，亦不自

覺。左右宜深慎。此後陽眠，所幸一人竊以被覆

之，因便斫殺。自爾每眠，左右莫敢近者。

袁紹年少時曾遣人夜以劔擲魏武，少下不著。

魏武揆之，其後來必高，因帖臥牀上，劔至果高。

按袁曹後由鼎峙，迹始攜貳，自斯以前不聞讐隙，有何意故而刺之以劔也。

王大將軍既為逆，頓軍姑孰，晉明帝以英武之

才，猶相猜憚，乃著戎服，騎巴賓馬，齎一金馬鞭。

文字中以此  
鬼當夜哭

自此露卧叙  
至即上又不  
以透以避之  
小說多巧

楊字無謂恐  
是謂字誤耳

楊作謂

陰察軍形勢未至十餘里有一客姥居店賣食  
帝過惛之謂姥曰王敦舉兵圖逆猜害忠良朝  
廷駭懼社稷是憂故劬勞晨夕用相覘察恐形  
迹危露或至狼狽追迫之日姥其匿之便與客  
姥馬鞭而去行敦營匝而出軍士覺曰此非常  
人也敦臥心動曰此必黃須鮮卑奴來命騎追  
之已覺多許里追十因問向姥不見一黃須人  
騎馬度此邪姥曰去已久矣不可復及於是騎

人息意而反

異范曰帝躬往姑孰敦時晝寢卓  
然驚悟曰營中有黃頭鮮卑奴來  
何不縛取帝所生母苟  
氏燕國人故貌類焉

王右軍年減十歲時大將軍甚愛之恒置帳中  
眠大將軍嘗先出右軍猶未起須臾錢鳳入屏

人論事

晉陽秋曰鳳字世儀吳嘉興尉子也奸  
慝好利為敦鑑曹叅軍知敦有不臣心  
因進說後  
敦敗見誅

都忘右軍在帳中便言逆節之謀右  
軍覺既聞所論知無活理乃剔吐汗頭面被褥  
詐敦眠敦論事造半方意右軍未起相與大驚

孰作熟

世說卷六

假滿

三十四

曰不得不除之及開帳乃見吐唾從橫信其實孰眠於是得全于時稱其有智按諸書皆云王允之事而此言

義之疑謬

陶公自上流來赴蘇峻之難令誅庾公謂必戮

庾可以謝峻晉陽秋曰是時成帝在襁褓太后臨朝中書令庾亮以元舅輔政欲

以風軌格政繩御四海而峻擁兵近甸為逋逃藪亮圖召峻王導卞壺並不欲亮曰蘇峻豺狼終為禍亂晁錯所謂削亦反不削亦反遂下優詔以大司農徵之峻怒曰庾亮欲誘殺我也遂克京邑平南溫嶠聞亂號泣登舟遣叅軍王愨期推征西陶侃為盟主俱赴京師時亮敗績奔

庾實畏死遜謝未得去謫

嶠人皆尤而少之嶠愈相崇重分兵以配給之庾欲奔竄則不可欲會

恐見執進退無計溫公勸庾詣陶曰卿但遙拜必無它我為卿保之庾從溫言詣陶至便拜陶

自起止之曰庾元規何緣拜陶士衡畢又降就

下坐陶又自要起同坐坐定庾乃引咎責躬深

相遜謝陶不覺釋然

溫公喪婦從姑劉氏家值亂離散唯有一女甚有姿慧姑以屬公覓婚公密有自婚意答云佳

陶審自知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觀此明知後  
人添註

壻難得，但如嶠比云何？姑云：喪敗之餘，乞粗存活，便足慰吾餘年，何敢希汝比。卻後少日，公報姑云：已覓得婿處，門地粗可，壻身名宦，盡不減嶠。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既婚，交禮，女以手披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按溫氏譜，嶠初取高平李暉女，中取琅邪王詡女，後取廬江何遜女，都不聞取劉氏，便為虛謬。谷口云：劉氏政謂其姑爾，非指其女。姓劉也，孝標之注亦未為得。玉鏡臺是公為劉越石長史北征劉聰所得。王隱晉書曰：建興二年，嶠為劉

琨假守左司馬，都督上前鋒諸軍事，討劉聰，晉陽秋曰：聰一名載，字玄明，屠各人，父淵，因亂起兵死，聰嗣業。

諸葛令女庾氏婦，既寡，誓云不復重出，此女性

甚正彊，無有登車理。

即庾亮子會妻父，彪已見上。

恢既許江

思玄婚，乃移家近之。初，誑女云：宜徙，於是家人一時去，獨留女在後，比其覺，已不復得出。江郎莫來，女哭詈彌甚，積日漸歇。江彪暝入宿，怕在對牀上，後觀其意，轉帖，彪乃詐厭，良久不悟，聲

此政不必有  
頭巾氣

氣轉急女乃呼婢云喚江郎覺江於是躍來就  
之曰我自是天下男子厭何預卿事而見喚耶  
既爾相關不得不與人語女默然而慙情義遂  
篤葛令之清英江君之茂識必不肯聖人之  
正典習蠻夷之穢行康王之言所輕多矣  
愍度道人始欲過江與一僖道人為侶謀曰用  
舊義往江東恐不辦得食便共立心無義既而  
此道人不成渡愍度果講義積年名德沙門題  
目曰支愍度  
才鑿清出孫綽愍度贊曰支度彬彬好是拔新  
俱稟昭見而能越人世重秀異咸競爾珍孤桐

因語告人清  
談堅義亦是  
救饒

以無救飢

嶧陽浮磬泗濱後有僖人來先道人寄語云為我致意

愍度無義那可立舊義者曰種智有是而能圓  
照然則萬累斯盡謂之空無

常住不變謂之妙有而無義者曰種智之體豁  
如太虛虛而能知無而能應居宗至極其唯無  
乎治此計權救饑爾無為遂負如來也

王文度弟阿智惡乃不翅當年長而無人與婚  
孫興公有一女亦僻錯又無嫁娶理因詣文度  
求見阿智既見便陽言此定可殊不如人所傳  
那得至今未有婚處我有一女乃不惡但吾寒



通有以此強  
口者世視雅  
鄙此種、俗

士不宜與卿計欲令阿智娶之文度欣然而啟

藍田云興公向來忽言欲與阿智婚藍田驚喜

既成婚女之頑嚚欲過阿智方知興公之詐阿智

王虔之小字虔之字文將辟州別駕不就娶太原孫綽女字阿恒

范玄平為人好用智數而有時以多數失會守

失官居東陽相大司馬在南州故往投之相時

方欲招起屈滯以傾朝廷且玄平在京素亦有

譽相謂遠來投已喜躍非常比入至庭傾身引

望笑語歡甚顧謂袁虎曰范公且可作太常卿

范裁坐相便謝其遠來意范雖實投相而恐以

趨時損名乃曰雖懷朝宗會有亡兒瘞在此故

來省視相悵然失望向之虛佇一時都盡中興書曰

初相溫請范汪為征西長史復表為江州並不

就還都因求為東陽太守溫甚恨之汪後為徐

州溫北伐令汪出梁國失期溫挾憾奏汪為庶

人汪居吳後至姑孰見溫溫語其下曰玄平乃

來見當以護軍起之汪數日辭歸溫曰卿適來

何以便去注曰數歲小兒喪往年經亂權瘞此

境故來迎之事竟去耳

溫愈怒之竟不屑意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為大人奴難

謝過年少時好著紫羅香囊垂覆手太傅患之  
而○不○欲○傷○其○意○乃○譎○與○賭○得○卽○燒○之○過謝玄小字

黜免

諸葛左在西朝少有清譽為王夷甫所重時論  
亦以擬王後為繼母族黨所讒誣之為狂逆將  
遠徙友人王夷甫之徒詣檻車與別左問朝廷  
何以徙我王曰言卿狂逆左曰逆則應殺狂何  
所○徙○我○左已見

此怒亦何可

桓公入蜀至三峽中部位中有得猿子者

荆州記曰

峽長七百里兩岍連山略無絕處重巖疊障隱  
天蔽日常有高猿長嘯屬引清遠漁者歌曰巴  
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

其母緣岸哀號行百餘里不  
去遂跳上船至便卽絕破視其腹中腸皆寸寸  
斷公聞之怒命黜其人

殷中軍被廢在信安終日怕書空作字揚州吏

民尋義逐之竊視唯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

秋曰初浩以中軍將軍鎮壽陽羌姚襄上書歸  
降後有罪浩陰圖誅之會關中有變符健死浩

世說卷六

黜免

三九

訛評可耳何至免官

二怒皆可觀

為率軍而行。云修復山陵。襄前驅恐。遂反。軍至山桑。聞襄將至。棄輜重。馳保譙。襄至。據山桑。燒其舟實。至壽陽。略流民而還。浩士卒多叛。征西溫乃上表。黜浩。撫軍大將軍奏免浩。除名為民。浩馳還謝罪。既而遷于東陽。信安縣。

相公坐有參軍椅。烝蕪。不時解。共食者又不助。而椅終不放。舉坐皆笑。相公曰。同盤尚不相助。況復危難乎。敕令免官。

殷中軍廢後。恨簡文曰。上人箸百尺樓上。儋梯將去。續晉陽秋曰。浩雖廢黜。夷神委命。雅詠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有流放之戚。外生韓伯

始隨至。徙所周年。還都。浩素愛之。送至水側。乃詠曹顏遠詩曰。富貴它人合。貧賤親戚離。因泣下。其悲見于外者。唯此一事而已。則書空去梯之言。未必皆實也。

鄧竟陵免官後。赴山陵。過見大司馬相公公問

甚真

之曰。卿何以更瘦。

大司馬察屬名曰鄧遐。字應玄。陳郡人。平南將軍岳之子。

勇力絕人。氣蓋當世。時人方之樊噲。為相溫參軍。數從溫征伐。歷竟陵太守。枋頭之役。溫既懷耻。忿且憚遐。因免遐官。病卒。鄧曰。有愧於叔達。不能不恨於

破甑。郭林宗別傳曰。鉅鹿孟敏。字叔達。敦朴質直。客居太原。雜處凡俗。未有所名。嘗至市買甑。荷擔墮地。壞之。徑去。不顧。適遇林宗。見而異之。因問曰。壞甑可惜。何以不顧。客曰。甑既已

世說卷六

黜免

罕

相終可名該  
者豈惟不忤  
而已

破視之何益林宗賞其介決因以知其德性謂  
必為美士勸令讀書遊學十年遂知名三府並  
辟不就東夏  
以為美賢

相宣武既廢太宰父子仍上表曰應割近情以  
存遠計若除太宰父子可無後憂簡文手答表  
曰所不忍言況過於言宣武又重表辭轉苦切  
簡文更答曰若晉室靈長明公便宜奉行此詔  
如大運去矣請避賢路相公讀詔手戰流汗於  
此乃止太宰父子遠徙新安司馬晞傳曰晞字  
道升元帝第四子

初封武陵王拜太宰少不好學尚武凶恣時太  
宗輔政晞以宗長不得執權常懷憤慨欲因相  
溫入朝殺之太宗卽位新蔡王晃首難引與晞  
及子綜謀逆有司奏晞等斬刑詔原之徙新安  
晞未敗四五年中喜為挽歌自搖大鈴使左右  
習和之又燕會倡效作新安人歌舞離別之辭  
其聲甚悲後  
果徙新安

相玄敗後殷仲文還為大司馬咨議意似二三  
非復往日大司馬府聽前有一老槐甚扶疎殷  
因月朔與衆在聽視槐良久嘆曰槐樹婆娑無  
復生意晉安帝紀曰相玄敗殷仲文歸京師高  
祖以其衛從二后且以大信宜令引為

世說卷六

假譎

聖

鎮軍長史自以名輩先達位遇至重而後來謝  
濕之徒皆疇昔之所附也今比肩同列常快然  
自失後果  
徒信安

殷仲文既素有名望自謂必當阿衡朝政忽作

東陽太守意甚不平晉安帝紀曰仲文後為東陽愈憤怨乃與桓胤謀反

遂伏誅仲文嘗照鏡及之郡至富陽慨然嘆曰  
不見頭俄而難及

看此山川形勢當復出一孫伯符孫策富春人故及此而嘆

### 儉嗇

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王武子求之與不過數

十王武子因其上直率將少年能食之者持斧

詣園飽共噉畢伐之送一車枝與和公問曰何

如君李和既得唯笑而已晉諸公贊曰嶠性不通治家富擬王公而

至儉將有犯義之名語林曰嶠諸弟往園中  
食李而皆計核責錢故嶠婦弟王濟伐之也

王戎儉吝其從子婚與一單衣後更責之王隱

曰戎性至儉不能自奉養財不  
出外天下人謂為膏肓之疾

司徒王戎既貴且富區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屬

洛下無比契疏鞅掌每與夫人燭下散籌算計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晦默吾道何  
至作此王剪  
請田宅恐不  
至是

晉諸公贊曰戎性簡要不治儀望目遇甚薄而  
產業過豐論者以為台輔之望不重王隱晉書  
曰戎好治生園田周徧天下翁姬二人常以象  
牙籌晝夜算計家資晉陽秋曰戎多殖財賄常  
若不足或謂戎故以此自晦也戴逵論之曰王  
戎晦默於危亂之際獲免憂禍既明且哲於是  
在矣或曰大臣用心豈其然乎逵曰運有險易  
時有昏明如子之言則蓬瑗季札之徒皆負責  
矣自古而觀豈一王戎也哉

王戎有好李賣之恐人得其種恒鑽其核

王戎女適裴頡貸錢數萬女歸戎色不說女遽

還錢乃釋然

衛江州在尋陽

永嘉流人名曰衛展字道舒河南安邑人祖列彭城護軍父韶

廣平令展光熙初除鷹揚將軍江州刺史有知舊人投之都不料理

唯餉王不留行一斤此人得餉便命駕本草曰王不留

行生大山治金瘡除風久服之輕身李弘範聞之曰家舅刻薄乃

復驅使草木中興書曰李軌字弘範江夏人仕至尚書郎按軌劉氏之甥此應弘

度非弘範也

王丞相儉節帳下甘果盈溢不散涉春爛敗都

督白之公令舍去曰慎不可令大郎知也王悅

陶公故可以  
論取豈辨殺  
元規者

小說取笑陶  
未易愚

吾見嘉賓無  
有可喜

決不斬人勸  
飲血當盈  
矣

無論處仲忍  
人觀此事晉  
那得不亂

蘇峻之亂。庾太尉南奔。見陶公。陶公雅相賞重。陶性儉吝。及食噉薤。庾因留白。陶問用此何為。庾云。故可種。於是。大嘆。庾非唯風流。兼有治實。

庾陶  
已見

郝公大聚飲。有錢數千萬。嘉賓意甚不同。常朝旦。問訊郝家法。子弟不坐。因倚語移時。遂及財貨事。郝公曰。汝正當欲得吾錢耳。廼開庫。一日。令任意用。郝公始正。謂損數百萬許。嘉賓遂一。

日乞與親友周旋。略盡。郝公聞之。驚怪不能已。

中興書曰。超少卓犖。而不羈。有曠世之度。

### 汰侈

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飲酒不盡者。使黃門交斬美人。王丞相與大將軍嘗共詣崇。丞相素不能飲。輒自勉強。至于沈醉。每至大將軍。固不飲。以觀其變。已斬三人。顏色如故。尚不肯飲。丞相讓之。大將軍曰。自殺伊家人。何預。

卿事王隱晉書曰石崇為荊州刺史劫奪殺人以致富王導德音記曰丞相素為諸父所重王君夫問王敦聞君從弟佳人又解音律欲一作妓可與共來遂往吹笛人有小忘君夫聞使黃門階下打殺之顏色不變丞相還曰恐此君處世當有如此事兩說不同故詳錄

石崇廁常有十餘婢侍列皆麗服藻飾置甲煎粉沉香汁之屬無不畢備又與新衣箸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廁王大將軍往脫故衣箸新衣神色傲然羣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語林曰劉寔謂石崇如廁見有絳紗帳大牀茵蓐甚麗兩婢持錦香囊寔遽反走即謂崇曰向誤入卿室內崇曰是

廁耳

即王愷石崇

武帝嘗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饌並用瑠璃器婢子百餘人皆綾羅綺襪以手擎飲食烝狔肥美異於常味帝怪而問之答曰以人乳飲狔帝甚不平食未畢便去王石所未知作襪一作襪

王君夫以糒糒澳釜石季倫用蠟燭作炊君夫作紫絲布步障碧綾裏四十里石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石以椒為泥王以赤石脂泥壁



晉諸公贊曰王愷字君夫東海人王肅子也雖無檢行而少以才力見名有在公之稱既自以外戚晉氏政寬又性至豪舊制鳩不得過江爲其羽櫟酒中必殺人愷爲翊軍時得鳩於石崇而養之其大如鴛喙長尺餘純食蛇虺司隸奏按愷崇詔悉原之卽燒於都街愷肆其意色無所忌憚爲後軍將軍卒諡曰醜

石崇爲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恒冬天得韭蒔菹又牛形狀氣力不勝王愷牛而與愷出遊極晚發爭入洛城崇牛數十步後迅若飛禽愷牛絕走不能及每以此二事爲搯腕乃密貨崇帳下

都督及御車人問所以都督曰豆至難煮唯豫作熟末客至作白粥以投之韭蒔菹是搗韭根雜以麥苗爾復問馭人牛所以駛馭人云牛本不遲由將車人不及制之耳急時聽偏轅則駛矣愷悉從之遂爭長石崇後聞皆殺告者

晉諸公贊

曰崇性好俠與王愷競相誇衎也

王君夫有牛名八百里駸常瑩其蹄角王武子語君夫我射不如卿今指賭卿牛以千萬對之

以此為快是  
其善情言竟  
也惡六君夫  
殺之

君夫既恃手快且謂駿物無有殺理便相然可  
令武子先射武子一起便破的卻據胡牀叱左  
右速探牛心來須臾炙至一變便去相牛經曰  
牛經出窰  
威傳百里奚漢世河西薛公得其書以相牛千  
百不失本以負重致遠未服輜斬故文不傳至  
魏世高堂生又傳以與晉宣帝其後王愷得其  
書焉臣按其相經云陰虹屬頸千里注曰陰虹  
者雙筋白尾骨屬頸窰威所飯者也愷之牛其  
亦有陰虹也窰威經曰槿頭欲得高百體欲得  
緊大像疎肋難齡齡龍頭突目好跳  
又角欲得細身欲促形欲得如卷

王君夫嘗責一人無服餘袒因直內箸曲閣重

閨裏不聽人將出遂饑經日迷不知何處去後

因緣相為垂死廼得出

石崇與王愷爭豪竝窮綺麗以飾輿服續文章  
志曰崇

資產業累巨萬金宅室輿馬僭擬王者庖膳必窮  
水陸之珍後房百數皆曳紈綺珥金翠而絲竹  
之藝盡一世之選菜榭開沼殫極人巧與貴戚  
羊琇王愷之徒競相高以侈靡而崇為居最琇  
等每愧羨以為不反也

武帝愷之甥也每助愷嘗以一珊瑚樹高二尺

許賜愷枝柯扶疎世罕其比愷以示崇崇視訖

石尚有火浣  
衫事尤奇世  
說不載豈謂  
更遠情實耶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此乃是元戲耳

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又以為疾已之寶。聲色甚厲。崇曰不足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三尺四尺。條幹絕世。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愷許比甚衆。愷惘然自失。南州異物志曰。珊瑚生大秦國。有洲在漲海中。距其國七八百里。名珊瑚樹。洲底有盤石。水深二十餘丈。珊瑚生於石上。初生白軟弱。似茵。國人乘大船載鐵網。先沒在水下。一年便生。網目中其色尚黃。枝柯交錯。高三四尺。大者圍尺餘。三年色赤。便以鐵鈔發其根。繫鐵網於船。絞車舉網。還裁鑿。恣意所作。若過時不鑿。便枯索。蟲蠱其大者。輸之王府。細者賣之。廣志曰。珊瑚大者可為車

輔

王武子被責移第北陲下

晉諸公贊曰。濟與從兄恬不平。濟為河南

尹未拜。行過王宮。吏不時下道。濟於車前鞭之。有司奏免官。論者以濟為不長者。尋轉太僕。而王恬已見委。于時人多地貴。濟好馬射。買地作

埽。編錢匝地。竟埽。時人號曰金溝。

溝一作埽。

石崇每與王敦入學戲。見顏原象。

家語曰。顏回字子淵。魯人。

少孔子二十九歲。而髮白。三十二歲蚤死。原憲已見。而嘆曰。若與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間。王曰。不知餘人云何。子貢去。

南渡後更不  
能見此等汰  
侈矣北魏末  
諸王復相競  
為之魏華亂

同 共君父速之

何臣改觀

卿差近史記曰端木賜字子貢衛人嘗相魯家累千金終于齊石正色云

士當令身名俱泰何至以龔牖語人原憲以龔鑿為牖

彭城王有快牛至愛惜之朱鳳晉書曰彭城穆王權字子輿宣帝弟

元趙子太始元年封王太尉與射賭得之彭城王曰君欲

自乘則不論若欲噉者當以二十肥者代之既  
不廢噉又存所愛王遂殺噉

王右軍少時在周族未坐割牛心噉之於此改

觀俗以牛心為貴故義之先食之

### 忿狷

魏武有一妓聲最清高而情性酷惡欲殺則愛  
才欲置則不堪於是選百人一時俱教少時果  
有一人聲及之便殺惡性者

王藍田性急嘗食雞子以筋刺之不得便大怒  
舉以擲地雞子於地圓轉未止仍下地以屐齒  
碾之又不得瞋甚復於地取內口中齧破即吐  
之王右軍聞而大笑曰使安期有此性猶當無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一豪可論況藍田邪

中興書曰述清貴簡正少所推屈唯以性急爲累安

期述父也有名德已見

王司州嘗乘雪往王螭許

王胡之王恬並已見恬小字螭虎

司

州言氣少有牾逆於螭便作色不夷司州覺惡

便輿牀就之持其臂曰汝詎復足與老兄計

按

氏譜胡之是恬從祖也

螭撥其手曰冷如鬼手馨彊來捉

人臂

桓宣武與袁彥道樗蒲袁彥道齒不合遂厲色

擲去五木溫太真云見袁生遷怒知顏子爲貴

論語曰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

謝無奕性羸彊以事不相得自往數王藍田肆

言極罵王正色面壁不敢動半日謝去良久轉

頭問左右小吏曰去未答云已去然後復坐時

人嘆其性急而能有所容

王令詣謝公值習鑿齒已在坐當與併榻王徒

倚不坐公引之與對榻去後語胡兒曰子敬實

自清立，但人爲爾多，矜咳殊足損其自然。

劉謙之晉

紀曰：王獻之性甚整峻，不交非類。

王大王恭嘗俱在何僕射坐。

中興書曰：何澄字于玄，清正有器望。

歷尚書左僕射。

恭時爲丹陽尹，大始拜荊州。

靈鬼志：謹徵曰：初，桓

石民爲荊州鎮上，時民忽歌黃曇曲曰：黃曇英揚州大佛來士朋，少時石民死，王忱爲荊州佛

大忱小字也。訖將乖之際，大勸恭酒，恭不爲飲，大逼

彊之，轉苦，便各以羣帶繞手，恭府近千人悉呼

入齋，大左右雖少，亦命前意，便欲相殺，何僕射

無計，因起排坐二人之間，方得分散，所謂勢利

之交，古人羞之。

不聞閩鷺何

相南郡小兒時，與諸從兄弟各養鷺，共鬪，南郡

鷺每不如，甚以爲忿，迺夜往鷺欄間，取諸兄弟

鷺悉殺之，既曉，家人咸以驚駭，云是變怪，以白

車騎，車騎曰：無所致怪，當是南郡戲耳，問果如

之。

讒險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王平子形甚散朗，內實勁俠。鄧粲晉紀曰：劉琨嘗謂澄曰：卿形雖散朗而內勁俠，以此處世，難得其死，澄默然無以答。後果為敦所害，琨聞之曰：自取之耳。

袁悅有口才能短長說，亦有精理，始作謝玄參軍，頗被禮遇。後丁艱，服除還都，唯齋戰國策而

已。語人曰：少年時讀論語老子，又看莊易，此皆是病痛事，當何所益邪？天下要物，正有戰國策

既下說司馬孝文王，大見親待，幾亂機軸。俄而見誅。袁氏譜曰：悅字元禮，陳郡陽夏人，父朗，給事中，仕至驃騎咨議，太元中，悅有寵於會

稽王每勸專攬朝權，王頗納其言，王恭聞其說言於孝武，乃託以它罪，殺悅於市中，既而朋黨同異之聲播於朝野矣。

孝武甚親敬王國寶王雅。雅別傳曰：雅字茂建，東海沂人，少知名，晉

安帝紀曰：雅之為侍中，孝武甚信而重之。王珣王恭特以地望見禮，至於親幸，莫及雅者。上每置酒燕集，或召雅未至，上不先舉觴，時議謂珣恭宜傳東宮，而雅以寵幸，超授太傅尚書左僕射。

雅薦王珣於帝，帝欲見之，嘗夜與國寶及雅相對，帝微有酒色，令喚珣，垂至，已聞卒傳聲，國寶自知才出珣下，恐傾奪其寵，因曰：王珣當今

是情理具是具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小人姦態殊  
未易絕畏哉

名流陛下不宜有酒色見之自可別詔召也帝  
然其言心以為忠遂不見珣

王緒數讒殷荊州於王國寶殷甚患之求術於  
王東亭曰卿但數詣王緒往輒屏人因論它事  
如此則二王之好離矣殷從之國寶見王緒問  
曰比與仲堪屏人何所道緒云故是常往來無  
它所論國寶謂緒於已有隱果情好日疎讒言  
以息按國寶得寵於會稽王由緒獲進同惡相  
求有如市賈終至誅夷曾不攜貳豈有仲

堪微聞而  
成離隙

尤悔

丕多得為人  
太后所以不  
哭也

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驍壯因在下太后閣共圍  
碁並噉棗文帝以毒置諸棗蒂中自選可食者  
而進王弗悟遂雜進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  
帝預敕左右毀餅罐太后徒跣趨井無以汲須  
臾遂卒魏略曰任城威王彰字子文太祖卞太  
后弟二子性剛勇而黃須北討代郡獨  
與麾下百餘人突虜而走太祖聞曰我黃須兒  
可用也魏志春秋曰黃初三年彰來朝初彰問

世說卷六

尤悔

季三



璽綬將有異志，故來朝。不即得見，有此忿懼而暴薨。復欲害東阿，太后曰：「汝已殺我任城，不得復殺我東阿。」魏志方伎傳曰：文帝問占夢周宣，吾夢磨錢，文欲滅而愈更明，何謂？宣悵然不對。帝固問之，宣曰：陛下家事，雖欲爾而太后不聽，是以欲滅更明耳。帝欲治弟植之罪，逼於太后，但加貶爵。

王渾後妻琅邪顏氏女，王時為徐州刺史，交禮拜訖，王將答拜，觀者咸曰：「王侯州將，新婦州民，恐無由答拜。」王乃止。武子以其父不答拜，不成禮，恐非夫婦，不為之拜，謂為顏妾，顏氏耻之，以

此亦非劉註

其門貴，終不敢離。婚姻之禮，人道之大，豈由一之言於是非乎？紕繆，不拜而遂為妾媵者乎？世說

陸平原河橋敗，為盧志所讒，被誅。王隱晉書曰：成都王穎討長沙王乂，使陸為都督前鋒諸軍事，機別傳曰：成都王長史盧志與機弟雲廼舍不同，又黃門孟玖求為邯鄲令於穎，穎教付雲，雲時為左司馬，曰：刑餘之人，不可以君民，玖聞此怨雲，與志讒構，日至及機於七里澗，大敗，玖誣機謀反，所致，穎乃使牽秀斬機，先是夕夢黑幔繞車，手決不開，惡之，明日，秀兵奄至，機解戎服，著衣帽，見秀容貌自若，遂見害。時年四十三，軍上莫不流涕，是日天地霧合，大風折木，平地尺雪，于寶晉紀曰：初陸抗誅步闡，百口皆盡，存謙尤之，及機世說卷六

尤悔

五十四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三世將思此

孟氣不足恃  
須是規模宏  
遠吾可擊也

敬徽是何人  
大都作頭巾  
氣者亂劉註  
可恨

雲見害三  
臨刑歎曰欲聞華亭鶴唳可復得乎  
八王故事曰華亭吳由拳縣郊外墅也有清泉  
茂林吳平後陸機兄弟共遊於此十餘年語林  
曰機為河北都督開警角之聲謂孫丞曰  
聞此不如華亭鶴唳故臨刑而有此嘆

劉琨善能招延而拙於撫御一日雖數千人歸

投其逃散而去亦復如此所以卒無所建鄧粲

曰琨為并州牧亂合齊盟驅率戎旅而內不撫  
其民遂至喪軍失士無成功也敬徽按琨以永  
嘉元年為并州于時晉陽空城寇盜四攻而能  
收合士眾抗行淵勸十年之中敗而能振不能  
撫御其得如此乎凶荒之日千里無煙豈一日  
有數千人歸之若一日千人去之又安得一紀

之間以對  
大難乎

導亦為此言

王平子始下丞相語大將軍不可復使羗人東

行平子面似羗按王澄自為王敦所害丞相各德豈應有斯言也

王大將軍起事丞相兄弟請闕謝周侯深憂諸

王始入甚有憂色丞相呼周侯曰百口委卿周

直過不應既入苦相存救既釋周大說飲酒及

出諸王故在門周曰今年殺諸賊奴當取金印

如斗大繫肘後大將軍至石頭問丞相曰周侯

不任受注可  
也爾時當以  
取金印語焉  
然知不幸也

世說卷六

尤悔

五十五

非茂弘不聞  
此言

註似為丞相  
解紛

可為三公不丞相不答又問可為尚書令不又不應因云如此唯當殺之耳復默然逮周侯被害丞相後知周侯救已嘆曰我不殺周侯周侯由我而死幽冥中負此人虞預晉書曰敦克京邑參軍呂濟說敦曰周顛戴淵皆有名望足以惑眾視近日之言無慙懼之色若不除之役將未歇也敦即然之遂害淵顛初濟為臺郎淵既上官素有高氣以濟小器待之故售其說焉王導溫嶠俱見明帝帝問溫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溫未答頃王曰溫嶠年少未諳臣為陛下

陳之王廼具敘宣王創業之始誅夷名族寵樹

同已及文王之末高貴鄉公事

宣王創業誅曹爽任蔣濟之流

者是也高貴鄉公之事已見上

明帝聞之覆面箸牀曰若如公

言昨安得長

王大將軍於眾坐中曰諸周由來未有作三公

者有人答曰唯周侯邑五馬領頭而不克大將

軍曰我與周洛下相遇一面頓盡值世紛紜遂

至於此因為流涕

鄧粲晉紀曰王敦參軍有於敦坐樽蒲臨當成都馬頭被

非無有益可  
以得人

非註幾不知  
馬頭作何語

世說卷六

尤悔

五

語味異不  
可曉不若絕  
結之是也

語遠

殺因謂曰周家奕世令望而位不至三公伯仁  
垂作而不果有似下宮此馬敦流涕曰伯仁總  
角時與於東宮相遇一面披袂便許之三司  
何圖不幸王法所裁悽愴之深言何能盡  
温公初受劉司空使勸進母崔氏固駐之嶠絕  
裾而去温氏譜曰嶠父禕迄於崇貴鄉品猶不  
過也每爵皆發詔虞預晉書曰元帝即位以温  
嶠為散騎侍郎嶠以母亡逼  
賊不得在臨葬固辭詔曰嶠以未葬朝議又  
頗有異同故不拜其令入坐議吾將折其衷  
庾公欲起周子南子南執辭愈固庾每詣周庾  
從南門入周從後門出庾嘗一往奄至周不及

初不自知  
品功業稱  
二千石不自  
是以難此

去相對終日庾從周索食周出蔬食庾亦彊飯  
極歡并語世故約相推引同佐世之任既仕至  
將軍二千石尋陽記曰周邵字子南與南陽翟  
翟周之風東帶躡屨而詣焉聞庾至轉避之亮  
復密往值邵彈鳥於林因前與語還便云此人  
可起即拔為鎮蠻護軍西陽太守其集載與邵  
書曰西陽一郡戶口差實非履道真純何以鎮  
其流遁詢之朝野僉曰足下而不稱意中宵慨  
然曰大丈夫乃為庾元規所賣一嘆遂發背而  
卒

世說卷六

尤悔

五七

思曠如此後  
何足道

阮思曠奉大法敬信甚至大兒年未弱冠忽被  
篤疾阮氏譜曰曠字彥倫裕長子也任至州主簿兒既是偏所愛重  
為之祈請三寶晝夜不懈謂至誠有感者必當  
蒙祐而兒遂不濟於是結恨釋氏宿命都除以  
公智識必無此弊脫此非謬何其感歎夫文王  
期盡聖子不能駐其年釋種誅夷神力無以延  
其命故業有定限報不可移若請禱而望其靈  
匪驗而忽其道固隨之徒耳豈可以言神明之  
智者哉

相宣武對簡文帝不甚得語廢海西後宜自申

註理高但人  
情不可必

曲盡奸雄語  
態然自非常  
入語

文景司馬師  
兄弟也

敘乃豫撰數百語陳廢立之意既見簡文簡文  
便泣下數十行宣武矜愧不得一言

相公臥語曰作此寂寂將為文景所笑既而屈  
起坐曰既不能流芳後世亦不足復遺臭萬載

邪續晉陽秋曰相溫既以雄武專朝任兼將相其不臣之心形于音迹曾臥對親僚撫枕而起曰為爾寂寂為文景所笑衆莫敢對

謝太傅於東船行小人引船或遲或速或停或  
待又放船從橫撞人觸舦公初不呵譴人謂公

簡文生長富貴不知稼穡艱難此愧大是良心而証駁之何居

夷粹作純美

常無嗔喜曾送兄征西葬還征西謝奕日暮雨駛小  
人皆醉不可處分公乃於車中手取車柱撞馭  
人聲色甚厲夫以水性沈柔入隘奔激方之人  
情固知迫隘之地無得保其夷粹孟子曰湍水決之西則西搏而躍之可使過顛激而行之可使在山豈水之性哉人可使為不善性亦猶是也  
簡文見田稻不識問是何草左右答是稻簡文  
還三日不出云寧有賴其末而不識其本文公種菜

三語出說苑

漢者劉薄堂  
此更核刑耶

此當時誣相  
阿謝之言非  
盛德語

曾子牧羊縱不識稻何所多悔此言必虛  
相車騎在上明政獵東信至傳淮上大捷語左  
右云羣謝年少大破賊因發病薨談者以為此  
死賢於讓揚之荆續晉陽秋曰相沖本以將相異宜才用不同付已德量不及謝安故解揚州以讓安自謂少經軍鎮及為荆州聞符堅自出淮淝深以根本為慮遣其隨身精兵三千人赴京師時安已遣諸軍且欲外示閒暇因令冲軍還冲大驚曰謝安乃有廟堂之量不開將畧吾量賊必破襄陽而并力淮淝今大敵果至方遊談示暇遣諸不經事年少而實寡弱天下誰知吾其左衽矣俄聞大勳克舉慷慨而薨  
世說卷六

尤悔

丑无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桓公初報破殷荊州。周祗隆安記曰仲堪以人情注於玄疑朝廷欲以玄代已遣道人竺僧儂齋寶物遺相王寵幸。曾講媒尼左右以罪狀玄玄知其謀而擊滅之。曾講論語至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孔安國注曰不以其道得富貴則仁者不處。玄意色甚惡。

紕漏

王敦初尚主。敦尚武帝女舞陽公主字修禕。如廁見漆箱盛乾棗本以塞鼻王謂廁上亦下果食遂至盡既還婢擎金澡盤盛水琉璃盃盛澡豆因倒箸水中

而飲之謂是乾飯羣婢莫不掩口而笑之

元皇初見賀司空言及吳時事問孫皓燒鋸截一賀頭是誰司空未得言元皇自憶曰是賀劭

劭即循父也皓凶暴驕矜劭上書切諫皓深恨之親近憚劭貞正譖云謗毀國事被詰責後還復職劭中惡風口不能言語皓疑劭託疾收付酒藏考掠千數卒無一言遂殺之。司空流涕曰臣父遭遇無道創巨痛深無以仰答明

詔。禮云創巨者其日久痛深者其愈遲。元皇愧慙三日不出

蔡司徒渡江見彭蠡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彭蠡食之乃  
不吐此便非  
實錄

言幾為勸  
學所誤而  
死

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向謝仁  
祖說此事謝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為勸學死大  
禮勸學篇曰蟹二螯八足非蛇蝮之穴無所寄  
託者用心躁也故蔡邕為勸學章取義焉爾雅  
曰蝓蟬小者勞即彭蠡也似蟹而小今彭蠡小  
於蟹而大於彭蠡即爾雅所謂蝓蟬也然此三  
物皆八足二螯而狀甚相類蔡謨不精  
其小大食而致誤故謂讀爾雅不孰也  
任育長年少時甚有令名武帝崩選百二十挽  
郎一時之秀彥育長亦在其中王安豐選女婿  
從挽郎揆其勝者且擇取四人任猶在其中童

不飲謂誤茶  
也人士失志  
此比甚多

少時神明可愛時人謂育長影亦好自過江便  
失志王丞相請先度時賢共至石頭迎之猶作  
疇日相待一見便覽有異坐席竟下飲便問人  
云此為茶為茗覺有異色乃自申明云向問飲  
為熱為冷耳嘗行從棺邸下度流涕悲哀王丞  
相聞之曰此是有情癡晉百官名曰任瞻字育  
長樂安人父現少府卿  
瞻歷謁者僕射  
都尉天門太守  
謝虎子嘗上屋熏鼠虎子據小字據字玄道尚  
書褒第二子年三十三亡  
世說卷六  
組漏  
奎



胡兒既無由知父爲此事聞人道癡人有作此者戲笑之時道此非復一過太傅既了已之不知因其言次語胡兒曰世人以此謗中郎亦言我共作此

中郎據也章仲友按世有兄弟三人則謂第二者爲中今謝昆弟有六而以據爲中郎未可解當由有三時以中爲稱因仍不改也

德教

殷仲堪父病虛悸聞牀下蟻動謂是牛鬪

殷氏譜曰

殷師字師子祖識父融並有名師至驃騎咨議生仲堪續晉陽秋曰仲堪父曾有失心病仲堪腰不解帶

注曰谷窮也

孝武不知是殷公問仲堪有一般病

如此不仲堪流涕而起曰臣進退唯谷

大雅詩也毛公

虞嘯父爲孝武侍中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

不聞有所獻替虞家富春近海謂帝望其意氣對曰天時尚煖鰾魚蝦鮓未可致尋當有所上

獻帝撫掌大笑

中興書曰嘯父光祿潭之孫右將軍純之子少歷顯位與王廙

意氣二字新

以此謬子孫之氣也

世說卷六 紕漏 六三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傳聞亦不可

同廢為庶人義旗初為會稽內史

王大喪後朝論或云國寶應作荊州晉安帝紀曰王忱死

會稽王欲以國寶代之孝武中詔用仲堪乃止國寶主簿夜函白事云

荊州事已行國寶大喜而夜開閣喚綱紀話勢

雖不及作荊州而意色甚恬曉遣參問都無此

事即喚主簿數之曰卿何以誤人事邪

惑溺

魏甄后惠而有色先為袁熙妻甚獲寵曹公之

屠鄴也令疾召甄左右白五官中郎已將去公

曰今年破賊正為奴魏略曰建安中袁紹為中

在幽州甄留侍姑及鄴城破五官將從而入紹

舍見甄怖以頭伏姑膝上五官將謂紹妻袁夫

人扶甄令舉頭見其色非凡稱嘆之太祖聞其

意遂為迎娶擅室數歲世語曰太祖下鄴文帝

先入袁尚府見婦人被髮垢面垂涕立紹妻劉

後文帝問知是熙妻使令攬髮以袖拭面姿貌

絕倫既過劉謂甄曰不復死矣遂納之有子魏

氏春秋曰五官將納熙妻也孔融與太祖書曰

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太祖以融博學真謂

書傳所記後見融問之對曰以今度古想其然



荀奉倩與婦至篤，冬月婦病熱，乃出中庭自取冷，還以身熨之。婦亡，奉倩後少時亦卒。以是獲譏於世。祭別傳曰：祭常以婦人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為主。驃騎將軍曹洪女有色，祭於是聘焉。容服帷帳甚麗，專房燕婉，歷年後婦病亡，未殯，傳綬往，嘖祭，祭不明而神傷。蝦問曰：婦人才色並茂，為難子之聘也。遺才存色，非難遇也。何哀之甚？祭曰：佳人難再得，顧逝者不能，有傾城之異，然未可易遇也。痛悼不能已。已歲餘亦亡。亡時年二十九。祭簡貴，不與常人交接。所交者一時俊傑，至薨夕，赴期者裁十餘人。悉同年相知名士也。哭之感慟，路人祭雖福隘，以燕婉自喪，然有識猶追惜其能言。

奉倩曰：婦人德不足稱，當以

同歲也

色為主。裴令聞之曰：此乃是興到之事，非盛德言。冀後人未昧此語。何劭論祭曰：仲尼稱有德者有言，而荀祭減於是。力

顧所言有餘而識不足。

賈公問充別傳曰：充父達，晚有子，故名曰充。字公問。言後必有充間之異。後妻

郭氏酷妒，有男兒名黎民，生載周。充自外還，乳母抱兒在中庭，兒見充，喜踊。充就乳母手中，嗚之。郭遙望，見謂充愛乳母，即殺之。兒悲思啼泣，不飲它乳，遂死。郭後終無子。晉諸公贊曰：郭氏即賈后母也。為性

世說卷六

惑溺

李固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此亦非孝標  
註然猶近古

高朗知后無子甚憂愛愍懷每勸厲之臨亡誨賈后令盡意於太子言甚切至趙充華及賈謐母並勿令出入宮中又曰此皆亂汝事后不能用終至誅夷臣按傳囑此言則郭氏賢明婦人也向令賈后撫愛愍懷豈當縱其妒悍自斃其子然則物我不同或老壯情異乎

孫秀降晉晉武帝厚存寵之

大原郭氏錄曰秀字彥木吳郡吳人

為下口督甚有威恩孫皓憚欲除之遣將軍何定邇江而上辭以捕鹿三千口供厨秀豫知謀

遂來歸化世祖喜之以

妻以姨妹蒯氏室家甚

篤妻嘗妒乃罵秀為貉子

晉陽秋曰蒯氏襄陽人祖良吏部尚書父

鈞南陽太守

秀大不平遂不復入蒯氏大自悔責請

救於帝時大赦羣臣咸見既出帝獨留秀從容謂曰天下曠蕩蒯夫人可得從其例不秀免冠而謝遂為夫婦如初

韓壽美姿容賈充辟以為掾充每聚會賈女於青璫中看見壽說之恒懷存想發於吟詠後婢往壽家具述如此并言女光麗壽聞之心動遂請婢潛修音問及期往宿壽躡捷絕人踰牆而入家中莫知

晉諸公贊曰壽字德真南陽楮陽人曾祖登魏司徒有高行壽敦家

風性忠厚，豈有若斯之事。諸書無聞，唯見世說自未可信。自是充覺女盛，自

拂拭，說鳴有異於常。後會諸吏，聞壽有奇香之

氣，是外國所貢一箸人，則歷月不歇。十洲記曰：漢武帝時

西域月氏國王遣使獻香四兩，大如雀卵，黑如桑椹，燒之芳氣經三月不歇，蓋此香也。充

計武帝唯賜已及陳騫，餘家無此香。疑壽與女

通，而垣牆重密，門閣急峻，何由得爾。乃託言有

盜，令人修牆，使反曰：其餘無異，唯東北角如有

人跡，而牆高非人所踰。充乃取女左右婢考問

卽以狀對，充秘之。以女妻壽。郭子謂與韓壽通者，乃是陳騫女，卽

以妻壽，未婚而女在壽因娶賈氏，故世因傳是充女。

王安豐婦常卿，安豐曰：婦人卿壻，於禮爲

不敬。後勿復爾。婦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

卿卿，誰當卿卿。遂恒聽之。

王丞相有幸妾姓雷，頗預政事。納貨，蔡公謂之

雷尚書。語林曰：雷有寵，生恬洽。

### 仇隙

世說卷六

仇隙

六六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孫秀既恨石崇不與綠珠千寶晉紀曰石崇有妓人綠珠美而工笛  
孫秀使人求之崇別館北邙下方登涼觀臨清水使者以告崇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曰任所以擇使者曰本受命者指綠珠也未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知今察遠照邇願加三思崇又憾潘岳昔不然使者已出又反崇竟不許  
遇之不以禮後秀為中書令岳省內見之因喚曰孫令憶疇昔周旋不秀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於是始知不免王隱晉書曰岳父文德為琅邪太守孫秀為小吏給使岳數蹴蹋秀而不以人遇之也後收石崇歐陽堅石同日

收岳晉陽秋曰歐陽建字堅石渤海人有才藻為馮翊太守趙王倫為征西將軍孫秀為腹心撓亂關中建每匡正由是有隙王隱晉書曰石崇潘岳與賈謚相友善及謚廢懼終見危與淮南王謀誅倫事泄收崇及親甚以上皆斬之初岳母誡岳以止足之道及收與母別曰負阿母崇家河北收者至曰吾不過流徙交廣耳及車載東市始嘆曰奴輩利吾家之財收崇石先送人曰知財為害何不蚤散崇不能答市亦不相知潘後至石謂潘曰安仁卿亦復爾邪潘曰可謂白首同所歸語林曰潘石同刑東市石謂潘曰天下殺英雄卿復何為潘曰俊士填溝壑餘波來及人潘金谷集詩云投分寄世說卷六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其讖。

劉璵兄弟少時，為王愷所憎，嘗召二人宿，欲默除之。令作阮阮畢，垂加害矣。石崇素與璵琨善，聞就愷宿，知當有變，便夜往詣愷，問二劉所在。愷卒迫不得諱，答云：「在後齋中眠。」石便徑入，自牽出同車而去。語曰：「少年何以輕就人宿。」劉琨曰：琨與兄璵俱知名，遊權貴之間，當世以為豪傑。

王大將軍執司馬愨，王夜遣世將載王於車而

殺之，當時不盡知也。

晉陽秋曰：司馬丞字元敬，譙王遜子也，為中宗相州

刺史，路過武昌，王敦與燕會，酒酣，謂丞曰：「大王篤實佳士，非將御之才。」對曰：「焉知鈇刀不能一割乎？」敦將謀逆，召丞為軍司馬，丞嘆曰：「吾其死矣。」地荒民解，勢孤援絕，赴君難，忠也。死王事，義也。死忠與義，又何求焉。乃馳檄諸郡丞赴義，敦遣從母弟魏又攻丞，王廙使賊迎之，薨於車。敦既滅，追贈驃騎，謚曰愨王。雖愨王家亦未之皆悉，而無忌兄弟皆稱。無忌別傳曰：無忌字公壽，丞子也，才器兼濟，有文武幹，襲封譙王，衛軍將軍。

王胡之與無忌長甚相暱，胡之嘗共遊，無忌入告母，請為饌，母流涕曰：「王敦昔肆酷汝父，假手

世將司馬氏譜曰丞娶南陽趙氏女王廙別傳曰廙字世將祖覽父正廙高朗豪率王導廙亮遊于石頭會廙至爾日迅風飛颿廙倚船樓長嘯神氣甚逸導謂亮曰世將爲復識事亮曰正足舒其逸耳性倨傲不合已者吾所以積面拒之故爲物所疾加平南將軍薨年不告汝者王氏門彊汝兄弟尚幼不欲使此聲著蓋以避禍耳無忌驚號抽刃而出胡之已去遠

應鎮南作荊州王隱晉書曰應詹字思遠汝南南頓人璩曾孫也爲人弘長有淹度飾之以文才司徒何充嘆曰所謂入質之士累遷江州刺史鎮南將軍王修載

是

譙王子無忌同至新亭與別坐上賓甚多不悟二人俱到有一客道譙王丞致禍非大將軍意正是平南所爲耳無忌因奪直兵參軍刀便欲斫修載走投水舸上人接取得免中興書曰褚裒爲江州無忌於坐拔刀斫者之裒與栢景共免之御史奏無忌欲專殺害詔以贖論前章旣言無忌母告之而此章復云客敘其事且王廙之害司馬丞遐邇共悉修齡兄弟豈容不知法盛之言皆實也錄

王右軍素輕藍田藍田晚節論譽轉重右軍尤





右軍嘗謂非  
令注

不平藍田於會稽丁艱停山陰治喪右軍代爲  
郡屢言出弔連日不果後詣門自通主人旣哭  
不前而去以陵辱之於是彼此嫌隙大構後藍  
田臨揚州右軍尚在郡初得消息遣一叅軍詣  
朝廷求分會稽爲越州使人受意失旨大爲時  
賢所笑藍田密令從事數其郡諸不法以先有  
隙令自爲其宜右軍遂稱疾去郡以憤慨致終  
中興書曰義之與述志尚不同而兩不相能述  
爲會稽艱居郡境王義之後爲郡申尉而已初

不重詣述深以爲恨喪除徵拜揚州就徵周行  
郡境而不歷義之臨發一別而去義之初語其  
友曰王懷祖免喪正可當尚書投老可得爲僕  
射更望會稽便自邈然述旣顯授又檢校會稽  
郡求其得失王者疲於課對義之耻慨遂稱疾  
去郡墓前自誓不復仕朝廷以其誓苦不復徵  
也

王東亭與孝伯語後漸異孝伯謂東亭曰卿便  
不可復測答曰王陵廷爭陳平從默但問克終  
云何耳漢書曰呂后欲王諸呂問右相王陵以  
爲不可問左丞相陳平平曰可陵出讓  
平平曰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君  
不如臣晉安帝紀曰初王恭赴山陵欲斬國寶  
世說卷六

仇隙

七十

王珣固諫之乃止既而恭謂詢曰此日視君一似胡廣珣曰王陵廷爭陳平從默但問克終如何也

王孝伯死縣其首於大桁司馬太傅命駕出至

標所執視首曰卿何故趣欲殺我邪

續晉陽秋曰王恭深

懼禍難抗表起兵於是遣左將軍謝琰討恭恭敗走曲阿爲湖浦尉所擒初道子與恭善欲載出都而相折數聞西軍之逼乃令於兒塘斬之梟首於東桁也

相玄將篡相修欲因玄在修母許襲之庾夫人

云汝等近過我餘年我養之不忍見行此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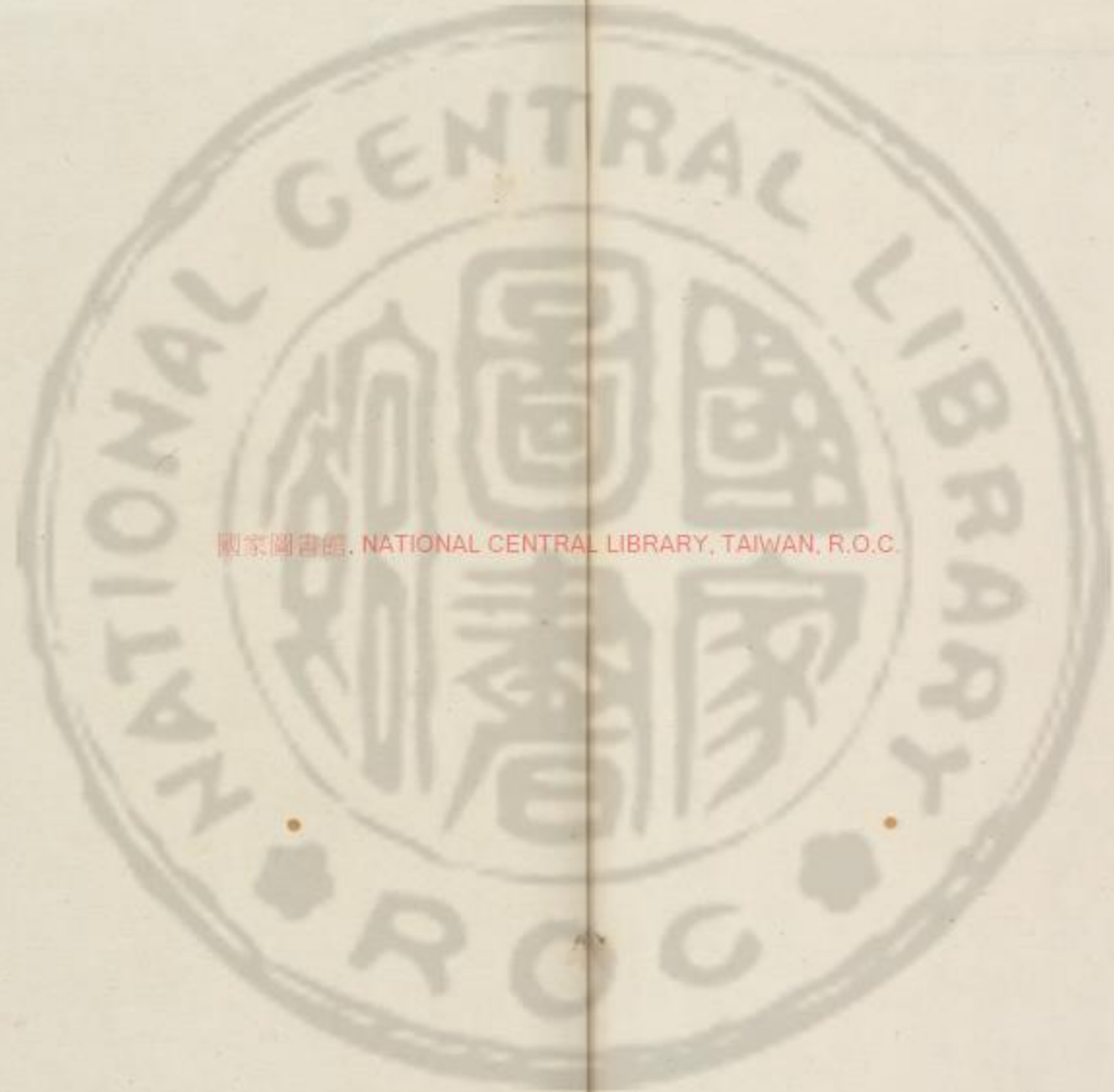
相氏

譜曰相沖後娶潁川庾茂女字姚晉安帝紀曰修少爲玄所侮言論常鄙之修深憾焉密有圖玄之意修母曰靈寶視我如母汝等何忍骨肉相圖修乃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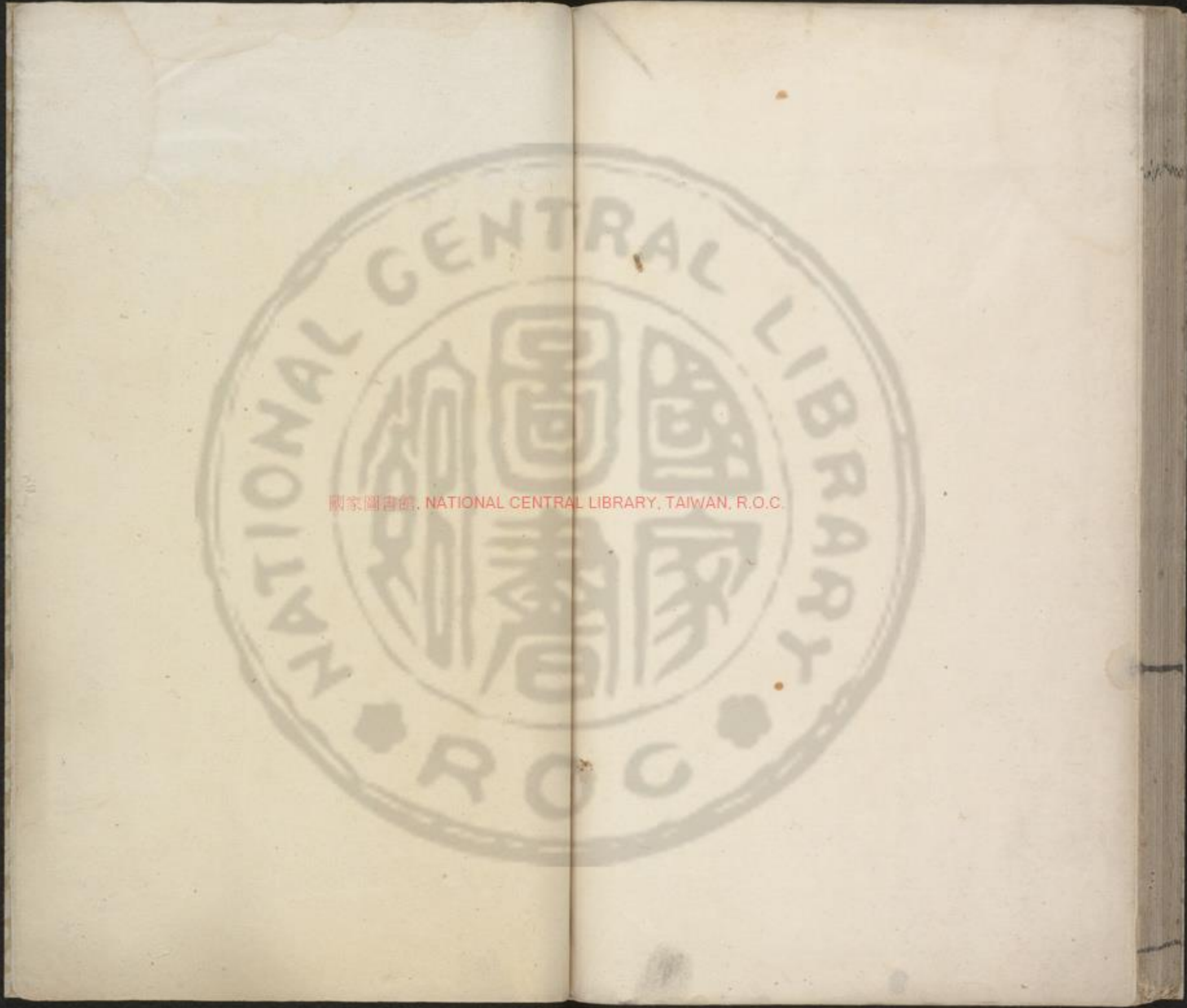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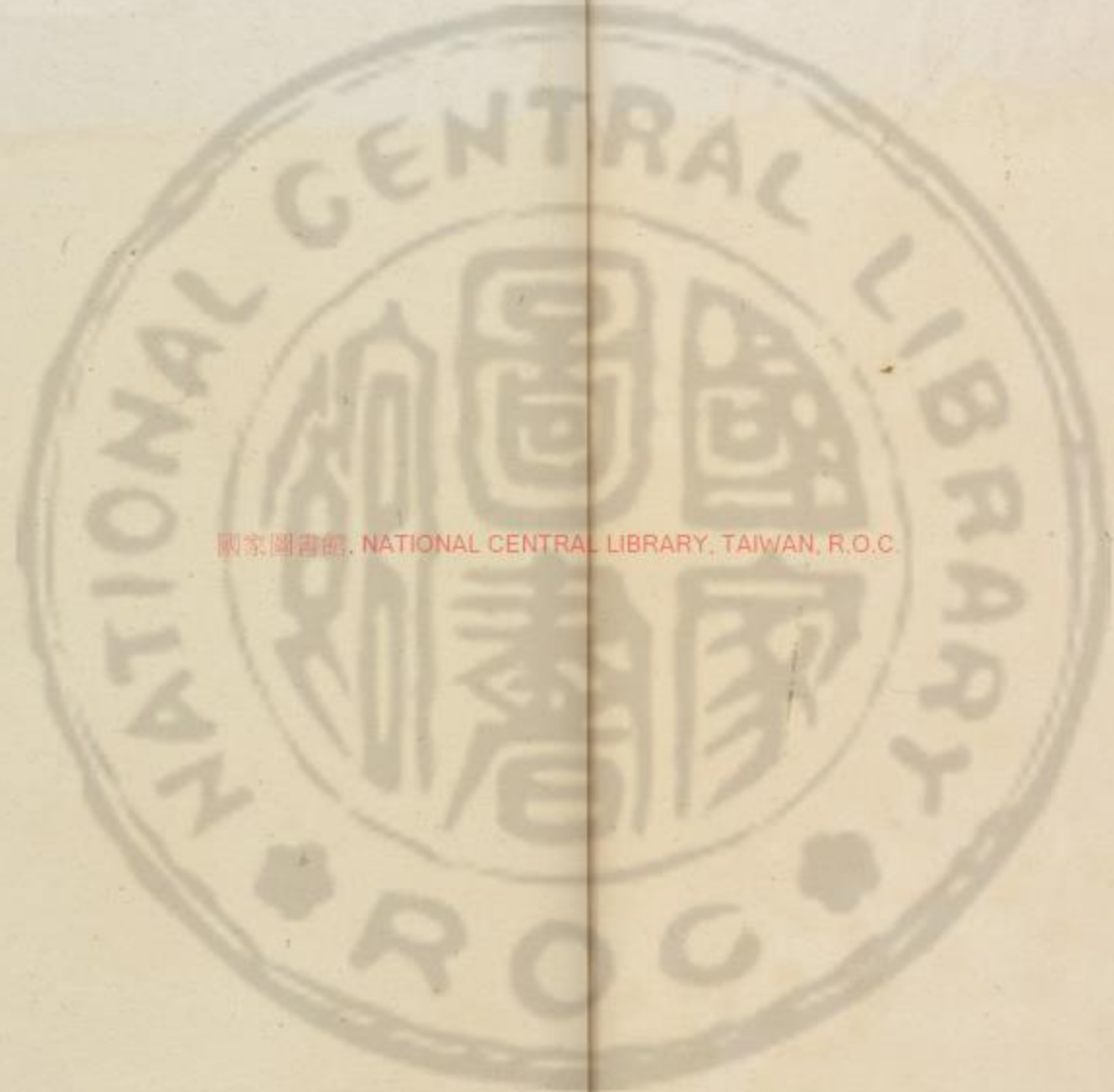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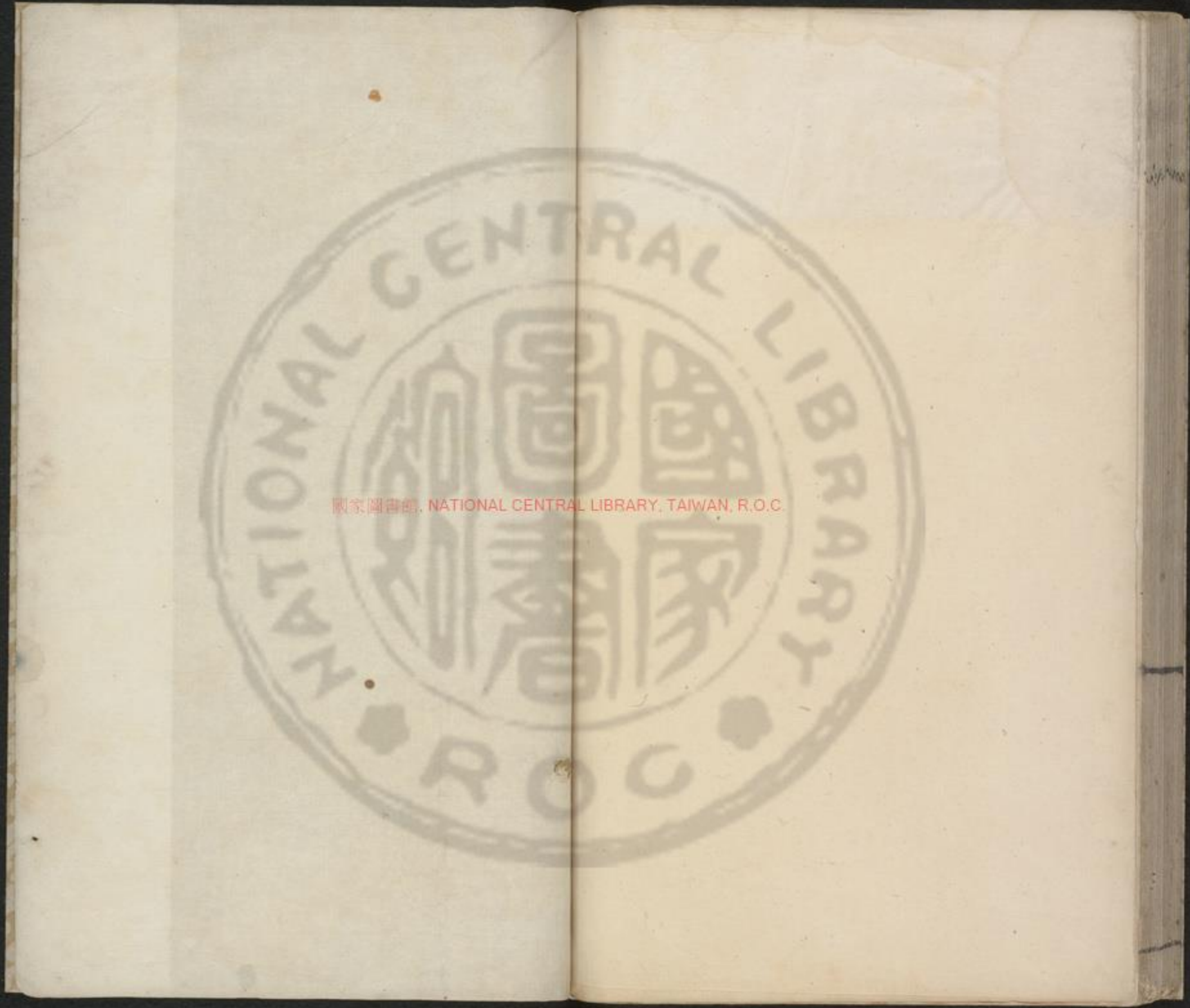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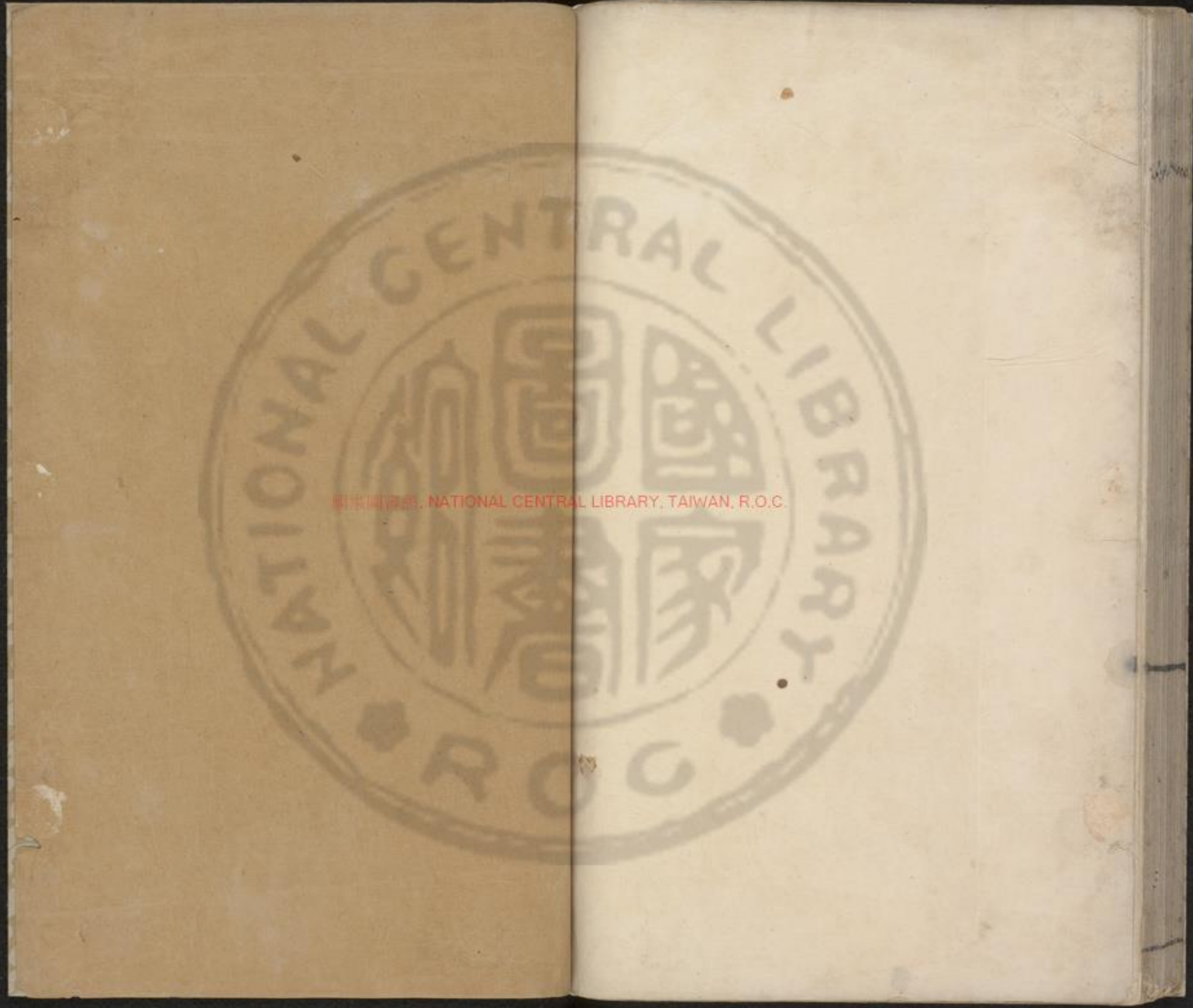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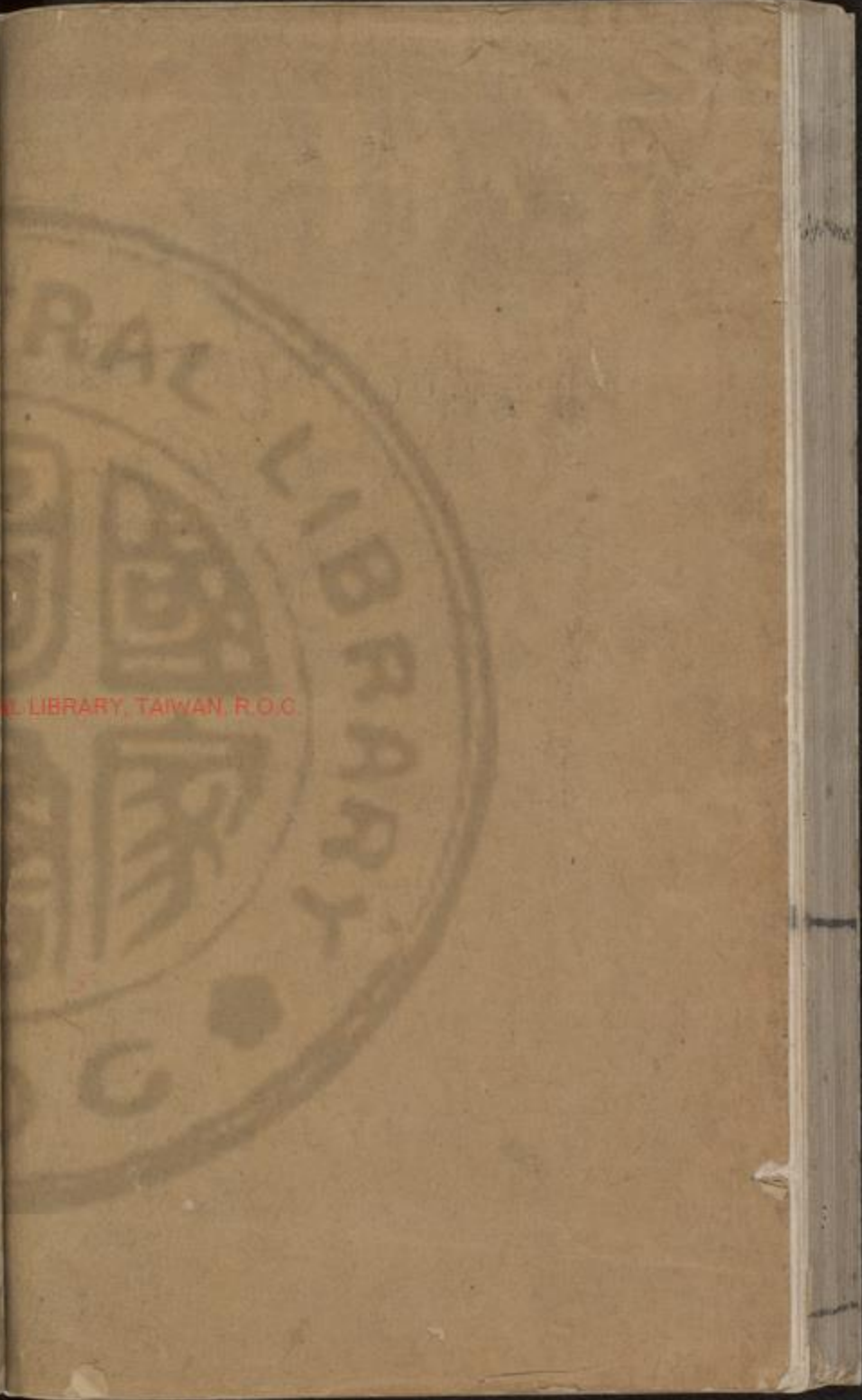














0000000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